

国学大讲堂

【辛稼轩词集导读】

常国武 著

辛稼轩词集 导读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辛稼轩词集导读】

国学大讲堂

常国武 著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辛稼轩词集导读 / 常国武著. —北京: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09.1

(国学大讲堂)

ISBN 978-7-5078-3004-0

I. 辛... II. 常... III. 辛弃疾 (1140~1207) - 宋词 - 文学欣赏 IV. I207.2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181033号

辛稼轩词集导读

著者	常国武
责任编辑	郭志男
版式设计	国广设计室
责任校对	徐秀英
出版发行社址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83139469 83139489[传真]) 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 (国家广电总局内) 邮编: 100866
网 址	www.chirp.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海军政治部印刷厂
开 本	640 × 940 1/16
字 数	170 千字
印 张	18.75
印 数	5000 册
版 次	2009 年 1 月 北京第一版
印 次	2009 年 1 月 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78-3004-0 / I · 259
定 价	30.00 元

国际广播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前 言

近几年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讨论和历史评估，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国学”成为流行语。所谓国学，一般认为是指以儒学为主体的意识形态层面的传统思想文化。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深厚的民族土壤孕育出了博大精深东方文化，作为世界三大文化系统之一，中华文化具有独特的价值，它铸就了中华民族的灵魂。

在六千余年的发展史上，我们的祖先创造出了光辉灿烂的成就，曾长期居于世界前列。博大而深邃的国学，作为中华文化的代表，凝聚了先哲们优秀的、具有恒久、普适价值的思想智慧。

明清之际，由于诸多原因，中国社会没能完成适时的转型，逐渐落后于西方。鸦片战争的失败，更使中华面临几千年未有之空前变局，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一直到新文化运动，无数志士仁人为救国于危难，有意无意地把寻找救世良方的目光投向西方，投向西学，传统文化遭到空前的冷落甚至猛烈的批判，连中医中药等物质文化财富也受到牵连。国学几乎成为落后、愚昧的代名词，被指斥为近代衰落与灾难的罪魁祸首。

改革开放以后，中华民族的历史开启了新的一页，民族复兴的伟大潮流势不可挡。但当西风拂面之时，媚外的思潮也暗流涌动。好莱坞大片被热捧，屈原、司马迁蜗居墙隅。莘莘学子们的托福、GRE 高

分令命题者咋舌，而浅显的文言文却译得啼笑皆非。长期以来忽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恶果日益显露。

马克思说，人民创造历史必须“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同样不能抛开传统文化遗产。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必须有凝聚力。凝聚力的基础是人民具有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而民族自尊心、自信心的根本来源于对民族文化优秀传统文化的明确认知。

值得欣慰的是，在精深博大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精神资源。生生不已的变易之道，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富贵不淫、贫贱不移的大丈夫气概，民为邦本的政治哲学，正德、利用、厚生相统一的精神物质兼顾的文明观，等等，都是救治“现代病”的良药，开启今人智慧、滋养今人心灵的营养。

国学不腐更不会朽，它是清新而流动的活水，亘古常青，生机盎然。有鉴于此，我社组织学术界的一流专家，编辑了这套《国学大讲堂》。

本书系涵盖文学、历史、哲学、科学等多方面，分册导读，重点在“导”，力求用较短的篇幅，使广大读者对这些元典有较为全面的认识，既能发掘文化瑰宝，又可辨别、扫除障眼的糟粕。

本套丛书的作者，都是学有专长的权威长者，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相信通过他们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的阐释，广大读者会有多方面的收获。

由于编辑时间相对仓促，失误在所难免，恳请广大读者谅解并不吝赐教。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09年1月

目 录

导 读	1
引子	1
总论	8
余论	97
作品选	99
满江红 鹏翼垂空	100
念奴娇 我来吊古	102
千秋岁 塞垣秋草	104
满江红 直节堂堂	106
念奴娇 晚风吹雨	108
木兰花慢 老来情味减	109
水调歌头 落日古城角	111
菩萨蛮 青山欲共高人语	113
水龙吟 楚天千里清秋	114
摸鱼儿 望飞来、半空鸥鹭	117
酒泉子 流水无情	120
菩萨蛮 郁孤台下清江水	121
满江红 汉水东流	124

水调歌头	我饮不须劝	126
鹧鸪天	聚散匆匆不偶然	129
念奴娇	野棠花落	130
鹧鸪天	扑面征尘去路遥	132
水调歌头	落日塞尘起	133
满江红	过眼溪山	135
西江月	千丈悬崖削翠	137
摸鱼儿	更能消、几番风雨	138
木兰花慢	汉中开汉业	140
沁园春	三径初成	142
满江红	点火樱桃	144
祝英台近	宝钗分	146
水调歌头	带湖吾甚爱	148
水调歌头	白日射金阙	150
水调歌头	君莫赋《幽愤》	152
水龙吟	渡江天马南来	154
满江红	蜀道登天	157
水调歌头	万事到白发	159
千年调	卮酒向人时	161
清平乐	绕床饥鼠	163
鹧鸪天	不向长安路上行	165
丑奴儿	少年不识愁滋味	167
清平乐	柳边飞鞚	168
丑奴儿近	千峰云起	169
山鬼谣	问何年、此山来此	170
生查子	溪边照影行	172

鹧鸪天	一榻清风殿影凉	174
鹧鸪天	春入平原荠菜花	175
鹧鸪天	枕簟溪堂冷欲秋	176
鹧鸪天	着意寻春懒便回	177
清平乐	连云松竹	178
满江红	湖海平生	180
生查子	昨宵醉里行	182
八声甘州	故将军饮罢夜归来	183
声声慢	开元盛日	185
鹧鸪天	唱彻《阳关》泪未干	187
青玉案	东风夜放花千树	189
清平乐	茅檐低小	191
好事近	医者索酬劳	192
沁园春	老子平生	193
贺新郎	把酒长亭说	195
	附陈亮和章	199
贺新郎	老大那堪说	199
	附陈亮和章两首	202
贺新郎	细把君诗说	204
破阵子	醉里挑灯看剑	206
鹊桥仙	松冈避暑	209
水调歌头	日月如磨蚁	210
定风波	听我尊前醉后歌	212
念奴娇	倘来轩冕	213
水调歌头	相公倦台鼎	215
西江月	明月别枝惊鹊	217

添字浣溪沙	记得瓢泉快活时	218
水调歌头	长恨复长恨	219
满江红	汉节东南	222
水龙吟	举头西北浮云	223
沁园春	一水西来	226
沁园春	叠嶂西驰	227
南歌子	散发披襟处	229
沁园春	杯汝知乎	230
临江仙	一自酒情诗兴懒	233
玉楼春	何人半夜推山去	235
踏莎行	吾道悠悠	236
满庭芳	西崦斜阳	237
临江仙	偶向停云堂上坐	239
鹧鸪天	老退何曾说着官	240
贺新郎	甚矣吾衰矣	242
哨遍	一壑自专	245
水调歌头	我志在寥廓	250
鹧鸪天	石壁虚云积渐高	252
浣溪沙	父老争言雨水匀	253
贺新郎	听我三章约	254
夜游宫	几个相知可喜	256
鹧鸪天	壮岁旌旗拥万夫	257
卜算子	千古李将军	258
千年调	左手把青霓	260
贺新郎	绿树听鹈鴂	261
行香子	归去来兮	264

河渚神	芳草绿萋萋	265
贺新郎	凤尾龙香拨	266
满江红	家住江南	268
满江红	几个轻鸥	270
木兰花慢	可怜今夕月	271
临江仙	金谷无烟官树绿	273
西江月	醉里且贪欢笑	274
汉宫春	秦望山头	275
汉宫春	亭上秋风	278
永遇乐	千古江山	280
南乡子	何处望神州	283
玉楼春	江头一带斜阳树	285
后 记	287

导 读

引 子

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序》的一开始，就有这样一段带有总结性的论断：

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①，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王氏是由清入于民国的一代宗师。他继承了清代乾隆、嘉庆以来朴学大师们的治学方法，同时又受到了西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家、唯意志论者叔本华、尼采等人的哲学、美学和文艺思想的某些影响，在文学、史学、美学、戏曲、文字学、考古学和教育、哲学等方面都留下了不少精深的著作。因此，他对我国文学发展史上某一规律所下的上述断语，常常被后来的学者所征引，并奉为圭臬。

王国维的论点，就其总体而言，它基本上还是正确的。所谓“总体”，应该包括并且局限于某种特定的文学样式、这一样式的嬗变过程、从事这一样式创作的优秀作家及其作品的数量特别是质量等等方面。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同时从宏观与微观、理论与实践的角度，来

^① 骈语，即骈文。这种文体起源于汉、魏，形成于南北朝。全篇以双句（即俪句、偶句）为主，讲究对仗和声律，与散文在形式上散行者有所不同。

全面综合考察某一特定的文学样式在哪一朝代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境地，而且又最足以代表这一朝代在文学发展史中的特色的话，那么，“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这一观点便是非常精辟的了。

既然词这种诗歌样式最足以代表宋代文学的特色，那么能不能进一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在两宋词坛上，到底“谁是出群雄”^①呢？也许有人认为这个问题很难作出准确的回答，因为两宋词人辈出，各擅胜场，况且风格不一，难以轩轻，不可能像梁山一百零八位好汉那样来排座次。其实，将同时代甚至不同时代的作家拿来进行比较，这在过去是屡见不鲜的事情。例如杜甫在《壮游》一诗中就有这样的句子：“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扬。”崔尚、魏启心等人认为杜甫早年的诗歌就可以同汉代的大作家班固、扬雄相媲美。杜甫在《春日忆李白》一诗中又写道：“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将李白的诗歌风格同南北朝的大诗人庾信、鲍照相提并论。“排座次”式的做法也并不罕见。例如清人舒位创为《乾嘉诗坛点将录》，近人汪辟疆踵为《光宣诗坛点将录》，当代著名诗人、学者钱仲联先生也有《近百年诗坛点将录》^②。其在倚声，则朱祖谋曾为《清词点将录》^③，钱仲联先生也有《近百年词坛点将录》^④。这类论著，虽说是“借说部（这里指《水浒》）狡狴之笔，为记室（钟嵘）评品之文（《诗品》）”^⑤，迹近游戏文字，但能寓庄于谐，对某一时期杰出的诗人词人作出各自独特的评价和品第，对读者很有启发。至于南朝钟嵘《诗品》之论列自汉至萧梁部分诗人，以上、中、下三品别其等第；清代包世臣《艺舟双楫·国朝书品》之论列清代书法名家，以神品、妙品、能品、逸

① 杜甫《戏为六绝句》其四：“凡今谁是出群雄？”

② 钱仲联主编《明清诗文研究丛刊》，苏州大学明清诗文研究室出版。

③ 朱作仅见榜名，未有成文。

④ 《梦茗庵清代文学论集》，齐鲁书社出版。

⑤ 《近百年词坛点将录序》，载《梦茗庵清代文学论集》，齐鲁书社出版。

品、佳品共五品九等（“妙品以降，各分上下”）来作编次，更是众所周知，毋庸辞费了。

既有先例可援，我们不妨也对上面提出的那个问题进行一番探索。

事实上，对于这个问题，前代词学评论家已经作出了许多回答：

或以为柳永。例如宋翔凤《乐府余论》云：“柳词曲折委婉，而中具浑沦之气；虽多俚语，而高处足冠群流，倚声家当尸而祝之。”

或以为晏几道。例如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云：“叔原（晏几道）词在诸名胜（名家）中独可追步《花间》^①，高处或过之。”

或以为苏轼。例如王鹏运《半塘老人遗稿》云：“北宋人词如潘逍遥（潘阆）之超逸，宋子京（宋祁）之华曼，欧阳文忠公（欧阳修）之骚雅，柳屯田（柳永）之广博，晏小山（晏几道）之疏俊，秦太虚（秦观）之婉约，张子野（张先）之流丽，黄文节（黄庭坚）之隽上，贺方回（贺铸）之醇肆，皆可抚拟，得其仿佛。惟苏文忠（苏轼）之清雄，夔乎轶尘绝迹，令人无从步趋，盖霄壤相悬，宁止才华而已。其性情，其学问，其襟抱，举非恒流所能梦见。词家苏、辛（辛弃疾）并称，其实辛犹人境也，苏其殆仙乎？”

或以为秦观。例如张宗搆《词林纪事》引苏籀云：“秦校理（秦观，曾除宣教郎，太学博士，校正秘书省书籍，后又曾改馆阁校勘）词，落尽畦畛，天心月胁，逸格超绝，妙中之妙，议者谓前无伦而后无继。”

或以为周邦彦。例如陈廷焯《白雨斋词话》云：“词至美成（周邦彦），乃有大宗，前收苏、秦之终，后开姜（夔）、史（达祖）之始，自有词人以来，不得不推巨擘，后之为词者，亦难出其范围。”

^① 《花间》，即五代后蜀赵崇祚编的词总集《花间集》。内容大都描写上层享乐生活和闺情离思，风格靡丽，开宋代婉约一派词风，影响很大。

王国维《清真先生（周邦彦）遗事》更云：“词中老杜（杜甫），非先生不可。”

或以为姜夔。例如邓廷桢《双砚斋随笔》云：“词家之有白石（姜夔），犹书家之有逸少（王羲之，号称‘书圣’），诗家之有浣花（杜甫，号称‘诗圣’）。”

或以为吴文英与周邦彦并列第一。例如黄昇《花庵词选》引尹焕云：“求词于吾宋，前有清真（周邦彦），后有梦窗（吴文英），此非焕之言，天下之公言也。”

由上略举数例来看，真可谓见智见仁，各执一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之所以产生这些分歧，当然同这些论者各自的人生观、艺术观和审美观等有着密切的关系。为此，我们不能不稍费一点笔墨来加以说明和剖析。

词起源于民间。它的兴起，与唐代城市经济的繁荣以及当时的音乐——“燕（yān）乐”的发达有关。“燕乐”是西域少数民族的音乐。民间诗人的创造，加上少数民族音乐的影响，便产生了词这种新的体裁。在当时的大城市里，有许多专门依靠卖唱为生的歌伎乐工，他们演唱的歌曲，糅合了民间俚曲和燕乐（即《旧唐书·音乐志》所说的“自开元以来，歌者杂用胡夷、里巷之曲”），歌词则取自民间的口头创作和一些作家所写的绝句诗。从现在发现的敦煌曲子词来看，这些作品一般都具有自然朴素的风格和真挚明快的感情。但是，正因为词一开始便适应着市民阶层和达官贵人日常生活情趣的需要，再随着文人拟作和专集词家的出现，它的题材就愈加狭窄，感情愈趋柔靡，以至发展成为歌台舞榭、尊前花下的消闲品。流风所及，在一般文人学士的心目中，便逐渐形成了这样一种成见，即词只是“诗馀”、“小道”，算不上“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丕《典论·论文》）；它与诗、文在体制上有着尊卑、雅

俗的区别，不能用以反映重大的社会政治事件，只能描写离情别绪、羁旅行役之类的日常生活；不能用以抒发慷慨激昂、噫暗叱咤的豪情壮志，只能表达悱恻缠绵、纤艳柔脆的情致。于是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许多论者都认为“婉约”的风格才是词的“正宗”，而“豪放”的风格则属“别调”^①。我在上面列举的品评词人甲乙的诸评论家中，大多数都是以此作为一个重要前提的。他们或者认为豪放不是词的“本色”（如陈师道《后山诗话》），或者认为粗豪是“病”（如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在这一重要前提之下，他们的着眼点也还有许多的差异：有的侧重于作者在词史上承先启后的地位及其影响；有的侧重于作品是否情韵兼胜；有的侧重于作品的风格是否清空；有的侧重于作品的内容是否缠绵忠爱，手法是否沉郁顿挫；其他如晚清词人端木采、王鹏运等人标举“拙、重、大”之旨^②，是以特别推崇清真、梦窗；王国维拈出“境界”之说^③，是以扬北宋而抑南宋等等，不能一一枚举。

随着北宋王朝内忧外患的愈演愈烈，随着词这种诗歌样式的愈益成熟，加之范仲淹特别是苏轼等人的导夫先路，词的题材愈来愈扩大了，虽不能完全说是“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④，但毕竟在发挥其社会功能方面，朝着与诗歌分庭抗礼的方向迈进了一大步。词的题材扩大了，地位提高了，它的形式也必然要随之变化，以苏轼词为代

① 在我国词论发展史上，明确地将词分成“婉约”与“豪放”两种风格的，是明代张綖。他在《诗馀图谱》的凡例后说道：“词体大略有：一体婉约，一体豪放。……大抵词体以婉约为正。”这样分类虽然不太理想，不能概括词人作品的各种风神，但考虑分类愈细则愈觉捉襟见肘，顾此失彼，在暂时没有更好的分类方法足以取代之前，只得仍之。

② 陈匪石跋端木采手书赠王鹏运的《宋词十九首》云：“近数十年词风大振，半塘老人（王鹏运）遍历两宋大家门户，以成拙、重、大之诣（旨），论者谓为清之片玉（周邦彦）。然词境虽愈变愈进，而启之者则子畴先生（端木采）。”

③ 参见《人间词话》。

④ 刘熙载《艺概》对苏轼词的评语。

表的豪放风格即是在这个情况下出现的。这种以崭新面貌出现的词风，在苏轼这位天才的笔下，很快就达到了“绝去笔墨畦径间，直造古人不到处”^①的境地，不能不使读者和许多评论家为之“一唱三叹”^②。这样一来，婉约的风格便不再独占词坛，专美于前，只能将愈来愈多的地盘让给豪放一派。尤其是到了南宋初期，许多志士仁人反对偏安求和，力主恢复中原，不仅见之实际行动，同时也通过各种文学样式来抒愤，来宣传，来号召。靖康之变后的社会巨变，民族矛盾、斗争的白热化，在创作题材和创作风格上给词贯注了新的生命力，使它同诗、文一样，成为许多爱国志士、民族英雄手中的一个强大武器，更加发挥出它本应具有的社会功能。慷慨悲歌的内容与悱恻缠绵的词风往往是很难协调的，所以从那时开始，许多评论家对豪放派词人及其作品的态度便有了明显的转变。例如在宋代，胡寅《酒边词序》和王灼《碧鸡漫志》等对苏轼词所作的评论就已开其先声。胡寅说：“眉山苏轼，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乎尘垢之外，于是《花间》为皂隶（奴隶），而耆卿（柳永）为舆台（地位低微的人）矣。”王灼也说：“东坡先生以文章馀事作诗，溢而作词曲，高处出神入天，平处尚临镜笑春，不顾侪辈（指同时代的其他词人）。”又说：“长短句（指词）虽至本朝而盛，然前人自立与真情衰矣。东坡先生非醉心于音律者，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这些都是对一脉承继《花间》的婉约词风的极大批评，对豪放词风的最大赞誉。到了清代，就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这一正统的权威性著作，也不得不作持平之论：“词自晚唐、五代以来，以清切婉丽为宗。至柳永而一变，如诗家之有白居易；至（苏）轼而又一变，如诗

① 见胡仔《苕溪渔隐丛话》。

② 见胡仔《苕溪渔隐丛话》。

家之有韩愈，遂开南宋辛弃疾等一派。寻源溯流，不能不谓之别格，然谓之不工则不可。故今日尚与《花间》一派并行，而不能偏废。”（《东坡词提要》）这等于是从官方的立场，正式承认了两派并驾齐驱的史实和现状。

在两宋豪放派的词人中，苏、辛齐名，并称巨擘。辛弃疾继承了苏轼的词风，又有很大的发展和创新。从作品的题材广度来说，由于辛弃疾生活在民族斗争的风口浪尖上，他本人的一生经历又极富传奇色彩，加之先天赋予的特殊秉性，后天造就的文武兼擅的特殊才能，这一切反映到他的词作之中，就非但使所有婉约派的词人望尘莫及，而且苏轼也莫能比。再从作品的艺术风格和艺术技巧来说，由于辛弃疾胸有万卷，善于驱使经、史、百家，左右逢源，无不如意；加之他在词的创作过程中，对前代各种流派、各种风格的词人及其词章广采博收，转益多师，又自铸伟辞，自立机杼，因此他的作品，“大声镗镗，小声铿铦，横绝六合，扫空万古；其秾丽绵密处，亦不在小晏、秦郎下”（刘克庄《后村诗话》）。不仅风格多样，而且能够调动各种艺术手法，抒发他胸中的一段真气、奇气，诚如王国维《人间词话》所说，其佳处“在有性情，有境界，即以气象论，亦有傍素波、干青云之概”。两宋的其他词人，或有其学而无其才，或有其才而无其学，或有其学其才却没有他所处的那种特殊的历史环境，没有他那种一波三折、大起大落、带有浓厚传奇色彩的生活经历，以及由于这一切所自然生发出来的真情、至情。数者兼而有之者，唯有稼轩一人而已。可以断言，在两宋词坛上，辛弃疾的确是一位空前绝后的伟大的爱国主义词人。至于他流传至今的620余首歌词，其数量为现存两宋词人作品之冠，则是次要的问题了。

关于稼轩的一生经历，词作风貌，以及应从哪些角度和方面来研读他的壮丽篇章，我们将在下面的总论中再作具体阐述。

总 论

第一部分 从知人论世的角度 来研读辛词

一、知人论世是文学鉴赏的 一个重要的基本原则

诗有诗品，书有书品，人，也有人品。诗品、书品同人品往往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常说，诗如其人，字如其人，就指的是这种内在的联系。

但是，问题是复杂的。真理只要稍稍夸张一点，就会变成谬误；采取形而上学的态度，将事物绝对化，同样会导致这一结果。在对待诗品、书品同人品之间关系的问题上，我们也应避免可能出现的偏颇甚至错误。

譬如南明时期的阮大铖，可谓不齿于士林的奸佞小人，可是收在他的《咏怀堂集》中的诗文却写得很有功力；他的传奇《燕子笺》，

与孔尚任的《桃花扇》相比，在艺术上也并不多让。又譬如明代与文征明齐名，并称“文董”的大书法家董其昌，其书法直追王羲之、赵孟頫，而益以清疏飘逸之气，对后代（尤其是清代）书坛影响很大，我们也不能因为他曾经劣迹昭彰，就硬要抹杀他在书艺上的成就和地位。由此可见，人品对文学艺术作品思想性的影响固然较大较直接，但对文学艺术作品的艺术性（我在这里指的是狭义的艺术技巧）的影响就不能一概而论，必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了。

众所周知，一个作家的思想境界决定了他的作品思想高度和深度，而作家思想境界又取决于其后天的社会实践和修为，由此可见，从“知人论世”的角度来考察作家及其作品，便是第一要义了。

“知人论世”这一文学鉴赏的历史观点，是由孟子首先提出来的。《孟子·万章下》记载孟子的话说：“颂（通‘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上与古人为友。‘尚’通‘上’）也。”孟子提出的这个观点，由于它的鞭辟入里，后代文学评论家常据以引申。例如南朝刘勰在《文心雕龙·知音篇》中说：“缀文者（作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读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世远莫见其面，覘（chān，阅读）文辄见其心。”直到清代的王国维，在他的《玉溪生诗年谱会笺序》中，仍然坚守此说：“由其世以知其人，由其人以逆其志，则古诗虽有不能解者寡矣。”我们在这一前提下做到“知人论世”，就能对古人及其作品作出更加全面、更加深刻、更加准确的评价，从而进一步理解、鉴赏他们的作品，更有效地做到古为今用。

“时势造英雄”。在我们研读辛弃疾词作的时候，首先就应从宏观的角度，了解作者所处的时代，以及这一历史背景对作者的观念意识形态及其一生活活动所产生的深刻影响。

二、辛弃疾诞生前国内民族斗争的总体形势

北宋末年，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日趋尖锐、激烈、复杂。这些矛盾斗争发展的结果，便是公元1127年的“靖康之变”和北宋王朝的覆亡。从这段时间开始，我国国内汉族和女真族的民族矛盾随之上升为主要矛盾，并且绵延了相当一段时期。

宋高宗赵构建立南宋王朝（1127）后，直到辛弃疾出生后一年（宋高宗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年）的十四五年间，宋、金双方几乎年年处于交战状态，中原地区和山东地区相继沦于女真贵族统治者之手。女真铁骑甚至一度越过长江，直捣南宋行在的临安（今浙江省杭州市），将赵构及其宗室、大臣赶下大海。直到绍兴十一年双方订立“绍兴和议”，才出现了一个短暂的和平局面。在这十四五年间，南宋政权统治的地区内，只在绍兴五年（1135）发生过一起规模较大的杨么起事^①。这些史实证明了民族矛盾是当时国内主要矛盾的论断。

三、辛弃疾一生的四个阶段

（一）充满传奇色彩的青少年时期

从公元1140年（宋高宗绍兴十年，金熙宗天眷三年）到公元1162年（绍兴三十二年，金世宗大定二年），是辛弃疾一生的第一阶段。其中1142~1160年间，宋、金双方基本相安无事；但是从1158年（金正隆三年）开始，金主完颜亮图谋南侵，加紧采取籍壮丁、造

^① 根据有关史料，杨么曾与金人和伪齐私通，计划接应敌军渡江，直下江浙。事成之后，金人允许杨么建国通和，承认其割据政权。但有的学者认为这些史料值得怀疑。

战船、制兵器、调民马等一系列备战措施，进一步残酷地剥削和压迫其统治区内的广大汉族人民。公元1161年9月，他亲率大军南下，企图由采石（在今安徽省当涂县境内）渡江消灭南宋王朝。十一月，为宋虞允文大败于江上，退据扬州（今江苏省扬州市）后终被部下乱箭射杀。

从这一阶段历史的表面现象来看，似乎前二十一年宋、金之间的民族矛盾已经降到次要的地位。其实不然。就全局而言，固然两个政权没有发生什么军事冲突，然而广大中原、河北、山东这些本来属于宋政权统治的地区，仍在金兵的占领之下，何况女真贵族灭宋之心不死，战端时有爆发的危险，并且已被尔后不久完颜亮南侵的事实所证明。再就金占领区而言，民族矛盾更是尖锐激烈，完颜亮南侵前后，终于爆发了许多规模不等的汉族群众起义事件。这些史实证明：在这段时间里，民族矛盾依然是国内的主要矛盾。

辛弃疾是山东济南人。在他出生的时候，济南已经沦陷。在上述二十二年间，他一直是在金占领区内度过的。现存的《辛稼轩词集》没有留下他这一时期的作品，但是，残酷的民族斗争，惊心动魄而又丰富多彩的生活实践，对他的思想感情和后来的诗歌创作产生了巨大的、不可磨灭的影响。现分述如下：

1. 爱国主义思想的形成

(1) 家庭出身和祖父教育的影响。

绍兴十年五月十一日（公元1140年5月28日），辛弃疾诞生于山东历城四风闸一个世代官宦的家庭。父亲辛文郁早死，抚育辛弃疾长大成人的是祖父辛赞。

辛赞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辛弃疾南归后，在他所写的《进〈美芹十论〉札子》（又称《御戎十论》）中，对这位祖父有如下几段介绍的文字：

虏人（指女真统治者）凭陵（欺压）中夏，臣子思酬国耻，普天率土（全国），此心未尝一日忘。

臣之家世，受廛（居住）济南，代膺闾（kǔn）寄（世代承蒙朝廷委以武将军职），荷国厚恩。

大父（祖父）赞，以族众拙于脱身（因为一族人口众多，无法从女真的统治下脱身），被污虏官（被辱做了金国的官吏），留京师（指北宋京城汴京），历宿、亳（bó），涉沂、海，非其志也。每退食（公余之暇），辄引臣辈登高望远，指画山河，思投衅而起（考虑在敌有机可乘时起事），以纾君父所不共戴天之愤。尝令臣两随计吏（掌管计簿的官吏）抵燕（yān）山（指今北京市一带），谛观（仔细观察）形势。谋未及遂（计划没有来得及实现），大父臣赞下世（去世）。

辛赞“被污虏官”，这当然是失节的行为，但他的本心及其对辛弃疾教育的方法和效果还是应该肯定的。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这类人物并不罕见。例如辛弃疾岳父范邦彦的情况就很相似。宋末人刘宰在其《漫塘文集》卷三十四《故公安范大夫张氏行述》中记载说：

公讳如山，字南伯，邢台人……父讳邦彦，宣（宣和，宋徽宗年号）、政（政和，也是宋徽宗年号）间入太学。其后陷虏（陷身金占领区），念惟仕（出任金官）可以行志（实现报国之志），乃举进士。以蔡（蔡州，今河南省汝南县一带）近边（靠近宋、金交界处），求为新息（今河南省息县）令。岁辛巳（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率豪杰开蔡城以迎王师，因尽室而南。……女弟（指范邦彦之女、范南伯之妹）归稼轩先生辛公弃疾。辛与公皆中州之豪，相得甚（相处关系极好）。

又宋末元初的牟巖在他的《陵阳集》卷十五《书范雷卿家谱》中也

有类似的记载：

（范邦彦）由进士出身，为蔡州之新息县。绍兴辛巳十月，以其县来归。……公（指范邦彦）与辛公弃疾先后来归，忠义相知，辛公遂婿于公。

从上面两条材料可见，范邦彦同辛赞一样，也曾经在金政权下做过官；同辛弃疾一样，都先后率众起事，相继回到了南宋。当时和后代之人并没有指责他们仕金之事，却十分赞扬翁婿两人南归的行动。不难看出，辛弃疾爱国思想的形成，同他的家世特别是辛赞的教育有着密切的关系。

（2）残酷的种族歧视和种族压迫的影响。

由于金政权对其统治区内的广大汉族人民实行残酷的种族歧视和种族压迫的政策，因此，尽管辛弃疾出身官宦之家，他对广大群众所遭受的苦难还是十分了解的。民族剥削和民族压迫给他的印象是这样深刻而具体，以至他在后来写的《美芹十论·观衅》中，还义愤填膺地作了下面一段淋漓尽致的回顾：

方今中原之民……一染腥膻（一旦为女真人统治），彼视吾民如晚妾之御嫡子（好像后娘对待前妻所生之子），爱憎自殊，不复顾惜。……分布州县，半是胡奴，分朋植党，仇灭中华。民有不平讼之于官，则胡人胜而华民则饮气以茹屈。田畴相邻，胡人则强夺之；孳畜相杂，胡人则盗而有之；民之至爱者子孙，签军之令下则贫富不问而丁壮必行；民之所惜者财力，营筑馈饷之役（指各种劳役）兴则空室以往而休息无期；有常产者困窶（jù，贫穷），无置锥者（没有田产的人）冻馁。……

在济南，辛家是一个大族。从辛赞“以族众拙于脱身”的记述推想，他很可能是一族之长，辛家肯定属于一个广有田产的官僚大户。辛赞在世的时候，曾担任过金政权的官职，女真统治者或许还不至于

任加凭陵。从上引《美芹之论·观衅》中“签军之令下则贫富不问而丁壮必行”、“有常产者困窶”等语推想，辛赞去世以后，情况大约就发生了变化。到了公元1161年金主完颜亮南侵前夕，事态可能发展到了更加严酷的地步。据《金史·海陵本纪》记载，完颜亮正隆四年（1159）“丁未，修中都城^①，造战船于通州，诏谕宰臣以伐宋事，调诸路猛安、谋克^②军，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者皆籍之，虽亲老丁多，亦不许留侍。……又中都与四方所造军器材用，皆赋于民，箭翎一尺至千钱，村落间往往椎牛（杀牛）以供筋革，至于乌鹊狗彘无不被害者。……八月，诏诸路调马，以户口为差，计五十六万余疋（匹），富室有至六十疋（匹）者，仍令户自养饲以俟。”正隆五年七月，又“遣使签诸路汉军”。六年三月，“次河南府，因出猎，幸汝州温汤视行宫地。自中都至河南，所过麦皆为空。”这是一条旁证，它有力地证明：在当时金政权统治的地区，不仅一般老百姓活不下去了，就是汉族上层分子的命运也岌岌可危。辛弃疾在这个关键时刻之所以毅然聚众二千起义，同他目睹广大汉族群众惨遭迫害，自己身家性命朝不保夕，从而愤然而生同仇敌忾之心，也是有着密切关系的。

（3）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的影响。

女真统治区内广大汉族人民的苦难，深深打动了辛弃疾的心弦；而群众风起云涌的武装斗争，更使他认识到了人民的巨大力量，进一步激发了他的爱国热情。各族人民特别是汉族人民在金统治者的不断剥削和压迫下，本来已经达到了“怨已深，痛已钜（巨），而怒已盈（满）”（《美芹十论·观衅》）的地步；完颜亮的南侵，更使他们忍无可忍，纷纷组织义军，奋起反抗：“萧鹳巴反于辽（辽的故址，在今

^① 完颜亮贞元元年迁都燕京，改称中都。

^② 金初，诸部之民平居以耕渔射猎为业，有警则征为兵。分部，部长称“孛堇”。下有“谋克”，犹言百夫长；十谋克为“猛安”，犹言千夫长。

河北省、山西省北部和内蒙古自治区大部分地区)，开赵反于密（今山东省诸城、胶县、安丘一带，治所诸城），魏胜反于海（海州，今属江苏省连云港市），王友直反于魏（今河北省魏县、山东省莘县一带，治所之城在今河北省大名县东），耿京反于齐、鲁（今山东半岛西部）……”（《美芹十论·审势》）。《金史·海陵本纪》也有“大名府贼王九据城叛，众至数万，所至盗贼蜂起，大者连城邑，小者保山泽，或以十数骑张旗帜而行，官军（指金兵）莫敢近”的记载。在《进〈美芹十论〉札子》中，辛弃疾简要地回顾了这段历史：“粤（发语词，无实义）辛巳岁，逆亮南寇，中原之民，屯聚蜂起。”紧接着便有“臣尝鸠众二千，隶（归属）耿京，为掌书记^①，与图恢复……”一段文字。从文气的上下衔接来看，说明人民的力量，群众的抗争，对辛弃疾爱国思想的形成以及尔后的具体行动，都起了促进的作用。

2. 文学艺术基础的培育

在上述历史背景之下，并不是人人都能成为文学上的巨匠。这样不世出的巨匠的诞生，从艺术角度来说，还必然同其自身的文学修养紧密相关。

辛弃疾幼年就在亳州（今安徽省亳县）一位著名的田园诗人刘瞻门下受业。当时辛赞正任亳州谯县县令。元好问编《中州集》卷三《承旨党公小传》说：

（刘）瞻字岳老，亳州人。天德（完颜亮年号）三年南榜登科。大定（金世宗年号）初召为（金）史馆编修。卒官。党承旨世杰、邴著作元舆、魏内翰龙卿，皆尝从之学。岳老自号樱宁居士，有集行于世。作诗工于野逸，如“厨香炊豆角，井臭落椿

^① 掌书记，唐节度使属官，位在判官下，相当于六朝时的记室参军，负责掌管、草拟章表书记文檄之事。当时耿京自称“天平军节度使”，故仿唐制设掌书记。

花”之类为多。

《宋史·辛弃疾传》则云：

（辛弃疾）少师蔡伯坚，与党怀英（即党世杰）同学，号“辛党”。

据邓广铭先生《辛稼轩年谱》的考证，辛弃疾绝无从蔡氏受学之事，与党怀英同学于刘瞻门下则凿然无疑。从辛弃疾后来所写的词作中可以看出，他是一位博通经史百家，文学才华横溢的作者。作品不但善于言情，也很擅长写景。这同他在刘瞻门下时所受的教育和熏陶是分不开的。

另外，南宋末陈模《怀古录》卷中记载说：

蔡光工于词。靖康间陷于虏中。辛幼安（辛弃疾字幼安）尝以诗词参请之，蔡曰：“子之诗则未也，他日当以词名家。”故稼轩归本朝，晚年词笔尤高。

蔡光其人其事无可考述。辛弃疾参请蔡光的具体时间，据邓广铭先生《辛稼轩年谱》推测，当在20岁前后。这条材料证明，辛弃疾青少年时代即已从事诗词创作，在填词方面尤其崭露了他的才华，有了相当的造诣。前面说过，今本《辛稼轩词集》中不存他这一时期的作品，估计在他的门人范开为他編集前就早已散佚了。

综上所述，辛弃疾的爱国主义思想在早年就牢固地树立起来了，他的文学修养也在这时打下了深厚的基础。了解这些情况，我们才能理解他在不久以后为什么能够出现那么多带有传奇色彩的行动，也才能进一步理解他一生出处的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从而由世及人，由人及词，真正理解他各个阶段词作的深刻内涵。

3. 在民族斗争的战场上大显身手

完颜亮大举南犯前后，辛弃疾以其远见卓识和实际行动，积极投入了抗金的民族大搏斗之中，谱写了一曲又一曲可歌可泣的篇章，使

他成为我国封建时代民族斗争史上一位极其罕见、独具特色的英雄人物。

就在绍兴三十一年秋到次年闰二月这短短的几个月时间里，辛弃疾完成了以下几项动天地、泣鬼神的壮举：

(1) 在家乡聚众二千起事。

(2) 胜利起事后，他毫不迟疑地将这支队伍带到当时山东最大一支农民起义军的部下，并担任这支起义大军的掌书记，与义军领袖耿京共图恢复大计。

作为一名官宦家庭出生的知识分子，辛弃疾能够主动投奔农民起义军，甘心服从农民领袖的领导，并且不久又屡建殊勋，这一切行事，在封建时代里，的确是极其罕见的。而辛弃疾之所以能够主动地参加农民起义军，又是同他的卓越识见分不开的。他在《美芹十论·详战》中指出：

东北之俗尚气而耻下人。当是时，耿京、王友直辈奋臂陇亩，已先之而起，彼不肯俯首听命以为农夫下，故宁婴城（据城）而守，以须王师而自为功也。

这段文字中的“彼”，指的是河北、山东一带起事的官僚、地主武装力量。辛弃疾对这班人不肯接受农民起义军领袖的领导，宁可据守孤城，等待并倚恃南宋军队的到来，从而开城邀功受赏的思想和举动，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这种从全局而不是局部，从抗金大业而不是从个人私利的立场来观察问题、审度大势的思想，在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下的上层社会知识分子中，无疑是出类拔萃、超迈群伦的。了解这一点，对我们研读辛词以及辛弃疾的很多政论性散文都大有裨益。

(3) 追杀叛变分子义端。《宋史·辛弃疾传》记载说：“僧义端者，喜谈兵，弃疾间（有时）与之游。及（弃疾）在（耿）京军中，义端亦聚众千余。（弃疾）说下之（说服了他），使隶京。义端一夕

窃印以逃。京大怒，欲杀弃疾。弃疾曰：‘勺（同丐，请给）我三日期，不获，就死未晚。’揣（猜测）端僧必以虚实奔告金帅，急追获之。义端曰：‘我识君真相，乃青兕（sì，雌的犀牛）也，力能杀人，幸勿杀我。’辛弃疾斩其首归报，京益壮之。”从这段记载来看，辛弃疾对义军忠心耿耿，不愧是一位“上马能杀敌，下马能草檄”的英雄豪杰。知道这一事实，我们就能够理解，为什么辛弃疾南归以后，总是希望走上抗金第一线，并且始终为不能实现沙场杀敌的壮志而苦恼愤懑。

（4）力劝耿京决策南向。正当完颜亮率兵南下之际，金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了政变。辽阳留守完颜雍自立为帝，进据燕京。为了稳定占领区的局势，他对中原和河北、山东地区的各路忠义人马采取了软硬兼施的两手策略，即一面下令大赦，引诱义军下山；一面调集大军，准备各个击破坚持斗争的义军。考虑“钁犁之民，寡谋而易聚，惧败而轻敌，使之坚战而持久则败矣”（《美芹十论·详战》）的特点，辛弃疾力劝耿京“决策南向”，接受南宋政府的统一号令，以便与朝廷军队遥相配合，在敌后坚持长期抗战，更有力地打击敌人。耿京同意了这一建议，便派遣诸军都提领贾瑞率领辛弃疾等十一人前往建康（今江苏省南京市），受到了赵构的接见，圆满地完成了使命。

（5）生擒叛徒张安国南归。绍兴三十二年闰二月，义军内部叛徒张安国、邵进在金人诱降政策的影响下，贪图重赏，乘贾瑞、辛弃疾等人不在军中的机会，攻杀了耿京，瓦解了义军。贾瑞一行在返回山东的途中得到这一消息后，在辛弃疾的倡议下，邀约海州统制王世隆及忠义人马全福等共五十骑人马直趋济州（今山东省巨野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驻屯着五万大军的金营中活捉了叛徒张安国，献俘建康，斩首示众。对于辛弃疾这一智勇兼备的壮举，当时人洪迈在《稼轩记》中有下面一段精彩的描述：

齐虏（指张安国）·巧负国（用奸诈的手段卖国求荣），（弃疾）赤手领五十骑缚取于五万众中，如挟鼯（chán）兔（狡兔）。束马衔枚，间关（历尽道路艰险）西奏（取道）淮，至通昼夜不粒食。壮声英概，懦士为之兴起，圣天子（指宋高宗赵构）一见三叹息。……

辛弃疾后来写的词篇中，有几首直接或间接涉及到这一阶段的行事，如《鹧鸪天·有客慨然谈功名，因追念少年时事，戏作》等。

（二）在宦海风波中搏斗的青中年时期

这一时期始于高宗绍兴三十二年（1162）献俘南归，迄于孝宗赵昚（古“慎”字）淳熙七年（1181）被劾落职，即辛弃疾23岁至42岁这20年间。

这20年间总的形势是：宋、金之间的民族矛盾一度十分尖锐激烈，以后便趋于缓和。在南宋王朝统治区内，上升着的阶级矛盾掩盖了民族矛盾。

绍兴三十二年六月，赵构传位给太子赵昚，是为孝宗。孝宗即位之初，在政治和军事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备战措施，并于次年（隆兴元年，公元1163年）四月主动北伐。北伐开始阶段，宋军取得了一些胜利，但不久便在符离（在今安徽省宿州市北）一战大溃。又次年十二月，宋、金签订“隆兴和议”。自此以后，直到宁宗开禧二年（1206）这40余年间，双方未再发生军事冲突，又各自致力于巩固本身统治的地区。

在全国范围内，民族矛盾趋于缓和；在南宋境内，阶级矛盾又渐趋激烈。其中较大的有乾道元年（1165）春的“李金之变”，乾道三年（1167）的“姚明敖之变”，淳熙二年（1175）夏的“赖文政之变”，淳熙五年（1179）正月的“陈峒之变”，同年五月的“李接、

陈子明之变”等等。其中茶户赖文政的起事影响最大，历时几达半年，波及的地区有湖北、湖南、江西、广东等。尽管如此，由于女真贵族仍然霸占着淮水以北、大散关以东的大片土地，南宋政府每年要向金政府缴纳“岁币”银、绢各20万两、匹，整个中国仍然没有统一。因此，汉族和女真族的民族矛盾仍然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而南宋爱国志士如辛弃疾等人，对此则更是“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下面再看看辛弃疾这一时期的主要经历。

公元1162年献俘南归后，辛弃疾被任命为江阴签判。其后历任建康府通判、司农寺主簿等佐吏小官。直到公元1172年出知滁州后，才步步高升，历任江西提点刑狱（1175）、知江陵府兼湖北安抚使（1177）、知隆兴府兼江西安抚使（1177）、湖北转运副使（1178）、湖南转运副使（1179）、知潭州兼湖南安抚使（1179）、复差知隆兴府兼江西安抚使（1180）、两浙西路提点刑狱（1181）等地方上最显要的地位。

从封建时代的一般观点来看，辛弃疾在这一阶段的仕途上也可以说是青云直上、官运亨通的了。然而他非但不感到满足，反而时时在地方上“惹是生非”，常常在歌词中发泄牢骚。如果不了解个中原因，我们就很难全面、深刻地理解他这一时期作品的全貌。

对于这一问题，我们应该从以下内容来进行探索。

隆兴和议以后，南宋统治者讳言北伐，苟安的思想又复占据上风。对于这种现状，南宋的爱国志士痛心疾首。辛弃疾是这类人物中的杰出代表。他不满足于朝廷的苟安政策，不满足于自身的无所作为。在“负抱愚忠，填郁肠肺”、“忠愤所激，不能自己”（《奏进〈美芹十论〉札子》）的情况下，他于乾道元年（1165）26岁时，直接向赵昀进奏了《美芹十论》，希望以此唤起宋廷君臣抗战的热情，坚定他们必胜的信念，将北伐大计付诸实现。乾道六年（1170）31岁时，他

又作《九议》献给宰相虞允文，重申《美芹十论》中的基本观点。在进献这两组论文之间，他还写过《论阻江为险须藉两淮》及《议练民兵守淮》两疏。在这些奏疏中，辛弃疾不仅坚持抗战立场，充满必胜信念，重视民心向背，强调内部团结，而且对于北伐的战略战术提出了一整套十分中肯而精辟的建议。这一切有力地证明了，他的确是一位具有雄才大略、远见卓识的军事家、政治家。这样一位智勇双全、文武兼备的英雄豪杰，当然不甘寂寞，不愿碌碌无为；不管官职得到怎样的升迁，只要不能让他实现抗金复国的雄心壮志，他都不会满足的。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一有机会，他就竭尽全力来为抗金大业做积极准备。在这一方面，不论个人冒多么大的风险，他也在所不辞，用他自己的话讲，就是“事有可为，杀身不顾”（《论盗贼札子》）。例如在出知滁州期间，他坚决采取了“教民兵，议屯田”的有力措施；在湖南安抚使任上，他又积极创建飞虎军，名为弹压湖南少数民族，意则兼在备御边境。“时枢府（指枢密院）有不乐之者，数（shuò，屡次）沮挠之，弃疾行愈力，卒不能夺（改变其志行）。经度（duó，计算）费钜万计，弃疾善斡旋，事皆立办。议者以聚敛闻，降御前金字牌，俾日下（即日）住罢（停止施行）。弃疾受而藏之，出责监办者，期一月飞虎营栅成，违坐军制（违背者按军法处置）。如期落成。”（《宋史·辛弃疾传》）从这些事例来看，辛弃疾真是一位敢想、敢说、敢做的人物，即便触怒枢府，违抗圣旨，也无所畏惧。如果没有火一般的爱国热情，这一切都是很难想象的。

然而，问题还有另外一个方面。

在南宋最高统治阶层的眼光中，辛弃疾不过是一名南下“归正”的官员。当权者一方面要利用他的杰出才能来为巩固自己的统治出力卖命，另一方面又处处对他歧视、不信任甚至加以打击。他在《美芹

十论》等一系列论文中，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团结北方的和从北方南下的忠义之士，正是在遵循抗战大计的前提下，针对南宋当权者歧视上述人士的错误政策而发的。但是不管辛弃疾如何苦口婆心，晓之以理，也未能改变当权者的偏见、成见。自己虽说献俘南下，一度得到赵构的褒扬，后来也逐步被升迁了官职，可是他的一切有关北伐战守的建议总是“不行”，更谈不上让他横戈跃马，沙场杀敌了。在这种处境下，为了实现自己的宏图大略，他又不得不时时小心谨慎，尽一切努力占据要路津；而要占据要路津，就必须赢得最高统治者的欢心和信任。为此，他在做地方官时，总是尽力搞好当地的民政、治安等工作，并于淳熙二年积极镇压以赖文政为首的茶户起事，为南宋政府消弭了一个心腹之患，从此仕途顺利，连连得到升迁。然而就在他不断升迁的过程中，恶意的中伤，莫须有的罪名，也就接踵而来，使他时时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他在《论盗贼札子》中就向赵昀倾诉过这一苦衷：“臣孤危一身久矣，荷陛下保全，事有可为，杀身不顾。”又说：“臣生平则刚拙自信，年来不为众人所容，顾恐言未脱口而祸不旋踵。”这些话语的确都是肺腑之言。这样的处境当然不能不影响他此一时期的思想和行动。

有时胆大气锐，热血沸腾，有时谨小慎微，摧刚为柔，这两种极端矛盾的思想感情，正是源于上述特定的历史环境和作者的特殊身份。明乎此，就比较容易理解辛弃疾这一时期许多重要作品的写作背景及其写作动机了。这一时期的作品主要有以下内容：

(1) 这一时期的前一阶段，辛弃疾还处于下僚的地位，不可能独当一面，奋其智勇。为此，他常常利用上司举行宴席的场合，或是利用向上司祝寿的机会，通过酬唱的歌词，将恢复中原、整顿乾坤的大任寄期望于对方，从而表达自己强烈的爱国热情。

(2) 由于“归正”官员身份所受到的种种歧视和制约，他始终

无法实现自己的勃勃雄心。在这种处境下，他或则触景而生兴亡之感，或则即事而兴修名不立之叹，或因英雄无用武之地而慷慨悲歌，叹息年华的虚度……在反映这种种情志的作品中，不时蕴涵着一种激昂奋发的英雄气概，但这种虎虎的英雄之气又往往是欲吐不吐，欲露不露，有所含蓄，有所节制的。而在手法的运用上，也常常是委婉曲折，千回百转，而较少大声疾呼，直言不讳。

(3) 北宋王朝建立后，鉴于唐五代藩镇割据、尾大不掉的弊病，实行了高度的中央集权制，不让封疆的文武大吏久任其职。辛弃疾在《美芹十论·久任》中对此表示了异议。他强调在“虏人为朝廷患”的病根未去的情况下，倘若“人诚能也，任之不专则不可以有成”。这无异是对赵宋王朝的祖宗家法提出了批评，当然不可能为赵昀所接受；而他自己则更是像走马灯似的被调来调去，往往在某个职位上才稍有建树（如知滁州期间练民兵、议屯田，在湖南安抚使任上刚刚建成飞虎军等），就又被调离，从而不时兴起“楼观才成人已去，旌旗未卷头先白”的感喟。反映这种思想感情的词篇在此一时期也有一定的数量。

(4) 当权者的苟安政策，官场的黑暗险恶，官职的不断调迁，事业的功败垂成，使辛弃疾对统治者开始失望了，对仕宦生涯开始厌倦了，于是“意倦须还，身闲贵早”之类急流勇退的思想与执著于事功的豪情壮志之间便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但总的来讲，只要最高统治者没有最后摈弃他，他积极用世的思想就依旧占据上风。这种思想感情在此一阶段的作品中也有充分的反映。

(5) 在这一时期的辛词中，也出现了模写山水风光、描述羁旅行役和抒发离情别绪等传统题材的作品。值得注意的是，写景的词篇，既有豪放雄浑的长调，也有风格婉约的小令，而且绝大多数不是单纯地模山范水，而是借写景来抒发家国之恨或身世之感。以羁旅行役、

离情别绪为题材的作品，也常常有类似情况。至于描写男女爱情的词篇，则多悱恻缠绵之致，而于悱恻缠绵之中，又觉真气弥满，笔力健举，不像某些典型的婉约词作那样纤弱柔靡。

（三）被迫退隐、投闲置散的中晚年时期

从公元1181年（淳熙八年）冬十一月底被罢去一切官职，直到公元1203年（宁宗嘉泰三年）夏起知绍兴府兼浙东安抚使的20年间，辛弃疾基本上是在投闲置散的生涯中度过。

在这20年中，宋、金双方仍然保持着相安无事的局面，南宋统治区内也比较平静。

在辛弃疾个人的这段经历中，除了淳熙十五年（1188）门人范开编刊成功《稼轩词甲集》、接待陈亮来访；光宗绍熙三年（1192）起福建提点刑狱、同年代理福建安抚使；次年，光宗召见于便殿，迁太府少卿，不久加集英殿修撰，知福州兼福建安抚使；又次年，罢福建帅任；又次年，徙居铅山期思市瓜山之下；宁宗庆元六年（1200），友人朱熹去世，他“为文往哭之”等较大的几件事外，并没有其他可以称述的内容。

这一时期，辛弃疾创作的词篇，其数量大大超过了前20年。在题材和风格上也较以往更加丰富多彩。研读这些作品，对于了解辛词的全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要想比较透彻地理解这一时期辛词的全貌以及这些作品之间的复杂的内在联系，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必须对作者的复杂的思想状况有一个全面的认识。

综观本期的全部作品，我们可以发现作者的心理状态是极其矛盾，极其复杂的。不甘沉沦、东山再起的用世思想和厌弃富贵、淡泊委命的避世思想，相互错杂，此起彼伏，有时两种思想甚至并存于一

首词作之中。如果我们来全盘考察一下辛弃疾这一时期的作品以及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就可以大体得出以下的论断：

第一，积极用世思想始终是作者头脑中的最本质的内因，在任何艰难险阻的情况下，它总是没有改变的。

第二，在作者的头脑中，儒家那种“穷则独善其身”之类的思想根深蒂固，在被迫退隐、英雄无用武之地等等外因作用下，又在不同程度上受到陶渊明、庄周等人的影响，避世思想逐渐增长，以至在隐居生活的后期，从表面现象来看，似乎已经压倒了用世思想。这种消极避世思想，我们应该看作是作者积极用世思想的一个反动，亦即是在积极用世思想得不到强有力的外因支持而无法实现的情况下，愤而走向另外一个极端的的结果。从某一角度说，它往往是执著于用世的另外一种表现形式。

从篇幅上来看，这一时期反映作者避世思想的词作所占比重较大。现在就让我们先来探讨一下这类作品产生的根源到底是什么。

第一，大自然的景物使作者为之陶醉。

退隐之前，辛弃疾就写了一些模山范水的词篇，反映了他对大自然的审美情趣。退隐之后，他先后在信州（今江西省上饶市）的带湖和铅山（今江西省铅山县）的瓢泉卜筑。那里山清水秀，风景幽美，作者又在两地分别修建了许多亭台楼阁，这对于一个从仕途上失意而被迫引退的官员来说，的确有耳目一新、尘念顿消之感。“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这是陶渊明《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之二中的诗句，我们可以移来理解这一期间辛弃疾思想的一个方面。大量写景作品的出现，也足以证明这一点。当然，这类作品大多并非为写景而写景，而往往是借写景来抒发胸中的悲愤之情，这一点我们绝不可以忽视。但仅就写景部分而言，有的清新俊逸，明白如话；有的健笔凌云，波澜壮阔。既有尺幅千里

的宏伟图景，也有纤如毫发的细部描绘，处处证明着作者对大自然、对祖国山河的热爱。

第二，农民的生活和感情使作者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感染。

辛弃疾隐居期间的的生活，同当地群众相比，虽然有很大的差别，但他毕竟是生活在农村之中，农民的生活，农民的感情，他有所接触，也有所了解。他的许多以农村风光、农民生活为题材的作品，都写得朴素无华，清新可喜。这类作品继承了苏轼《浣溪沙·徐门石潭谢雨道上作》五首的优良传统，又有了较大的发展。苏轼只是偶到农村，以旁观者的身份走马观花似的记叙他的所见所闻；而辛弃疾则是长期生活在农村，所写这类作品固然也有不少是从一个罢去官职的士大夫的眼光来描述的，然而毕竟真切而细致地反映了农民生活和思想感情的一些侧面，并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同农民产生共鸣。更可贵的是，随着他同农民的逐渐熟谙，双方之间的距离便日益缩短了——农民不但向他诉说农业丰歉的情况，有时还邀请他去尝尝自家园中新熟的枇杷，准备一点水酒小菜邀请他去做客……“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这是陶渊明《移居二首》之二中的诗句。辛弃疾同农民接近的程度虽然还不能同陶渊明相提并论，但农民朴素纯真的思想感情，无疑使他进一步厌恶尔虞我诈的官场，从而对“复得返自然”的真趣有所留恋。

第三，黑暗险恶的官场使作者对仕宦生活始终心有余悸、余恨。

如前所述，辛弃疾早在《论盗贼札子》中就向孝宗倾诉过自己孤危一身、祸不旋踵的苦衷；被迫退隐前夕，也在词中表达了他“惊弦雁避，骇浪船回”的恐惧。本来他还幻想孝宗能够始终保全他，让他尽到“事有可为，杀身不顾”的耿耿忠心。他最后被罢去一切官职的冷酷事实，证明孝宗也厌弃了他。20年在宦海风波中的搏斗、挣扎，以至最后失败，给他留下的印象是如此的深刻，以致使他在退隐后所

写的词作中，经常涉及到这一问题，而且总是痛定思痛，耿耿于怀——或直斥官场的险恶，或表达对仕途多艰的恐惧，或庆幸自己得以远离是非之地，或申说自己不愿随波逐流、阿谀逢迎的志趣……我们研读作者这一时期的词作，应该特别注意到这一现象，以及出现这一现象的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

第四，陶渊明等古代隐逸之士弃官归隐的先例对作者也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历代许多人都认为，陶渊明弃官归隐，是不愿为五斗米折腰，希望脱离樊笼似的官场，回到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大自然之中。其实更主要的原因，乃是逃避险恶的政治，避祸全身。同陶渊明相比，辛弃疾对官场政治生活的厌恶、恐惧颇有与之相似之处，但在退隐问题上，则一是主动，所以既已退隐就不再有出仕之想；一是被迫，因之退隐以后仍然不时思用于世。统计一下作者退隐后所写的作品中，涉及到陶渊明的至少在三四十首以上。对此我们应作深入的分析。总的来说，由于退隐生活的某些方面有相似之处，作者常常联想到陶甚至以陶自喻，这是不足为怪的。在封建时代，不管是什么原因，退隐林下的官僚士大夫，都会产生类似的想法并形诸吟咏。这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值得注意的是辛弃疾有其特殊性。他口口声声说要学陶渊明，终于还是觉得“酒兴诗情不相似”（《洞仙歌·开南溪初成赋》），而是希望“十里涨春波，一棹归来，只做个范蠡”（同上）。表面上，陶渊明与范蠡“是则是，一般弄扁舟，争知道他家，有个西子”（同上），似乎更加羡慕范蠡隐居时有美人相伴；实际上，是希望能像范蠡那样功成之后再退隐江湖。对自己尚未建功立业就被迫退隐，他是心有不甘的，所以说是与陶渊明的归隐“酒兴诗情不相似”。及至隐居日久，年事渐高，起复的希望十分渺茫，对当权者的无所作为日益失望，这时，他与陶有关的词作便显然多了起来，并且在感情上不时

与陶发生共鸣，不像隐退前期那样貌合神离了。

第五，老庄思想影响的剖析。

在退隐期间，辛弃疾有部分作品显然受到老、庄特别是庄子哲学思想的影响。为了学陶，作者在瓢泉居第建有停云堂（陶有《停云》诗）；为了学庄，作者在瓢泉居第又建有秋水观（庄子有《秋水》篇）。《庄子》中的《逍遥游》、《齐物论》、《秋水》、《山木》等篇，是他在有关词作中经常涉及到的作品。他甚至在《感皇恩·读〈庄子〉，闻朱晦庵^①即世》中写道：“案上数编书，非《庄》即《老》。”然而我们只要认真地剖析一下，便可发现作者这类词篇，大多不过是以老、庄之语入词，从某一角度、某一侧面表达他被投闲置散的苦闷。他对老、庄著作并没有什么深刻的研究；老、庄思想并没有融化到他的血液之中。词集中的有关作品也仅仅涉及到《庄子》的少数几篇，而且基本局限在人所共知的庄子哲学思想范畴之内。质言之，作者主要只是借老庄思想、语言的躯壳，抒发胸中的块垒而已，与受陶渊明影响的程度尚不能相提并论。

下面再分析一下这一时期辛弃疾用世思想的消长过程及其原因。

鲁迅在《〈题未定〉草七》中精辟地指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依此原则，他认为即使像陶渊明这样的“隐逸诗人之宗”（钟嵘《诗品》），也并非整天飘飘然，“他于世事也并没有遗忘和冷淡”；他“总不能超于尘世，而且，于朝政还是留心”的（均见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陶渊明尚且如此，何况与陶渊明“酒兴诗情不相似”的辛弃疾呢！

被迫投闲，往事不堪回首，心情当然十分苦闷。这种思想感情，在辛弃疾退隐的前期，表现得尤为突出。他叹息“雕弓挂壁无用，照

^① 晦庵，南宋理学宗师朱熹的号。即世，去世。

影落清杯”，唱出了“说剑论诗余事，醉舞狂歌欲倒，老子颇堪哀”（《水调歌头·汤朝美司谏见和，用韵为谢》）的凄苦之音。他慨叹“冉冉年华吾自老”（《蝶恋花·月下醉书雨岩石浪》），只能用歌词来抒愤：“写尽胸中块垒未全平。”（《江神子·和人韵》）每当他回想起过去那些峥嵘而又坎坷的岁月，总不免“凄凉顾影，频悲往事”（《沁园春·戊申岁，奏邸忽腾报谓余以病挂冠，因赋此》），抚今思昔，悲不自胜。应该指出：这一切苦闷、悲愤、感慨，从另一方面来看，恰恰说明辛弃疾用世之心的执著。我们在研读辛弃疾这一时期的作品时，固然应该看到他有消极避世的一面，但切不可认为，他对世事已经淡忘。有时，他的用世思想恰恰就隐藏在貌似消极的避世思想之中；有时，他干脆赤裸裸地表达了东山再起的强烈愿望。对此，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探索。

第一，每当他可能被起复的时候，他总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立刻表示出跃跃欲试的劲头，一切避世思想马上为之一扫而空。庆元四年，当朝廷恢复他秘阁修撰的贴职时，他曾兴奋地写道：“此身忘世浑容易，使世相忘却自难。”（《鹧鸪天·戊午拜复职奉祠之命》）用世之心，可谓溢于言表。“男儿事业，看一日、须有致君时。”（《婆罗门引·用韵答傅先之。时傅宰龙泉归》）像杜甫一样，只要时机到来，他总是希望“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韵》）的。

第二，每当遇到志同道合的朋友，诗词唱和，酒酣耳热之际，他的用世之情便立刻沸腾起来。辛弃疾退隐之后，依然同当时许多在职或不在职的朋友来往，而且十分频繁。同这些人唱和的作品也是连篇累牍，占了这一时期作品的很大部分。这些朋友包括韩元吉、陈亮、汤邦彦、郑汝谐、施师点等。了解这些人物的事迹，研读这些唱和的作品，很有助于我们了解辛弃疾这一时期的思想。因为从这些人物的

行事来看，抗金复国的政治主张，都同辛弃疾相同或接近。在身为下僚的时候，辛弃疾曾不断将规复的期望寄托在一些宰辅大臣、方面大吏的身上；当他被迫退隐，由方面大吏一变而为闲散人员的时候，他又不断将规复的期望寄托在志同道合、身份各异的朋友身上。这种思想感情是十分可贵的。

综上所述，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亦即“用舍行藏”的思想对辛弃疾的影响最大。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本来就是矛盾的统一体。就辛弃疾而言，兼济的思想始终占据着矛盾的主要方面，只是在“穷”的具体情况和具体条件之下，独善的思想才掩盖了兼济的思想，看似转化为矛盾的主要方面罢了。明乎此，我们才能对辛弃疾退隐之后所写的大量仿佛互有矛盾的作品通过现象看清本质，从而得出正确的评价和论断；也才能对他尔后64岁高龄时毅然东山再起，采取各种可能的措施积极赞助北伐的行动，作出合乎情理的解释。

（四）东山再起，赍志以歿的晚年时期

这一时期始于宁宗嘉泰三年（1203）的夏天，迄于宁宗开禧三年（1207）九月十日辛弃疾去世，总共只有短短的四年多时间。

在这短短的几年间，最重大的历史事件就是开禧北伐。开禧北伐前夕，宋、金双方的形势如何，这是我们必须首先了解的。

先看看金政权的情况。

自12世纪末叶金章宗完颜璟即位之后，金政权内部，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愈演愈烈。不仅如此，女真贵族之间的内部斗争，蒙古贵族的外部侵逼，更使得金政权摇摇欲坠，惶惶不安。蒙古兵马屡次击败金军的消息，给南宋朝廷某些当权人物以很大的鼓舞。

金占领区的经济也濒于崩溃。由于在12世纪的后40年内，金统

治者继续将大量肥沃的农田“籍没人官”、“安置屯田”，强迫汉族人民为之佃种；租佃者又往往被预征两三年的租课，致使汉族人民大量逃亡，土地大量荒芜。加之太行山东西的广大地区内，反抗金统治的斗争风起云涌，此后，河北、河南、山东等地贫苦人民相继揭竿起事，更使金占领区的经济极端萧条，军事上也穷于应付。

再看看南宋政权的情况。

开禧北伐的决策者是韩侂胄。韩于1196年曾经出使金国，对于金国内部的某些混乱情况略有所知。他掌握了朝中大权以后，考虑自己的资望同自己的权位很不相称，便想借金政权“兵连祸结，国势日弱”的大好时机北伐，以提高自己的威望，巩固自身的地位和权势。为此，他从1203年开始，便着手聚财募卒，秣马厉兵，建造战舰，在军事上进行一系列准备工作；另外，又解除“伪学党禁”^①，起用某些一向主战最力的人物，以期制造舆论，振作声势。辛弃疾在1203年夏之所以重被起用，同这有着直接的关系。

开禧北伐终于以彻底失败而告结束。由于这次北伐的付诸实施，同辛弃疾于嘉泰四年春入陈用兵之利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我们还需要进一步了解这一时期亦即北伐前后辛弃疾个人的经历，他对北伐的具体主张，以及他同北伐决策人韩侂胄之间的种种复杂关系。

这几年辛弃疾的主要经历是这样：

嘉泰三年夏，起知绍兴府兼浙东安抚使。岁末，召赴行在临安。

嘉泰四年正月，受到宁宗召见，进言金国必乱必亡，希望宁宗将国事托付给元老大臣，以便应付突然变化的形势。三月，差知镇江府，积极备战。

^① 庆元二年（1196）八月，宋禁道学，称之为伪学。次年，又置伪学籍，共有赵汝愚、朱熹等五十九人。这事实上是外戚韩侂胄同宗室赵汝愚在一场争权夺利的政治斗争后的产物。

开禧元年三月，因荐人不当，降两官。夏六月，改知隆兴府。旋因言者弹劾，秋，归铅山。

开禧二年，差知绍兴府、两浙东路安抚使，辞免。进宝文阁待制，又进龙图阁待制，知江陵府，令赴行在奏事。

开禧三年，试兵部侍郎，两次上章辞免。三月末，叙复朝请大夫，继又叙复朝议大夫。九月，进枢察院都承旨，令急赴行在奏事。因病未受命，并上章陈乞致仕。九月初十日卒。

从辛弃疾以上经历来看，他的确是积极主张北伐的。下面两条材料还可以作进一步的证明：

其一，《朝野杂记乙集》卷十八《丙寅淮汉蜀口用兵事目》：“（嘉泰）三年冬，知安丰军厉仲方言淮北流民有愿过淮者，帅臣以闻。会辛殿撰弃疾除绍兴府，过阙入见，言金国必乱必亡，愿付之元老大臣，务为仓猝可以应变之计。侂胄大喜。时四年正月也。”按：此条材料基本属实，但嘉泰四年正月辛弃疾被召前半年，即嘉泰三年夏，他已起知绍兴府兼浙东安抚使。上述材料中“会辛殿撰弃疾除绍兴府”一语，在时间上相差近半年。

其二，《庆元党禁》：“嘉泰四年甲子春正月，辛弃疾入见，陈用兵之利，乞付之元老大臣。侂胄大喜，遂决意开边衅。”

另外，《宋史》稼轩本传也有类似的记载。

由上可知，从北伐的具体决策过程来说，韩侂胄为了建功立业，巩固自己的权势是“内因”，辛弃疾陈述用兵之利是“外因”。

韩、辛两人都主张北伐，这一点是使两人联结一处的关键原因。然而两人在北伐动机，特别是北伐的时间和具体方略上则大相径庭。韩主要出于私利，辛则主要出于公心，动机截然不同。韩主张迅速将北伐付诸行动；他只片面地看到可望取得胜利的种种有利条件，而全然无视可能失败的种种不利因素。而辛弃疾经过周密的调查和客观的

分析，认为在北伐的准备上还需要作大量的工作，所以在北伐的时间上绝不能匆促仓猝，必须假以时日^①。这是建筑在知彼知己基础上的深谋远虑。他派人调查了金兵实力之后，对好友程秘说：“虏之士马尚若是，岂可易（轻视）乎！”（程秘《丙子轮对札子（二）》）指明金兵实力还很强大，不能掉以轻心。对于南宋的长期积弱，他也有极其深刻的认识，这从他友人黄榦给他的信中可以窥见一斑：“国家以仁厚揉驯天下士大夫之气……秦氏（按指秦桧）和议又从而销靡之，士大夫至是奄奄然不复有生气矣。语文章者多虚浮，谈道德者多拘滞，求一人焉足以持一道之印，寄百里之命，已不复可得，况敢望其相与冒霜露，犯锋镝，以立不世之大功乎？”（《勉斋集》卷四《与辛稼轩侍郎书》）

韩侂胄要北伐，不过是借辛弃疾这样一些主战派元老的招牌，来壮大自己的声势，所以并不肯给辛弃疾用兵的实权，而只是让他出知镇江府，处在国防第二线的位置。辛弃疾则是利用韩积极要求北伐这一点，力争在政治、军事等方面占据要路津，以实现他沙场杀敌的夙愿。这样一来，随着北伐时间的日益临近，两人的矛盾也愈来愈加剧了。

韩侂胄引进并倚重一些狂率轻薄、虚浮夸诞的小人。他们对敌方的力量严重估计不足，对自己的力量则估计过高，认为胜利唾手可得，迫不及待地要把北伐计划付诸实施。他们不愿让辛弃疾等元老大臣分享“功名”，更不听从辛弃疾反对他们急躁冒进的告诫，于是在开禧元年的三月，先是借口辛弃疾荐举的通直郎张谠有不法行为，将辛降了两官；接着在该年夏六月，又进一步将他从国防第二线的镇江改知隆兴府；不久，更轻信臣僚的反映，说他“好色贪财，淫刑聚敛”（《宋会要》一〇三册《黜降官》十二），干脆让他退休回家。碍手碍脚的辛弃疾被踢开后一年，宋廷就正式下诏伐金了。结果如程秘

^① 袁桷《清容居士集》卷四十六《跋朱文公与辛稼轩手书》云：“稼轩开禧之际亦曰‘更须二十年’。阅历之深，老少议论自有不同焉者矣。”朱文公，朱熹。

《丙子轮对札子（二）》所记载的：“一出涂地，不可收拾：百年教养之兵一日而溃，百年葺治之器一日而散，百年公私之盖藏一日而空，百年中原之人心一日而失。邓友龙败，朝廷以邱密代之。臣（程秘自谓）从邱密至于淮甸，目击横溃，为之推寻其由，无一而非弃疾预言于二年之先者。”

辛弃疾不但在两年前对仓猝北伐的严重后果作了精确的预言，并且在北伐前一年所写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中再次提出过警告。然而韩侂胄及其倚重的人物非但不听辛弃疾的劝说和告诫，反而罢了他的官。等到出师大败，韩侂胄打算再次用兵，孤注一掷时，便又接二连三地敦请辛弃疾再度出山，以期挽狂澜于既倒。由于辛弃疾看透了韩的为人，当留他做兵部侍郎的诏令发出之后，他很感慨地对枢密院的同僚表示说：“侂胄岂能用稼轩以立功名者乎？稼轩岂肯依侂胄以求富贵者乎？”（谢枋得《叠山集》卷七《宋辛稼轩先生墓记》）便一再上章力辞新命，回到铅山。1207年秋，金廷明确提出要索取韩的脑袋作为议和的条件之一，韩更加慌了手脚，连忙发表辛弃疾为枢密院都承旨，希望辛弃疾立即去临安供职奏事，支撑危局，救他一命。诏命送到铅山时，辛弃疾已经病重，只得上章请辞。9月10日，度过68个春秋的一代民族英雄、爱国词人与世长辞了。据《康熙济南府志》卷三十五记载，辛弃疾在临终之际，仍高呼杀贼，足见他是怀着壮志未酬的悲愤离开人世的。

应该指出：在这一时期的前一阶段，由于种种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辛弃疾出仕的积极性并不很高。他的思想转折点，大概就在确知朝廷决意北伐，特别是在嘉泰四年正月受到宁宗召见，力陈用兵之利，得到韩侂胄的赞许之后。思想的转折，使他固有的爱国热情又重新沸腾起来了。及至与韩意见相左，无法实现他的雄图大略时，情绪才逐渐低落下来，归隐思想再度抬头。由伏而起，再由起而伏，是辛

弃疾这一时期思想发展的总的概况，我们研读他此一阶段词作时应该掌握这一脉络。如果片面地认为辛弃疾东山再起后思想情绪一直是昂然向上的，那就无法解释他在这段时间里为什么还写了一些情调比较低沉的词作。而且正如谢枋得《宋辛稼轩先生墓记》所说，辛弃疾“自甲子（嘉泰四年）至丁卯（开禧三年）而立朝署四年，官不为边闻（边境军事负责人），手不掌兵权，耳不闻边议（指朝廷对于北伐的讨论）”，因此他即使在知镇江府期间，心情也还是颇有苦闷的，从《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结拍“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数语中便可以窥见一斑。

以上我们依次剖析了辛弃疾一生各个阶段的历史背景、生活道路、思想状况等等，目的是从知人论世的角度，指出研读辛词过程中的一条必由之路，为全面、深入、具体地理解辛词的思想内容打下坚实的基础。

当我们运用知人论世这一文学鉴赏的基本原则去研读辛弃疾的具体词篇时，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正确对待文学和历史之间的辩证关系。

所谓“史”，既包括当时的时代背景，也包括作者的身世。了解史，有助于我们理解作品；研读了作品，也可以使我们更加形象地认识历史——两者的关系无疑是十分密切的。然而，史料只是客观事件的记录，何况封建时代的正史、野史，由于作者身份以及资料来源等方面的局限，它们所记录的历史事件，其真伪、详略都存有一定问题。如果我们采取形而上学的态度或纯历史观点，必然将史料与文学作品混为一谈，或以史证词，或以词证史，非得两者完全吻合不可，否则就以史非词，或以词非史，那就可能造成失之毫厘，谬以千里的结果。要避免这样的错误，一方面要对史料的真伪进行一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考证，尽可能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倘若各种史料对某

一事件记录详略不同，那就还需要将它们汇集一处，进行综合分析研究，再同作品互相印证。有关辛弃疾史料的搜集、整理、考订等工作，邓广铭先生在《辛稼轩年谱》、《稼轩词编年笺注》、《辛稼轩诗文钞存》和《辛弃疾（稼轩）传》等著作中，已经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另一方面，史料与艺术作品毕竟有着相对的独立性，前者只是史实的记录，“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而后者则是史实的形象化，它“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见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因此，我们就绝不可将两者完全混为一谈，更不可生搬硬套，不可错误地认为作品所写细节与史料不合，两者就毫无关系。譬如《鹧鸪天·有客慨然谈功名，因追念少年时事，戏作》上片前两句云：“壮岁旌旗拥万夫，锦襜突骑渡江初。”有人断言它并不是写的辛弃疾活捉张安国、率领大批反正义军南下之事，理由是，当时农民起义军的生活必然十分艰苦，战士不可能都穿上如此阔绰的锦制战袍（锦襜）。这一理由，征之当时义军的实际生活情况，无疑是正确的。可是，夸张乃是文学作品常用的手法之一，实际生活未必然，文学描写却是允许的。试与李白《越中览古》比较一下，便可悟出其中的道理：

越王勾践破吴归，义士还家尽锦衣。

宫女如花满春殿，只今惟有鹧鸪飞！

越王勾践的时代要早得多，在那时的生活条件下，大批战士消灭吴国凯旋之时，自然也不可能人人都穿上锦绣的战袍。但是在李白的笔下，却用了“尽锦衣”三个字。大家熟悉的唐人陈陶《陇西行》一绝中，同样也有“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貂锦丧胡尘”之句，它们同辛词“锦襜”一样，都是用的夸张手法，以达到渲染某种气氛的艺术目的。又譬如该词上片三、四两句：“燕兵夜妮银胡鞞，汉箭朝飞金

仆姑。”有人断言这也不是写的辛弃疾等人活捉张安国南下献俘之事，理由是，如果将上句解释为金将追击，下句解释为辛弃疾等还击，则《宋史》稼轩本传明明说是“金将追之不及”，哪里发生过什么战斗？其他有关史料也没有一字关于战斗的记载。从史实的角度来说，这一看法当然言之有理。但同样如我们在上文指出过的，一是诗，一是史，诗完全可以在基本史实的基础上进行合理的渲染和夸张，使之更典型，更理想。倘若依照那些拘泥于现实的观点来理解文学作品，那么“天台四万八千丈”（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李白《秋浦歌》）、“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杜甫《古柏行》）之类的诗句便都无法解释，而只能说是诗人的呓语了。又譬如《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一首，宋人罗大经《鹤林玉露·辛幼安词》认为：“盖南渡之初，虏人追隆祐太后御舟至造口，不及而还，幼安自此起兴。”有的人根据有关史料，发现金兵追隆祐太后，并未到达造口，因而怀疑罗说非是。其实金兵虽未追到造口，隆祐太后却的确逃到了造口，我们不能因为罗说同史料记载在个别细节上略有差误，就断言作者不是自此起兴。总之，倘若我们不能正确地对待史料与文艺作品之间的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辩证关系，就很有可能胶柱鼓瑟，失之眉睫，对作品产生错误的理解，影响对作者艺术匠心的领悟。

第二，尽可能弄清或探索作品的本事。

弄清作品的本事，对我们理解作品有很大的帮助，计有功《唐诗纪事》、张宗柟《词林纪事》等书就是出于这样的写作目的。有些作品，从题目上可以看出它们的本事；有些作品，从某些史料和作者其他的作品中可以探知它们的本事。这些都比较容易解决。难就难在有些作品看来确为某一具体事件而发，但由于史料缺乏、文字晦涩等原因，无法断定这一具体事件到底是什么，致使专家学者产生歧见，给

一般读者带来困难。其实有的歧见是可以消除的。譬如上面提到的《鹧鸪天》一词，有人认为上片写的是辛弃疾初次奉表南下而非辛弃疾后来献俘南归之事，他们申述的几条理由我们已在前文中作了辨析。他们还有一个理由，即上片第二句有一个“初”字。殊不知“渡江初”并不能理解为“初渡江”，“初”在这里只能作“当初”解，亦即用以回顾此次渡江前的一段经历。更重要的一点是，此词题目明言“有客慨然谈功名，因追念少年时事”。辛弃疾等人初次奉表南下，过程十分顺利，并未发生过什么惊心动魄的事情，与第二次活捉叛徒、献俘南归根本不能同日而语。二十余年之后作者追忆这段往事，自不可能舍大取小，弃重就轻。这是从题目联系作者生平有关行事来对作品本事进行综合探索的一种方法。又如《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中所写的本事到底是什么，学术界至少就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说认为作于与陈亮鹅湖之会后不久，内容是追忆在耿京部下时的生活情景；一说认为作于任福建安抚使期间，意在鼓励举进士第一的陈亮出仕，并争取任主将之职务。我们不能同意后一种看法，因为根据《宋史》陈亮本传及辛弃疾《祭陈同父文》等材料的记载，陈亮对出仕是采取积极态度的，无需辛弃疾敦促；辛弃疾所期望于陈亮的，是宰辅之任而非主将之职^①。前一看法比较近是，因为从全词的结构来看，前面大部分篇幅是追往，结拍才是伤今；而且词中所写军旅生活，按之辛弃疾一生事迹，也近于在耿京部下时的情景。退一步说，即使是泛写，也是建筑在这段充满战斗激情的生活基础之上的。这是从作品结构及其抒发的感情，联系作者生平的有关行事，来对作品本事进行综合探索的另一种方法。再如《祝英台近·晚春》一首，张端义《贵耳集》说是为怀念侍妾（吕婆之女）而作，邓广铭先生《稼轩词编年笺注》对此表示怀疑，是很有道理的。但此词开头有

^① 参见拙作《重读辛词三首续札》，载《南京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1期。

“宝钗分，桃叶渡”之句，明用王献之相送爱妾桃叶的事典。结合作者一生侍妾甚多，又时有将侍妾送走的确切事实，因此我们认为此词是为怀念去妾而作，与事实应该是相去不远的。这是从作品的结构、感情特别是用典等方面，联系作者日常生活中的一个侧面，来对作品本事进行综合探索的又一种方法。当然，可以采用的方法还有很多，这里不一一枚举。但，不管采用什么方法来探索作品的本事，最重要的一条，乃是既不能脱离作品本身的实际，又不能只抓住片言只语而不顾及全篇来任意生发，主观臆想。

第三，如何判断作品有无寄托。

比兴是我国诗歌常用的一种传统手法。作者在某些具体的、特殊的条件下，不便直陈其事，直抒其情，或者为了使作品在艺术上达到更加含蓄，更加蕴藉的目的，便调动种种手段，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情志，这样，往往言在此而意在彼，“似花还似非花”，既给读者造成了理解的困难，也使专家学者们为之争论不休——有的作品确有寄托，因为很难坐实，只好“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有的作品并无深意，却硬要疑神疑鬼，百般索隐。辛弃疾身为“归正”官员，种种不得已的苦衷，常常使他不能不在词中摧刚为柔，千回百折，加之他又特别喜欢“掉书袋”，在词中大量使事用典，这就更容易使人怀疑他的许多词篇都有着难以明言的寄托。对于这一问题，我们的看法是：①对于确难知其本事、无法断定有无寄托的作品，应该采取实事求是、就词论词的态度。例如《念奴娇·书东流村壁》一首，梁启超以为是写宋室南渡之感，1949年后的个别注本更进一步说什么作者满怀新仇旧恨，感叹岁月流逝，谴责南宋朝廷年复一年地坐失良机。这些都是毫无根据的凿空之谈，是仅仅抓住片言只语的任意发挥，迹近索隐猜谜，故绝不可从。其实从通篇的遣辞造语、篇章结构来看，这明明是一首怀念旧欢的艳词。所谓“旧恨”，指的是当年“此地曾轻

别”；所谓“新恨”，指的是双方如今俱已老大。不能一看到作者所写之恨极其沉痛，就神经过敏起来，硬要牵扯到民族矛盾上去。又例如《青玉案·元夕》一词，也有人力图挖掘其中隐藏的深意，以求证明这首词确有寄托。其实此词不过是写作者于元夕之夜追寻一位偏爱幽独冷清的女子，大体上还是属于艳词的范畴，而与政治无涉。这类例子还有一些，不再一一赘述。②清代谭献在其《复堂词话》中有这样一个颇为精彩的观点，即“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陈廷焯在其《白雨斋词话》中也有“各以意会可也”的意见。这就是说，不管作者在某些词作中是否有寄托，读者尽可根据自己的理解来展开联想；这种理解即使不合作者的本意，也没有有什么关系。我们认为，从读者本人来说，这样做当然完全可以；但倘若一定要将个人的理解甚至联想强加在作者身上，并以此昭示后学，那就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了。③在学术研究领域当中，可以而且应该本着百家争鸣的原则，对不同的观点展开讨论，进行探索，使真理愈辩愈明。但无论提出什么观点，总该做到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而绝不应毫无根据地主观臆断，采取非科学的态度。

第四，要注意从作者复杂、变化的思想感情中，理清头绪，抓住主要倾向。

我们已在前面介绍过，由于种种复杂多变的原因，作者在其一生后三个阶段中的思想感情常常是复杂多变的。我们必须在全面、深入地了解作者所处的时代背景，个人的具体经历，以及他所有的作品和它们之间的联系与区别的基础上，掌握作者思想感情发展变化的脉络，抓住其中最本质的东西。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就需要很好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武器，从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现象和本质等等方面，对具体作品进行具体的分析，亦即从宏观到微观的解剖和判断。譬如作者在退隐期间所写的作品中，

大量表现了他的消极避世思想。如果我们一概视之为假象或表面现象，那当然不符合作者的思想实际；然而倘若我们竟认为作者真的完全沉沦下去了，那也就无法解释为什么作者在同一时期内又写了那么多思想积极、感情奋发的作品，也无法解释为什么作者在晚年被起复后，很快就一反意兴颓唐、消极避世的态度，竭尽全力投入北伐的种种准备工作之中。又譬如对作者晚年从东山再起到忧愤逝世这一阶段的思想状况，也要作具体的、细致的分析：为什么开始时对出仕还抱着消极的态度；中间突然转变，在转变中仍有自己的苦恼；最后思想感情又复趋于低落。基于以上认识，我们在研读那些表现消极情绪的作品时，应该努力探索作者创作的思想根源和历史根源，有时尤其要注意作者是否故作愤激反语；既不能不指出其消极的一面，故意回护，也不能全盘否定，一棍子打死。关于这类问题，我们已在前面作了一些剖析，并将在后面有关作品的评析中加以介绍，这里就不再重复。

第五，正确理解祝寿、酬唱一类的作品。

这类作品，特别是向上司祝寿和在上司举行的宴席上所写的歌词，由于对象、场合的特殊性，其中的遣词造语以至思想感情都要求非常得体，符合作者的身份。例如《满江红·建康史帅致道席上赋》一首，通篇都是对史的赞美、期望和眷恋之词，可是个别注本却硬要将其中的某些词句理解为作者的自指或自喻。譬如发端“鹏翼垂空，笑人世苍然无物”两句，就被注为作者自喻，以此讽刺时无英雄；“袖里珍奇光五色，他年要补天西北”两句，又被注为作者自述其宏伟的抱负。这样一来，不仅上下文之间的意思全然无法衔接，而且更难以想象作者竟会以僚属的身份，在上司面前公然目空一切，大放厥词。之所以出现这样一些错误的理解，一是因为不懂得此类歌词的体制，二是因为注者有意处处拔高作者，三是因为注者断章取义，不顾全篇。这种错误虽然不多，也值得我们注意，并引以为戒。

第二部分 从探索艺术匠心的 角度来研读辛词

作为一位伟大的爱国词人，辛弃疾不仅在他的歌词中表现了渴望统一祖国的思想感情，也表现了他的高超的创作艺术技巧。辛弃疾在他的歌词中调动了各种艺术技巧，目的是更好地表达他的爱国思想感情，两者是一个有机结合的整体。1949年之后，许多人在论述古代优秀作家的作品时，往往侧重于分析它们的思想性而忽略了探讨它们的艺术性，这种片面的观点和做法，是很不可取的。

下面将就研读辛词的问题谈谈个人的一些心得体会。

一、研读作品前的必要准备

(一) 扩大有关历史资料的阅读面

在上一部分中，我们已对辛弃疾所处的时代背景，他一生的行事，以及这些行事背后的思想根源、历史根源等等，作了简要的介绍和剖析。同时，我们也从知人论世的角度出发，对研读辛词时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提出了一些意见。能不能说，阅读了这部分以后，就可以着手研读辛弃疾的具体词作了呢？我们的回答是亦可亦不可。

对一般读者来说，本书上一部分已经提供了一些最基本的材料和观点，循此以读辛词，是可以得其大要的。但，由于篇幅和体例的限

制，上一部分只能删繁就简，不可能将辛弃疾所处的时代背景和他的一生事迹面面俱到地加以胪述，对有志于深入钻研辛词的读者来说，还需要扩大视野，多读一些内容更全面、材料更丰富的资料。譬如说，为了详细了解辛弃疾所处时代的全貌，可以检阅《宋史》、《宋史纪事本末》、《三朝北盟会编》、《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以至今人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等等史籍中的有关部分；为了详细了解辛弃疾的一生事迹，可以检阅邓广铭先生的《辛稼轩年谱》、《辛弃疾（稼轩）传》等论著。另外，辛弃疾传世的作品并不止 620 余首歌词，还有不少诗和散文。为了顾及全人和全篇，在研读辛词之前，也有必要读读收在邓广铭先生辑校的《辛稼轩诗文钞存》中的其他作品，特别是他那些政论性的散文。这样的做法，类似战争中先扫清外围、后全力攻坚的战术，因为我们主要的目的还是为了更好地研读辛词。当然，所谓“扫清外围”，也绝不可能是一蹴而就、一劳永逸的，在研读辛词（亦即所谓“攻坚”）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还需要不断回头来翻检上述有关材料。如此循环往复，互相生发，直到豁然贯通，全局在胸。这是一个漫长的、艰巨的过程，需要下大工夫，花大气力。

（二）扩大有关文学史的阅读面

从我国文学发展的历史长河来考察，我们可以发现，任何一种文学样式，这一文学样式的各种流派，各种流派中的代表作家的出现，都不是偶然的、孤立的现象，其间的承先与启后，继承与发展，联系与区别等等方面，都有某种脉络、规律可以寻绎。任何作家，特别是名家、大家，他们在艺术上的成长过程，无论如何也离不开前贤以至时贤的沾溉和影响。

在本书的“引子”中，我们对词这种诗歌样式的兴起、流派以及

辛弃疾在歌词创作方面广采博收、转益多师等问题只是极其简要地提了一下，意在埋下伏笔，希望有志深入研读辛词的读者，注意到辛词在艺术上的渊源，从而进一步了解它们是怎样在继承前人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又有很大发展和创新的，它们在我国文学史特别是词史上究竟占据什么样的重要地位，它们对后代词家及其创作的影响如何，等等。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们当然不可能一下子就将张璋、黄畬编的《全唐五代词》、唐圭璋先生辑录的《全宋词》等书整个翻阅一遍，并做到熟悉、理解。这样做，必然浮光掠影、旷日持久，一时也难收到预期的效果。我们可以缩小范围，突出重点。譬如说，辛词也有特地注明是效《花间》体的，我们就不妨将赵崇祚编辑的《花间集》浏览一遍；有特地注明是效李易安体的，我们也不妨将王学初的《李清照集校注》翻阅一下。又譬如说，历代研究词史的人都认为辛词主要渊于苏轼，南宋初期爱国政治家赵鼎、李光、李纲、胡铨、张元干等人的词作又可以说是辛词的前驱，我们也应该将他们的词集作为重点来阅读一下。至于唐五代以迄两宋其他重要词人的作品，如果行有余力，还不妨将唐圭璋先生的《宋词三百首笺注》、龙榆生先生的《唐宋名家词选》、俞平伯先生的《唐宋词选释》、沈祖棻先生的《宋词赏析》等选、注、分析都比较精当的本子取以阅读，借以了解词史上重要作家及其代表作品的大致面貌。另外，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应该阅读一些词史和文学史（有关词的部分）著作，由点及面，掌握词的发展概况。这是又一场“攻坚”前的“外围战”。如同上面第一点所说的一样，这场“外围战”和尔后的“攻坚战”都需要循环往复，互相发明，而不可能是一蹴而就，一劳永逸的。

（三）研读方法的比较与选择

对上述材料比较熟悉，做到心中基本有数之后，我们就可以准备

攻读《辛稼轩词集》了。

辛弃疾词集的版本甚多，据唐圭璋先生《宋词四考·宋词版本考》（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汇集，即不下30余种之多（包括已佚的）。我们认为，自邓广铭先生的《稼轩词编年笺注》（以下简称《邓笺》）一书问世以后，其他各本辛词词集虽不能说是可以废而不观，但最多也只有一部分参考价值。研读辛词，可以径取《邓笺》作为范本。

研读辛词的方法一般有两种：一种是先选读辛词中的代表作品，然后由约趋博，以及全集。另一种方法是先广泛浏览全集，然后由博返约，取其精华，遗其糟粕。两者孰优，很难遽下定论。采取前一种方法的好处是，首先研读辛词中最精彩的部分，弄通之后，可以暂时中止，也可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扩大阅读面，比较适合一般读者的要求。缺点是日前出版的某些辛词选本，其选篇、注析未必尽如人意，在读者缺乏判断能力的情况下，很难不唯选注者的马首是瞻，有时不免以讹传讹。况且浅尝辄止，也易于以偏概全，误以为辛词之美尽在于是，辛词全貌即在于此。采取后一种方法的好处是，可以循序渐进，按照作品写作年代的先后依次阅读，既得以了解作者一生的创作道路，也得以观其作品的全豹，并在通读的过程中，充分发挥读者的主观能动性，先根据自己的鉴赏水平，判别精华糟粕，再与前贤今贤的观点互相比较，其同者可兴所见略同的快慰，其异者可作进一步探索的基础，或择其善者而从之，或就其不同意者争鸣之，不至人云亦云，毫无主见。由于邓广铭先生已为我们提供了《邓笺》这部在编年方面比较准确、在笺注方面比较翔实的巨著，有志研究辛词的读者，完全可以取作读本，并在此书成果的基础上加深拓广，精益求精。这种读法，当然需要假以时日，倘若意志不坚，半途而废，那还不如采取前一种方法，至少能够鼎尝一脔，管窥一豹。

总之，只要深思熟虑，持之以恒，上述两种方法都可以收到同样的效果，读者不妨根据自己的情况来作选择，并在实践中检验其效果，以便随时总结，及时改进。

二、研读作品的第一步 ——从字、词、句、章入手

古人的作品，因为距离现在年久日远等等原因，使用的词汇绝大多数都是当时的书面语言，语法结构与现代汉语又有不少区别，其谋篇布局也和当前通行白话诗文颇异其趣，以致今天的读者在阅读时，总不免要遇到文字障碍之类的“拦路虎”，影响我们对作品的具体理解。这种困难情况，古代诗歌较之古代散文尤有过之。诗歌篇幅较短，作家力图在短小的文字中纳入尽可能丰富的内容，常常采用比兴寄托之类的手法来抒情言志，因此，炼字炼句，用典用事，以至在行文中跳跃突进、形断神连的情况屡见不鲜。加之辛词特别喜欢“掉书袋”，又因种种顾忌不便直陈其事其情，初学者别说登堂入室，就是入门也殊非易事。所谓“入门”，就是扫清文字障碍，将作品的意思基本弄懂。达到这一起码的要求后，才能进一步探索作者的艺术匠心。

我们在前面说过，《邓笺》已为读者扫除了多方面的障碍。举凡事典的出处，作品的本事，写作的年代，以至舆地、交游等等，大抵网罗殆尽，详细繁富。读者据以研读，可免披检大量第一手资料之劳。但是，第一，这部巨著主要是以辛词的研究者为阅读对象，其笺注基本上只是征引古籍中有关部分的原文，很少更作类似古代的“疏”那样比较通俗的解释，这就给初学者带来相当的困难。第二，词句本身因为词律、艺术手法等等的要求，成分省略、文字倒装等等

情况非常普遍，限于体例，该书大都未予指出，这也给初学者带来许多的不便。第三，上下词句之间如何勾连照应，全词词意如何得到疏通，也不是《邓笺》一书的任务，读者即便弄懂了词的意思，了解了事典的出处，不一定就能准确理解全词。对初学者来说，这一困难较之前两者尤大。

怎样解决上述这些困难呢？我们认为总的原则应该是多读、多查、多思考，脚踏实地，锲而不舍。在这个问题上，是没有捷径可走的。现将个人在研读《邓笺》过程中的体会介绍如下：

（一）如何扫除字词障碍

《邓笺》征引的有关古籍文字中，就有不少艰深难懂的地方，需要首先解决，才能进而理解辛词词意。解决的办法和途径大致有以下几种：

1. 查阅《辞源》、《辞海》以及台湾编纂的《中文大辞典》等常用工具书

试举几例如下：

《浣溪沙·赠子文侍人，名笑笑》：“侬是嵌崎可笑人。”“侬”字《邓笺》未注；“嵌崎”一词只征引了《晋书·桓彝传》的一段有关文字，未作其他解释。检《辞源》，“侬”是吴方言，有“我”、“他（她）”两解。在此词中，“侬”应作“我”（作者自己）解。“嵌崎”，“高峻貌。……也以比喻人之杰出不群。”于是这句就可以豁然贯通了：我是一个特别可笑的人。

《水调歌头·寿赵漕介庵》：“千里渥洼种，名动帝王家。”《邓笺》只征引了《汉书·武帝纪》中的一段文字，读者对“渥洼”（wò wā）一词的意思可能仍不甚了了。检《辞源》：“渥洼，水名。在今甘肃安西县，党河的支流。《史记·乐书》：‘又尝得神马渥洼水中，复次以

为《太一之歌》。’后常以渥洼作为神马的典故。”这样一查，问题便全解决了：因渥洼在甘肃境内，距离江南甚远，故云“千里”。渥洼水中曾出神马，作者用以比喻、赞美赵介庵天生的神异资质。赵“于宣祖皇帝（按指宋太祖赵匡胤的父亲）为八世孙”，故称“渥洼种”，通俗一点讲，就是“龙子龙孙”的意思。

《水调歌头》“我饮不须劝”：“余发种种如是，此事付渠侬。”上句《邓笈》只征引了《左传·昭公三年》一段文字注明出处，下句未注。检《辞源》：“种种，发短貌。”“渠侬，他、他们。古吴方言。”两句联系起来讲，意思是：我的头发已经这样稀疏（意谓年纪大了），这种富贵的事情就让给别人吧！

还有一些字面并不艰深，似乎也未用典，读来仍觉费解的词句，也可以通过辞书得到正确解释。如《念奴娇·登建康赏心亭，呈史留守致道》：“宝镜难寻，碧云将暮，谁劝杯中绿？”《邓笈》未注。检《辞源》：“碧云，南朝梁江淹《江文通集》四《休上人怨别诗》（按‘休上人’前脱一‘拟’字）有‘日暮碧云合，佳人殊未来’之句……”《中文大辞典》：“绿酒，色呈碧绿之酒也。陶潜《诸人共游周家墓柏下诗》：‘清歌散新声，绿酒开芳颜。’……”由此我们可以领悟到，作者在这里是化用江淹诗句，意谓日已将暮，佳人（这里指侑酒的歌伎）未来，无人劝我饮酒以排遣愁思。

除了上面列举的几种普通辞书外，还可以检阅带有专业性质的有关工具书。词这种诗歌样式所用的词汇，有一些是其他样式的文学作品少用或不用的，这些用法特殊、释义有别的词汇，一般辞书往往不收，或虽收而没有按照词的特殊用法来作解释，这就需要检查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一类的工具书了。例如《摸鱼儿·观潮上叶丞相》：“朝又暮，悄惯得吴儿不怕蛟龙怒。”其中的“悄”字，《辞源》第三种解释为“完全，简直”，这是不错的，但仍觉不够传神。张相

《诗词曲语辞汇释》则云：“诘（悄、俏、峭），犹浑也；直也。”并举了辛弃疾这首词的上引句子作例，当“直是”解，就比较真切。又例如《沁园春·带湖新居将成》：“甚云山自许，平生意气；衣冠人笑，抵死尘埃。”甚，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云：“犹是也；正也；真也。词中每用以领句，与甚么之甚作怎字、何字义者异。”有些注者不察，往往将词中用作领字的“甚”误解成“为何”、“为什么”，就大错了。又如《南歌子·新开池，戏作》：“斗匀红粉照香腮。”《邓笺》未注。“斗”的释义，《辞源》只列战斗、比赛、遇合、凑集四义，皆与此词不合。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于“斗”的第四种解释云：“斗，犹对也。”则“斗匀”云云，即许多红莲如美女对着明镜般的池水在脸上涂抹脂粉之意。

应该指出，查阅辞书之类工具书，只能解决一部分问题，不可能解决辛词中所有字词方面的疑点、难点，这就需要我们借助其他的方法。

2. 借助今人和前人有关著作中直接或间接的注释

例如《贺新郎》“甚矣吾衰矣”：“回首叫、云飞风起。”《邓笺》仅引刘邦《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这只是从字面上的相同来作出处征引的，对作意的理解帮助不大。俞平伯先生《唐宋词选释》首引杜甫《同诸公登慈恩寺塔》“回首叫虞舜，苍梧云正愁”之句以释，可谓得之。盖此句前有“想渊明《停云》诗就，此时风味。江左沉酣求名者，岂识浊醪妙理”等句，后又有“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等句，则此句意谓，我虽回首呼唤古人，但古人已不可复见，唯有云飞风起，似来助我一发浩叹而已。又例如《满江红·江行，简杨济翁、周显先》：“佳处径须携杖去，能消几辆平生屐。”《邓笺》仅引《世说新语·方正篇》（按当为《雅量篇》）有关祖士少与阮遥集之事原文，

未对“两”作解释。辛词“两”作“两”，《世说》“两”作“量”，文字又复相异。不加解说，初学者必然感到困难。俞平伯先生《唐宋词选释》注云：“‘两’，亦作‘两’。‘两’、‘两’、‘量’，字通。‘几两’即几双。”读后疑窦便觉冰释。这是利用今贤有关注本可以补充《邓笺》不足的例子。目前坊间出版的其他有关选注本也可作为参考，但因质量颇有高下，阅读时应慎加采择。

利用今贤前贤间接注释以助理解的面就更广了。由于辛弃疾喜欢使事用典，于经史百家均有涉及，而这些有关著作，前人今人大都皆已作过注释，因此，采取借助有关注本中的有关注释以释疑的方法也很有必要。譬如辛词征引经书的部分，倘若对引文不能理解，可以重点检阅清代阮元主持校刻的《十三经注疏》和他编的《经籍纂诂》；征引诸子的部分，可以重点检阅《诸子集成》及其他有关诸子的注本；征引正史的部分，可以重点检阅有关的权威注本，如日人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唐人颜师古注和清人王先谦补注的《汉书》、南朝宋人裴松之注的《三国志》等。至于征引集部诸书的部分，种类更为繁多，举不胜举，只能就辛词中常取用事典的古籍撮其荦荦大者：东汉人王逸注、宋人洪兴祖补注的《楚辞》，今人王瑶编注的《陶渊明集》，南朝梁人刘孝标注、近人余嘉锡笺疏、徐震铎校笺的《世说新语》，唐人李善注的《文选》，清人王琦的《李太白诗注》，清人仇兆鳌的《杜少陵集详注》，清人王文诰的《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今人龙榆生的《东坡乐府笺》等等。相对来说，上举诸书比较常见。另外，坊间出版的一些有关选注本也可以参考，种类繁多，不能尽举。

（二）如何正确理解句意

扫除字、词解释的障碍以后，未必能够正确理解全句的意思。这

就需要我们考虑采取以下几种方法，由点及线，亦即在弄懂字、词释义的基础上，进一步弄懂每句的意思。

1. 利用作者其他作品互相印证以求释疑

例如前引《念奴娇·登建康赏心亭，呈史留守致道》“宝镜难寻，碧云将暮，谁劝杯中绿”三句，“宝镜”作何解释，《邓笺》未注。个别坊间选本注为“圆月”，联系上下文来看，终觉无根。检作者《念奴娇·西湖和人韵》有“谁把香奁收宝镜”之句，《水调歌头·盟鸥》有“带湖吾甚爱，千丈翠奁开”之句，《南歌子·新开池，戏作》有“有个人人，把做镜儿猜”之句，皆以镜喻水。赏心亭在金陵城西下水门上，下临秦淮河，故此处“宝镜”应即喻指秦淮河水。“碧云将暮”，河水暗淡无光，故云“宝镜难寻”。又此数句既暗用江淹诗（已见前），则与作者《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结拍“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搵英雄泪”的作意相似，可以互为解释。这是以作者他词来证此词的例子。《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上片有“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阑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之句。检作者《鹤鸣亭绝句四首》之一云：“饱饭闲游绕小溪，却将往事细寻思。有时思到难思处，拍碎阑干人不知。”两者也可互参。这是以作者之诗来证作者之词的例子。《摸鱼儿·淳熙己亥，自湖北漕移湖南，同官王正之置酒小山亭，为赋》有“长门事，准拟佳期又误，蛾眉曾有人妒”之句；《沁园春·带湖新居将成》有“秋江上，看惊弦雁避，骇浪船回”之句；作者退隐之后，反映对官场生涯仍有余悸的歌词更多。检作者《论盗贼札子》中有“臣孤危一身久矣……但臣生平则刚拙自信，年来不为众人所容，顾恐言未脱口而祸不旋踵”等语，足可互相证明。《贺新郎·同父见和，再用韵答之》换头云：“事无两样人心别。问渠侬：神州毕竟，几番离合？”检作者《美芹十论·自治》：“臣闻今之论天下者皆曰：‘南北有定势，吴楚之脆弱不足以争衡于中

原。’臣之说曰：‘古今有常理，夷狄之腥秽不可以久安于华夏。’”亦可彼此参证。这又是以作者之文来证作者之词的例子。要能够做到这一点，一是必须对辛弃疾的诗、文、词都比较熟悉，尽量做到融会贯通；二是应该在读辛词的过程中，遇有一时不能解决的疑点、难点，就立刻记录下来，以后带着问题反复阅读作者的其他作品，一个一个地加以解决；三是要善于思考，注意能否将作者诗、文、词中某些貌似孤立的现象联系起来，以求互相沟通，互相证明。

2. 掌握词律的基本知识，分辨句式是否倒装

诗词因为声韵格律等方面的要求，有许多作品常常采用倒装的句子，万一不察，就可能闹出笑话来。例如陆游七言律诗《书愤》首联云：“早岁那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如果我们不了解当时中原早已沦于女真贵族统治者之手的历史，又对律诗的平仄要求一无所知，那就有可能把第二句错误地解释为“我站在中原地区向北遥望时，胸中的气势像高山一样雄壮”。按之诗律，这句应为“平平仄仄仄平平”，要是按照实际意思改为“北望中原气如山”的话，就于律诗的平仄不合了。所以“中原北望”乃是“北望中原”的倒装。律诗是这样，词也有同样或类似的要求。试举辛词采用倒装句式的几个例子如下：

《沁园春·带湖新居将成》：“甚云山自许，平生意气；衣冠人笑，抵死尘埃。”甚，当是、正解，前面已谈过。云山，指栖隐山林。自许，自己以身相许，亦即有志于此的意思。衣冠，喻指士大夫，这里是作者自指。抵死，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云：“犹云分外也；急急或竭力也；亦犹云终究或老是也。”我们可以取“老是”这个较为传神的解释。尘埃，尘世，这里喻指官场。弄清字、词的意思以后，我们只要深入思考一下，便可发现按照意思顺序说来，应该作“甚平生意气，自许云山；抵死尘埃，人笑衣冠”，意谓：说真的，我平生

的志趣，本在于栖隐云山之间，现在老是恋栈官场，人们就会嘲笑我这个衣冠之士了。为什么作者不顺序写来，却硬要连续采用似乎十分“别扭”的倒装句呢？第一，词律平仄的要求。按之“沁园春”的词律，这四句应作“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仄平平。”第一句是一、四句法，第一字是“领字”。细心的读者一定会问：既然前两句平仄要求相同，何不径作“甚平生意气，云山自许”呢？这就牵涉到第二，对仗的要求。这四句是采用隔句对亦即“扇对”的形式，第一句的“云山自许”对第三句的“衣冠人笑”，第二句的“平生意气”对第四句的“抵死尘埃”。扇对是一种巧妙的对仗形式，擅长写旧体诗词的人常常加以采用。比如毛泽东《沁园春·雪》中，上片“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下片“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就都是用的扇对。辛弃疾此词下片“要小舟行钓，先应种柳；疏篱护竹，莫碍观梅”，也是如此。第三，押韵的需要。“埃”字韵脚，如果换为“冠”字，就不押韵了。第四，倒装句式，往往能使文字刚健挺拔，更有助于表达作者某种倔强不平之气。这方面的匠心，只有在多读古人优秀诗词作品之后，才能逐渐有所体会。

《满江红·山居即事》：“看云连麦陇，雪堆蚕簇。”意为“看麦陇连云，蚕簇堆雪”，因平仄、押韵、文字挺拔等要求倒装。

《念奴娇·瓢泉酒酣，和东坡韵》：“风月而今坚壁。”意为“而今坚壁风月”，因平仄、押韵要求倒装。

《满江红·和卢国华》：“濩落我材无所用，易除殆类无根潦。”意为“我材濩落无所用，殆类无根（之）潦易除”，因平仄、押韵要求倒装。

《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英雄无觅，孙仲谋处。”意为“无觅英雄孙仲谋处”，因平仄和突出“英雄”一词而倒装。

《沁园春·再到期思卜筑》：“喜草堂经岁，重来杜老；斜川好景，不负渊明。”上两句意为“喜杜老经岁，重来草堂”，因平仄、对仗（扇对）要求倒装。

《沁园春·灵山齐庵赋。时筑偃湖未成》：“看爽气、朝来三数峰。”意为“看朝来三数峰（之）爽气”，因平仄、押韵和衔接下文的要求倒装。

《水调歌头》“我志在寥廓”：“天地睹方圆”，意为“睹天地（之）方圆”，因平仄、句法（应为二三句法，不能一四句法）要求倒装。

《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遥岑远目”，意为“远目（‘目’用作动词，望）遥岑”，因平仄要求倒装。

《水调歌头·盟鸥》：“窥鱼笑汝痴计。”意为“（我）笑汝（指鸥鸟）窥鱼（乃）痴计”，因平仄要求倒装。

《沁园春·戊申岁，奏邸忽腾报谓余以病挂冠，因赋此》：“况抱瓮、年来自灌园。”意为“况年来、抱瓮自灌园”，因平仄要求倒装。

从以上所举例子来看，采用倒装句有多种多样的原因，最常见的是平仄、押韵、对仗和使词句健拔等方面的要求。在阅读辛词的过程中，如果发现句意不顺等现象，即可根据上述诸项原因，考虑作者是否采用了倒装句法，再进一步求得正确的理解。

3. 不受词律限制，按照文意断句

按照词律，每一个词牌的字数、句法、平仄、押韵都有较为严格的规定^①。后人为古代歌词断句，一般都是遵照这一规定，该顿处顿，该逗处逗，该句处句（凡韵脚处皆句）。但是在实际创作中，作者为了更有利于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更有利于文意的贯穿和文气的衔接，往往突破词律的限制，以至与断句发生龃龉。鉴于这种情况在古

^① 有些词牌，往往除习见的正体外，同时还有另一种甚至数种属于同调的别体，其字数、句法、平仄、押韵与正体颇有异同。

人的歌词中经常出现，所以有些普及性质的选本就按照文意采用新式标点，以便于读者阅读和理解。《邓笈》本的断句，大体采用传统的方法，用为读本，对初学者来说，容易造成一些困难，从而影响对作品的理解。略举数例于下，以见一斑。

《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阑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子”字是韵脚，所以采用句号。但按照词意，“江南游子”是主语，“把吴钩”两句是它的谓语，当一气读之，不可在“子”字处用句号停顿。“会”字后面的顿号按照词意也应去掉连读。

《摸鱼儿·观潮上叶丞相》：“朝又暮。悄惯得、吴儿不怕蛟龙怒。”吴儿之所以善于弄潮，正因为朝朝暮暮同潮水打交道，故两句中间以“悄惯得”三字补足。“暮”字叶韵，故句；按照词意，则应作逗号。“得”字后面的顿号也可省略连读。

《定风波·席上送范廓之游建康》：“但使情亲千里近。须信。无情对面是山河。”又：“寄语石头城下水。居士。而今浑不怕风波。”其中“近”、“信”两字与“水”、“士”两字都是韵脚，“河”、“波”两字也是韵脚，所以按照词律都要用句号。这是《定风波》词牌在词律上的特殊要求。按照词意，应作如下断句：“但使情亲千里近，须信无情对面是山河。”“寄语石头城下水，居士而今浑不怕风波。”

《醉翁操》：“长松。之风。如公。肯余从。山中。”按照这一词牌在词律上的特殊要求，“松”、“风”、“公”、“从”、“中”都是韵脚，为二、二、二、三、二句式。按照词意、文气，应一气读之，只在“中”字处句，意为长松的风好像您一样肯相随我在山中。

《念奴娇·戏赠善作墨梅者》：“彩笔风流偏解写，姑射冰姿清瘦。”按照词意，应读为“彩笔风流，偏解写姑射冰姿清瘦。”下句为押韵而倒装，意思是“偏解写姑射清瘦（之）冰姿。”

《满江红·中秋》：“美景良辰，算只是、可人风月。况素节、扬辉长是，十分清彻。”按照词意，应读为“美景良辰，算只是可人风月。况素节扬辉，长是十分清彻。”

《浪淘沙·山寺夜半闻钟》：“身世酒杯中，万事皆空。古来三五个英雄。雨打风吹何处是，汉殿秦宫？”按照词意，下面两句应读为：“雨打风吹，何处是汉殿秦宫。”

上述各类例子还可以举出许多，读者在阅读时应随时注意。要做到既了解词律，又能了解作者不受词律断句限制的地方，只有两条解决疑难的途径：一是查阅万树《词律》一类的工具书，二是多读词作，提高阅读和理解的水平，而后者尤为重要。

4. 注意句中的省略成分

旧体诗词与文言散文的较大区别之一，在于句中常常省略了一些成分，以求言简意赅，文字精炼。如果不注意省略了哪些成分，怎样恰当地加以补足，就有可能出现理解上的困难。稼轩词中这种情况很多，试举几例如下：

《满江红》“汉水东流”：“破敌金城雷过耳，谈兵玉帐冰生颊。”上句犹云破敌之金城，其速如雷声之过耳，中间省略了“如”字。

《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意为远眺遥岑，遥岑如玉簪螺髻的美女在献愁供恨，其中也省略了“如”字。

《江神子·别吴子似，末章寄潘德久》：“看君人物汉西都。”意为看君如汉西都之人物，同样省略了“如”字。

《沁园春》“有美人兮”：“春与猿吟秋鹤飞。”意为“春与猿吟，秋与鹤飞”，“秋”后省略了“与”字。“与”，有共、对之义。

《西江月·江行采石岸，戏作渔父词》：“白鸥来往本无心，选甚风波一任。”下句为“选甚风波，一任风波”之省，作者《丑奴儿》

(此生自断天休问)“君且归休，说与西风一任秋”之句可证。

《归朝欢·题赵晋臣敷文积翠岩》：“细思量：古来寒士，不遇有时遇。”下句为“有时不遇有时遇”之省，因为要强调“不遇”，所以前省“有时”两字。

类似例子尚多，不能一一枚举。

(三) 如何理清章法结构

现存词牌，仅据清人万树《词律》的搜集，即“为调六百六十，为体千一百八十有奇”（《词律》序）。《钦定词谱》所收，更“列八百二十六调，二千三百六体”（杜文澜《词律续说》）。在这些众多的词牌、词体中，绝大部分是分上下两片的双调。一般作者创作的歌词，大抵皆以双调为主。辛弃疾也是这样。因此，探索辛词的章法结构，就不能不从这一实际情况出发。

词的分片，最初是音乐的需要。上片与下片之间，本是乐段之间的间歇，而不是根据词意。但是作者倚声填词之后，为了更好地表情达意，两片往往“各司其职”，“分工合作”，从而构成互有联系的一首完整的歌词。通常习见的结构形式有以下三种：

1. 上片写景，下片抒情，或上片抒情，下片写景

试各举一例如下：

《声声慢·滁州旅次登奠枕楼作，和李清宇韵》：“征埃成阵，行客相逢，都道幻出层楼。指点檐牙高处，浪涌云浮。今年太平万里，罢长淮、千骑临秋。凭栏望，有东南佳气，西北神州。

千古怀嵩人去，还笑我、身在楚尾吴头。看取弓刀陌上，车马如流。从今赏心乐事，剩安排、酒令诗筹。华胥梦，愿年年、人似旧游。”上片描写奠枕楼高耸入云的壮观和登上楼头时所见的四方远景，下片转入抒写思隐和及时行乐之情。

《浣溪沙》：“父老争言雨水匀，眉头不似去年颦，殷勤谢却甑中尘。啼鸟有时能劝客，小桃无赖已撩人，梨花也作白头新。”上片在叙事中弥见作者同情农民之情，下片全用写景来烘托作者喜悦之情。这种写法在辛词中极少见。

2. 上片写昔，下片写今，或上片写今，下片写昔
试各举一例如下：

《鹧鸪天·有客慨然谈功名，因追念少年时事，戏作》：“壮岁旌旗拥万夫，锦襜突骑渡江初。燕兵夜娖银胡鞬，汉箭朝飞金仆姑。追往事，叹今吾，春风不染白髭须。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上片写活捉叛徒张安国献俘南归的往事，下片慨叹今日投闲置散的处境，用换头两句由昔过渡到今。

上片写今、下片全部写昔的结构在辛词中少见。《汉宫春·会稽蓬莱阁怀古》一首可以勉强纳入这一类型。其词云：“秦望山头，看乱云急雨，倒立江湖。不知云者为雨，雨者云乎？长空万里，被西风、变灭须臾。回首听、月明天籁，人间万窍号呼。

谁向若耶溪上，倩美人西去，麋鹿姑苏？至今故国人望，一舸归欤？岁云暮矣，问何不、鼓瑟吹竽？君不见、王亭谢馆，冷烟寒树啼乌！”上片写登临蓬莱阁时眼前所见大自然急遽变化的景象，下片由此追忆范蠡携西子遨游五湖及王羲之宴集兰亭、谢安隐居东山的历史，但“岁云暮矣”两句和末句则又折入现实。

3. 上片写人，下片写己，或上片写己，下片写人
试各举一例如下：

《水调歌头·汤朝美司谏见和，用韵为谢》：“白日射金阙，虎豹九关开。见君谏疏频上，谈笑挽天回。千古忠肝义胆，万里蛮烟瘴雨，往事莫惊猜。政恐不免耳，消息日边来。笑吾庐，门掩草，径封苔。未应两手无用，要把蟹螯杯。说剑论诗余事，醉舞狂歌欲

倒，老子颇堪哀。白发宁有种，一一醒时栽。”上片对汤表示赞美、慰勉、期望，下片自伤投闲置散，人渐老大。

《水调歌头·和信守郑舜举蔗庵韵》：“万事到白发，日月几西东。羊肠九折歧路，老我惯经从。竹树前溪风月，鸡酒东家父老，一笑偶相逢。此乐竟谁觉？天外有冥鸿。 味平生，公与我，定无同。玉堂金马，自有佳处着诗翁。‘好锁云烟窗户，怕入丹青图画，飞去了无踪。’此语更痴绝，真有虎头风。”上片写自己退隐之乐，下片预祝郑舜举能得到大用，并赞美郑出言吐语的天真可爱。

必须指出，作者按照上述三种结构模式创作的歌词，数量还是较少的。更多的作品在章法结构上却是不主故常，变化无端。对此，我们应努力做到具体作品具体分析。

除了从整体结构上来理解辛词的写法以外，还应该从一首作品中若干词句的互相呼应、联系、衔接来正确理解作者的真实思想感情。例如《念奴娇·书东流村壁》一首，上片写故地重游，追念旧欢，有“此地曾经别”这一感情沉痛的句子，为下片“旧恨春江流不尽”一句埋下了伏笔。“旧恨”句下，紧接着有“新恨云山千叠”之句，则用结末数句写双方俱已老大来加以补足。两句上连下挂，环环相扣，弥见结构的巧妙，也可启发读者对词意的正确理解。又如《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一首，换头有“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之句，有些注本误解为作者表示不愿像张季鹰那样贪图安乐而忘怀国事。之所以出现理解上的错误，主要原因在于不知这两句在词中承上启下的作用。上片先有“江南游子”一句，已为换头兴起乡思埋下伏笔。有家归不得，所以接下去才有“求田问舍”的念头，作退一步设想。如此理解，方能见出作者复杂矛盾的心理状态和作品在艺术上的千回百折。又如《汉宫春·会稽蓬莱阁怀古》下片，先写范蠡、西施之事已一去不复返，末写王亭谢馆俱已灭没于冷烟寒树啼鸟之中，中

间插入“岁云暮矣，问何不鼓瑟吹竽”之句写自己及时行乐之想，似乎突兀，实则上下勾连——前文引出，后文补足，以突出作者此时此地的真情实感。

一首优秀的词作，绝大多数都是由若干个长短句巧妙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就像一台机器一样，其中各部分的零件都是互相配搭，前后勾连的。至于零件之间如何配搭勾连，从整体来说，既有某些带有普遍性的规律可以寻绎，从部分来说，又有许多带有特殊性的方式方法需要作具体解剖。我们从章法结构的角度的去理解辛词，尤其要集中精力对后者进行探索。

以上我们分别从字、词、句、章几个方面谈了一些研读辛词入门的方法和途径。需要说明的是，这些方法和途径本身具有很大的普遍性，它们既适用于辛词，也适用于其他词人的作品。但它们乃是在前代词人创作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总结出来的，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说，也就是认识了大量个别事物的特殊的本质之后对矛盾的普遍性所获得的充分认识。如果在研读辛词的开始阶段注意它们同其他词人作品在形式方面的共同点，并以此作为入门的一个手段，我们就能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索辛词在艺术上有异于其他词人作品的特殊之处了。

三、研读作品的关键所在 ——探索作者独到的艺术匠心

辛弃疾的词作同唐五代两宋其他词人（特别是苏轼等豪放派词人）的作品相比，在艺术上自然有很多的共同点。即使那些与别人有所区别的独到之处，也离不开前代和同时代其他优秀作家的不同程度的影响。我们在探索辛词的艺术匠心时，决不能脱离这一个前提，误以为一谈到这位一生富有传奇色彩的伟大词人作品的艺术特色，就非

得把他看成是一位超凡入圣、脱离历史与现实的人物，将他词作的艺术匠心也说成是与其他优秀词人的作品迥然不侔。在艺术技巧的问题上，我们也决不应采取这种形而上学的态度。

所谓探索辛词独到的艺术匠心，我们认为应该着眼于它们在继承前人优良传统的基础上有些什么发展和创新，着眼于它们是怎样巧妙地调动前人业已创造的各种艺术技巧而自立机杼、自铸伟辞的，质言之，亦即探索辛词在艺术上广采博收，转益多师，经过个人的再创造，终于自成一家的创作经验。

对于这方面的问题，前代和当代的许多词论家已经作了不少从宏观到微观的探索，读者可以检阅前人词话之类的论著和今人的有关研究成果。前者比较集中在唐圭璋先生所编的《词话丛编》中，后者则散见于各种专著和报刊杂志上，读者可取以参考。在参阅的过程中，读者必然会发现，前贤、今贤的观点有基本相同者，有同中有异、异中有同者，也有大相径庭者。这就需要我们加以判断和抉择，决不可以一味盲从，毫无主见。要做到这点，还需要多读、多写。多读，就是广泛阅读其他词人和辛弃疾本人的作品，反复诵读，反复体味。多写，就是具有一定的填词的实践。如果没有一点创作的甘苦体会，要想正确、深入地理解作者的艺术匠心，那是十分困难的。读词而不会填词，就如学游泳只会背守则而不能下水一样，终究是雾里看花，隔靴搔痒。

现将个人在探索辛词艺术匠心中的几点心得体会介绍如下：

（一）从风格上探索辛词的特色

如前所述，倘若我们将历代词人作品的风格大别为婉约与豪放两派的话，那么辛词属于豪放派的范畴自是天下之公言，从古到今，并无异议。然而有如某些论者所指出的，婉约、豪放两派的划分，其本

身就存在着种种的缺陷，因为一则同被划归一派的词人作品，其风格也有千差万别；二则被划归某派的词人，他们本身的作品中就有不少在风格上与别派相近甚至酷似的；三则仅以两字来概括某一词派的风格，终觉捉襟见肘，难以贴切。尽管如此，我们认为在词派的划分上，与其细些，毋宁粗些。所谓“粗”，指的是在风格上的某种普遍性；只有在“粗”的基础上求“细”——同中有异的特殊性，才能兼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来探索各个作家的不同风格。另外，就具体作家而言，也可以从“粗”（风格的主要倾向）和“细”（风格的非主要倾向）两个方面来对其具体作品进行具体的分析。

探索一位大作家作品的风格，不但要研究形成这种风格的种种主客观因素，也要考察他与其他作家之间的异同。

历代词论家都认为，苏轼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词人中的两大代表人物。这既是就两人词作风格的类型相近而言，也是就两人词作本身的主要倾向来说的。诚如某些论者所说，苏轼词的风格，其主要倾向似乎更于飘逸、奔放、清新为近。所谓“其豪放亦止《大江东去》一词”（俞彦《爱园词话》）的说法固有夸张之处，大体上还较为接近事实。在《东坡乐府》中，婉转抒情的篇章毕竟占据了很大的数量。苏轼天分高绝，“每事俱不十分用力……词亦尔”（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下笔常“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许昂霄《词综偶评》）。平心而论，“放”则放矣，“豪”则未必尽然。虽然如此，他的作品确能在某种程度上“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胡寅《酒边词序》），同《花间》以来众多婉约词人相比，其风格意趣均有较大的差异。而辛弃疾词的风格，其主要倾向则似乎更于雄浑、慷慨、悲壮为近。陈廷焯《白雨斋词话》以为辛词“气魄极雄大，意境却极沉郁”，可谓道出了其中三昧。总之，苏、辛两人的词风，尽管有很大的差异，但比之传统的婉约派作品，确有很大的不

同，尤其是辛，这是一。拿苏、辛两人来作比较，则一气体高，一魄力大（陈廷焯语）；一旷，一豪（王国维语），只能说是同中有异，而不能说是大同小异，这是二。苏、辛两人都创作了不少与婉约派风格相近或神似的歌词，尤其是苏，这就使他们的作品呈现出十分复杂的情况，使读者感到扑朔迷离，从而产生认识上的混乱，这是三。

关于苏、辛词风异同的问题，学术界一直在作探索，迄今尚无一致意见。下面将结合这一问题，着重谈谈如何探索辛词的特有风格。

我们认为，上文提到陈廷焯对辛词的两句评语是十分中肯的，可以作为我们探索辛词风格的一个基础或出发点。

辛词气魄的雄大，任何人在通读《辛稼轩词集》之后都会产生这样的直感，为什么在气魄极雄大的同时，其意境又极沉郁呢？我们不妨从先天和后天两个方面来进行研讨。

1. 就先天而言

先天的亦即遗传的生理特征会给人的性格、气质等方面带来的巨大的、相对稳定的影响。例如仅就血型一端而言，不同血型的人，其性格、气质便常有相当的差异，科学家对此已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论断，并已为大量调查研究的事实所证明。不同性格、气质的人，在对待同一事件的态度、方法上，往往会有很大的歧异，有时甚至后天的实践也不能完全改变这种先天的秉性。

辛弃疾的性格、气质显然属于“阳刚”这一类型。陈亮《辛稼轩画像赞》云：“眼光有稜，足以照映一世之豪；背胛有负，足以荷载四国之重。”（《龙川文集》卷十）刘过《呈稼轩诗》亦云：“精神此老健于虎，红颊白须双眼青。”（《龙洲集》卷八）叛变分子义端被辛弃疾追获时，曾向辛求饶说：“我识君真相，乃青兕也，力能杀人，幸勿杀我。”（《宋史·辛弃疾传》）至于称赞辛弃疾“以果毅之资，刚大之气，真一世之雄也”（黄幹《勉斋集》卷四《与辛稼轩侍郎

书》),“辛幼安之才世不常有”(同上卷十一《与金陵制使李梦闻书》),“今日如此人物岂易可得”(朱熹《朱文公大全集》卷六十《答杜叔高书》)等等,更是众口一词,不一而足。这些赞语,或来自表面观察,或来自亲身体会,都与辛弃疾先天的性格、气质有关。他一生中之所以有那么多富有传奇色彩的、非一般常人所可企及的言论事迹,其重要的根源之一即在于此。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可能找到有关的科学数据来加以论证,因为那时的医学、遗传学之类还极不发达。我们只能运用现代科学的观点,来对上述历史材料作出一些推测和判断而已。

2. 就后天而言

在本书的第一部分,我们已对辛弃疾所处的时代特征,他本人一生的经历,作了概要的介绍和分析。在豪放派中,辛词风格之所以有异于苏轼,最重要的两点厥为时代不同和生活经历有别。苏轼生活的历史阶段,虽说国内各种矛盾都趋于尖锐复杂,但主要还是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对苏轼一生所产生的影响更为重大,他自己就是在新旧党争的漩涡中屡遭坎坷的。辛弃疾生活的历史时期,国内的主要矛盾是民族矛盾。这种矛盾的深度和广度,绝非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所可比拟。这是一场民族存亡、你死我活的大搏斗,不可能像北宋新旧党争中持不同政治观点的政治领袖之间那样,通过书信文字反复驳难(如司马光与王安石)之类的形式展开斗争,更不可能在斗争的过程中仍然保持着私人之间真诚的友谊^①。诚然,新旧党争后由政见不同发展到权

^① 王安石作《桂枝香》(“登临送目”),“东坡见之,叹曰:‘此老乃野狐精也。’”(《景定建康志》引《古今词话》)苏轼《和游蒋山诗》有“峰多巧障日,江远欲浮天”一联,王安石“抚几曰:‘老夫平生作诗,无此二句。’”(《苕溪渔隐丛话》)互相倾倒之意,可谓溢于言表。又苏轼曾去钟山拜访王安石,王殷殷约苏卜居秦淮。东坡感而作和诗云:“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潘子真《诗话》)类似的例子还有一些,可参阅《苕溪渔隐丛话》有关部分。

利之争，性质起了变化，苏轼也为此吃尽了苦头，但与民族矛盾仍然不能相提并论。矛盾性质的不同，对处于矛盾漩涡中的人物的影响也就有所区别。在宋代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斗争之中，失败者可以采取远祸之道以求全生（因为赵宋王朝的祖宗家法是誓不诛戮士大夫和上书言事人的），万一不幸，最多也不过是贬谪或罢官。苏轼是这样，辛弃疾也是这样。在宋、金之间的民族矛盾斗争之中，情况可就大不一样了。在女真贵族统治下的北中国，汉族人民倘若不愿做顺民，就只有走揭竿而起的抗争道路；即使委曲求全去做顺民，也是“有常产者困窶，无置锥者冻馁”，这是辛弃疾青少年时代亲眼所见、亲身体察到的冷酷实际，而苏轼却从未有过这样怵目惊心的感性认识。辛词气魄之所以极雄大，正是因为他有过青少年时代那段火热的斗争实践，以及由此形成的一腔忠愤之情。这也是他与苏轼词风颇有差异的重要原因。

苏、辛两人都在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漩涡中搏斗过，挣扎过，不过情况还有所不同。苏轼的矛头是针对新法实施中的种种弊端，其主要目的在于谋求社会安定，巩固赵宋政权；辛弃疾的矛头则是针对南宋当权者的苟安政策，其主要目的在于恢复中原，统一全国。前一种矛盾在某种情况下尚可调和，而后一种矛盾在某种情况下却难以调和。正因为如此，苏轼在斗争失败之后，能够主动采取回避的态度，容易接受老庄的处世哲学；而辛弃疾在抗金的方略屡遭当权者拒绝、抗金的种种准备工作屡次功败垂成的情况下，仍然对最高统治者抱有幻想，希望继续在官场上占据要路津，以期“事有可为，杀身不顾”，而行其志。就是在被迫退隐、对当权者失去信心之后，他还是慨叹着“南共北，正分裂”的现实，唱出了“男儿到死心如铁”的高歌；哪怕在理想一再破灭，希望濒于绝望之际，他也不过是借老庄的语言和思想的躯壳以遣愁思，暂求解脱，貌合而神离，从未与之真正融为一

体。这是苏、辛词风有所差异的又一重大原因。周济《宋四家词选序论》云：“苏之自在处，辛偶能到之；辛之当行处，苏必不能到。二公之词，不可同日语也。”如果用上面所作的剖析来加以考察，这一论断还是极其精当的。

正因为苏轼能超脱，能与老庄思想真正合拍，所以他的词作能放，能旷，能飘逸；辛弃疾要想忘世却不能忘世，欲求超脱而难以超脱，而为了用世，就必须争取最高统治者的青睐，为此又必须在坚持抗战的前提下，有所收敛，有所节制。加之“归正”官员的特殊身份和困难处境，更使他不能不在词中常常摧刚为柔，千回万转，意境沉郁，措语含蓄。

以上我们就探索辛词风格的方法和途径提出了一些意见，并作了简要的分析。下面再列举几首代表作品来作具体的剖析。

《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

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阑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搵英雄泪。

这是辛弃疾南归初期身为僚属时的代表作之一。上片借景抒情，从“献愁供恨”、“落日”、“断鸿”等词句可见，作者写的全是哀景。景语往往就是情语，由此引出“江南游子”以下五句。作者家在北方济南，如今身在江南，故自称“游子”。游子思乡，乃人之常情，为换头两句埋下伏笔。北方之人为什么来到江南做客？“把吴钩看了”一句，将答案暗寓其中。吴钩是用以杀敌的利器，作者自北徂南，目的正在于希望得到重用，横戈跃马，扫清中原，现在不能“操吴戈兮被犀甲”以与不共戴天的敌人周旋于沙场之上，而只能“看”，说明平

生之志未能实现，其满腔忧愤可想而知，这又为下片“可惜流年”三句埋下了伏笔。“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忧愤至极，乃有“阑干拍遍”的动作。“饱饭闲游绕小溪，却将往事细寻思。有时思到难思处，拍碎阑干人不知。”以诗况词，可知拍阑干的动作，交织着不堪回首往事和苦于无力改变现实的复杂心情。“阑干拍遍”仍不能排遣忧愤，最后只能一洒英雄之泪，为结拍埋下伏笔。以上几层意思只有作者自己能够体味，但不直说，仅以“无人会，登临意”两句了之，从艺术上说，似乎是为了留待下片分解，但下片却又欲吐不吐，似答非答：当年张翰想回家就弃官归里，自己却有家思归归不得，故云“休说鲈鱼堪脍”。既然有家归不得，只好作退一步设想——在江南“求田问舍”。然而立即又作了自我否定，暗寓“匈奴未灭，何以家为”之意，仍不直说，仅以“怕应羞见，刘郎才气”之句带过。这是为了压抑自己的真情而故作的吞缩之笔。横竖不是，前后不行，在进退维谷的情况下，满腔愁恨终该像火山爆发了吧？却又不然，而是用时光的流逝、景物的变化来暗寓家国之恨和身世之感。结拍拈出英雄，又复牵合美人一并言之，貌似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其实还是采用摧刚为柔的手法。

从以上解剖来看，我们不能不承认这是一位英雄所写的属于豪放一派的歌词，然而从它的表现手法来看，却是悱恻缠绵，沉郁顿挫，绝不拍案而起，声震屋瓦。谭献《谭评词辨》云：“裂竹之声，何尝不潜气内转。”陈洵《海绡说词》也说：“稼轩纵横豪宕，而笔笔能留，字字有脉络。”可谓知音。

下面再剖析一首作于任方面大吏时的《摸鱼儿·淳熙己亥，自湖北漕移湖南，同官王正之置酒小山亭，为赋》：

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惜春长怕花开早，何况落红无数。春且住。见说道、天涯芳草无归路。怨春不语。算只有殷勤，画檐蛛网，尽日惹飞絮。长门事，准拟佳期又误。

蛾眉曾有人妒。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闲愁最苦。休去倚危栏，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

这首词，或以为风格接近婉约，或以为词旨过于激切。持前一种意见的人似乎侧重从形式而言，持后一种意见的人则似乎侧重从内容而言，我们认为，当合两者而观之。前人对此词评得最中肯綮者，当推陈廷焯的《白雨斋词话》：

“更能消几番风雨”一章，词意殊怨。然姿态飞动，极沉郁顿挫之致。起处“更能消”三字，是从千回万转后倒折出来，真是有力如虎。

怨而怒矣，然沉郁顿宕，笔势飞舞，千古所无。“春且住”三字一喝，怒甚。结得愈凄凉，愈悲郁。

梁启超也说：“回肠荡气，至于此极；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艺蘅馆词选》引）在两人的评语中，“怨而怒矣”和“沉郁顿宕”、“回肠荡气”是关键之语。《诗大序》云：“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此词上片由惜春、留春到怨春，层层递进，借春去以隐喻国势的危殆，借蛛网胃絮以见作者力挽颓波之苦心。“春且住”三字，诚如陈氏所说，“一喝，怒甚”，但紧接着又以“怨春不语”四字加以缓和。总的来讲，上片重点仍在“怨”而非“怒”。到了下片，随着诗人感情的升华，相继出现了“蛾眉曾有人妒”以至“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这样一些遣词直率，几于大声疾呼的语句。但“千金”两句，仿佛一波方起，一波又平。“闲愁最苦”以下，又宛如悬崖勒马，青冥垂翅。所谓“沉郁顿挫”，所谓“千回万转后倒折出来”，都是指的辛词这种抑扬高下、吞吐开阖的特殊风格，而这种风格又是为由怨及怒、由怒复归于怨的感情所制约并为之服务的。归根结底，它的形式，仍然决定于作者的时代、身世、处境等等复杂的因素，我们已

在前面作过反复的说明和强调了。

任闽帅期间所写的《水龙吟·过南剑双溪楼》也是同类代表词作之一，不过更为凄厉，更为悲凉：

举头西北浮云，倚天万里须长剑。人言此地，夜深长见，斗牛光焰。我觉山高，潭空水冷，月明星淡。待燃犀下看，凭栏却怕，风雷怒，鱼龙惨。 峡束苍江对起。过危楼、欲飞还敛。元龙老矣，不妨高卧，冰壶凉簟。千古兴亡，百年悲笑，一时登览。问何人又卸，片帆沙岸，系斜阳缆。

发端突兀而起，大气磅礴。“西北”指中原地区，“浮云”暗喻女真贵族的黑暗统治。要扫除西北浮云，就需要倚天长剑。这表现了作者渴望廓清中原的雄心壮志。“人言”三句，进一步写跃跃欲试，下水取剑。“我觉”以下，顾虑顿生，未行即止。“风雷”、“鱼龙”可能皆以隐喻朝中阻挠抗战的权臣；“怒”、“惨”极写此辈气焰的嚣张。不是直陈其事其情，而是全用比兴手法，总结自己在宦海风波中不断搏斗、希望终于幻灭的惨痛经历。过片三句，再就眼前所见，悲叹壮志难申。“欲飞还敛”，亦犹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欻然欲求伸”，“青冥却垂翅”之意。“元龙老矣”以下六句，随即又以旷达之语出之。一纵一收，才纵即收，弥见沉郁顿挫之致。结拍借片帆于斜阳之中系缆泊岸的景物，隐喻多少在人生旅途中搏斗过来的志士仁人，于晚年被迫退隐，无从实现他们的千里之志的悲痛。由己及人，寓情于景，含蓄之至，蕴藉之至。

以上我们解剖了三首最足以代表辛词风格特色的词作，供读者揣摩，以便作全面深入的研究。这并不是说，辛词的风格仅限于此。它们之中也有一些风格清新、语言明快、直陈其事、直抒其情的作品。正因为如此，才可见苏、辛相近之处。但即使是这类歌词，与苏词相比，也终觉同中有异：一飘逸，一雄浑；一空灵，一厚重；一超脱，

一执著；一不甚用力，一用大气力……限于篇幅，这里不再举例进行比较，读者不妨参照上文剖析的路子深入钻研。另外，辛词既有异于苏词那种长江大河，顺流而下，一泻千里的基调，也不同于同时特别是后代某些虽有真情实感，但天分功力不足，只是一味豪纵，所谓能放不能收的词人的作品。至于那些至情、真气、功力均有不逮，而徒事形式上粗犷叫嚣的词作，更不能与辛词同日而语。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云：“后人以粗豪学稼轩，非徒无其才，并无其情。稼轩固是才大，然情至处，后人万不能及。”陈廷焯《白雨斋词话》也说：“辛稼轩，词中之龙也，气魄极雄大，意境却极沉郁。不善学之，流入叫嚣一派，论者遂集矢于稼轩，稼轩不受也。”这两段评论，对于有志比较辛词和其他豪放派词人作品的人来说，是很有启发意义的。《白雨斋词话》中还有一些具体的论述，语多精辟，可取以参考。

古代有成就的作家，或以“名家”、“大家”加以区别。名家大抵在某一方面有他人难以企及的专长，如王维、孟浩然特别擅长写山水，高适、岑参特别擅长写边塞之类。大家则以其作品内容广泛，风格多样，兼有博大精深之美，而尤为后世所推崇，如李白、杜甫等人。在两宋词坛上，辛弃疾不仅是名家，也是大家。其基调是雄浑悲壮，具有个人独特的风格；但他并不局于一隅，而是博采前贤，驾驭众体，这又使其作品风格多样化，于雄浑悲壮的基调之外，别有一部分“清而丽，婉而妩媚”（范开《稼轩词序》）的篇什，“其秣纤绵密者亦不在小晏、秦郎之下”（刘克庄《辛稼轩集序》）。这类作品，仅在题目中注明的，即有《丑奴儿近·博山道中效李易安体》、《念奴娇·赋雨岩效朱希真体》、《玉楼春·效白乐天体》、《河渚神·女城祠，效〈花间〉体》等。还有大量在风格上与婉约派相同或近似的作品，作者虽未注明是特地效法前代的哪一家，但我们却可以从它们的抒情达意、遣词造语等方面，明显地看出继承婉约派前贤的痕迹，例

如《生查子·山行，寄杨民瞻》之效法欧阳修，《临江仙》“春色饶君白发了”与“金谷无烟宫树绿”之效法晏几道等。必须指出，这类作品大都并非亦步亦趋，如方千里、杨泽民模拟周邦彦之纯然贗古，而是具有作者自己的真情实感，在风貌上也是不为前贤所囿的。例如《河渌神·女城祠，效〈花间〉体》云：

芳草绿萋萋。断肠绝浦相思。山头人望翠云旗。蕙肴桂酒君归。
惆怅画檐双燕舞，东风吹散灵雨。香火冷残箫鼓。斜阳门外今古。

上片发端两句，居然《花间》面貌；“山头”两句，却绝似屈原《九歌》风神；过片两句，又与《花间》神似；而结拍两句，则沉郁厚重，笔力千钧，全然不是《花间》所能牢笼的了。又如《祝英台近·晚春》一阕，后代词论家因其“昵狎温柔，魂消意尽”（沈谦《填词杂说》）而为之激赏。毫无疑问，这是一首甚至比婉约派词风更为婉约的作品，可是如果一定要指出此词是模仿婉约派中的哪一位词人的风格，恐怕难以确切回答。即如结拍“春归何处，却不解带将愁去”两句，俞平伯先生《唐宋词选释》便说：“前人诗词中类似本句者很多，如雍陶诗，李汉老、赵德庄词……”可见诗人构思，常有暗合之处，关键在于如何熔众长于一炉而自具面目，如《念奴娇·书东流村壁》这类作品，无论从内容或形式来看，似乎风格都于婉约为近，然而由于通篇之中蕴涵着一种几乎只可意会的真气、奇气，显示出辛词所固有的独特韵趣，你就很难将它划入婉约词章之中；陈廷焯《白雨斋词话》甚至认为它“悲而壮，是陈其年之祖”，仍然目为风格豪放之作，这也是片面的。至于《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之类作品，就更是婉约其貌，豪放其神，既兼包两大派之美，又逸出两大派之外，而为辛词所特有的了。总之，我们在研读辛词中这部分作品时，注意它的继承关系自然十分重要，但尤其重要的则是探索它们是如何发展前

人之所长而自成其独特面目的。

稼轩词中还有一些采用俚俗口语以写日常生活琐事的作品，可能是受柳永等人某些词作的影响。除了少数作品外，它们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大抵俱不甚佳，可以不作重点研读。

（二）从题材上探索辛词的某些写作规律

稼轩词中，酬唱、祝寿、送别等题材的作品占了全集相当大的篇幅。探索它们的某些写作规律，很有助于深入理解作者的艺术匠心。

总的来看，这类题材的作品大都不是无聊的应酬之作，而往往是借题发挥，借景抒情，或言在此而意在彼，或故作反语而突出真情的佳构。这与作者的身世、处境以及由此形成的千回万转、一波三折的词风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稼轩词中，有一部分是借酬唱、祝寿、送别来期望或勉励对方以规复中原为己任的作品。我们在研读这类题材的作品时，应该首先了解作者当时的身份；作者当时的处境；对方当时的地位；对方的出处大节等等情况，然后再进一步研究作者是怎样巧妙地调动各种艺术手法，来表达他的中心旨意的。

先让我们来解剖两首同时写于建康通判任上的祝寿、酬唱之作：

千里渥洼种，名动帝王家。金銮当日奏草，落笔万龙蛇。带得无边春下，等待江山都老，教看鬓方鸦。莫管钱流地，且拟醉黄花。 唤双成，歌弄玉，舞绿华。一觴为饮千岁，江海吸流霞。闻道清都帝所，要挽银河仙浪，西北洗胡沙。回首日边去，云里认飞车。

——《水调歌头·寿赵漕介庵》

鹏翼垂空，笑人世、苍然无物。又还向、九重深处，玉阶山立。袖里珍奇光五色，他年要补天西北。且归来、谈笑护长江，

波澄碧。佳丽地，文章伯。金缕唱，红牙拍。看尊前飞下，日边消息。料想宝香黄阁梦，依然画舫青溪笛。待如今、端的约钟山，长相识。

——《满江红·建康史帅致道席上赋》

写作这两首词时，作者的身份是僚属，对方是他的上司。赵介庵（名彦端，字德庄）当时是江南东路计度转运副使。转运使的全称为“某路诸州水陆计度转运使”，其官衙称“转运使司”，俗称“漕司”，负责人称“漕”，它的职权是负责计度本路的财赋、漕运钱谷；按察州县，荐贤举能；点检狱讼，疏理系囚；养兵捕盗，维持治安；救灾赈恤；考试举人。其职权范围包括一路的军、民、财、刑等各个方面，在一路之中，与帅（安抚使司）、仓（提举常平司）、宪（提点刑狱司）各司并立，同掌军政、民政、财政、司法等权，互不统属，而又彼此监督。史致道（名正志）当时是建康留守，兼沿江水军制置使兼提举学事。留守，古代皇帝巡幸、出征时，以亲王或重臣镇守京师，得便宜行事，称京城留守。其他行都、陪都亦有常设或间设留守的，多以地方长官兼任。建康是当时东南重镇，宋高宗曾到这里巡幸，有皇帝的行宫，故设留守担任最高长官。

当时辛弃疾南归不久，处于僚属地位，自然不可能实现他的宏图大略。为了达到规复中原的夙愿，他常常将这一希望寄托在他的上级身上，因而才写了以上两首作品。但赵、史两人的身份和出处仍有相异之处。赵是宗室，主临安府钱塘县簿时，“公卿贵人争识之，声名籍甚”，其后居余干，“日与宾客觞咏自怡，好事者以为有旷达之风”（均见韩元吉《南涧甲乙稿》卷二十一《直宝文阁赵公墓志铭》）。而史则在“高宗视师江上（时），上《恢复要览》五篇。车驾驻建康，言三国、六朝形势与今日不同，要当无事则都钱塘，有事则幸建康。诏下集议，从之”（《乾隆扬州志》卷二十八《人物门》）。

了解上述情况后，我们就可以进而比较两词在遣词造语方面的异同以见作者的匠心了。

先看《水调歌头》。“千里”两句，赞美赵是宗室中的佼佼者，点明其帝王家世，以示尊崇，非常得体。“金盞”两句，赞美赵曾受圣眷，奏草金盞，才思敏捷，文采焕然。“带得”三句，写赵从朝廷改任地方要职，春秋方富，风华正茂。“莫管”两句，切赵现任漕司之职，地方财物丰裕，足见赵能恪尽职守，故尽可饮酒赏菊，以享太平之乐。换头五句承“且拟”句来，更作进一步渲染，这是针对赵日常觞咏自怡，有旷达之风而发的。全词到此为止，全用俗意、俗笔，迹近阿谀奉承，歌舞升平。然而“闻道”句以下突作转折，便使以上俗意、俗笔顿时发出异样光彩，大有化腐朽为神奇的特殊效果。何以言之？盖此句以下，言朝廷已经准备北伐，预计即将召赵回朝参与此项大计，则你赵某既身为宗室，又声名籍甚，自当竭忠尽智，戮力国事，弦外之音，怎能总是流连歌舞，沉湎酒中呢？由此可见，“闻道”句以上，有些地方虽是从正面赞美，有些地方却是采用欲擒故纵的手法，从反面来为结尾激励对方之意作铺垫，但在遣词造语方面却是不落痕迹，不失寿词之体。这种旁敲侧击，言在此而意在彼的艺术匠心，很值得我们仔细玩味。

再看《满江红》。史致道是一位颇有胆识的大吏，与赵介庵家世不同，才具亦复有异。所以作者开门见山，依次歌颂史早年卓然特立，胸怀大志，其后立身朝廷，今又拱卫长江，希望他日后能以其雄才大略，扫清中原，统一全国。“且归来”两句，按照过去、现在、未来的时间顺序来写，应该紧接在“玉阶”句下面，现在采取类似倒叙的手法，一是为了突出“袖里”两句，二是为了衔接过片。换头三句承上落到现实，兼写史能武能文能歌。“看尊前”四句，再由现实写到未来，以宰辅之职寄厚望于史，与上片“袖里”两句相呼应。

“依然”句又由未来绾合现实，并勾连结拍收束全篇。通首笔法开阖自如，环环相扣，既根据史致道的具体情况突出期望之意，又紧贴自己的身份表达对史的眷恋之情。与《水调歌头》相比，弥见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匠心。

下面再解剖三首写于退隐期间的送别之作：

细把君诗说。恍余音、钧天浩荡，洞庭胶葛。千丈阴崖尘不到，惟有层冰积雪。乍一见、寒生毛发。自昔佳人多薄命，对古来、一片伤心月。金屋冷，夜调瑟。去天尺五君家别。看乘空鱼龙惨淡，风云开合。起望衣冠神州路，白日消残战骨。叹夷甫、诸人清绝！夜半狂歌悲风起，听铮铮、阵马檐间铁。南共北，正分裂。

——《贺新郎·用前韵送杜叔高》

相公倦台鼎，要伴赤松游。高牙千里东下，笳鼓万貔貅。试问东山风月，更著中年丝竹，留得谢公不？孺子宅边水，云影自悠悠。占古语，方人也，正黑头。穹龟突兀，千丈石打玉溪流。金印沙堤时节，画栋珠帘云雨，一醉早归休。贱子亲再拜，西北有神州！

——《水调歌头·送施枢密圣与帅江西。

信之讖云：“水打乌龟石，方人也大奇。”“方人也”实“施”字》

湖海平生，算不负、苍髯如戟。闻道是、君王着意，太平长策。此老自当兵十万，长安正在天西北。便凤凰、飞诏下天来，催归急。车马路，儿童泣。风雨暗，旌旗湿。看野梅官柳，东风消息。莫向蔗庵追语笑，只今松竹无颜色。问人间、谁管别离愁？杯中物。

——《满江红·送信守郑舜举被召》

杜叔高是一介布衣，以博学工文著称。施圣与曾知枢密院事，当时除知隆兴府、江西安抚使。郑舜举（名汝谐）正以信守被召往朝廷，是被作者目为“胸中兵百万”的俊杰。三人身份不同，才具有别，当时的处境及前途也各有差异。因此，《贺新郎》先赞美杜的诗歌创作，次叹息他的怀才不遇，再从杜的家世对杜他年必能得到施展表示期望和慰勉。“起望”句以下，则全写对时局的悲愤，仿佛离开了题目，其实乃是慨叹自己无用武之地，与杜叔高有才华而命途多舛相映衬。同是“佳人”，同样“薄命”，所以“看乘空”两句，既是慰杜，也是自慰。《水调歌头》所写施圣与的身世、遭际同杜叔高不同。施于淳熙十四年（1187）除知枢密院事，属于位高权重的宰辅大臣。十五年春，知泉州，除提举临安府洞霄宫，实际上是罢官并退居家乡上饶了。所谓“倦台鼎”，所谓“要伴赤松游”，即是委婉的说法，也同施本人的出处志趣相符（按施曾有“吾平生仕宦，皆任其升沉，初未尝容心其间，不枉道附丽”之语，见《宋史》本传）。而今起复来帅江西，当一面之任，故一面以“高牙”两句渲染其上任时仪仗之隆重，又以“试问”三句无疑而问的语气，将施比作东晋时谢安的东山再起。歇拍二句，落实到上任之地隆兴（今江西南昌）。下片前五句借信州（即隆兴）谶语赞美施为奇特之士，为下文先作辅垫。“金印”句预期施将来仍会入朝为相，“画栋”句用王勃《滕王阁序》中“画栋朝飞南浦云，珠帘暮卷西山雨”之句切隆兴，“一醉”句预写宴别施入朝后希望他赶快回到京师上任。结拍两句，期望施重膺宰辅期间，勿忘收复中原失地的君国大事。全词撇开自己，专写对方，与上首《贺新郎》的写法截然不同，这是因为施的身份、经历与杜叔高迥然有别，而作者当时又处于投闲置散的境地，如果插入个人的雄心壮志，就有将自己放在与施同等地位之嫌，显得很不得体了。郑舜举的情况同施圣与又有所区别。施是外放，郑则是被召入朝。郑不但

早为作者所推崇，比之为范仲淹式的人物，而且也得到过孝宗的赏识，孝宗曾亲书御屏曰：“郑汝谐威而能惠。”也许在辛弃疾看来，郑这次被召入朝，必能受到重用。因此临别赠以此词，在上片便直截了当地写下了“长安正在天西北”之句，希望郑得到大用后，即以恢复中原为己任；而到了下片，就只专写惜别之情，作为一般应景文字处理了。在这首词中，作者也未将个人雄心壮志插入，其原因同上词。

在稼轩词中，还有一部分是借酬唱、送别来寄托或抒发个人家国之恨和身世之感的作品。我们在研读时，应着重了解作者当时的处境；作者当时的思想状况；作者是怎样在词中从正面或以反语借题发挥的。

先让我们来解剖两首写于仕宦期间的送别之作：

落日古城角，把酒劝君留。长安路远，何事风雪敝貂裘？散尽黄金身世，不管秦楼人怨，归计狎沙鸥。明夜扁舟去，和月载离愁。功名事，身未老，几时休？诗书万卷，致身须到古伊周。莫学班超投笔，纵得封侯万里，憔悴老边州。何处依刘客，寂寞赋《登楼》。

——《水调歌头》

我饮不须劝，正怕酒尊空。别离亦复何恨，此别恨匆匆。头上貂蝉贵客，苑外麒麟高冢，人世竟谁雄？一笑出门去，千里落花风。孙刘辈，能使我，不为公。余发种种如是，此事付渠侬。但觉平生湖海，除了醉吟风月，此外百无功。毫发皆帝力，更乞鉴湖东。

——《水调歌头·淳熙丁酉，自江陵移帅隆兴，到官之三月被召，司马监、赵卿、王漕饯别。司马赋《水调歌头》，席间次韵。时王公明枢密薨，坐客终夕为兴门户之叹，故前章及之》

前首是送人，可能作于滁州任上；后首是被送，作于自江西被召入朝任大理少卿前夕。宋代以京官为贵，因此当时作者就仕途来说，应该算是得意的了，然而词中所表达出来的情绪却是悲愤甚至有点消极，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第一首，送人赴行都求仕。综观稼轩词中此类作品，一般都是以功业期勉对方，故这首词的上片先写挽留、惜别之意，换头五句便转而期望对方能像伊尹、周公那样“致君尧舜”上。而到了下片，则劝戒对方切勿学习班超投笔从戎，以期封侯万里。为什么作者重入相而轻出将呢？同作者平生素志尤相抵牾。这种反常的现象，只能从作者当时的处境来进行探索。作者在滁州任上曾有《木兰花慢》一首送范昂入京，全词基调同此词相近，中有“长安故人问我，道愁肠殢酒只依然。目断秋霄落雁，醉来时响空弦”之语。知滁州是一州最高长官，滁州又地处边境（所谓“边州”），如能奋其羽翼，当可建立类似当年班超那样的丰功伟业，这应该是作者梦寐以求的事情。然而朝廷一意苟安，致使作者虽然身在边州却无用武之地。在这种特殊的处境下，才有可能产生词中那种特殊的情绪。明乎此，我们便可发现，此词的艺术匠心，就在于借题发挥，故作反语，曲折地表达对朝廷苟安政策的不满，寄悲愤于自己的壮志难酬。所谓借题发挥，就是借送人来抒愤，前为客，后为主；所谓故作反语，就是将自己的真实思想隐去，故意说些违心的话，借以讽刺朝廷政策的失当。这种写作手法的效果，有时比直陈其情还要沉痛，值得我们玩味。

第二首，同僚为自己送行时的和作。按照一般情况，这类作品大多侧重抒写离情别绪，而此词却仅以“别离亦复何恨，此别恨匆匆”两句了之，其余部分全写自己在仕途上的艰难和打算退隐的消极情绪。即就仅写离别的两句而言，也是隐含着调动频繁，此次入朝只担任与规复中原了不相关的“闲职”，加之官场倾轧，难免受到排挤、

中伤之类的隐痛和忧惧。这同样是采取借题发挥的写作方法。与上首词不同的地方是，此词矛头从正面直指“孙刘辈”奸佞小人，而“但觉”句以下，则故作旷达反语，以寄托上述种种幽愤。作者一生以功业自许，岂肯在“醉吟风月”中打发日子，更不可能在三十八九岁的时候就效法既老且病的贺知章主动请求还乡。明眼人一望便知，这实在是违心的说法。正由于是违心之言，又故用淡泊的语气出之，就更觉难以为怀，更能见出作者的匠心。

这类词篇在作者被迫退隐后尤多，如《水调歌头·再用韵答李子永提干》、《满庭芳·和章泉赵昌父》、《行香子·博山戏呈赵昌甫、韩仲止》等等。作者退隐后的思想感情虽有所变化，主流则基本上仍是积极用世思想，绝非一味消极避世。我们在研读类似题材、类似思想感情的作品时，既要对本具体作品作具体的分析，也不妨参考以上两词解剖的路子，来注意作者有时是否借题发挥，故作反语，以求弄清作者思想感情的脉络，把握作者在艺术上的匠心。

在稼轩词中，以乡间为题材的作品也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数量不多，颇多佳制。这类作品有助于我们了解作者退隐期间思想感情的一个侧面。在研读的过程中，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第一，同苏轼那些脍炙人口的乡间词作比较，从而在深度和广度两个方面探索其间的继承与发展关系。这点，我们已在前面作过简略的提示，读者还可深入钻研。与此同时，我们又不妨将这类词作与同时代范成大晚年所作的《四时田园杂兴》60首和其他同样题材的诗歌如《催租行·效汪建》、《后催租行》等相比较，从而在深度和广度两个方面看到辛词的不足。第二，辛弃疾乡间词大体上是写农民生活、农业生产情况和作者与农民之间的交往几个方面。写农民生活，大多侧重和乐、闲适的一面；写农业生产，大多侧重丰收景象的一面；写与农民交往，则全是和睦、亲切的一面。作者为什么只是描绘农村一派和平

的景象，而没有像范成大那样有一部分农村诗作反映社会矛盾和农民生活的疾苦？这是因为作者在退隐期间的的生活比较优裕，因而对农村的艰苦缺乏更深、更全面的体察；作者走出污浊的官场，来到美丽、恬静的农村，接触了一些淳朴的农民，因而大有“此乐竟谁觉，天外有冥鸿”（《水调歌头·和信守郑舜举蔗庵韵》）的快慰。从这些方面深入到作者的内心世界，便可理解。第三，了解为什么这类歌词在艺术上都呈现出清新、明快的风貌，语言明白如话，绝少使事用典；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它们在细节上是如何描绘，从而体现出作者上述思想感情的。

以上我们只是对稼轩词中几种比较重要题材作品的艺术匠心作了一些概括的分析和提示。必须指出，尽管我们力图揭示作者某些带有普遍性的写作规律，但这决不意味着要求读者根据这个框框去硬套同样题材中的所有作品。作者并没有完全按照一个刻板的模式去从事各类题材歌词的创作，我们在研读时当然也不应该画地为牢，胶柱鼓瑟，将某些带有普遍性的条条框框强加在作者每首具体词作上面。在熟读深思的基础上，举一反三，特别是对具体作品进行分析，仍然是研读过程中不可须臾或忘的手段和方法。

（三）从结构、手法上探索辛词的匠心

范开在《稼轩词序》中指出：“虽然，公一世之豪，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许，方将敛藏其用以事清旷，果何意于歌词哉！直陶写之具耳。故其词之为体，如张乐洞庭之野，无首无尾，不主故常；又如春云浮空，卷舒起灭，随所变态，无非可观。无他，意不在于作词，而其气之所充，蓄之所发，词自不能不尔也。”我们在前面谈过如何理清辛词章法结构的问题，指出辛词在这方面固然有与歌词的传统写法相同之处，如上下片分写今昔、情景、对方和自己等，但大部分则是

“不主故常”，“随所变态”，没有固定模式的。因此，要从章法结构上探索辛词的艺术匠心，最重要的途径依然是具体作品具体分析。

但，这不是说在这方面就没有任何带有某些规律性的东西可供探索了。如果我们将辛弃疾的全部歌词作一番较为认真的考察，就不难发现其中有一部分精彩的作品，在章法、结构等方面还是有些轨迹可寻的。

1. 反衬及卒章显其志等手法的运用，使某些作品采取了不同寻常的结构

试看最典型的一例《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这首词不仅完全打破了上下片的界限，使全篇浑然一体，而且更为突出的是，结拍以上，纯写过去军旅生活，在遣词造语和塑造意境上，都是气势雄劲，场面壮阔；而结尾一句，却仿佛万丈飞瀑，从极巅之上突然陡落，跌入深壑之下。前者为后者铺垫，但不是从正面锦上添花，而是从反面来作衬托。前面把从军之“乐”写得愈加充分饱满，就愈加反衬出后面壮志未申、白发已生之“哀”的深沉绵长。

《满江红·题冷泉亭》一词也比较突出：

直节堂堂，看夹道冠缨拱立。渐翠谷、群仙东下，佩环声急。谁信天峰飞堕地，傍湖千丈开青壁。是当年、玉斧削方壶，无人识。山木润，琅玕湿；秋露下，琼珠滴。向危亭横跨，玉渊澄碧。醉舞且摇鸾凤影，浩歌莫遣鱼龙泣。恨此中、风物本吾家，今为客！

同上词一样，这首词也是打破上下片的界限，除结拍“恨此中”两句外，全写冷泉亭一带的风光景物和作者醉舞浩歌的情态，基调是欢乐

的，明快的。结尾两句，忽然用一个“恨”字领起下文，戛然而止，造成了怅恨无穷的效果。这说明，上面绝大部分篇幅所作的描绘、渲染，都是用的反衬手法，意在为结拍作充分铺垫，前为宾，后为主。

以上两首作品的结构之所以比较特殊，既是采取反衬手法的需要，也是为了达到以“卒章显其志”的手法来突出作者中心思想的目的。“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是白居易在《新乐府序》中提出来的，也是他的《新乐府》诸作惯用的一种写作方法。《新乐府》中的《红线毯》、《杜陵叟》、《缭绫》、《盐商妇》、《官牛》等等，常常在结尾一针见血地揭出时弊，加以鞭挞，贯彻了作者“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的主张。但是，白居易《新乐府》中诸作的卒章，大都写得十分质实、袒露，不够含蓄，缺乏余味。辛词在继承这一传统手法的基础上，变质实为空灵，化袒露为含蓄，给读者留下充分联想、思索的余地。比如《破阵子》结拍的“可怜白发生”，寥寥五字，就将作者二十余年的家国之恨和身世之感统统包孕其中，但一腔悲愤却转以貌似委婉的语句出之，其艺术效果较之用大声疾呼、剑拔弩张的表达方法更加扣人心弦，发人深思。《满江红》的结尾也有异曲同工之妙：中心思想是怀乡，这本属传统的主题。怀念早被敌人占领、欲归而归不得的家乡，其内涵就与一般乡思有了质的不同。何况所写的冷泉亭就在南宋京城临安的郊区，可见乡愁中包含着的国恨是多么的深长。这种沉痛的国恨乡愁，通过对冷泉亭一带景物的浓彩描绘，再用怨而不怒的笔调反跌出来，岂能不收倍增哀思之效。

采取这类手法的作品在稼轩词中并不罕见，读者不妨循此以求，举一反三。

从正面来烘托激情的作品在稼轩词中数量也不少。这是在古人作品中常用的一种手法，目的仍然在于加重所抒之情的色彩。只要处理

得好，同样也能创作出精彩的篇章。例如《祝英台近·晚春》就是以哀景写哀的一首典型词作，至今传诵不衰。《浣溪沙》“父老争言雨水匀”、《满江红·山居即事》、《清平乐·村居》等，则是以乐景写乐的代表作品，经常出现在有关选本之中，都为人们所熟知。这类作品的艺术匠心比较容易体会，但仍需从具体作品细节描绘的诸方面去作进一步研究，才能深得作者的用心。例如《浣溪沙》“父老争言雨水匀”一首，上片写农民反映今年风调雨顺，丰收在望，可免饥馑的欢乐，下片即以大自然的景物来烘托这种感情：“啼鸟有时能劝客，小桃无赖已撩人，梨花也作白头新。”啼鸟、小桃、梨花本属无情之物，作者因为受到农民欢乐情绪的感染，便觉得这些花鸟也在人们高兴的时候纷纷跑来凑趣了。这显然是模仿杜甫《春望》的拟人化手法。杜甫面对的是“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哀景，因而在他的笔下，花鸟仿佛也为国家的残破和作者的不幸而流泪，而悲哀：“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所写感情有哀乐之分，所用的手法则如出一辙。活学古人，异曲同工，这些地方值得我们仔细体味。

2. 象征和浪漫主义等手法的运用，使某些作品呈现出奇思壮彩般的不同意境

塑造意境，可以采取多种多样的手法。在词中运用象征手法，创造出种种意境，以寄托自己的情思，这方面辛词较之苏词尤有独到之处。我们在研读过程中，应该注意及之。

试看《汉宫春·会稽蓬莱阁怀古》：

秦望山头，看乱云急雨，倒立江湖。不知云者为雨，雨者云乎？长空万里，被西风、变灭须臾。回首听、月明天籁，人间万窍号呼。谁向若耶溪上，倩美人西去，麋鹿姑苏。至今故国人望，一舸归欤？岁云暮矣，问何不、鼓瑟吹竽？君不见、王亭谢馆，冷烟寒树啼鸟。

上片写景，下片抒情，因景起兴，即景生情，这种手法极为常见。如果我们以为作者的匠心即在于此，那就失之肤浅了。只要深入一步解剖，我们便可发现，上片所写的自然景物是动态的，不仅动，而且变——由“乱云急雨”顷刻之间变为“长空万里”、“月明”。下片由缅怀古人往事，到眼前的“冷烟寒树啼鸟”，也是动中有变。两相映衬，可见作者意在以自然界的急遽变化来象征社会人事的变化，从而表达人生短促，不如及时行乐的思想感情。由于象征手法的巧妙运用，使全词富有浓厚哲理意味，故所塑造的意境也不同凡响：上片奇诡壮阔，变化无端；结拍寥寥六字，又古直苍凉，低回掩抑，使读者大有以其境过清而凛乎其不可久留之感。

《汉宫春·会稽秋风亭观雨》也是巧妙地运用象征手法的一个例子：

亭上秋风，记去年袅袅，曾到吾庐。山河举目虽异，风景非殊。功成者去，觉团扇、便与人疏。吹不断、斜阳依旧，茫茫禹迹都无。千古茂陵词在，甚风流章句，解拟相如。只今木落江冷，眇眇愁余。故人书报：“莫因循、忘却莼鲈。”谁念我、新凉灯火，一编《太史公书》。

从自然界季节的转换，写到社会人事的代谢，然后突出作者的思归之情。由夏入秋，的确是写实；而从季节的变化联想到社会人事的变化，其中就含有某种象征意义，与单纯的即景抒情自有深浅之别。

《水龙吟·过南剑双溪楼》一词（见前引）更是运用象征手法获得成功的典型例子。“西北浮云”象征敌人霸占的中原地区妖氛弥漫，倚天长剑象征能够一扫阴霾的利器，“苍江”、“欲飞还敛”象征爱国志士受到压抑而不能奋其羽翮，“片帆沙岸，系斜阳缆”象征烈士暮年被迫退隐……而由此塑造的意境，或阴惨奇谲，或苍茫悲凉，使人魂悸魄动，怅恨无极，仿佛亲临其境，感同身受。

运用浪漫主义的写作方法来塑造艺术境界，寄托思想感情，在辛词中也不罕见。它们较之苏词也有其独特之处。请看《千年调》和《水调歌头》：

左手把青霓，右手挟明月。吾使丰隆先导，叫开阊阖。周游上下，径入寥天一。览玄圃，万斛泉，千丈石。钧天广乐，燕我瑶之席。帝饮予觞甚乐，赐汝苍壁。嶙峋突兀，正在一丘壑。余马怀，仆夫悲，下恍惚。

——《千年调·开山径得石壁，因名曰苍壁。事出望外，意天之所赐邪？喜而赋》

我志在寥廓，畴昔梦登天。摩挲素月，人世俯仰已千年。有客骖鸾并凤，云遇青山赤壁，相约上高寒。酌酒援北斗，我亦虱其间。少歌曰：“神甚放，形则眠。鸿鹄一再高举，天地睹方圆。”欲重歌兮梦觉，推枕惘然独念：人事底亏全？有美人可语，秋水隔婵娟。

——《水调歌头·赵昌父七月望日用东坡韵叙太白、东坡事见寄，过相褒借，且有秋水之约；八月十四日，余卧病博山寺中，因用韵为谢，兼寄吴子似》

前者在形式上摹拟《离骚》，但塑造的意境比较集中。作者幻想自己扶云挟月，以入天宫，不仅饱览了天上奇异的景物，还受到了天帝的款待和赏赐，最后仍因眷恋故乡，重返人间。作者在现实的环境中无法实现他的理想，因而企图神游天外，以求解脱苦闷。然而天上“虽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他还是不能忘情于现实，只好寄情泉石，同“嶙峋突兀”的苍壁结为朋友。着力描写奇妙的天上境

界，是为了突出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因而也就有力地反衬了作者执著于现实的思想感情。后者形神都是模仿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和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从“欲重歌兮梦觉”几句来看，也是因为理想不能实现而寄情于梦中仙境以求解脱；而梦醒之后，又回复到现实生活之中，苦闷之余，聊以有知友可与共语自慰，与前者以苍壁为友的构思颇有相似之处。作者另有《山鬼谣》一首，艺术构思，意境塑造，以及寄托的思想感情，同上面两首作品亦有异曲同工之妙，而风格则近于李贺。我们在研读这类作品时，应该通过归纳比较，看看它们是怎样效法前人，运用浪漫主义的手法来塑造不同意境，为抒发作者当时的思想感情服务的，它们之间有哪些共同之处，又有哪些相异之点，从而寻绎作者匠心之所在。

（四）从使事用典上探索辛词的特点

辛词喜欢“掉书袋”。对于辛词大量使事用典的得失，前人评论不一。总的倾向是褒多于贬。例如《词林纪事》引楼敬思云：“稼轩驱使《庄》、《骚》、经、史，无一点斧凿痕，笔力甚峭。”吴衡照《莲子居词话》云：“辛稼轩别开天地，横绝古今，《论》、《孟》、《诗小序》、《左氏春秋》、《南华》（按指《庄子》）、《离骚》、《史》（按指《史记》）、《汉》《世说》、选学（按指《文选》）、李（白）杜（甫）诗拉杂运用，弥见笔力之峭。”刘熙载《艺概》更云：“稼轩词龙腾虎掷，任古书中理语、廋语（隐语），一经运用，便得风流，天姿是何复异！”由此可见，辛词在使事用典方面的确有它的特色，研读辛词而不探索作者在这方面的艺术匠心，是不全面的。

对于这一问题，我们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来进行研讨：

第一，古人作品中使事用典的一个重要目的，在于使作品能在较小的篇幅内包孕着尽可能丰富的内容，力求做到言简意赅。辛词也不

例外。辛词中许多优秀的篇章，都是出于这一目的，而不是为了炫耀自己的博学。下面举一首颇有争议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来加以剖析：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怀古伤今是这首词的基调。其中既有家国之恨，又有身世之感。这些并不足以说明问题，因为他人也有类似内容的词作。此词在内容方面的特点更在于以下几个方面：①词中采取借古喻今的手法，接连涉及到孙权、刘裕、刘义隆等人的事迹。怀念孙权、刘裕，不仅仅是因为这两个历史人物都与京口有关，更重要的是借他们的英雄业绩来鼓舞人们抗金复国的斗志。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可以省略其中的一个呢？因为写孙权，意在突出他兵力虽弱，却摒弃投降政策，坚决抗击曹军；而写刘裕，则意在进一步突出他在北伐方面的功业。作者认为，在坚守的基础上出击，在充实自己的前提下北伐，才是一条正确的路线。②考虑到韩侂胄等人企图轻率北伐的政策极有可能导致失败，所以词在鼓舞坚定其抗战意志之后，又用刘义隆元嘉北伐失败的教训，提醒他们引以为鉴，不要重蹈历史覆辙。同时吸取历史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才能完整地表达作者当时对北伐的意见。③作者写过刘义隆北伐的教训后，回顾历史，面对现实，心情也是十分矛盾的。他何尝不希望北伐大计早日付诸实施呢？43年前，金主完颜亮大举南侵的往事仍历历在目，如今老百姓却在少数民族君长的佛狸祠下迎神赛会，民族仇恨似乎已经淡薄得很，再拖延下去，北伐的斗志岂不更加消磨了？④为了迅速而有把握地完成北伐大计，在作者看来，将应变

大计付之元老大臣乃是极端重要的一项用人政策，作者当仁不让，以廉颇自喻，希望能够得到朝廷的重用；当权者没有把他放在抗敌第一线的重要岗位上，这不能不引起他的慨叹和苦闷。试看：作者要将这么丰富的内容纳入只有104个字的篇幅之中，不大量使事用典，能够完整地表达出来么？由此可见，岳珂批评这首“微觉用事多耳”（《程史》），只是从形式上看问题；1949年后许多论者为了拔高此词，又多方肯定它的大量使事用典，这也是片面的。古人云：“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作者自知用事多是此词的一个缺点，“乃味改其语，日数十易，累月犹未竟”（《程史》）。但《程史》所载此词一部分文字与今本全然无异，证明作者最后还是本着“不以辞害意”的原则，基本未改甚至未动一字。范开《稼轩词序》所谓“果何意于歌词哉，直陶写之具耳。”“意不在于作词，而其气之所充，蓄之所发，词自不能不尔也”云云，正可移以说明此词“不能不”大量运用事典的根本原因。作者其他大量使事用典的作品，我们也可据此举一反三，连类及之。

第二，古人在作品中使事用典的另一个重要目的，是使作品更加生动，更加形象，这一点，辛词也同样不能例外。例如写恢复中原，统一全国的内容，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描述：

闻道清都帝所，要挽银河仙浪，西北洗胡沙。

——《水调歌头·寿赵漕介庵》

袖里珍奇光五色，他年要补天西北。

——《满江红·建康史帅致道席上赋》

我最怜君中宵舞，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

——《贺新郎·同父见和，再用韵答之》

举头西北浮云，倚天万里须长剑。

——《水龙吟·过南剑双溪楼》

写宦海风波，仕途险恶，我们又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描述：

长安车马道上，平地起崔嵬。

——《水调歌头·再用韵答李子永提干》

羊肠九折歧路，老我惯经从。

——《水调歌头·和信守郑舜举蔗庵韵》

四十九年前事，一百八盘狭路，拄杖倚墙东。

——《水调歌头·元日投宿博山寺，见者惊叹其老》
还堪笑，机心早觉，海上有惊鸥。

——《满庭芳·和章泉赵昌父》

写各种各样的人物，也常常如此：

破敌金城雷过耳，谈兵玉帐冰生颊。

——《满江红》

季子正年少，匹马黑貂裘。

——《水调歌头·舟次扬州，和杨济翁、周显先韵》

此老自当兵十万，长安正在天西北。

——《满江红·送信守郑舜举被召》

看取垂天云翼，九万里风在下，与造物同游。

——《水调歌头·庆韩南涧尚书七十》

以上词句写得都很生动、形象，这同它们巧妙而又贴切地使事用典有着密切的关系。

辛词无论写什么内容，都喜欢并善于使事用典，真可谓无意不可使事，无事不可用典；而运用得恰到好处，又无不收到生动、形象的效果。

第三，辛词使事用典的最大特色，在于使作品生动而含蓄地表现丰富复杂的内心活动，从而收到沉郁顿挫、余味不尽的艺术效果。这同作者的时代、遭际以及由此形成的思想感情有着最密切的关系，我

们在前面探讨辛词风格的时候已经做过分析。下面列举两首结构特殊、几乎全篇使事用典的作品以见一斑：

绿树听鹈鴂。更那堪、鹧鸪声住，杜鹃声切。啼到春归无寻处，苦恨芳菲都歇。算未抵、人间离别。马上琵琶关塞黑，更长门、翠辇辞金阙。看燕燕，送归妾。将军百战声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易水萧萧西风冷，满座衣冠似雪，正壮士、悲歌未彻。啼鸟还知如许恨，料不啼、清泪长啼血。谁共我，醉明月？

——《贺新郎·别茂嘉十二弟》

凤尾龙香拨。自开元、霓裳曲罢，几番风月？最苦浔阳江头客，画舸亭亭待发。记出塞、黄云堆雪。马上离愁三万里，望昭阳宫殿孤鸿没。弦解语，恨难说。辽阳驿使音尘绝。琐窗寒、轻拢慢捻，泪珠盈睫。推手含情还却手，一抹《梁州》哀彻。千古事、云飞烟灭。贺老定场无消息，想沉香亭北繁华歇。弹到此，为呜咽。

——《贺新郎·赋琵琶》

第一首全用历史上有关别与恨的事典。题目是送别茂嘉十二弟，实则借送别来抒发作者胸中的家国之恨与身世之感。词中所用的事典，全都涉及这两方面的内容，当不是偶然的。通首基调悲壮凄厉，也足以证明这一点。第二首的情况大体相同，也是借赋琵琶来寄托悲恨。陈廷焯《白雨斋词话》所谓“此词运典虽多，却一片感慨，故不嫌堆垛。心中有泪，故笔下无一字不呜咽”，洵非溢美之辞。家国之恨和身世之感不是直接表露的，而是通过大量事典的有机联缀曲折地传达出来，初读似乎近于晦涩，细品则意兴无穷，这正是形成辛词特殊风格的重要因素之一。辛词中许多感慨悲凉、委婉缠绵的优秀篇章，都可循此以求作者的艺术匠心。

除了上述几点以外，辛词在运用事典方面的匠心，还可以从借用、活用、化用等方面来加以探索。

所谓借用，就是借古喻今或托古讽今。这类例子甚多，如“汗血盐车无人顾，千里空收骏骨”（《贺新郎·同父见和，再用韵答之》），借用《战国策》中的两个事典，讽刺朝廷用人政策的失当；“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借用刘义隆草率北伐失败的史事，告诫当权者，吸取历史教训，等等。

所谓活用，就是借用事典的形或神而不拘于事典本身。例如“袖里珍奇光五色，他年要补天西北”，合用《淮南子》中《天文训》与《览冥训》两篇有关女娲炼石补天的神话，这里只取其神来表达恢复祖国统一的思想感情；“山河举目虽异，风景非殊”（《汉宫春·会稽秋风亭观雨》），原本用的是《世说新语》所载周顛等人新亭对泣、哀伤中原沦丧的故事，这里只取其形来写会稽与铅山两地山河虽异，风景相同，并没有多少特殊的深意。

所谓化用，就是暗用古人的诗句，加以变化、改造，为我所用。例如“拍手笑沙鸥，一身都是愁”（《菩萨蛮·金陵赏心亭为叶丞相赋》），暗用白居易《白鹭》“何故水边双白鹭，无愁头上也垂丝”诗句，但一经变化，便觉形神为之一新。“宝镜难寻，碧云将暮，谁劝杯中绿”，暗用江淹《拟休上人怨别诗》“日暮碧云合，佳人殊未来”之句。妙在化用自然，毫无痕迹，仿佛自出机杼，不假补借，这是运用事典臻于出神入化境地的典型例子。

活用、化用事典以表达情志，不仅要胸有万卷，而且更要化为自己作品的血肉。这是一种高超的艺术技巧，是好学深思加上才华的结晶。我们在研读辛词时不可不加留意。

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云：“稼轩不平之鸣，随处辄发，有英雄语，无学问语。”辛弃疾喜欢在词中用典，并非故意显示自己的博

学，也不是像清代有些诗人那样作诗喜言学问，甚至有意将“学人之言与诗人之言合”。但另一方面，辛弃疾少数词作也确有使事偏多、用典较僻的倾向，以致文字艰深，词意晦涩，读者难以通晓。

（五）从遣词造语上探索辛词的技巧

辛词雄浑壮阔，气势磅礴，论者、读者往往只注意它们博大的一面，而忽略了它们精深的一面；或者仅以“粗豪”目之，却不知其“粗”中亦有细、大中也有小的特点。即就遣词造语一端而言，人们总喜欢连篇累牍地拈出婉约词人作品中的警句、俊语以至一字一词，叹为工致，而于稼轩歌词，则似乎以为有篇无句。这是不符合辛词实际的。

诚然，稼轩词的生动、形象之处，主要并不在于一字一词一句的镂金错彩，警策精工，作者也没有有意识地多在这方面花大气力，下大工夫。但由于他“才情富艳，思力果锐”（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有着丰富的倚声实践，所以一出手便不同凡响，其遣词造语也往往在不经意中出现惊人之笔。

用警句来突出全词的中心旨意，是辛词常用的手法之一。例如《水调歌头·寿赵漕介庵》的“闻道清都帝所，要挽银河仙浪，西北洗胡沙”，《满江红·建康史帅致道席上赋》的“袖里珍奇光五色，他年要补天西北”，《木兰花慢·席上送张仲固帅兴元》的“落日胡尘未断，西风塞马空肥”，《满江红·送信守郑舜举被召》的“此老自当兵十万，长安正在天西北”，《八声甘州》“故将军饮罢夜归来”的“汉开边、功名万里，甚当时、健者也曾闲”，《贺新郎》“甚矣吾衰矣”的“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等等。这类词句不像婉约派词作中的某些句子，单独拿出来也容易使读者感到韵长语俊，例如晏殊《浣溪沙》的“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

柳永《雨霖铃》的“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晏几道《鹧鸪天》的“梦魂惯得无拘检，又踏杨花过谢桥”之类。这是因为一抒英雄之恨，一写男女之情，感情有阳刚、阴柔之分，琢语也就有豪放、婉约之别。过去，词以婉约为正宗的传统思想影响很大，是以词中的阴柔之美易为人们先入为主的审美观所接受，词中的阳刚之美则相对遭到冷落，以致豪放词作中许多具有另一种韵长语俊之美的警句也就不为人们所熟知。我们在探求辛词中的警句时，首先就必须摈弃这种不正确的正统观念。其次，在研读辛词的过程中，我们决不应该为探求警句而探求警句，而只能在读通全词、了解作者创作动机的基础上，再来看看作者为了表达他的中心思想而在作品中安排了哪些关键语句，这些关键的语句是怎样在艺术上来为表达作品的中心思想服务，又是如何勾连上下，照应前后，使全词形成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在辛词中往往有这样一些情况：有些作品，初读时，似乎平淡无奇，一旦发现警句，便顿觉全篇焕发出了异样的光彩；有些作品，初读时，已有天风海雨逼人之感，而警句的出现，仿佛锦上添花，更将此种感觉推向高峰。前者如《满江红·建康史帅致道席上赋》，全篇似乎都是言富贵，言功名，言声乐，尽管没有什么“俗忌之辞”，文字比较典雅，但当出现了“袖里珍奇光五色，他年要补天西北”之句后，再回过头来联系上下文以深入探求作者创作的动机和作品的中心思想，那种阿谀奉承的感觉便为之一扫而空了。因为所有对史的赞美之辞，都好像是百川汇海，为鼓励对方以规复中原为己任这一主旨服务的。后者如《贺新郎》，从发端“甚矣吾衰矣”开始，便觉奇警异常；而到了下片，更是愈转愈奇，乃至出现“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的高潮，用“回首叫、云飞风起”过渡，“知我者，二三子”煞尾，将前此地火运行般的愤懑，以火山爆发之势喷薄而出，华彩壮思，蔚为奇观。读稼轩词，也当于这些地方具体体味作

者的匠心。

辛词中还有一些写景状物的警句，或观察细致，或体物入微，或构思精巧，或琢语新奇，我们也不可放过。例如《清平乐·博山道中即事》云：“宿鹭窥沙孤影动，应有鱼虾入梦。”作者策马夜行，瞥见有一只栖宿的白鹭在沙洲上影影绰绰，于是设想它一定是在梦中看到了鱼虾，所以要去捕食。观察细致入微，构思出人意表却又在情理之中。《鹧鸪天·寄叶仲洽》云：“背人翠羽（翡翠鸟）偷鱼去，抱蕊黄须（黄蜂）趁蝶来。”其中“背”、“偷”、“抱”、“趁”四个动词下得极其生动形象，又两两互为照应，在带有幽默韵趣的两个特写镜头中，再现了明媚的大好春光。《鹧鸪天·和傅先之提举赋雪》云：“已惊并水鸥无色，更怪行沙蟹有声。”大雪纷飞，天地俱白，万籁寂静，惟闻雪片坠地时的窸窣之声。其实诗人并没有看见鸥鸟，也没有听见蟹行的足音，而是在极白极静的氛围之中作此联想，用以摹写静中有动的雪景罢了。两句无一字言雪，却将雪景写得极其生动形象。又《鹧鸪天·送元济之归豫章》云：“画图恰似归家梦，千里河山寸许长。”归乡情切，希望千里之遥的河山缩短为画图上一寸多长的距离，构思的新奇，几令人拍案叫绝。这类警句，置之婉约派词人的优秀词章中，也毫不逊色。作者似乎无意在这方面同他人争奇斗胜，也无意在这方面下大气力，无非是“随所变态”，偶露狡狴而已。但正由于在众多大气包举的雄浑之作中，间或出以精工缜密的细部描绘，便使人感到耳目为之一新——尽管从整体来说，这并非作者主要匠心之所在。

稼轩往往喜欢以文为词，词中常杂以文言句式和文言虚字。前人谓韩愈以文为诗，苏轼以诗为词；而以文为词的，恐怕辛弃疾最为突出。集中如《汉宫春·会稽蓬莱阁怀古》的“不知云者为雨，雨者云乎”，《满江红·山居即事》的“若要足时今足矣，以为未足何时

足”，《贺新郎》的“甚矣吾衰矣”、“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等等，就完全是散文的笔法。有少数作品，如《沁园春》“杯汝来前”、《沁园春》“杯汝知乎”、《哨遍·秋水观》两首、《哨遍》“池上主人”、《卜算子》“千古李将军”等，几乎通篇都是押韵的散文。对于以文为诗、以诗为词的得失，历代迭有争论；对于稼轩的以文为词，前人好像极少论到。我们认为，韵文和散文毕竟有所区别，全以散文的笔法写诗填词，是有损于诗词的形象化的；偶一用之，只要处理得当，倒反能增加诗词的气韵。由于稼轩天姿夙异，不可羁勒，不平之鸣，随处辄发，因此即使间有以文为词的地方，也能十分自然地表达出他胸中的一段真气、奇气，不但不能说是病，相反却更能加强作品的气势和韵趣。后人如果不具备这种先天的禀赋，后天的遭际和学力，徒然追求稼轩词中雄大的气魄，就很有可能着力摹拟其中以文为词之类的形式而流入叫嚣一路，虽竭力腾踔，终嫌矫揉造作，难臻自然沉郁的境地。所以我们在研读辛词的过程中，应该注意作者以文为词的地方是怎样缘情而发，又是怎样为表情达意服务的；哪些地方用得恰到好处，哪些作品由于过分散文化而有损于艺术表现，从而有所取舍，不随人短长。

前面说过，稼轩也往往喜欢以口语、俚语入词。这类作品大都寄兴不高，艺术性也较差。不过像《千年调·蔗庵小阁名曰卮言，作此词以嘲之》、《夜游宫·苦俗客》等少数篇章，其主题思想还是较为深刻，所揭露的现实还是比较典型的；《清平乐·村居》、《南歌子·新开池，戏作》之类小词，在清新的风格中也颇有些韵趣。对此，我们就不应因为它们的语言比较俚俗而全盘否定。

以上我们从入门到深造两个阶段谈了一些如何探索辛词艺术匠心的方法和途径，并且略举数例说明。前者侧重从普遍性的角度来掌握读词的几条必由之路，它们基本上也适用于阅读其他作家的词作；后

者则侧重从特殊性的角度，亦即从辛词本身所具有的特点出发。不升堂就不能入室；但升堂只是达到入室目的的手段，更重要的还是入室。室中琳琅满目的陈设，有的是主人所独有的，有的虽然“似曾相识”，却也带有主人自身的许多特点。我们在剖析辛词的艺术匠心时，主要就是选择这些方面来研讨。至于那些并不能显示辛词特色或并非辛词精彩之处的方面，我们就简略地捎带而过或存而不论了。

余 论

辛弃疾是一位杰出的民族英雄和伟大的爱国词人。知其人方可论其词，读其词更可想见其为人。他的歌词创作，承先启后，自成一家，对我国韵文特别是词的健康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他在抗金中的传奇般的事迹和在词作中表现出来的爱国热情，影响至今。他在文学创作中的贡献，也仍能成为现代文艺创作的借鉴。作为一位民族英雄，辛弃疾是不朽的；作为一位伟大的爱国词人，辛弃疾更是彪炳千古的。

1949年以前，历代的许多评论家已对辛弃疾及其歌词作了种种探索和研讨。1949年之后，研究辛弃疾及其歌词的论文和专著更如雨后春笋，争艳百花，其广度和深度远为前人所不及，在两宋词人的探讨中可算是最突出的一家了。但，由于辛词博大精深，在这方面的研究工作还有很大的余地，有待于我们进一步向纵深发展。例如：

第一，先天禀赋的气质对辛弃疾的一生行事及其歌词创作到底有哪些影响？曹丕《典论·论文》说：“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清”是俊爽超迈的阳刚之气，“浊”是凝重沉郁的阴柔之气。其后刘勰《文心雕龙·体性》所谓“才有庸俊，气有刚柔”、“风趣刚柔，宁或改其趣”，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所谓“刚柔迭用，喜愠分情”，清代桐城派古文家以阳刚阴柔之美分析文章，都是从作

家气质、个性的不同来探索各家独特风格的。尽管他们有时过分强调了作家个别的才性，忽略了作品风格的形成同作者后天的社会、艺术等方面的实践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但研究这一问题还是很有意义的。天赋气质对辛弃疾的创作有什么影响？它在辛词中如何具体体现？关于这方面的探讨，似乎还是一个空白点。

第二，庄子和陶渊明对辛弃疾的思想言行到底有什么影响？影响的程度如何？能不能说这些影响都是消极的？庄、陶两人对辛弃疾的影响有什么异同？这一问题对如何分析、评价辛弃疾退隐后的作品至关重要，过去的研究似乎还不够深入。

第三，苏、辛词的异同，已有一些论著涉及到了这一问题。它牵涉到宋词流派的区分、辛苏的继承发展关系等等方面，对于词史的研究也十分重要，值得我们作进一步的探讨。

第四，辛弃疾词、文、诗的综合立体研究领域尚待开发。论者或以为秦观的诗远远不及其词，辛弃疾也有这样的情况。这到底是什么原因？为什么在我国古代的作家中常有类似的情况出现？这都值得我们进行综合探索。

第五，使事用典、以文为词都体现了辛词特色的某些方面，其得失如何，仍需作深入具体的研讨。

其他如苏、辛词的影响及其分流情况，它们与同派、异派词作的得失比较等等课题，同样有着广泛开拓的余地。

限于水平和篇幅、体例，对于上述问题，我们或者只提了一些粗略的想法，或者没有涉及。前者只能说是抛砖引玉，后者则有待于广大专家学者另辟蹊径。

作 品 选

一、是编共选作品 101 首（另附陈亮词 3 首），约占稼轩现存词作的 1/6。

二、所选作品顺序悉依邓广铭先生《稼轩词编年笺注》（以下简称《邓笺》）。个别作品的编年笔者以为尚可商榷者，则在该作品的评析中略陈己见。作品断句基本依据词律。

三、入选作品除包括历来传诵的名篇外，还有少数在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并非佳构的词篇，目的在于使读者能够较全面地了解作者复杂的思想感情和作品多种多样的风格。

四、注释部分，主要参考《邓笺》，间附笔者的补苴。评析部分，兼顾作品思想、艺术两方面的特色。对于某些在理解上尚有歧见的作品，则陈述笔者己见，以供读者参考比较，择善而从。

五、根据本书性质，作品的注释、评析力求文字通俗，深入浅出。部分作品的某些词句即便使事用典，但与事典本身关系不大，或不知其所用事典亦不影响理解者，一般不注明出处。读者如欲追本寻源，可以检阅《邓笺》以及其他有关论著。

六、是编总论与作品选两大部分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阅读时请互相对照，互为补充。

七、限于水平，注释疏漏舛误、评析浅薄失当之处在所难免，希望读者参考其他有关论著，勿为是编一隅所囿。

满江红

建康史帅致道^①席上赋

鹏翼垂空，笑人世、苍然无物^②。又还向、九重深处，玉阶山立^③。袖里珍奇光五色，他年要补天西北^④。且归来、谈笑护长江，波澄碧^⑤。佳丽地^⑥，文章伯^⑦。金缕唱^⑧，红牙拍^⑨。看尊前飞下，日边消息^⑩。料想宝香黄阁梦^⑪，依然画舫青溪笛^⑫。待如今、端的约钟山，长相识^⑬。

【注释】

①建康，今江苏省南京市。史致道，名正志，绍兴二十一年进士。曾上《恢复要览》五篇，并建议高宗“无事都钱塘，有事幸建康”，被采纳。这时担任建康留守，所以词称之为“帅”。

②《庄子·逍遥游》：“有鸟焉，其名为鹏，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云。”这里用大鹏来比喻、赞美史致道，说他早年就高翔天际，傲视人世，与杜甫《壮游》“饮酣视八极，俗物都茫茫”意思相近。

③九重，天的最高处，这里代指皇宫。玉阶，殿前台阶，代指朝廷。山立，形容、赞美史致道曾像高山一般特立于朝廷之上。按史先前曾在朝廷任枢密院编修，故云。

④《淮南子·天文训》：“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

埃归焉。”又同书《览冥训》：“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这里用女娲炼石补天的典故，期望史致道他年能担负起收复中原、统一中国的大任。

⑤且，暂时。护长江，因为史致道当时任建康行宫留守兼沿江水军制置使，故云。波澄碧，喻指长江一带非常太平。谈笑，形容史致道很有才干，在从容不迫之间就能安然拱卫江防。与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羽扇纶巾，谈笑间、檣櫓灰飞烟灭”的写法相似。

⑥佳丽地，指金陵（即当时的建康）。谢朓《入朝曲》：“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

⑦文章伯，文坛领袖、诗文能手。用以赞美史致道。

⑧金缕，即“金缕衣”，古乐曲名。

⑨红牙，乐器名，即拍板、牙板，因系红色，所以说是“红牙”。

⑩尊前，筵席上。日边，喻指朝廷。两句意谓希望在饮宴听歌时能传来朝廷召史入朝重用的消息。

⑪宝香，香名，用鼎烧制，也称鼎香。黄阁，指丞相官署。

⑫画舫，画船。青溪，孙权时凿，发源于钟山，南接于秦淮河。以上两句的意思是：料想史他年做了宰相之后，依然留恋梦想在建康青溪泛舟吹笛之乐。

⑬端的，的确、实在。钟山，在建康东郊。末二句是说，就让现在同钟山约定，永远结为好友吧。

【评析】 这首词作于辛弃疾通判建康时。当时史正志是建康的最高负责人，作者是他的僚属，因此在席上赋词，不免要有赞颂对方的内容。发端总写，说史早年就有大鹏之志，不把世俗之人放在眼中，然后依次从史的经历、志趣、拱卫建康的功绩、在文学上的造诣等方面加以称美，最后一方面预祝史很快能进一步得到朝廷的大用，另一方面又设想史对建康仍然依恋不舍。“袖里”两句，可以说是“词眼”。作者身为下僚，

不能奋其羽翼，故将恢复中原的期望，寄托在屡向朝廷提出规复建议的史致道身上。这是作者的苦心所在，也从一个侧面充分表现了他的爱国主义思想。全词有了这两句，便摆脱了此类词作的俗套。在稼轩词中，很多寿词、送别之作、唱和之章，其内容和写法均与此词相类似，读者可以对照比较。

配合词的内容，作者采用了雄浑遒劲的艺术风格和秾丽形象的艺术语言。“佳丽地”两句、“金缕唱”两句和“料想”两句，按之词律，并不一定要求对仗，但作者都运用了这一句式，更使全词炫人眼目。“料想”句以下，设想史致道入朝后仍然梦想建康旧游之乐，并且现在就要与钟山约定永远结为好友。这样写法，既从正面表达了预祝对方不日升迁之意，也从揣测对方心理的角度出发，巧妙地表达了对史的眷恋之情。构思精妙，又极为得体。

有的注本将词中许多赞美的词句都理解为作者自喻、自指（如自比为大鹏、自称袖里有五色石以补天缺等），这是不了解当时此类题材词章的体制或不适当地拔高作者思想等原因造成的。

念奴娇

登建康赏心亭^①，呈史留守致道

我来吊古，上危楼^②赢得、闲愁千斛。虎踞龙蟠何处是，只有兴亡满目^③。柳外斜阳，水边归鸟，陇上吹乔木^④。片帆西去，一声谁喷霜竹^⑤。却忆安石风流，东山岁晚，泪落哀筝曲^⑥。儿辈功名都付与，长日惟消棋局^⑦。宝镜难寻^⑧，碧

云将暮^⑨，谁劝杯中绿^⑩。江头风怒，朝来波浪翻屋。

【注释】

①赏心亭，北宋丁谓所建，在建康城西下水门的城上，下临秦淮河，登高可以观览建康之胜。

②危楼，高楼。

③虎踞龙蟠，指建康这一古代帝王之都的气象。两句意谓：登临之际，已经看不到建康当年作为帝王之都的气象，触目只有历代兴亡（偏义复词，重点在“亡”）的遗迹。

④乔木，故国的象征。《孟子·梁惠王下》：“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吹乔木”前省略“风”字。

⑤喷霜竹，指吹笛。喷，吹气。霜竹，代指竹笛。黄庭坚《念奴娇·八月十七日同诸甥待月，有客孙彦立者善吹笛，有名酒酌之》结句云：“孙郎微笑，坐来声喷霜竹。”

⑥安石，东晋名相谢安的字。他晚年隐居东山（今浙江省上虞县西南），放情丘壑。后来被王国宝所妒陷。一次在孝武帝的宴席上，听到音乐家桓伊弹琴而歌：“为君既不易，为臣良独难。忠信事不显，乃有见疑患。”为之泣下沾襟，使孝武帝甚感惭愧。见《晋书·桓伊传》。这里用此事典意在抨击朝中嫉贤妒能的小人。

⑦“儿辈”句是“功名都付与儿辈”的倒装。公元前383年，前秦苻坚以百万大军犯晋，隐居东山的谢安派遣他的弟弟谢石和侄子谢玄大破敌军于淝水（即历史上著名的淝水之战）。捷报传来时，谢安正和客人下棋，了无喜色。客人问他，他才慢吞吞地说：“小儿辈遂已破贼。”见《晋书·谢安传》。

⑧宝镜难寻，参见本书 p51。

⑨碧云将暮，江淹《拟休上人怨别诗》：“日暮碧云合，佳人殊未来。”联系下句，暗含没有佳人来劝酒之意。

⑩绿，同醪，美酒。

【评析】 全词由登临赏心亭而兴发吊古伤今之情。以“吊古”为线索，以抒发“闲愁”为中心意旨，从而展开全篇。建康为六朝旧都，登高望远，不免会“发思古之幽情”，慨叹有关王朝都已成为历史陈迹，慨叹功名盛极一时的谢安也曾被朝中小人所诬陷。作者联系当时南宋王朝偏安江南、群小当权、统一维艰的局面，怀古伤今，不觉“闲愁”千斛，难以自抑。这首词是呈给史致道的，同上首词一样，仍然隐含着作者对史致道殷切期望的弦外之音。

词的基调悲愤沉郁。“柳外”三句，以哀景烘托兴亡之感；“江头”两句，又以悲壮之景映衬怫郁之情，都能臻于情景交融的境地。读者当于此处体味作者的匠心。又“碧云将暮”两句，暗用江淹诗句，说的是佳人未来，无人劝我饮酒消愁，与作者另一首《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结拍“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搵英雄泪”三句手法相似，可互参。

千 秋 岁

金陵寿史帅致道，时有版筑役^①。

塞垣秋草。又报平安好^②。尊俎上，英雄表^③。金汤生气象^④，珠玉霏谈笑^⑤。春近也，梅花得似人难老^⑥。

莫惜金尊^⑦倒。凤诏看看到^⑧。留不住，江东小^⑨。从容帷幄去，整顿乾坤了^⑩。千百岁，从今尽是中书考^⑪。

【注释】

①版筑役，《嘉定镇江志》卷十八记载，史正志除集英殿修撰知建康府，“陛辞论三事”，其中之一就是“修筑城壁”。《景定建康志》卷二十记载：“绍兴初，略加修固。乾道五年，留守史正志因城坏复加修筑，增立女墙。”版筑役即指整修建康城墙之事。

②塞垣，边疆。两句是说，今年秋高马肥的季节，敌人又未敢入侵，边境安然无事。

③尊俎，宴席。英雄表，英雄的气概。这里用以赞美史致道。

④金汤，坚固的城池。这里指金陵。此句切题，意谓史致道整修城壁，使金陵这座金汤之城更为生色。

⑤这句是“谈笑霏珠玉”的倒装。霏，细雨貌，此处用作动词，意谓史致道在席上的谈笑好像珠玉纷纷飘落。

⑥得似，即“怎得似”，哪能像。此句意谓春天快到，梅花哪能像史致道那样青春长驻呢。

⑦金尊，酒杯。

⑧凤诏，朝廷的诏命。晋陆翊(huì)《邺中记》：“石季龙(虎)皇后在观上，有诏书五色纸，著凤口中。凤既衔诏，侍人放数百丈绋绳，辘轳徊转，凤凰飞下……”（《初学记》三十）看看到，很快就要来到。

⑨江东，这里指金陵一带。两句的意思是说，江东太小，留不住史致道这样的大才。

⑩帷幄，这里指决策的地方。整顿乾坤了，指收拾山河，完成祖国统一大业。

⑪中书，即中书令。指宰相。《旧唐书·郭子仪传》：“授中书令，考二十有四。”言为中书甚久，曾历考二十四次。两句意谓史致道能高寿，又将能一直位居宰辅。

【评析】 这是一首寿词。寿词并不局限于向对方祝寿，也可用于一般的祝贺。张炎《词源》云：“难莫过于寿词。倘尽言富贵则尘俗，尽言功名则谀佞，尽言神仙则迂阔虚诞。当总此三者而为之，无俗忌之辞，不失其寿可也；松椿龟鹤，有所不免，却要融化字面，语意新奇。”此词内容与前选《满江红·建康史帅致道席上赋》相似，“从容”两句是中心旨意所在。有了这两句的内容，就与一般寿词只在富贵、功名、神仙范围内遣词造语者有所不同。全词文字质朴老到，而以“金汤”两句和“从容”两句对仗稍加点染。

满江红

题冷泉亭^①

直节堂堂，看夹道、冠缨拱立^②。渐翠谷、群仙东下，珮环声急^③。谁信天峰飞堕地，傍湖千丈开青壁^④。是当年、玉斧削方壶^⑤，无人识。山木润，琅玕^⑥湿。秋露下，琼珠滴^⑦。向危亭横跨，玉渊澄碧^⑧。醉舞且摇鸾凤影^⑨，浩歌莫遣鱼龙泣^⑩。恨此中、风物本吾家，今为客^⑪。

【注释】

①冷泉亭，在杭州西湖飞来峰下，唐刺史河南元夔（yǔ）建，刺史白居易记，刻石亭上。

②直节，正直的气节。堂堂，庄严、正大貌。冠缨，古代朝廷官员

的帽饰，代指尊贵的朝官。两句形容去冷泉亭的途中，夹道拱立着许多仿佛具有庄严正直气节的朝官似的松柏之属。

③群仙，指谷中的许多股泉水。珮环，古代大家女子佩带的玉制饰物，行走时发出清脆悦耳的声音。这里形容泉声。

④相传飞来峰是从中天竺国灵鹫山飞来的一座小岭。因靠近西湖，所以说是“傍湖”。

⑤方壶，传说渤海东边的五座仙山之一。

⑥琅玕，指竹。

⑦琼珠滴，指秋露如琼玉之珠下滴。

⑧危亭，高亭，此指冷泉亭。玉渊，指亭下的溪涧。

⑨这句是说，作者醉舞的身影，倒映在流动的涧水之中，好像鸾凤翩飞一般。

⑩遣，让、使、教。鱼龙，作者想象中的涧底灵物。按陇县有鱼龙川，中出五色鱼，俗以为龙，见《水经注》。

⑪两句意思是说，冷泉亭一带的风光景物同我的家乡济南非常相像，可恨我如今却在异乡作客。

【评析】 这首词在艺术上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多用联想和形象比喻的手法，如将夹道林木、谷中流泉拟人化，将飞来峰想象为玉斧所削的方壶山一角，将秋露比作琼珠，将醉舞的身影想象、比喻为鸾凤翩飞等等。这就比纯用赋的直陈其事的手法更加生动形象。二是打破词上片写景、下片抒情的一般写法。全词以绝大篇幅写景，以“醉舞”两句过渡，以末二句抒情，并画龙点睛地揭示作者写作此词的中心旨意，这显然是继承白居易《新乐府》“卒章显其志”的写作方法。三是运用反衬手法。写景部分，多用浓笔：“山木润”四句隔句相对（即所谓“扇对”），“醉舞”两句又复对仗。将冷泉亭一带的“风物”写得愈加有声有色，就更能反衬出卒章所揭出之“恨”的深长。王粲《登楼赋》云：

“虽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结拍化用其意。

念奴娇

西湖和人韵^①

晚风吹雨，战新荷声乱，明珠苍璧^②。谁把香奁收宝镜^③，云锦周遭红碧^④。飞鸟翻空，游鱼吹浪，惯趁笙歌席^⑤。坐中豪气，看君一饮千石。遥想处士风流，鹤随人去，已作飞仙伯^⑥。茅舍疏篱今在否，松竹已非畴昔。欲说当年，望湖楼下，水与云宽窄^⑦。醉中休问，断肠桃叶消息^⑧。

【注释】

①和韵，用对方作品同一韵部的字押韵。

②明珠苍璧，比喻落在荷叶上的雨点。

③香奁，古代妇女盛梳妆用品的镜匣。宝镜，这里代指西湖。此句意谓湖面由于风吹雨打而失去了它明亮如镜的面貌，好像宝镜收进了香奁。

④云锦，传说中用无机织成的有彩色花纹的丝织品。周遭，四周。按此句为“周遭红碧云锦”的倒装，意思是说，四周宛如五彩缤纷的云锦一般。

⑤这句意思是，飞鸟游鱼都习惯于追随笙歌宴席，说明它们同游人已经非常熟悉。

⑥处士，指北宋诗人林逋。他在西湖边的孤山结庐隐居，二十年足不入城市，号西湖处士。他一生不娶，以种梅养鹤自乐，时人谓之“梅妻鹤子”。伯，有班首之意，这里主要用以押韵。已作飞仙伯，意谓林逋已列入仙班。

⑦望湖楼，在杭州钱塘门外一里，一名看经楼。水与云宽窄，意思是说，雨中湖上一片空濛，水云相接，浑然一体。

⑧桃叶，东晋王献之的爱妾。王曾在金陵秦淮河一渡口与之相别，作《桃叶歌》云：“桃叶复桃叶，渡江不用楫。但渡无所苦，我自迎接汝。”后来人们便把这个渡口取名桃叶渡。

【评析】 这首词写雨中宴游西湖时的所见所想所感。上片写景，运用一系列比喻、联想和“战”、“翻”、“吹”等动词，生动而形象地刻画了雨中西湖的动态景物。“座中”两句切题，得和韵之体。下片追怀林逋，不胜人去物非之感。“欲说”三句，既写在望湖楼上所见的实景，也寓托了往事有如云烟过眼的怅惘。结尾两句，由林逋梅妻鹤子之事劝慰对方（或自慰）勿再怀念旧欢女子，否则徒然心酸肠断。因为不知词句的本事，只能作此悬测而已。

木兰花慢

滁州送范倅^①

老来情味减，对别酒、怯流年^②。况屈指中秋，十分好月，不照人圆。无情水都不管，共西风只管送归船。秋晚莼

鲈江上，夜深儿女灯前^③。征衫便好去朝天^④，玉殿正思贤。想夜半承明，留教视草，却遣筹边^⑤。长安故人问我^⑥，道愁肠殢酒只依然^⑦。目断秋霄落雁，醉来时响空弦^⑧。

【注释】

①这首词作于知滁州期间。范侔，指范昂，因通判滁州，故称之为“侔”（cuì，地方官的副职）。

②怯流年，生怕光阴过得很快。

③这两句设想范昂回到家乡，可以尝到家乡美味，并同家人团聚。《世说新语·识鉴篇》记载说，西晋时张翰（字季鹰）在洛阳齐王幕下做属官，因秋风乍起，想到家乡吴中的美味菘菜、莼羹和鲈鱼脍，便弃官归隐了。黄庭坚《寄叔父夷仲》诗云：“弓刀陌上望行色，儿女灯前语夜深。”

④朝天，朝见天子。

⑤承明，即承明庐。班固《西都赋》：“承明、金马，著作之庭。”这里是借指。视草，词臣奉旨修改诏谕。筹边，筹划边境之事。以上三句设想范昂入朝之后能够得到重用。

⑥长安，代指京城临安。问我，问到我的情况。

⑦道，就说。愁肠殢（tì）酒，满腹愁闷，沉湎酒中。殢，困扰。这里有借酒消愁之意。

⑧响空弦，《战国策·楚策》记载说，更羸引弓虚发，惊落曾经受过创伤的大雁。这两句是说，由落雁想到自己的处境，酒醉之后仍觉弓弦声惊心。

【评析】 这首词借送别范昂来抒发自己无用武之地的苦闷之情，在客观上批评了南宋政府苟安江南，不图北伐的政策。发端三句，兼写惜别与自伤老大。“况屈指中秋”五句，是惜别之情的延伸。中秋皓月当空，两人却分袂在即，月圆而人不能团圆，此情何以能堪。构思与苏轼《水调歌

头》“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同一机杼。明月“不照人圆”，水和西风又都无情地催人上路，写惜别之情更深入一层。“秋晚”两句一转，设想对方回到家乡后的种种欢乐，慰人亦复聊以自慰。这种写法，在送别词中颇开生面。下片进一步设想并祝愿范昂入朝后能够得到大用，文字写得比较酣畅。“长安故人问我”以下又作转折，从范昂写到自己，形成鲜明的对照。全词主要篇幅固然是写送别，但重点还是借送人来自抒苦闷之情。“老来情味减”，一愁；与范昂分别，二愁；流年如驶，三愁。积此三愁，再加上在滁州任上不能实现自己的雄心壮志的苦闷，更是愁上加愁了。借送人以抒发自己的情怀，在稼轩送别词中多见之。

水调歌头

落日古城角，把酒劝君留。长安^①路远，何事风雪敝貂裘。散尽黄金身世，不管秦楼人怨^②，归计狎沙鸥^③。明夜扁舟去，和月载离愁。功名事，身未老，几时休。诗书万卷，致身须到古伊周^④。莫学班超投笔，纵得封侯万里，憔悴老边州^⑤。何处依刘客，寂寞赋《登楼》^⑥。

【注释】

①长安，借指临安。

②敝貂裘，苏秦先以连横之说游说秦惠王，书十上而其说不行，黑貂裘穿破了，百斤黄金也用光了，回到家里，连妻子也不理睬他。事见《战国策·秦策》。秦楼，汉乐府诗《陌上桑》：“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秦楼人，借指妻子。

③归计，归隐的念头。狎沙鸥，与沙鸥亲近，指隐居。杜甫《江村》：“自去自来堂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

④致身句，应使自己能够达到古代贤相伊尹、周公的水平和地位。

⑤班超句，东汉班超因家贫常为官府做些抄抄写写的工作，后来投笔从戎，使西域50余国都向汉朝纳贡称臣，因而被封为定远侯。他先后在西域31年，71岁时回洛阳，不久即去世。

⑥何处二句，东汉末年，董卓作乱，王粲避难荆州依刘表。一日，登江陵城楼，因怀念家乡、感慨世乱而作《登楼赋》。

【评析】 这首词也是借送人抒发愤激之情。发端两句点题，以“落日”、“古城”的哀景烘托离情别绪。“长安路远”五句，用苏秦为了猎取功名，以致黑貂裘敝，百斤金尽，最后不得不归乡，受到妻子埋怨的历史教训，劝说对方留下。然而对方主意已定，故在临别前夕，终觉依依不舍。过片五句一转，写此身未老，追求功名之心仍然不休；胸中既有万卷诗书，就应像伊尹、周公一样，建立一番功业，勉人亦复自勉。“莫学”三句又一转，写出将不如入相，因为纵使能像班超那样得以封侯，也只落得个老于万里之外边疆的结局，何况还未必能够封侯呢。再深入一层看，所谓“莫学”云云，还是对朝廷无意北伐的政策心怀愤懑而故作的反语。沉郁顿挫，引人深思。结尾借王粲作《登楼赋》以自伤自悼。字里行间，充满了悲愤而又无可奈何的感慨。

关于此词的写作年代，或以为据“依刘客”语，疑作于任江东安抚司参议官时。今按“何事风雪敝貂裘”诸语，皆用苏秦以连横之说游说秦惠王而遭到失败的故事，在《战国策》的有关文字中，仅有“黑貂之裘敝”的记载，并未明言时值风雪季节。以此推测，句中“风雪”二字当系实写，而非补足七字之句或由貂裘生发。果尔，则作者辟江东安抚司参议官已在淳熙元年春，与词中所写时令似不甚吻合；而去年（乾道九年）冬，作者尚在滁州任上，故笔者怀疑此词作于是时的可能性较大，

此其一。词的下片有“莫学班超投笔，纵得封侯万里，憔悴老边州”⁸之语。作者一生向往金戈铁马、沙场杀敌的战斗生活，现在忽然着以此三句与其素志大相径庭的文字，必然同他身在边州而无所事事的具体处境和愤懑心情有密切的关系。作者写于滁州任上的《木兰花慢·滁州送范倅》下片云：“长安故人问我，道愁肠殢酒只依然。目断秋霄落雁，醉来时响空弦。”正与此词流露的情绪可以互相印证，此其二。当时的统治者对于从金人占领区南下的士民一向抱着不信任甚至歧视的态度，将他们一律称之为“归正人”。作者虽因生擒张安国、上奏《美芹十论》、《九议》等行事得以知滁州，当一面之任，但由于身为“归正”官员，不免时受压抑而有寄人篱下之感。自称“依刘客”者，盖由此而发，此其三。此说如确，则“寂寞赋登楼”一句，既用王粲事，或亦实写登临滁州奠枕楼时的感触。

菩 萨 蛮

金陵赏心亭为叶丞相^①赋

青山欲共高人语。联翩万马来无数。烟雨却低回。望来终不来。人言头上发。总向愁中白。拍手笑沙鸥。一身都是愁。

【注释】

①叶丞相，叶衡。当时知建康府，作者是他的僚属。叶衡拜参知政事（副宰相）是后来的事情。此词题称丞相，想必系作者以后追加的。

【评析】 这是一首很有韵趣的写景小令。作者以其丰富的想象，巧妙地调动了拟人、比喻等艺术手法，将在赏心亭上所见烟雨中的景物写得栩栩如生。上片写山，先说青山好像万马联翩而来，想同高雅的游人相对晤谈。落笔便觉奇警异常，一新耳目。但由于烟雨迷濛，阻断来路，山与人都失望了。想象奇特，真是匪夷所思。下片写鸥，先说人的头发因愁而发白，属于常见之语。但下面着以“拍手”两句，这常见之语便立刻飞动起来。盖人因愁而生白发，你沙鸥满身白色羽毛，岂非“一身都是愁”了吗？其实沙鸥本来无愁可言，作者不过是故作调侃而已。白居易《白鹭》诗云：“人生四十未全衰，我为愁多白发垂。何故水边双白鹭，无愁头上也垂丝？”辛词脱胎于此，但琢句更觉简练，造语也更有韵趣。化用前人诗句而能有所创新，这在稼轩词中不乏其例，研读时值得注意和借鉴。

水 龙 吟

登建康赏心亭

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①。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②看了，阑干拍遍^③，无人会、登临意^④。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⑤。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⑥。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⑦。倩^⑧何人、唤取红巾翠袖^⑨，搵^⑩英雄泪。

【注释】

①遥岑(cén)，远山。远目，远望。“目”在这里用作动词。“遥岑远目”即“远目遥岑”的倒装。螺髻，螺壳形的发髻。玉簪螺髻，代指美貌的女子。以上三句多用倒装且有省略，意谓远望遥山，遥山好像插着玉簪、梳着螺髻的美女，在对人们呈献着愁恨之容。韩愈《送桂州严大夫》：“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

②吴钩，古代吴地制造的一种弯形的刀。

③阑干，即栏杆。阑干拍遍，王辟之《澠水燕谈录》卷四记载说，北宋人刘概，笃古好学，天姿绝俗，但因与世俗之人格格不入，所以长期不能出仕。往往凭栏静立，感慨自语，手拍栏杆。作诗有“读书误我四十年，几回醉把阑干拍”之句。作者《鹤鸣亭绝句四首》之一亦云：“饱饭闲游绕小溪，却将往事细寻思。有时思到难思处，拍碎阑干人不知。”并可互参。

④登临意，这里指登临赏心亭之际怀念济南家乡、担忧国事艰难、感慨壮志未酬等等复杂心情。

⑤参见前选《木兰花慢·滁州送范倅》注③。这里借用张翰事典，表达中原未复、作者有家归不得的悲痛。

⑥求田三句，用刘备批评许汜的典故，说明自己不是为了求田问舍。据《三国志·陈登传》记载，许汜说他往日在下邳拜访陈登（字元龙）时，陈登没有待以客礼，自己上大床卧，让客人睡在下床。言下之意，很为不满。刘备说：你有国士之名，却没有忧国救世的大志，只是一味买田造屋，陈登为何要同你交谈？如果是我，就要睡在百尺高楼上，让你睡在地下，岂止上下床之间呢！

⑦三句的意思是：可惜年华在风雨飘摇的时局中迅速逝去，连树都长得这般高大了，人怎么能够经得起岁月的消磨而不老呢！据《世说新语·言语篇》记载，东晋桓温北伐，经过金城时，看见自己以前手种的

柳树已长得有十人合抱那样粗了，不禁万分感慨地说：“木（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⑧倩（qiàn），请求。

⑨红巾翠袖，代指浓妆的歌女。宋代宴席之上多用歌伎劝酒，故云。

⑩搵（wèn），揩拭。

【评析】 这是稼轩词中的名篇之一，抒写登临赏心亭时的家国之恨和身世之感。上片写景。作者选择并刻画了一系列的哀景来烘托自己的愁恨，至于为何愁恨，词中没有明言，而是以“江南游子”看吴钩、拍栏杆等动作来作含蓄的传达。由于“无人会，登临意”，这种愁恨更觉深重难堪。屈原《离骚》：“国无人，莫我知兮。”《史记·陈涉世家》：“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此情可谓兼而有之。换头三句，因眼前秋景而兴起乡思。以疑问句戛然顿住，又是采用含蓄沉郁的手法，欲吐又吞地传达出中原未复，因而无家可归的悲愤。“求田”句一转：既然不能回到自己家乡，索性就在江南买田造屋，享受清福吧。“怕应”两句更作一转，又自我否定了这一自私的念头。几经挣扎、矛盾、斗争之后，作者终于掩抑不住自己的感情，家国之恨和身世之感，一并化作泪水夺眶而出。全词风格沉郁顿挫，多用事典来曲折含蓄地表达感情，在稼轩词中类似的作品甚多。这种写法较之显露直陈的手法更耐人寻味。

按此词过片“休说”两句，或以为作者在这里表示不愿意像张翰那样贪图安乐而忘怀国事。笔者以为非是。这两句系承上片“江南游子”而来，意谓一任西风已起，家乡有美味佳肴可尝，但家乡至今尚在金人占领之下，欲效当年张翰弃官归家，乃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幻想。以下“求田问舍”三句，即由此转折，并作退一步的设想：既然有家归不得，那么就在江南异乡买田造屋如何？随即又以陈登、刘备不齿许汜之事自我否定了这种念头。如此解释，方可揭示作者内心的苦闷，以见作者行文的跌宕，衔接的紧密，风格的沉郁，语言的含蓄。陈登、刘备之所以

谴责许汜，原因是“君有国士之名，今天下大乱，帝王失所，望君忧国忘家，有救世之意；而君求田问舍，言无可采。”作者既然作了自我否定，则联系上片“把吴钩看了，阑干拍遍”两句，其忧国忘家救世之意已是不言而喻，正不必为了拔高作者思想境界，将词中所有语句皆贴紧爱国一端来作解释，否则反觉胶柱鼓瑟，拘挛不化，既难以全面窥见作者复杂的内心世界，也难以真正揭示出此词的艺术匠心。

摸 鱼 儿

观潮上叶丞相^①

望飞来、半空鸥鹭，须臾动地鼙鼓^②。截江组练驱山去^③，鏖战未收貔虎^④。朝又暮。悄惯得、吴儿不怕蛟龙怒^⑤。风波平步^⑥。看红旆惊飞^⑦，跳鱼直上^⑧，蹙踏浪花舞^⑨。凭谁问，万里长鲸吞吐^⑩。人间儿戏千弩^⑪。滔天力倦知何事，白马素车东去^⑫。堪恨处。人道是、属镂怨愤终千古^⑬。功名自误^⑭。漫教得陶朱，五湖西子，一舸弄烟雨^⑮。

【注释】

①潮，指杭州钱塘江口的海潮，每年农历八月十八日景象最为壮观。叶丞相，叶衡，当时官拜右丞相兼枢密使，荐作者为仓部郎官。

②三句意为：先是望见远方的潮头仿佛是鸥鹭从半空中飞来，不一

会儿它就发出了震动大地的战鼓之声。鞞（pí），一种战鼓。

③截江，横截着钱塘江面。组练，代指部队。这句是说，潮头暂时后退的时候，仿佛是一队披戴白色盔甲、身穿白色战袍的战士，拦截住江面，簇拥着高山似的潮头滚滚而去。

④貔（pí）虎，借指勇猛的战士。这句意思是：潮水暂去还来，就像勇猛的战士并未停止激战。

⑤朝又暮二句，由于早早晚晚同潮水打交道，直使得吴地的弄潮儿熟悉了水性，因而不怕蛟龙发怒般的潮水了。悄，浑、直。

⑥风波平步，即“平步风波”的倒装，意谓在潮水上安稳地走路（踏浪）。

⑦红旆（pèi），红旗。弄潮儿在踏浪时手执红旗。《武林旧事·观潮》记载：“吴儿善泅者数百，皆披发文身，手持十幅大彩旗，争先鼓勇，溯迎而上，出没于鲸波万仞中，腾身百变，而旗略不沾湿，以此夸能。”

⑧跳鱼直上，弄潮儿像鱼一般随着潮头腾身直上。

⑨蹙（cú）踏浪花舞，双脚踩在浪花上，随着潮水的起伏翩舞。蹙踏，即“蹴踏”。

⑩万里长鲸，借指海潮。吞吐，潮水忽来忽去，忽涨忽退，好像巨大的鲸鱼吞吐海水。

⑪儿戏千弩，意谓欲以千弩射退潮头，实属儿戏。《宋史·河渠志》记载，五代梁开平中，钱武肃王筑堤防止海潮，因潮水的昼夜冲激而遇到困难，于是命人用强弓数百来射潮头。

⑫两句是说：滔天的潮水进进退退，最后筋疲力尽，就像白马素车（白马白车，古代用于凶、丧）一样向东而去，这到底所为何事呢？

⑬属镂怨愤终千古，据《史记·吴太伯世家》等资料记载，伍子胥劝谏吴王夫差（chāi）不要为越王勾践的厚礼所迷惑，而应严加防备。吴王不听，派子胥出使齐国。子胥将他的儿子托付给齐国的鲍氏，回来

向吴王汇报。吴王大怒，赐给子胥属镂（zǔ lòu，剑名）之剑让他自杀。子胥临死前预言勾践必然灭吴，后果如其言。又据《史记正义》记载吴俗传说，子胥死后，越军从松江北开渠至横山东北，筑城伐吴。子胥托梦给越军，要他们从东南进军。于是越王便移军三江口岸开渠，子胥又兴起波涛，帮助越军破门灭吴。

⑭这句是说伍子胥为追求功名自己贻误了自己。

⑮漫，同“漫”，徒然。教得，使得。陶朱，指范蠡。据《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记载，范蠡助勾践灭吴后，考虑到自己功高名大，难以久居，而且勾践为人，只可共患难，难与处安乐，于是携带轻宝珠玉浮海而去，变易姓名住在陶地经商致富，自称陶朱公。又据《越绝书》记载，范蠡曾献西施于吴王夫差，吴灭后，他又带着西施同舟泛五湖而去。末三句的意思是说，伍子胥以功名自误而亡身，徒然让范蠡带着美女西施泛舟游于五湖之上。

【评析】 此词通过观潮时所见的壮观景象，兴起对有关古人及其事迹的追想和评论。发端两句写潮来，先见其形，后闻其声。“截江”句写潮头暂去。“鏖战”句暂作缩合，写大潮一浪逐一浪——都是采用形象比喻的手法，刻画这一天下的壮观、奇观。“朝又暮”以下，写吴儿踏浪弄潮的雄姿，多用赋体。过片五句写大潮如长鲸吞吐海水，终于力倦东去。人们试图用强弩击退潮头，实属儿戏；大潮滔天而来，力尽而退，所为又是何事呢？由潮之兴起，引起作者对当年作涛助越灭吴的伍子胥的联想。“堪恨处”两句，说伍子胥为自己的惨遭杀害而怨愤不已，所以千古以来，一直不停地兴涛作浪，以泄其恨。着以“人道是”三字，说明这是得之民间传说，与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的用法相同。“功名”句承上启下——既对伍子胥作出直接评论，又展开下文，对范蠡的所作所为间接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从而收束全篇。在作者看来，伍子胥追求功名，不能见机行事，因而遭到杀

身之祸，虽说是自己贻误了自己，但却是使人抱恨无穷的悲剧；其结果则徒然让范蠡功成引退，携西施遨游五湖，达到了避祸全身的目的。这一方面反映了作者追求功名的强烈愿望，另一方面也曲折地表达了他身为归正官员的种种顾虑。从词的题目来揣测，也许还隐含有期望叶衡既能成就功名，还能功成身退之意。全词以大部分篇幅写景，描摹江潮笔势雄健，有声有色，可以说是枚乘《七发》中状曲江波涛部分的缩影。

酒泉子

流水无情，潮到空城头尽白^①，离歌一曲怨残阳^②。断人肠。东风官柳舞雕墙^③。三十六宫花溅泪^④，春声何处说兴亡。燕双双^⑤。

【注释】

①空城，此指金陵。头，潮头。刘禹锡《金陵五题》：“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

②怨，这里作动词用，发出幽怨的歌声。

③官柳，官府种植的柳树。雕墙，刻画有文彩的宫墙。

④三十六是言其多，并非实数。骆宾王《帝京篇》：“汉家离宫三十六。”花溅泪，花片上沾满露水，在诗人眼中，似乎是花也为兴亡流泪。杜甫《春望》：“感时花溅泪。”

⑤春声句，是“何处春声说兴亡”的倒装。这两句意谓双双燕语呢喃，似在诉说兴亡之事。周邦彦《西河·金陵怀古》：“燕子不知何世，向寻常、巷陌人家，相对如说兴亡，斜阳里。”

【评析】 此词篇幅虽短，却极悲凉苍劲、沉重深厚之致。上片写送别。发端两句先以哀景烘托别离气氛。流水本属无情之物，但潮头打到空城时，也不禁因感伤而满头白发了，何况有情之人又正处在分袂之际呢？由此逼出主题，更以残阳映衬离歌，愈益加重断肠之情。下片即景感慨兴亡，与上片“空城”呼应。官柳、雕墙、故宫，选择的怀古景物都很典型。东风拂柳，官花浥露，燕语呢喃，本应令人愉悦欢快，可是在词人的眼中，它们倍增其哀思，这是用的反衬手法。元稹《行宫》云：“寥落古行宫，官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此词意境颇有神似之处。将离情别绪放在故宫黍离的背景中来抒写，并使两者糅合一处，浑化无迹，从而加重感情色彩，是此词的一个重要特色。后来一些著名词人如周密、张炎等在宋亡之后所写离情别绪的词中，也常采用这种手法，例如周密的《三姝媚·送圣与还越》、王沂孙的《齐天乐·赠秋崖道人西归》、张炎的《探芳信·西湖春感寄草窗》等，读者不妨取以对照。

菩 萨 蛮

书江西造口^①壁

郁孤台下清江水^②。中间多少行人泪。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③。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江晚正愁予^④，山深闻鹧鸪。

【注释】

①造口，在今江西省万安县西南六十里，有皂口溪，水从这儿流入

赣江。皂口就是造口。

②郁孤台，在今江西省赣县西南，因“隆阜（隆起的山包）郁然孤峙，故名”（《赣州府志》）。清江，今江西省赣江和袁江的合流处，旧称清江。

③长安，这里借指北宋都城汴京。可怜，楚楚可怜的样子。

④愁予，使我满腹忧愁。

【评析】 这首词是稼轩小令中的代表作之一，长期脍炙人口，并经常出现在各种有关选本中。

对于此词的写作背景及其中心旨意，罗大经《鹤林玉露·辛幼安词》首先作了如下的揭示：

……其题江西造口词云：“（略）”盖南渡之初，虏人追隆祐太后御舟至造口，不及而还，幼安自此起兴。“闻鹧鸪”之句，谓恢复之事行不得也。

自罗氏创为上说，后人诠释此词时莫不翕然影从。1949年之后，有的学者爬梳有关史料，发现金兵追隆祐至造口之事在细节上有不尽符合史实之处，因而认为罗说非是；有的论者在解释此词过片两句时，断言作者意在寓托抗金力量势不可挡的信念，或借此倾诉报国雪耻的决心。这些意见都值得推敲。

按《宋史·后妃传》有“金人追急，太后乘舟夜行，质明至太和县”的记载，《三朝北盟会编》于建炎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也记有隆祐离开吉州，“金人追至太和县，太后乃自万安县至皂口”之事。罗氏所说，与史实大体相合，只是金兵追至皂口这一细节微有出入而已。隆祐在避难途中既曾经过皂口，则四十余年后稼轩来到此地，联想这段史事而兴中原未复的感慨，乃是十分自然的事情。写诗不同于撰史，不必也无需泥于史实的每一细节，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早有先例。我们不能因为苏轼所写之地并非当年孙、刘鏖战曹操的赤壁，就否定苏轼此词确

实由此起兴。故笔者认为不能根据这一点就否定罗氏“幼安自此起兴”之说。其次，发端两句中，“行人”是一关键词。如果说“行人”泛指羁旅行役之人，当然与下文衔接不上；倘理解为特指金兵南侵时沿途惨遭浩劫的群众而与隆祐等人无涉，也不能令人信服。按“行人”主要当指隆祐太后及其扈从的一行兵卫官人等，则由此景此史而起兴，接着两句抒发中原至今未复之恨，便觉顺流而下，毫无窒碍。而且换头两句，在上片抒写家国之恨的基础上，过渡到感怀自己的身世（详下），也显得脉络分明，十分自然。“可怜”应作“可爱”讲。“西北”两句，是说故都虽在西北，然而极目望去，只见一带楚楚可怜的青山而已，与《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的构思略同。

换头两句，笔者认为应作这样解释：多情的青山意欲挽住东流的逝波，然而江水无情，依旧不舍昼夜地将岁月流去。这对壮志未酬、年近不惑（此词作于稼轩三十六七岁时）的作者来说，是忧心忡忡而又无可奈何的事情。很多论者认为这两句写抗金力量或报国决心不可阻遏，这也是断章取义，故意拔高，不顾全词上下有机联系的主观臆说。因为第一，流水一向被目为流逝光阴，使人衰老的无情之物，前选《酒泉子》一词的首句即明言“流水无情”。第二，在作者的所有词作中，“青山”都是正面而不是反面形象。“青山欲共高人语”（《菩萨蛮·金陵赏心亭为叶丞相赋》）、“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情与貌，略相似”（《贺新郎》“甚矣吾衰矣”）、“青山意气峥嵘，似为我归来妩媚生。”（《沁园春·再到期思卜筑》）等等例子，在稼轩词中甚多，不能一一枚举。可以断言，作者绝不可能将“青山”作为阻遏抗金力量和报国决心的象征。第三，倘若依照论者的解释，则这两句所表达的高唱入云的意气，也同全篇的感伤情致不相协调，徒然损伤了作品的艺术真实。

结尾两句，论者或以为意谓恢复之事行不得，或以为作者深虑自身恢复之志未必即得遂行，或就鹧鸪的啼声酷似“行不得也哥哥”，又根据鹧鸪“其志怀南，不徂北也”（《禽经》张华注）的说法，对其象征意义

展开争议。笔者认为，这些求之过深过实的解释都是不必要的。其实这两句不过是通过眼前实见实闻的哀景，来烘托作者的满怀抑郁之情而已。此词的胜处，正在“空中传恨”，即以空灵的艺术手法来传达家国之恨和身世之感；必欲字字句句坐实，不仅在解释此词时处处有牵强附会之感，也绝不是解释古人其他优秀诗词作品的正确方法。

满江红

汉水东流，都洗尽、髭胡膏血^①。人尽说、君家飞将^②，旧时英烈。破敌金城雷过耳，谈兵玉帐冰生颊^③。想王郎、结发^④赋从戎，传遗业。腰间剑，聊弹铗^⑤。尊中酒，堪为别。况故人新拥，汉坛旌节^⑥。马革裹尸当自誓^⑦，蛾眉伐性休重说^⑧。但从今、记取楚楼风，裴台月^⑨。

【注释】

①汉水，长江的支流，发源于陕西省宁强县，流经湖北，由武汉市入于长江。髭胡，脸上长满胡须的胡人。胡，古代对我国境内少数民族的泛称，这里指匈奴。膏血，凝固状态的血，这里借指汉代抗击匈奴骚扰的战争遗迹。

②飞将，原指汉将军李广。《史记·李将军列传》：“（李）广居右北平，匈奴闻之，号曰汉之飞将军，避之数岁，不敢入右北平。”这里赞美王郎先世出过像飞将军李广那样的英雄。

③金城，坚固的城池。或以为实指汉朝的郡名（在今兰州、西宁一带）以切李广曾任陇西太守。因与下句“玉帐”对仗不工，疑非是。雷

过耳，如雷过耳，极言破敌之速。谈兵，谈论军事。玉帐，主将的军帐。

④结发，古代男子自成年开始束发，因谓童年或年轻时为结发。

⑤腰间二句，意谓姑且弹起腰间的剑来告别。《战国策·齐策》：“齐人有冯谖（xuān）者，贫乏不能自存，使人属孟尝君，愿寄食门下。孟尝君笑而受之。居有顷，倚柱弹其剑而歌曰：‘长铗归来乎，食无鱼。’……”

⑥坛，指出征时祭祀用的高台。旌节，旌旗、节杖，授予远征的军事将领。两句指王郎这位老朋友刚刚被任命为外地的军事长官。

⑦马革句意谓应当以身许国，战死沙场。自誓，自己以此表示决心。《后汉书·马援传》：“方今匈奴、乌桓尚扰北边，欲自请击之。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何能卧床上在儿女手中耶！”

⑧蛾眉句，意谓贪恋女色，适足以戕害自己的生命。枚乘《七发》：“皓齿蛾眉，命曰伐性之斧。”这里的意思是劝说王郎不要再儿女情长，流连声色。

⑨楚楼，在今湖北省沙市。裴台，不详。味词意，大约与楚楼同是作者与王郎经常登临的地方。

【评析】 此词送友人到外地担任军事长官，作于知江陵府兼湖北安抚使期间。上片赞美友人先世武功卓著，友人自己也能继承祖业。换头先言别，接着勉励对方，最后希望对方勿忘旧游。全词通过送别，表达了作者的爱国思想和以身许国的豪情壮志。通篇风格道壮，笔力雄健，结语亦不作儿女之态。

水调歌头

淳熙丁酉^①，自江陵移帅隆兴^②，到官之三月被召^③，司马监^④、赵卿^⑤、王漕^⑥饯别。司马赋《水调歌头》，席间次韵^⑦。时王公明枢密薨^⑧，坐客终夕为兴门户之叹^⑨，故前章及之^⑩。

我饮不须劝，正怕酒尊空。别离亦复何恨，此别恨匆匆^⑪。头上貂蝉贵客^⑫，苑外麒麟高冢^⑬，人世竟谁雄^⑭。一笑出门去^⑮，千里落花风^⑯。孙刘辈，能使我，不为公^⑰。余发种种如是^⑱，此事付渠侬^⑲。但觉平生湖海^⑳，除了醉吟风月，此外百无功^㉑。毫发皆帝力^㉒，更乞鉴湖东^㉓。

【注释】

①淳熙丁酉，淳熙四年（1177）。

②自江陵移帅隆兴，指这年冬天，作者由知江陵府兼湖北安抚使迁知隆兴府（今江西省南昌市）兼江西安抚使。

③被召，指被召为大理寺卿事。

④司马监，司马汉章。汉章名倬，时为江西京西湖北总领，故称之为监或大监。

⑤赵卿，不详何人。

⑥王漕，王希吕，时任转运副使之职，负责一路漕运等工作，故称之为漕。详见《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注②。

⑦次韵，依次用原唱韵脚的字押韵作和章。

⑧公明，王炎的字。枢密，即枢密使。薨（hōng），古代诸侯或有爵位的大官去世叫薨。

⑨兴，兴起、产生。兴门户之叹，为朝中权贵各立门户、互相倾轧而叹息。按王炎先与宰相虞允文有矛盾，允文推荐权吏部侍郎王之奇代替王炎的官职；后来朝廷又任命王炎为枢密使。其后王炎以观文殿学士太中大夫知潭州，被汤邦彦论欺君之罪，因而落职。再后，孝宗又让王炎恢复资政殿大学士之职。

⑩故前章及之，所以在词的上片提到这件事。

⑪因到官之三月便被召，故云。

⑫貂蝉，即貂蝉冠，三公、亲王在侍奉天子祭祀或参加大朝会时穿戴。貂蝉贵客，这里实指当朝权贵王炎。

⑬苑外麒麟高冢，由杜甫《曲江》“江上小堂巢翡翠（鸟名），苑边高冢卧麒麟（石雕麒麟）”化出。意谓王炎昔为当朝权贵，今已化为墓中异物。

⑭人世竟谁雄，人世间到底谁能称雄呢？言外之意，人终有一死，又何必在生前争权夺利呢！

⑮一笑出门去，由李白《南陵别儿童入京》“仰天大笑出门去”化出。

⑯千里句，因作者被召离任，在淳熙五年晚春，故云。

⑰孙刘辈三句，意谓当今的权臣排挤我，不让我得到高官。《三国志·辛毗传》：“时中书监刘放、令孙资见信于主，制断时政，大臣莫不交好，而毗不与往来。毗子敞谏曰：‘今孙、刘用事，众皆影附（如影之附形，亦步亦趋），大人宜小降意（稍稍抑制心志），和光同尘（谓随俗附和而不立异），不然必有谤言。’毗正色曰：‘主上虽未称聪明，不为闇劣（昏聩无能）；吾之立身，自有本末，就与（即使）刘、孙不平，不过令吾不作三公而已，何危害之有焉！’”

⑮余发种种，《左传·昭公三年》：“齐侯田（狩猎）于莒（jǔ，今山东莒县一带），卢蒲癸（piè）见，泣且请曰：‘余发如此种种，余奚能为！’”种种，发短貌。这里是说自己已经衰老。

⑯此事，指富贵之事。渠侬，他们、别人。

⑰湖海，湖海豪气。即豪放的意气。《三国志·陈登传》：“（许）汜曰：‘陈元龙湖海之士，豪气未除。’”

⑱用苏轼《秀州报本禅院乡僧文长老方丈》“我除搜句百无功”句意。

⑲毫发皆帝力，言自己的一丝一毫都是皇帝恩赐的。《汉书·张耳陈余传》：“耳子敖嗣立，高祖（刘邦）过赵，赵王体甚卑（个子非常矮小），高祖甚慢之（轻视赵王）。赵相贯高怒曰：‘请为杀之！’敖曰：‘君何言之误！先王亡国，赖皇帝得复国，德流子孙，秋毫皆帝力也。’”

⑳这句意思是说想请求皇帝让自己隐退，从苏轼《次韵子由使契丹至涿州见寄四首》“那知老病浑无用，欲向君王乞镜湖”之句化来。贺知章请为道士还乡，唐玄宗答应了他，并赐给他镜湖（即鉴湖，在今浙江省绍兴县南）剡川一曲。事见《新唐书·隐逸传》。

【评析】 这首词由别离起兴，反映了作者不满于朝中权贵的党同伐异，也不愿对他们阿谀逢迎，而宁可弃官归隐的思想感情。作者写作此词的第二年，曾奏进《论盗贼札子》，中有“臣孤危一身久矣”、“但臣生平则刚拙自信，年来不为众人所容，顾恐言未脱口而祸不旋踵”等语，可见词中所说“孙刘辈，能使我，不为公”云云，必有种种难以具言的背景和隐痛。急流勇退思想的萌发，同当时宦海风波的险恶，也有很大的关系。

鷓鴣天

离豫章^①，别司马汉章大监。

聚散匆匆不偶然。二年历遍楚山川^②。但将痛饮酬风月，
莫放离歌入管弦^③。 萦绿带，点青钱^④。东湖春水碧于
天^⑤。明朝放我东归去，后夜相思月满船^⑥。

【注释】

①豫章，今江西省南昌市。时作者被召为大理少卿。

②二年句，作者于淳熙三年由江西提刑调京西转运判官，四年差知江陵府兼湖北安抚使，其年冬又迁知隆兴府兼江西安抚使。两年之内，所至莫非楚地。

③莫放，莫让、莫使。两句意思是说，在分袂之际，我们只管对美景痛饮，不要让管弦弹奏离别的歌曲（即不谈分别之事）。

④萦绿带，绿水好像腰带一样环绕四周。点青钱，绿荷如钱，点缀湖面。杜甫《漫兴》：“糝径杨花铺白毡，点溪荷叶叠青钱。”

⑤东湖，在豫章郡治东南，周广五里。韦庄《菩萨蛮》：“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⑥东归，指被召到临安去。两句意谓，明天让我东去，后天夜晚，我将在月光之下的船上想念你。

【评析】 此词作于离开豫章前夕。前此两年之内，作者走马灯似的

调迁，既无法实现其“了却君王天下事”的壮志，又苦于宦海风波的险恶，心情本已十分抑郁；眼前又值与友人别离之际，更觉难以为怀，故有“但将痛饮酬风月，莫放离歌入管弦”之句，姑且对景痛饮以遣离愁而已。感情真实，造语质朴。换头三句，承“风月”而来。春光明媚，翠色扑人，无奈分襟在即，则此乐景又反使人增加惜别之情。全词篇幅虽短，但能将身世之感和离别之情置于一处抒写，并照顾到景物的衬托，也颇见作者的艺术匠心。

念奴娇

书东流^①村壁

野棠花落，又匆匆过了，清明时节。划地^②东风欺客梦，一枕云屏寒怯。曲岸持觞，垂杨系马，此地曾轻别。楼空人去，旧游飞燕能说。闻道绮陌^③东头，行人曾见，帘底纤纤月^④。旧恨春江流不断，新恨云山千叠。料得明朝，尊前重见，镜里花难折。也应惊问，近来多少华发。

【注释】

①东流，池州之东流县。今安徽省贵池县西南约75公里处有东流村镇，或即其地。

②划（chǎn）地，平白地、无端地。

③绮陌，繁华的街道。

④纤纤月，美人足。苏轼《江城子》：“门外行人，立马看弓弯。”
弓弯，女人足。辛词疑从苏词脱化。

【评析】 这是一首艳词。大约是作者重过东流，有感于当年在此地与所欢女子分别，而今人去楼空，重逢恐皆老大，因赋此词抒怀。开头三句点明季节。“划地”两句写一夜东风，寒气逼人，不能安眠。“曲岸”两句，因不眠而忆及当年与所欢之人在此地匆匆饯别的往事。“楼空”两句，言所欢已去，昔日冶游之乐唯有旧时燕子知之；今闻燕语呢喃，仿佛尚为我诉说当年情事。过片三句承上。相思之极，不禁寻寻觅觅，探听旧欢行踪。着以“闻道”二字，说明行人曾在绮陌东头瞥见一眼美人之足，则旧欢今在何处，已有消息可寻。消息既得，本应大喜过望，何以接写“旧恨”这感情极其沉痛的两句呢？盖“旧恨”者，昔日“此地曾经别”；“新恨”者，今日人俱老大。“旧恨”承上片“此地”句而来，“新恨”则用下文补足。“料得”两句，言与旧欢约定明朝重见。“镜里花难折”者，言我料想重逢之后，旧欢红颜必已衰老，残花不堪重折；“也应惊问”两句，写旧欢如此，料想自己亦应如是。旧情尚在，苍颜空对华发，抚今思昔，此情真有文字所难以言喻的了。全词追往伤今，怅恨无穷；而身世之感，也在卒章有所表达。虽属情词，但遣词造语，特别是通篇气韵，仍与五代北宋的正宗婉约词章颇异其趣，而与东坡较为接近。

有人认为这是一首政治词。梁启超就说，“此南渡之感”（《艺蘅馆词选》引）。有的注本也说作者满怀新仇旧恨，感叹岁月流逝，谴责南宋朝廷年复一年地坐失良机。统观全词遣词、造句、用典及篇章结构，终觉求之过深而窒碍难通。

鷓鴣天

东阳^①道中

扑面征尘去路遥。香篝渐觉水沉销^②。山无重数周遭^③碧，花不知名分外娇。人历历，马萧萧。旌旗又过小红桥。愁边剩有相思句，摇断吟鞭碧玉梢。

【注释】

①东阳，今浙江省东阳县一带。

②香篝（gōu），覆盖香炉的竹笼。渐觉水沉销，香气渐渐消失在途中的绿水之中。意谓离家日远。

③周遭，周围。

【评析】 这首小令写去东阳途中的所见所想。上片写征人“行行重行行”，薰香竹笼的香气已渐渐消失在绿水之中，隐喻自己与闺中人“相去日以远”之意。当此之际，唯有周围的无数青山与分外娇媚的无名野花来慰征人之眼，使之暂时忘情而已。下片写人马经过一座小红桥，也许它同自己往日与闺中人经常同步的小桥十分相似吧，相思之情又不禁油然而生，于是在马上吟诗遣愁，以至将马鞭上饰以碧玉的梢头都摇断了。构思与杜甫“吟安一个字 拈断数茎须”之句略同而别饶情趣。这首词的风格比较轻灵，在稼轩的小令中不常见。

水调歌头

舟次^①扬州，和杨济翁、周显先韵^②。

落日塞尘^③起，胡骑猎清秋^④。汉家组练十万，列舰耸层楼^⑤。谁道投鞭飞渡^⑥，忆昔鸣髀血污，风雨佛狸愁^⑦。季子正年少，匹马黑貂裘^⑧。今老矣，搔白首，过扬州。倦游欲去江上，手种橘千头^⑨。二客东南名胜^⑩，万卷诗书事业，尝试与君谋^⑪。莫射南山虎^⑫，直觅富民侯^⑬。

【注释】

①次，停留。

②杨济翁，名炎正，江西吉水人，是南宋初期在金陵不屈被金人剖心就义的杨邦义（yì）的孙子。颇负词名，有《西樵语业》。周显先，生平不详。和韵，用别人作品同一韵部的字押韵。

③塞尘，边塞的战尘，犹言战火。

④胡骑（jì），指金人的骑兵。猎清秋，在秋天打猎，意谓金兵利用秋高马肥的季节南侵。此指完颜亮大举南犯之事。

⑤组练，部队、战士。两句指南宋虞允文指挥强大的舟师在采石准备应战。

⑥投鞭，前秦苻坚大举侵犯东晋时，曾有“以吾之众，投鞭于江，足断其流”的狂言，见《晋书·苻坚载记》。飞渡，《晋书·杜预传》：“预又遣牙门管定、周旨、伍巢等率奇兵八百，汎舟夜渡，以袭乐乡。吴

都督孙歆震怒，与伍延书曰：‘北来诸军乃飞渡江也?!’”

⑦鸣髑 (xiāo)，响箭。佛狸，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的小字，这里代指完颜亮。两句指完颜亮兵败采石后，退守扬州，被部下乱箭射杀之事。

⑧季子，苏秦的字。《战国策·赵策》：“李兑送苏秦明月之珠，和氏之璧，黑貂之裘，黄金百镒，苏秦得以为用，西入于秦。”这里作者借苏秦自喻。两句指完颜亮大举侵宋，作者力劝耿京决策南向，遂与贾瑞等人奉表南归之事。

⑨倦游，倦于仕宦。江上，江湖之间，指隐居之地。手种橘千头，据《襄阳耆旧传》、《水经注·沅水》等书记载，李衡做丹阳太守时，派人到武陵龙阳江边沙洲上建造住宅并种橘千株。临死前对儿子说：“我在家乡有千头木奴，不需要你们供给吃喝，每年给官府交纳租税后也够用的了。”木奴，橘树的代称。

⑩二客，指杨、周二人。名胜，名流、名人。

⑪与君谋，同你们一道商量、谋划。

⑫射南山虎，《史记·李将军列传》：“（李）广家居蓝田南山中，射猎。所居郡闻有虎，尝自射之。”这里借指担任军事工作。

⑬富民侯，《汉书·食货志》：“武帝末年，悔征伐之事，迺（乃）封丞相为富民侯。”又《汉书·车千秋传》：“代刘屈氂为丞相，封富民侯。”以上两句意谓朝廷既无意北伐，那就与其习武，不如做一个富家翁。语极愤懑。

【评析】 上片追忆奉表南归时完颜亮兵败被杀的往事，极写自己当年风华正茂，豪情满怀。首两句写金兵南侵。“落日”、“塞尘”、“猎清秋”等词，着力渲染了战争气氛。“汉家”两句，用对照手法，接写我方严阵以待，笔力雄浑，气象恢宏。“谁道”三句，以自豪的口吻，讽刺不可一世的敌酋终于兵败身亡。“忆昔”两句，勾连上下，点明上片所写均是往事。“季子”两句，写作者自己当时的形象。由于上文对这次战争的

景象作了充分的描绘和渲染，因而在此背景下出现的英俊少年形象便更加突出。下片自伤身世，兼安慰对方。换头五句，写自己已经倦于宦游，意欲退隐。据邓广铭先生考证，此词作于稼轩39岁。宋人往往在40岁左右时就自称老，此词亦不能免俗；但其中饱含感慨，并非一般嗟老叹贫之类的泛写。“二客”三句，表示愿意同杨、周二人一道商量今后出处的问题。既然朝廷无意北伐，则与其习武以备将来从军，倒不如回家做个富家翁为好。在自慰慰人的同时，也含蓄地批评了当权者奉行的苟安政策，可与前选《水调歌头》（“落日古城角”）互参。全词追往叹今，依次写来，在严谨的章法中，注意遣词造句以渲染气氛，塑造意境。结拍数句，针对杨济翁原唱中“忽醒然，成感慨，望神州。可怜报国无路，空白一分头。都把平生意气，只做如今憔悴，岁晚若为谋”诸语，进行安慰，也很得和词之体。

满江红

江行，简^①杨济翁、周显先。

过眼溪山，怪都似、旧时曾识。还记得、梦中行遍，江南江北。佳处径须携杖去，能消几两平生屐^②？笑尘劳^③、三十九年非，长为客。吴楚地，东南坼^④。英雄事，曹刘敌^⑤。被西风吹尽，了无尘迹^⑥。楼观才成人已去^⑦，旌旗未卷头先白^⑧。叹人间、哀乐转相寻^⑨，今犹昔。

【注释】

①简，书信。这里用作动词，谓以词代信寄给对方。

②这两句意谓人生短暂，遇到佳丽处应尽情游览。《世说新语·方正篇》：“祖士少（约）好财，阮遥集（孚）好屐（jī，木底鞋，便于登山、下山），并恒自经营。同是一累，而未判其得失。人有诣（往见）祖，见料视财物……或有诣阮，见自吹火蜡屐，因叹曰：‘未知一生当着几量（通‘两’）屐？’神色闲畅。于是胜负始分。”两（liǎng），双。

③尘劳，在尘世间的忙碌奔波。

④此句意谓吴楚两地在这里的东南分界。坼（chè），裂开。

⑤两句意谓孙权在吴楚之地的英雄业绩唯有曹、刘两人才能匹敌。敌，匹敌。《三国志·蜀志·先主传》：“……曹公（曹操）从容谓先主（刘备）曰：‘今天下英雄，唯使君（指刘备）与操耳，本初（袁绍）之徒，不足数也。’”

⑥了无尘迹，指上述英雄及其业绩皆成陈迹。

⑦此句意谓自己在一地仕宦刚有所建树，就又被调离了。苏轼《送郑户曹》：“楼成君已去，人事固多乖。”

⑧自己还未能上沙场杀敌，就已老大了。

⑨哀乐转相寻，哀与乐互相交替。

【评析】 “二年历遍楚山川”的宦游生活，使作者感到厌倦了。作者的家乡在济南，来到南方是“游子”，是“客”，更何况辗转调迁，萍踪难定，时有客中“长为客”之感呢？尤其使作者悲恨的是，在一地总是刚有所建树，就被调离，而北定中原的夙愿未酬，人却已老去。“佳处径须携杖去”、“笑尘劳、三十九年非”的思想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这种悲哀而故作旷达的感情，随着笔锋的流转，终于集中为“楼观才成人已去，旌旗未卷头先白”的悲愤。这是全词中心旨意所在。然而“叹人间”以下，又以旷达之语收束全篇。欲吐又吞，曲折地反映处境困难等复杂感情，是作者此一时期词作中较多采用的风格。

西江月

江行采石^①岸，戏作渔父词。

千丈悬崖削翠，一川落日镕金。白鸥来往本无心。选甚
风波一任^②。别浦^③鱼肥堪脍，前村酒美重斟。千年往事
已沉沉。闲管兴亡则甚^④。

【注释】

①采石，在今安徽省当涂县西北。由于此地江流最狭，所以历代南北争战，多从这儿渡江。如后汉兴平二年孙策攻刘繇，西晋咸宁五年王浑取吴，梁太清二年侯景趋建康，隋开皇九年韩擒虎破陈，宋开宝七年曹彬取南唐，绍兴三十一年完颜亮南犯，都在此济师。故下文有“千年往事”之语。

②选甚，管甚。一任，“一任风波”的省略。

③别浦，另外一处水滨。

④则甚，做什么、干吗。

【评析】 这首词是作者途经采石时触目兴感之作。题目是“戏作渔父词”，所以全词均以渔父的口吻出之。表面上是“戏作”，实际上是有感而发。发端两句写江行所见黄昏景色，描摹如画。“白鸥”两句，以鸥鸟代喻渔父，也是作者自喻。白鸥来往无心，渔父与世无争，故不管江上风波如何险恶，都能泰然处之。作者对此表示羡慕，正因为他对宦海

风波已经非常憎恶。过片继续描写渔父的闲适生活——有鱼堪脍，有酒可斟，摆脱尘劳，悠然自得。过着这样的生活，自然不会关心千古的兴亡。作者借渔父之口出以旷达之语，实质上是反映了他对南宋朝廷的失望和不满。不管兴亡，正是对于兴亡之事的执著，这里不过是故作反语而已。在稼轩词中反映出世思想的作品，有些是出于一时的愤激，有些则的确表达了真情实感，我们必须根据作者当时的具体处境，结合同时的其他作品，以及这类词篇的本文，来作全面而具体的分析。

摸 鱼 儿

淳熙己亥^①，自湖北漕移湖南^②，同官王正之^③置酒小亭^④，为赋。

更能消^⑤、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惜春长怕花开早，何况落红无数。春且住。见说道^⑥、天涯芳草无归路。怨春不语。算只有殷勤，画檐蛛网，尽日惹飞絮^⑦。长门事^⑧，准拟佳期又误^⑨。蛾眉曾有人妒^⑩。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⑪。闲愁最苦。休去倚危栏，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

【注释】

①公元1179年，作者40岁。

②这年春三月，作者由湖北转运副使改湖南转运副使。宋代转运使掌管一路或数路军需粮饷，故称“漕”。其后转运使并兼军事、刑名、巡

视地方之职，为府州以上行政长官，权任甚重。因有兵权，故亦称漕帅。

③王正之，名正己。作者移湖南后，王接任他的职务，故称“同官”。

④小山亭，在湖北漕署官衙内。

⑤消，经受得起。

⑥见说道，听说是。

⑦三句意谓：算来只有多情的蜘蛛，在画檐下殷勤地结网，整天粘黏飞舞的柳絮，企图挽留一点春光。

⑧长门事，汉代陈皇后被汉武帝冷落在长门宫，愁闷悲思，听说司马相如工于辞赋，便奉黄金百斤请他为文以感动武帝，后因此复得宠幸。事见司马相如《长门赋序》。

⑨准拟佳期又误，约定了好日子相会却又耽误了。意谓皇帝对自己的态度有了变化。借用《离骚》“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之意。

⑩蛾眉，美女。这里代指作者自己。《离骚》：“众女嫉予之蛾眉兮，谣诼谓予以善淫。”辛词本此。

⑪玉环，唐杨贵妃的小字。飞燕，赵飞燕，汉成帝的皇后。两人皆得皇帝的宠幸。

【评析】 这是稼轩词中最为脍炙人口的婉约词章之一。它与五代北宋以来一般婉约词最大不同之点，在于其中所抒发的感情与当时的政治形势和作者的身世遭际紧密相连，从而摆脱了羁旅行役、离情别绪之类传统题材的窠臼。另外，通篇采用比兴、象征手法，也与传统婉约词章多用直陈情事的赋体颇异其趣。上片由春去起兴，以春隐喻、象征国势。发端两句，明写春光经受不起几番风雨就要逝去，实则警告昏庸的当权者：国势已经岌岌可危，你们不能再加摧残了。“惜春”以下，借人之惜春、怨春、留春，极写包括作者在内的爱国志士忧心忡忡，企图力挽颓势。他们呼唤春光，挽留春光；而当春光仍然不停地消逝之际，他们又像是多情的蜘蛛，殷勤地结网，努力粘住几片飞舞的柳絮，留下些许春

色，支撑即将倾坍的大厦。过片由写担忧国势转入抒发个人身世之感，继续采用隐喻、借喻的手法。“长门事”五句，借用并变化陈皇后奉金请司马相如为文以悟汉武帝之事，传达作者因受群小排挤而见疏于君王的苦闷心情。“君莫舞”两句承上，对因妒陷蛾眉而受到君王宠幸的小人提出指斥和警告：不要高兴得忘乎所以吧，你们只能得意于一时罢了！结尾四句，又折入眼前现实。落日在烟柳凄迷之处恹恹西下，面对这样的哀景，作者空怀报国之心却对国事无可奈何的悲愤又油然而生，所以说是“闲愁最苦”。作者身为归正官员，虽蒿目时艰，亟欲奋其智能以匡国事，但对时政的不满，个人遭际之不幸，只能以委婉、曲折、含蓄的语气和手法出之。尽管如此，其怫郁不平之气仍然在字里行间时时流露，以致引起赵脊的不满（参见罗大经《鹤林玉露·辛幼安词》）。作者后来罢官，这大约也是一个因素。

按此词上片末二句，有人认为蜘蛛是反面形象，影射粉饰太平的朝中小人，理由是“惹”字乃贬义词，不可能施之正面人物。此说非是。“惹”字不一定用作贬义词，周邦彦《六丑·蔷薇谢后作》有“长条故惹行客，似牵衣待话，别情无极”之句，便是一例。“惹”字既可用以表达多情，则正与句中“殷勤”二字互为照应，互相生发。

木兰花慢

席上送张仲固^①帅兴元^②

汉中开汉业^③，问此地、是耶非？想剑指三秦，君王得意，一战东归^④。追亡事^⑤，今不见，但山川满目泪沾衣^⑥。落

日胡尘未断，西风塞马空肥^⑦。 一编书是帝王师^⑧，小试去征西^⑨。更草草离筵，匆匆去路，愁满旌旗^⑩。君思我回首处，正江涵秋影雁初飞^⑪。安得车轮四角^⑫，不堪带减腰围^⑬。

【注释】

①张仲固，名坚，绍兴二十四年进士。后除江南西路转运判官，再知兴元。在兴元任上，他教阅义士，劝课农桑，很得民心。

②兴元，今陕西省汉中市一带。

③汉中句，指汉高祖刘邦因汉中以成帝业。

④三秦，秦亡后，项羽三分关中，立秦降将章邯为雍王，司马欣为塞王，董翳为翟王。公元前202年，刘邦用韩信计，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出奇兵消灭了三秦，然后收兵东归。

⑤追亡事，指萧何追还韩信，韩信终被刘邦拜为大将之事，见《史记·淮阴侯列传》。此处用这一君王求贤任贤的故事，慨叹当今不用人才的政策。

⑥初唐李峤《汾阴行》：“……山川满目泪沾衣，富贵荣华能几时。……”此用其成句。

⑦落日两句，意谓金人不断侵扰，而我方却按兵不动。

⑧一编句，汉张良年轻时，曾步游下邳一桥上，有老父送给他一编（一部）《太公兵法》，对他说：“读此，则为王者师矣。”见《史记·留侯世家》。这里将张仲固比作张良，赞美之中寄予厚望。

⑨小试，即小试牛刀的意思。征西，指帅兴元。

⑩旌旗，指张仲固上任时的仪仗。

⑪江涵句，开始南飞的秋雁，其影落入江中，好像为江水所包含一般。杜牧《九日齐山登高》：“江涵秋影雁初飞，与客携壶上翠微。”

⑫安得句，意谓怎能使车轮生出四角。分袂之际，依依不舍，希望圆形的车轮变成方形，不能转动，将对方挽留下来。陆龟蒙《古意》：

“君心莫淡薄，妾意正栖托。愿得双车轮，一夜生四角。”

⑬此句为“不堪腰围带减”的倒装。用夸张手法，形容离愁使自己消瘦，腰带为之收紧。

【评析】 这首词在抒写依依惜别之情的同时，表达了作者对南宋朝廷一任敌人骚扰却不图北伐等现状的不满，并希望对方上任后能有所作为。上片前八句因送张仲固之任汉中，联想到汉高祖曾在该地成就帝业，以及萧何爱惜人才、自追韩信等往事。“但山川满目泪沾衣”一句，承上启下，由怀古过渡到抒发山川依旧、人事已非的悲哀。“落日”句写敌方，“西风”句写我方，在鲜明的对照中表达了沉痛和愤慨之情。题为送人，却不先言离别，似乎离题，其实乃是为下片作好充分铺垫。换头两句，在赞美文字中，隐含了殷切的期望。以下至篇末，分别从送者、行者两个方面来抒写离别之情。“更草草离筵”三句，从送者角度表达惜别之意；“君思我”两句，设想对方回忆故人时，只能看到开始南飞的大雁出现在江上的凄凉景色。最后两句，再从送者角度抒写惜别之情。全词先言国事，后叙私情，在同类词中可谓别具一格。

沁园春

带湖^①新居将成

三径^②初成，鹤怨猿惊^③，稼轩未来。甚云山自许，平生意气，衣冠人笑，抵死尘埃^④。意倦须还，身闲贵早^⑤，岂为莼羹鲈脍哉。秋江上，看惊弦雁避，骇浪船回^⑥。东冈

更葺^⑦茅斋。好都把、轩窗临水开。要小舟行钓，先应种柳，疏篱护竹，莫碍观梅。秋菊堪餐，春兰可佩^⑧，留待先生手自栽。沉吟久，怕君恩未许，此意徘徊^⑨。

【注释】

①带湖，在信州府城北里许（今江西省上饶市茶山寺东）。

②汉代蒋诩隐居时在居处院中开了“三径”，陶渊明《归去来辞》又有“三径就荒，松菊犹存”之句，后来便常以“三径”代指归隐的园田。这里指带湖新居。

③鹤怨句，化用孔稚珪《北山移文》：“蕙帐空兮夜鹤怨，山人去兮晓猿惊。”意谓自己未能及时归隐，以至新居附近的鹤为之埋怨，猿为之痛心。

④此四句为“甚平生意气，自许云山；抵死尘埃，人笑衣冠”的倒装。甚，真正。四句大意是：我平生的志趣，真正在于隐居云山之间；如果老是在尘世间（意即官场上）流连，就会被别人嘲笑我这个衣冠之士（士大夫）了。

⑤意倦，对做官的兴趣已经厌倦。还，回家。身闲，指离开官场，做个闲人。贵早，宜早。

⑥惊弦雁避，见前选《木兰花慢·滁州送范倅》注⑧。此两句意谓：我是一只受过创伤的大雁，听到弓弦声便及早避开；我又是一条小船，在惊涛骇浪面前就赶紧回头。两句隐喻官场黑暗，仕途险恶，自己要及早避开。

⑦葺（qì），修建房屋。

⑧《离骚》：“夕餐秋菊之落英。”又：“纫秋兰以为佩。”秋菊、春兰都是芳草。餐秋菊，佩春兰，表示自己志行高洁。

⑨此意，指退隐的念头。徘徊，犹豫未定。

【评析】 这首词的写法也比较别致。除末三句“显其志”外，其余绝大部分篇幅皆是反复申述为什么要退隐，以及退隐后的打算和乐趣。发端三句，写新居将要落成，鹤猿都为自己未能及时退隐而不高兴。“甚云山”四句，写自己本来志在栖隐云山之间，不应总是留恋官场，惹人嘲笑。“意倦”三句，写厌倦仕宦生涯，希望及早做个闲人，但退隐并非为了家乡的美味。“岂为”一句，貌似旷达，其实隐痛甚深，因为作者家乡早已被金人占领，要想步张翰后尘，已不可得。“秋江上”三句，写仕途险恶，不能不及早避开。上片四层，分别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希望退隐的种种理由。过片以后，计划如何进一步整治带湖新居，以安享园田之乐。“秋菊”三句是重点，表达自己高洁的志行，所以说是要“留待先生手自栽”。以上描述作了充分的铺垫后，便画龙点睛般地以末三句收束全篇。“沉吟久”三字，写自己左思右想，在去留之间，心情仍然十分矛盾。“怕君恩未许”，说明对孝宗还存有幻想，对仕宦仍有所留恋。从全词的艺术结构来看，作者当时的心情确很矛盾，然而矛盾的主要方面依旧是用世思想。作者同僚好友赵善括和章其一云：“虎啸风生，龙跃云飞，时不再来。试凭高望远，长淮清浅，伤今怀古，故国氛埃。壮志求申，匈奴未灭，早以家为何谓哉！多应是，待着鞭事了，税驾方回。 稼轩聊尔名斋，笑学请、樊迟心未开。似南阳高卧，莘郊自乐，磻矶韬略，傅野盐梅。植杖亭前，集山楼下，五桂三槐次第栽。功名遂，向急流勇退，肯恁徘徊？”可谓道出了稼轩的心曲。可悲的是，作者不知道孝宗已对他感到厌倦，再也不会因为他此前的种种功绩而“保全”他了。不久之后，“君恩未许”的幻想终于破灭，他不得不真的退隐带湖，一过就是近20年的投闲置散生活。这是作者的悲剧，也是整个封建时代许多志士仁人的普遍悲剧。

满江红

点火樱桃^①，照一架、荼蘼^②如雪。春正好、见龙孙^③穿

破，紫苔苍壁。乳燕引雏飞力弱，流莺唤友娇声怯^④。问春归、不肯带愁归，肠千结。层楼望，春山叠。家何在，烟波隔。把古今遗恨，向他谁说。蝴蝶不传千里梦，子规叫断三更月^⑤。听声声、枕上劝人归^⑥，归难得。

【注释】

①点火樱桃，樱桃颗颗鲜红，犹如点燃着的无数火星。

②茶蘼（tú mí），即酴醾、荼蘼，花名，一名木香。

③龙孙，竹笋。

④怯，细弱貌。

⑤崔涂《春夕》诗：“蝴蝶梦中家万里，杜鹃枝上月三更。”子规，杜鹃鸟的别称。

⑥子规的啼声很像“不如归”，故云。

【评析】 这是一首风格婉约的思乡之作。上片先以浓笔极写晚春景色，“问春归”以下转入乡愁，用的是以乐景写哀的反衬手法。过片六句，写望乡不见，愁思又无人诉说，可谓愁上加愁。乡愁本是古今之人的共同感受，况且作者的家乡又沦入敌手，所以说是“古今遗恨”。“蝴蝶”两句化用唐人崔涂名句。蝴蝶翅短，不能远飞，故亦无法将作者梦魂传到千里之外的济南家乡；杜鹃多情，“不如归，不如归”的啼声一直叫落了三更的残月。欹枕无眠的游子听到这里，忍不住发出了“归难得”的浩叹。全词基本上用赋体，只是委婉地直写情景，全无金刚怒目之态，却隐含着无限的愁恨，可与作者其他思乡的词互相参读。

祝英台近

晚 春

宝钗分^①，桃叶渡^②，烟柳暗南浦^③。怕上层楼，十日九风雨。断肠片片飞红，都无人管，更谁劝、啼莺声住。鬓边觑。试把花卜归期^④，才簪又重数。罗帐灯昏，哽咽梦中语。是他春带愁来，春归何处，却不解、带将愁去。

【注释】

①宝钗分，男女分别之时分钗以赠，是当时盛行的一种习俗。

②桃叶渡，王献之与妾分别之处，参见前选《念奴娇·西湖和人韵》注⑥。这里代指分别的地方。

③南浦，江淹《别赋》：“春草碧色，春水绿波。送君南浦，伤如之何。”此处泛指送别之处。

④花卜归期，大约是以所簪花瓣的数目来占卜离人的归期。疑亦当时民间习俗之一。

【评析】 此词是稼轩婉约风格作品中最著名的一首，即使置之五代北宋典型的婉约派词中，也属于上乘之作，所以沈谦《填词杂说》评论说：“稼轩词以激扬奋厉为工，至‘宝钗分，桃叶渡’一曲，昵狎温柔，魂消意尽。词人伎俩，真不可测。”全词以思妇口吻出之。起首三句，追

忆送别时的情景。“宝钗分”是送别时的典型习俗，“桃叶渡”和“南浦”是送别时的典型环境。“烟柳”点明季节是春天。着一“暗”字，不仅形象写实，也烘托了别离时黯然销魂的气氛。“怕上层楼”以下，写与所思之人别后所见所闻的哀景。行人去后，登上高楼远望，这本是人之常情；但正如南朝乐府《西洲曲》所说的，“楼高望不见”，终于还是徒劳。何况“十日九风雨”，雨丝风片遮断了望眼，凄风苦雨反而加重闺中人的愁肠。并此数者，所以说是“怕上”。此可悲者一。“红”，春天的繁花，它们原是可以愉人心目的景物，然而片片飞落，意味着春光即将消逝，望之只能使人心酸肠断；加之满地落英，无人收拾，只好一任它们化为尘土。此可悲者二。还有那不知人们悲愁的黄莺，不停地叫唤，搅得愁人心烦意乱。此情此景，不分明是金昌绪《闺思》“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莺；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诗境的重现吗？此可悲者三。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一切景语皆情语也。”这首词上片除了楔入“怕”、“断肠”等个别言情字词外，几乎全是写景；而在景物的描绘中，又处处都有人在，将思妇送别征人后的心情作了层层剥笋似的细腻传达。景中见情，可以说是此词的第一大特色。下片继续写由白昼到深夜的相思之情，但手法与上片有异。“鬓边觑”三句，写相思之极，在百无聊赖之中，下意识地取下插在鬓边的花朵来占卜行人的归期。“才簪又重数”五字，生动而形象地表现了思妇心烦意乱的神态，极传神。由于用花占卜归期毕竟只是聊以自慰而终于无法解除苦闷的做法，故“罗帐灯昏”以下，又接写闺中人不得不独上空床，试图进入梦乡以求解脱。可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百结愁肠又随梦而来，以致在昏昏沉沉的梦境之中又复呜咽自语：是春天把愁带来的，春天回到哪儿去了？它怎么不懂得将我的愁思也带走呢？前人在写到类似情景时，多写梦中寻找旧欢旧游，如“故欹单枕梦中寻，梦又不成灯又烬”（欧阳修《木兰花》）、“无据，和梦也新来不做”（赵佶《燕山亭》）之类。此词结尾另辟蹊径，自立机杼，构思奇警，声情并茂，确有度越前人之处。通过动作、梦语

来细腻地刻画人物的心理状态，可以说是此词的第二大特色。全词悱恻缠绵，怨而不怒，情、景、声、色融为一体，臻于化境，在豪放派的大手笔下居然有此典型的闺怨之作，真不愧为词中大家。

张端义《贵耳集》云：“吕媮（婆）……有女事辛幼安，因以微事触其怒，竟逐之。今稼轩《桃叶渡》词因此而作。”不知何所据而云然。我们研读此词时，可以不必泥于此说。有人认为此词是借闺怨题材，隐喻社会政治现实；有的注本断言作者在词中袭用爱情的外壳，抒写对中原故人的思念。这类索隐式的解释，都不免有穿凿附会之嫌。

水调歌头

盟 鸥^①

带湖吾甚爱，千丈翠奁开^②。先生杖屦^③无事，一日走千回。凡我同盟鸥鹭，今日既盟之后，来往莫相猜^④。白鹤在何处？尝试与偕来。破青萍，排翠藻，立苍苔。窥鱼笑汝痴计，不解举吾杯^⑤。废沼荒丘畴昔，明月清风此夜，人世几欢哀^⑥。东岸绿阴少，杨柳更须栽。

【注释】

①盟鸥，与鸥鸟订立盟约，即与鸥鸟为友，比喻退隐。

②奁，盛梳妆用品的镜匣。带湖狭长，故云“千丈”；湖水青翠如镜，故喻为“翠奁”。

③杖屨(jù),手杖麻鞋,出游时用。这里指漫步出游,用作动词。

④猜,猜疑、不信任。按以上三句仿《春秋》会盟体。《左传·僖公九年》:“齐盟于葵丘(地名)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后,言归于好。’”

⑤破青萍五句写鸥鹭。它们时而点破青萍,时而拨开绿藻,时而伫立于苍苔之上,目的在于窥伺水中的游鱼。作者嘲笑它们心计痴呆,只知捕食游鱼,不懂得自己饮酒的乐趣。

⑥废沼三句意谓,从前这里是一片荒废的沼泽小丘,今夜却是清风明月的美景,人世也是沧桑变化,有时欢乐,有时悲哀。

【评析】 此词作于被迫退隐带湖的初期。用“盟鸥”为题,说明作者在冷酷的现实面前,不得不作长期退隐的打算。从词的发端一直到“不解举吾杯”,都出以旷达的口吻,仿佛退隐全然出于自愿,今日已享受到园田之乐,不复再有入世之想了。“废沼”两句写带湖周围今昔的变化。经过作者的整治,昔日的废沼荒丘,今夜已经化为明月清风的美景,作者理应为此变化感到愉悦才是,何以下句又着以“人世几欢哀”五字呢?一“哀”字显然含有作者无限之隐痛。其实“欢”指现在的隐居之乐,“哀”指过去在宦海风波中搏斗的失败。自然界“畴昔”、“此夜”的变化,也就同人世的哀乐变化一样。如此写法,给读者留有余地,极沉郁含蓄之致。末二句立作转折,仍以旷达之语收束全一篇,将刚刚露出的哀思轻轻一笔带过,读来反觉低回掩抑,不尽哀怨。欲擒故纵,正是作者艺术匠心的所在。

水调歌头

汤朝美司谏见和^①，用韵为谢^②。

白日射金阙，虎豹九关开^③。见君谏疏频上，谈笑挽天回^④。千古忠肝义胆，万里蛮烟瘴雨，往事莫惊猜^⑤。政恐不免耳，消息日边来^⑥。笑吾庐，门掩草，径封苔。未应两手无用，要把蟹螯杯^⑦。说剑论诗余事^⑧，醉舞狂歌欲倒，老子颇堪哀^⑨。白发宁有种，一一醒时栽^⑩。

【注释】

①朝美，汤邦彦的字。丞相虞允文曾除之为枢密院编修官。虞宣抚四川，又辟充大使司干办公事。后受孝宗赏识，除秘书丞，起居舍人兼中书舍人，擢左司谏兼侍读。论事风生，权幸侧目。孝宗曾手书以赐，称他“以身许国，志若金石，协济大计，始终不移”，有疑问，总是向他询问。出使金国，因事被贬。淳熙末年，复故官，归乡里。朝廷准备起用他，不久他就去世了。见和，承蒙对方和词。

②用韵，用汤朝美和词的韵。为谢，表示谢意。

③两句意为：当太阳照射到皇宫的门楼时，虎豹把守的重重宫门为你打开了。指汤当年入朝做官。屈原《招魂》：“魂兮归来，君无上天些。虎豹九关，啄害下人些。”

④汤朝美入朝后，“君臣之间，气合道同，言听谏行”（刘宰《漫塘文集·颐堂集序》）。疏，奏疏，读去声。挽天回，意谓使皇帝改变了原

来的主意，接受了自己的意见。天，指皇帝。

⑤淳熙二年秋八月，汤出使金国。又明年三月，以使事被谪送新州编管。新州即今广东省新兴县，当时属南方偏远之地，故云“万里蛮烟瘴雨”。往事莫惊猜，劝汤对这段不愉快的往事不要再抱惊疑的态度。作者《满江红·送汤朝美司谏自便归金坛》也有“瘴雨蛮烟，十年梦、尊前休说”之句。

⑥《世说新语·排调篇》：“初，谢安在东山居布衣时，兄弟已有富贵者，翁（xī，聚）集家门，倾动人物。刘夫人戏谓安曰：‘大丈夫不当如此乎？’谢乃捉鼻（不屑貌）曰：‘但恐不免耳。’”政，同“正”。不免，免不了要出去做官，取得富贵。消息日边来，谓起用的消息将从朝廷下达。

⑦《世说新语·任诞篇》：“毕茂世云：‘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浮游）酒池中，便足了一生。’”

⑧余事，末事、闲事。

⑨老子，自称，犹“老夫”。

⑩黄庭坚《次韵裴仲谋同年》：“白发齐生如有种，青山好去坐无钱。”此反其意而用之。宁，岂、哪，读去声。

【评析】 上片写汤朝美，下片写自己，结构严整，蹊径显然。上片分三层依次写来：发端至“谈笑挽天回”，追叙并赞美汤入朝后的事功。“千古”三句，赞扬汤的忠心耿耿，劝慰对方不要将贬谪岭南之事挂在心上。“政恐”两句，预祝汤很快能够起复。过片转以自身现时的处境和心情作对照。“笑吾庐”三句，写退隐之后，深居简出，与世隔绝，大有“门庭冷落车马稀”之况。表面上着一“笑”字，实则中有无限悲哀在。“未应”两句，更作自我解嘲，益觉难以为情。至此哀怨终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所以接下去有“说剑”三句。作者志在上马杀贼，下马草檄，可是如今这些都成了退隐生活中的末事、闲事，只能在醉舞狂歌之中消

磨岁月，排遣烦忧了，故云“颇堪哀”。昔人云，“长歌之哀，过于痛哭”。醉舞狂歌，意在忘忧；及至酒醒，愁思又复袭来。“人言头上发，总向愁中白”，末二句反用山谷诗意以写悲愤之情，读之令人心恻。此词作于退隐初期。作者杖屦带湖，貌似闲适，但用世之想，仍旧未已。联系同时写的另一首《水调歌头·严子文同傅安道和前韵，因再和谢之》中“短灯檠，长剑铗，欲生苔。雕弓挂壁无用，照影落清杯”之句，更可想见作者此时心曲。

水调歌头

再用韵答李子永提干^①

君莫赋《幽愤》^②，一语试相开^③。长安车马道上，平地起崔嵬^④。我愧渊明久矣，犹借此翁湔洗，素壁写《归来》^⑤。斜日透虚隙，一线万飞埃^⑥。断吾生，左持蟹，右持杯^⑦。买山自种云树，山下刷烟莱^⑧。百炼都成绕指^⑨，万事直须称好，人世几舆台^⑩。刘郎更堪笑，刚赋看花回^⑪。

【注释】

①子永，李泳的字。广陵人。淳熙中曾为溧水令，又为阮冶司干官。

②《幽愤》，指魏诗人嵇康在狱中作的《幽愤诗》。

③开，启发、开导。

④长安，借指临安。车马道上，喻指仕途。平地起崔嵬（wéi），平

地上隆起山阜。意谓仕途中常会出现意外的障碍。

⑤此翁，指陶渊明。湔（jiān）洗，此谓洗刷追求富贵的杂念。《归来》，陶渊明有《归去来辞》，写弃官归隐、乐天知命的思想感情。

⑥《景德传灯录》卷十三圭峰《禅源诸论序》：“虚隙日光，纤埃扰扰；清潭水底，影象昭昭。”此言人间纷纷扰扰，不如归隐园田清静。作者《南歌子·独坐蔗庵》也有“细看斜日隙中尘，始觉人间何处不纷纷”之句。虚隙，门户的缝隙。一线，日光透过虚隙形成一道直线。纷纷，指灰尘很多。这里暗喻人世间到处有纷扰。

⑦断，了、尽。余详上首《水调歌头》注⑦。

⑧劘（zhǔ），斫。菜，草。

⑨刘琨《赠卢谿》：“何意百炼刚，化为绕指柔。”意谓经过千锤百炼的刚强性格，现在却变成可以绕指的柔弱性格了。

⑩万事直须称好，典出《世说新语》注引《司马徽别传》：“徽有人伦鉴，居荆州，知刘表性暗，必害善人，乃囊括不谈议时人。有以人物问徽者，初不辨其高下，每辄言佳。其妇谏曰：‘人质所疑，君宜辩论，而一皆言佳，岂人所以咨君之意乎？’徽曰：‘如君所言亦复佳。’其婉约逊遁如此。”几，几多、多少。舆台，古代将人分为十等，舆为第六等，台为第十等，故“舆台”泛指地位低微的人。

⑪刘郎，指唐代诗人刘禹锡。他有《游玄都观咏看花君子》诗：“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后因此诗得罪，出为连州刺史。刚，偏要、硬要。

【评析】 此词也作于退隐初期，借答李子永以抒怀。从词的发端来看，李在官场上大约也很不得意。同病相怜，作为一个长期在宦海风波中搏斗过来的失败者，作者在李的面前倾吐自己胸中的块垒，是很自然的事情。开头四句，劝慰对方。“长安车马道上，平地起崔嵬”，形象地概括了仕途的险恶，是封建时代官场的缩影。“我愧渊明”以下，写自己

铩羽后的指导思想、生活道路和处世哲学：学习陶渊明赋归园田，摆脱尘世间的纷纷扰扰，过着悠游闲适、躬耕自食的生活。积 20 年的经验，深知世间等级过多，层层相压，不如摧刚为柔，万事称好，这样才不至在宦海中沉沦；而唐代的刘禹锡，在被贬十年之后，偏偏还要作诗隐含讥讽，终于遭到了一贬再贬的结局。“百炼都成绕指，万事直须称好”，又高度概括了应付官场以至日常人事的圆滑处世哲学，与上片“长安”两句遥相呼应；所谓“试相开”的“一语”，其核心也就在此。全词的风格也是摧刚为柔，将真情实感若明若暗地用反语出之，读来如饮醇酒，开始清淡如水，细品则余味无尽。

水 龙 吟

甲辰岁寿韩南涧尚书^①

渡江天马南来^②，几人真是经纶手^③。长安父老^④，新亭风景^⑤，可怜依旧。夷甫诸人，神州沉陆，几曾回首^⑥。算平戎万里，功名本是，真儒事、公知否^⑦？

况有文章山斗^⑧。对桐阴、满庭清昼^⑨。当年堕地^⑩，而今试看，风云奔走^⑪。绿野风烟^⑫，平泉草木^⑬，东山歌酒^⑭。待他年、整顿乾坤事了，为先生寿^⑮。

【注释】

①甲辰岁，淳熙十一年（1184）。韩元吉，字无咎，号南涧。孝宗初

年曾任吏部尚书。晚年徙居上饶，与作者时有来往。

②渡江句，据《晋书·元帝纪》记载，晋元帝司马睿南渡后在建康建立东晋王朝，因与西阳王等四人一同渡江，故当时有“五马浮渡江，一马化为龙”的童谚。这里借指宋室南渡。

③经纶手，治国能手。经纶，整理乱丝。

④据《晋书·桓温传》记载，桓温北伐，经过长安附近霸上时，父老持牛酒相迎，感泣道：“不图今日复见官军！”这里借用此事极写中原人民盼望王师心切。长安，借指北宋京城汴京。

⑤据《世说新语·言语篇》记载，随晋室南渡的中原士大夫常到新亭（一名劳劳亭，故址在今江苏省江宁县南）聚宴。一天，周顛感叹地说：“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于是大家皆相视流泪。

⑥夷甫，西晋末年宰相王衍的字。王衍喜欢清谈，匈奴贵族刘渊举兵来犯，他不思抵抗，因而导致西晋覆亡。又《晋书·桓温传》记载说，桓温北伐途中，曾登平乘楼眺望中原，慨然对僚属说道：“遂使神州陆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几曾，何曾。回首，意谓挂在心上。

⑦平戎万里，此指远征中原，扫平金人。真儒，读圣贤书并能身体力行、建功立业的儒者，与“伪儒”相对而言。公，对韩元吉的尊称。

⑧文章山斗，《新唐书·韩愈传赞》：“自愈之没，其言大行，学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这句赞美韩元吉为文章的大手笔。

⑨桐阴，北宋时有两韩氏并盛，一为相州韩氏，一为颍川韩氏。颍川韩氏在京城宅第门前多种桐树，所以世称“桐木韩家”，以区别于相州韩琦一族。这里意在颂扬韩元吉的家世。

⑩堕地，诞生。

⑪风云奔走，赞美韩元吉卓有才干，可以为国家奔走出力，做出一番事业。

⑫绿野，堂名，唐宰相裴度建在洛阳午桥的别墅。

⑬平泉，庄名，唐宰相李德裕建在洛阳城郊三十里的别墅。

⑭东山，东晋宰相谢安寓居的地方，已见前选《念奴娇·登建康赏心亭呈史留守致道》注⑥。以上三句将韩比作晚年隐居的几位历史名相。

⑮整顿乾坤事了，谓全国统一的大业完成以后。为先生寿，给您祝寿。

【评析】 在稼轩词集中，这是最著名的一首寿词。正如张炎《词源》所说，一般寿词总免不了要在富贵、功名、神仙这三者中打圈子，这首寿词却侧重从期望对方平戎万里、整顿乾坤方面落笔。上片以晋室南迁借喻宋室南渡。“几人”句以反诘语气出之，意谓南渡以后并没有出现过真正的“经纶手”，而这“经纶手”亦唯有“真儒”足以当之，与上片结尾呼应，拈出正面人物。“长安”三句，以中原父老盼望王师与南渡权贵无所作为对照，既慨叹山河的破碎，也谴责了南渡衣冠，从反面与首二句紧紧衔接。“夷甫”三句，进一步借古喻今，追溯北宋王朝覆灭的原因，在于当权者的不恤国事。由此逼出上片末三句的正面人物，并为下文埋下伏笔，做好铺垫。下片承“真儒”而来。换头五句，分别从文章、家世、才能三个方面赞美韩元吉。有此三者，自是真儒，自是经纶手，自足以平戎万里，建立功名。“绿野”三句一转，貌似称颂韩元吉的退隐生涯，实则有所期望，有所勸勉。作者生朝与韩相去一日，韩也有《水龙吟》为寿，中有“使君莫袖平戎手”之句，这里三句的含意与此相同，但比较委婉，不像韩词那样显露。末三句更作一转，是“而今试看，风云奔走”两句的延伸，明确希望韩能进一步担当起统一全国的重任。韩元吉是作者早年在建康游宦时的同僚，韩“名家文献，政事文学，为一代冠冕”（《花庵词选》），为作者所深知。现在虽然引退上饶，作者仍然希望他能出山为国家做一番事业，所以借祝寿之词来表达此意。慷慨激越，一反陈辞；寿词有此，亦犹宫体诗之有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庶几可以无大憾了。

满江红

送李正之提刑入蜀^①

蜀道登天^②，一杯送、绣衣行客^③。还自叹、中年多病，不堪离别^④。东北看惊诸葛表^⑤，西南更草相如檄^⑥。把功名、收拾付君侯，如椽笔^⑦。儿女泪，君休滴。荆楚路，吾能说^⑧。要新诗准备，庐山^⑨山色。赤壁矶头千古浪^⑩，铜鞮陌上三更月^⑪。正梅花、万里雪深时，须相忆^⑫。

【注释】

①正之，李大正的字。他曾做过力主抗战的张孝祥的幕僚，两度任江淮、荆浙、福建、广南路提点坑冶铸钱公事，淳熙十一年冬入蜀任利州路（今川北、陕南一带）提刑。

②蜀道登天，这里形容入蜀的道路难如登天。李白《蜀道难》：“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③绣衣，汉武帝时曾派绣衣御史巡行天下，李大正官至提刑，两者职务大略相当，故云。

④《世说新语·言语篇》：“谢太傅（安）语王右军（羲之）曰：‘中年伤于哀乐，与亲友别，辄作数日恶（总是有好几天心里很难受）。’”

⑤诸葛表，指诸葛亮北伐曹魏，上蜀汉后主的《出师表》。

⑥相如檄，司马相如《喻巴蜀檄》。据《史记·司马相如传》记载，

唐蒙征发巴蜀大批吏民修筑西南地区的道路，对逃亡者和反抗者的头子绳之以法，使巴蜀群众大为惊恐。汉武帝得知后，命司马相如责备唐蒙，并起草檄文说明这并不是皇帝的旨意。

⑦如椽笔，《晋书·王珣传》：“珣梦人以大笔如椽与之，既觉（醒），语人曰：‘此当有大手笔事。’”这里赞美李正之善于属文，很有才华。

⑧荆楚路，今湖南、湖北一带，是入蜀途经之路，作者“二年历遍楚山川”，故云“吾能说”。

⑨庐山，也是李入蜀途中必经之地。

⑩赤壁矶，又名赤鼻矶，在今湖北省黄冈县西北。千古浪，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⑪铜鞮（dī），谓襄阳（今湖北襄樊市）。又兼指襄阳民歌《白铜鞮》曲。李白《襄阳曲》有“襄阳行乐处，歌舞《白铜鞮》”之句，《襄阳歌》亦有“襄阳小儿齐拍手，拦街争唱《白铜鞮》”之句。疑“赤壁”两句皆前句“要新诗准备”的宾语，与“庐山山色”并列，希望李正之入蜀途中将庐山、赤壁矶和襄阳的景物写入新创作的诗篇之中。

⑫李入蜀任利州路提刑正在冬季，故云。盛弘之《荆州记》云：“陆凯与范晔相善，自江南寄梅花一枝诣长安与晔，并赠花诗曰：‘折花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

【评析】 借送行来表达对行客在事业上的期望，是稼轩送别词中常见的内容和手法，在作者投闲置散之后，这类词作尤为常见。发端两句直接点题。“还自叹”三句，用谢安语表达惜别之情。“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江淹《别赋》），何况自己中年多病，此情更何以堪。“东北”句以下转写对方，用诸葛亮上《出师表》和司马相如草《喻巴蜀檄》两事，鼓励并期望李正之入蜀后在北伐与治国两方面都能大有作为，建功立业。“诸葛表”和“相如檄”皆与蜀地有关，李正之又是“文出胸中之浑厚，学非纸上之拘挛”（彭龟年《止堂集》卷十三《迎李泉使启》）一类

人物，可见作者用典的贴切。换头数句，先劝对方勿以离别伤怀，然后历数入蜀途中所经的名胜古迹，希望对方到时赋诗相赠。“新诗准备”四字，一直贯到“铜鞮陌上三更月”，庐山、赤壁矶、铜鞮陌三者并列，都是“新诗准备”的宾语，当一气读之。末三句希望对方到达蜀地后，在梅花雪深之时勿忘故人。殷殷作别，谆谆嘱咐，情深意长，并见笔端。

水调歌头

和信守郑舜举蔗庵韵^①

万事到白发^②，日月几西东^③。羊肠九折歧路，老我惯经从^④。竹树前溪风月，鸡酒东家^⑤父老，一笑偶相逢^⑥。此乐竟谁觉，天外有冥鸿^⑦。味平生，公与我，定无同^⑧。玉堂金马，自有佳处着诗翁^⑨。“好锁云烟窗户，怕入丹青图画，飞去了无踪^⑩。”此语更痴绝，真有虎头风^⑪。

【注释】

①信守，知信州（上饶）。舜举，郑汝谐的字，绍兴二十七年进士。为人“颖悟贯洽，出入五经，权衡诸史。辛稼轩见之，曰：‘此老胸中兵百万。’丞相洪景伯荐于朝。孝宗书于御屏曰：‘郑汝谐威而能惠。’授两浙转运判官。……转江西转运使。……入为大理少卿。持公论释陈亮。历官吏部侍郎。”（《青田县志·人物志》）蔗庵，郑汝谐的居第，在上饶市城南黄金山巅。

②万事到白发，谓人生万事，终须老大。

③几，几番、若干次。此句意谓人生在世，不过经历若干次日月的起落。

④两句意思是说，人生的道路，好像羊肠九折，又多岔道，可是年老的我已经习惯行走了。

⑤东家，邻居。

⑥此句为“偶相逢一笑”的倒装。

⑦两句意谓：自己退隐之后，逃脱世网，仿佛天外冥冥的飞鸿，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其乐别人不能体味。扬雄《法言·问明》：“鸿飞冥冥，弋人何篡（夺取）焉。”注：“君子潜神重（chóng）玄之域，世网不能制御之。”

⑧味平生三句意谓，细想我们两人此生的出处一定是不同的。言外之意，自己志在栖隐，郑却是富贵中人。

⑨玉堂，宫殿的美称。金马，即金马门。皆指朝廷。两句意谓郑将来必然立身朝廷，得到富贵。诗翁，指郑舜举。

⑩三句都是郑舜举说的话。

⑪痴绝，天真到了极点。《世说新语·文学篇》注引宋明帝《文章志》说世云顾恺之（小字虎头）“有三绝：画绝、文绝，痴绝。”《世说新语·巧艺篇》注引《续晋阳秋》曰：“恺之尤好丹青，妙绝于时。曾以一厨画寄桓玄，皆其绝者，深所珍惜，悉糊题其前。桓乃发厨后取之，好加理复。恺之见封题如初，而画并不存，直云‘妙画通灵，变化而去，如人之登仙矣。’”

【评析】 上片自述。发端两句，总写人生短暂，终须老大。“羊肠”两句接写世事：人生的道路总是曲折的，自己已有深切体味，人老了也就习惯了。“竹树”句以下，再写隐居之乐——既有大自然的美景可以观赏，又有邻舍的父老偶以鸡酒款待，自己像是天外高飞的鸿雁一样，

摆脱了世网，不再涉足人世间的“羊肠九折歧路”。这是作者对过去仕宦生活的形象概括，也是对目前退隐生涯的具体写照。两相对比，故有“此乐竟谁觉”的感想。摧刚为柔，不平之气似已尽杀。下片写郑舜举。换头五句承上陡转。说自己乐在栖隐，对方将来则定是富贵中人，两人的出处完全不同。尘俗之意，出以典雅之语，读来并不使人生厌。作者曾经赞誉郑胸中有兵百万，如今期望对方富贵，其中自有深意存焉，只不过没有形诸文字罢了（参见下面所选《满江红·送信守郑舜举被召》）。“好锁”三句，用郑自己的话来写蔗庵，从而切题。郑毕竟是一诗翁，出语便觉天真可爱。他热爱蔗庵中的风物，但不直说，而是讲了一些似乎天真可笑的话：“快把园中的美景锁在窗户里面，否则让画师写到图画之中，它们就会飞得无影无踪啦！”意在言外，自己倘若富贵，就不可能再欣赏这里的美景了。所以在词的结尾，作者故意用顾恺之痴绝的遗风来加以调侃。貌似取笑，实则赞许郑的天真可爱，与官场上不择手段追求功名利禄的小人是一个鲜明的对比。

千 年 调

蔗庵小阁名曰“卮言”^①，作此词以嘲之。

卮酒^②向人时，和气先倾倒^③。最要然然可可，万事称好^④。滑稽坐上^⑤，更对鸱夷笑^⑥。寒与热，总随人，甘国老^⑦。少年使酒^⑧，出口人嫌拗。此个和合^⑨道理，近日方晓。学人言语，未会十分巧。看他们，得人怜，秦吉了^⑩。

【注释】

①卮言，没有主见之言。《庄子·寓言》：“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后人常用以谦称自己的著作。郑舜举以此名庵中小阁，也含有自谦之意。

②卮酒，杯酒。卮，盛酒的小杯。

③这句是“先倾倒和气”的倒装。斟酒之时，先以笑脸对人，一团和气。

④然然可可，即唯唯诺诺，随声附和。万事称好，参见《水调歌头·君莫赋幽愤》注⑩。

⑤滑（gǔ）稽，古代一种转注流引酒浆的容器，因为它刚灌满就又吐出，所以后来用以形容花言巧语、油腔滑调的人。坐上，即座上。

⑥鴟（chī）夷，古代用以盛酒的皮袋。因可伸可缩，容量很大，所以后来常用以比喻能曲能伸、见风使舵的人。以上两句是说，在宴席座上，尽有类似滑稽与鴟夷之流的人物，他们臭味相投，常常相对发出会心的微笑。《庄子·大宗师》：“子祀、子舆、子犁、子来四人相与语曰：‘孰能以无为首，以生为脊，以死为尻，孰知死生存亡之一体者，吾与之友矣。’四人相视而笑，莫逆于心，遂相与为友。”以上两句暗用其意。

⑦三句意谓，不管别人说寒道热，你总随声附和，调和其间，就像草药中的甘草一样。甘国老，甘草的别名。《本草纲目·草部·上品之上》注引《药性论》：“甘草……诸药众中为君……调和使诸药有功，故号国老之名。”

⑧使酒，喝了酒就使性子。

⑨和合，顺和迎合。

⑩怜，喜欢。得人怜，犹讨人喜欢。秦吉了，鸟名，善于学人言语，据说比鹦鹉还要聪慧。

【评析】 这是一首用游戏文字写成的讽刺词，矛头针对当时官场上和日常生活中随声应和、阿谀奉承的小人。由于唯唯诺诺的庸俗风气在封建社会里很普遍，所以此词的揭露和讽刺也极具典型意义。上片从斟酒、饮酒写起。酒席宴上，觥筹交错，本应谈笑风生，不拘形迹。可是就在饮宴过程之中，却也有一番处世哲学在：给人斟酒、劝酒，先应一团和气，满脸堆笑，不管对方说什么，你都要连声称好。在座上，总会看到一些处世圆滑、巧于应对的角色，他们臭味相投，相视莫逆，别人喜欢怎样他们便怎样，就像草药中的甘国老一样，调和百药，寒热随人。这种奴颜媚骨式地处理人际关系的风气，是作者在20年官场生活中亲眼所见、亲身体味到的，通过游戏笔墨，词人作了淋漓尽致的揭露和描绘。下片转写自己。换头两句，写自己少年使酒任性，一开口就不合时宜，惹人生厌。“此个”两句一转，写自己今日在道理上已经省悟到必须随波逐流，顺和迎合——这显然是碰了许多钉子，摔了好些筋斗之后得出来的经验之谈。“学人”以下再作转折：自己虽然懂得了这个道理，也想努力迎合世俗，无奈生平刚拙自信，秉性难移，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些秦吉了式的人物，讨得别人的喜欢。愤世嫉俗之情和不愿随人俯仰之意，通过嘻笑怒骂的文字，栩栩如生地传达了出来，而封建社会中一个正直的士大夫的形象，也从字里行间脱颖而出。

清 平 乐

独宿博山王氏庵^①

绕床饥鼠。蝙蝠翻灯舞。屋上松风吹急雨。破纸窗间自

语^②。平生塞北江南。归来华发苍颜^③。布被秋宵梦觉，眼前万里江山^④。

【注释】

①博山，在今江西省广丰县西二十里。庵，草屋。

②破纸句意谓被风吹破的窗纸发出沙沙声响，好像是在窗间自言自语。

③塞北，泛指北方。归来，指淳熙八年（1181）冬，42岁时，被弹劾落职，回到上饶家中。华发，白发。苍颜，苍老的容颜。

④梦觉，梦醒。万里江山，指祖国全境。

【评析】 这首词从夜宿博山王氏庵时的所见所闻，兴起身世之感和家国之恨。上片所写，全是一片凄凉阴惨的景象：饥鼠绕床乱窜，蝙蝠灯前翻飞，加之雨急风狂，吹破窗纸，这一切都说明此庵久无人居，何况独宿其中，百无聊赖，夜不能眠，于是百感丛生，难以自抑。因此过片以下，转入抒情。“平生”两句，概括自己半生经历：青少年时代，意气风发，曾两度到燕山“谛观形势”；献俘归来，漂泊江南，在宦海风波中搏斗了20年；而今投闲置散，人已老去。抚今思昔，怎不悲愤交集。“布被”两句，由身世转写国事。“万里江山”，是作者梦中之所想见。醒来之初，梦中祖国一统的景象仿佛仍在眼前，故云“眼前万里江山”，与“塞北江南”前后呼应。然而梦境毕竟虚幻，梦醒之后，面对现实，反觉无限怅惘。这层意思作者没有说出，读者应是不难想见的。此词篇幅虽短，但文字苍劲古直，意境深沉悲凉，上片写景，下片抒情，在谨严的结构之中，两者相得益彰。

鷓 鴣 天

博山寺^①作

不向长安路上行^②。却教山寺厌逢迎^③。味无味^④处求吾乐，材不材间过此生^⑤。宁作我，岂其卿^⑥。人间走遍却归耕。一松一竹真朋友^⑦，山鸟山花好弟兄^⑧。

【注释】

①博山寺，在江西省广丰县西南。本名能仁寺，五代时天台韶国师开山，有绣佛罗汉留传寺中。宋绍兴间，悟本禅师开堂，辛稼轩为记。

②长安，借指临安。此句意谓自己不愿到京城去求官爵。

③教，让。厌，满足。山寺，此指博山寺。这句是说自己常常往来博山寺。

④味无味，把无味当作味。《老子》：“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

⑤材，有才能，有用处。《庄子·山木篇》：“明日，弟子问于庄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今主人之雁以不材死，先生将何处？’庄子笑曰：‘周（庄子名周）将处乎材与不材之间。’”

⑥宁，宁愿。宁作我，出自《世说新语·品藻篇》：“桓公（桓玄）少与殷侯（殷浩）齐名，常有竞心（争胜之心）。桓问殷：‘卿何如我（你比我怎样）？’殷云：‘我与我周旋（打交道）久，宁作我。’”岂其卿，难道一定要做卿相吗？语出扬雄《法言·问神》：

“或曰：‘君子病没世而无名，盍（何不）势诸名卿，可几（有希望）也。’曰：‘君子德名为几，梁、齐、赵、楚之君，非不富且贵也，恶乎成名？谷口郑子真，不屈其志而耕乎岩石之下，名震于京师。岂其卿！岂其卿！’”

⑦一松句，元结《丐论》：“古人乡无君子，则与云山为友；里无君子，则与松竹为友；座无君子，则与琴酒为友。”

⑧山鸟句，杜甫《岳麓山道林二寺行》：“一重一掩吾肺腑，山鸟山花共友于。”友于，兄弟的代称。

【评析】 这是一首自述志趣的小令。作者在退隐一段时间后，回首前尘，富贵之想已渐淡薄。发端两句，说自己不再热衷仕宦生活，常到寺庙中盘桓。“味无味处”两句对仗，化用老、庄之意，明言要在有味无味之中寻求乐趣，在有才无才之间度过此生。中含愤激，却以平淡语气出之。过片两句承上，意谓宁肯像我现在这样生活，也不愿更求富贵。“人间”句绾合。正因为“人间走遍”，历尽宦海风波，看透了官场的险恶，所以才决定“归耕”。尘世的污浊，人生的坎坷，以及作者深有体会之后的思想变化，全部包容在这寥寥七字之中。进一步看，作者为祖国统一奋斗了半世，反而落到今天投闲置散、退隐躬耕的境地，心情自然是十分愤懑的。一个“却”字曲折地传达了这种难以言喻的苦闷和悲凉。末二句又复对仗，承“归耕”而来，具体描述退隐之乐，表现了要与松竹花鸟结为朋友弟兄的高洁志趣，与首句“不向长安路上行”遥相呼应，是正语，也是反语。

丑 奴 儿

书博山道中壁

少年不识^①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②。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注释】

①识，知、体味。

②为赋句，意谓为了写词而故意说愁，即无病呻吟。强，读上声，勉强、硬要。

【评析】 上片写昔，下片写今，采用对比手法，而以“愁”字贯串全篇。少年时代，本来无愁可言，所以也不知道愁的滋味。那时爱上高楼，极目远眺，为了写词，总是故意说愁，其实是无病呻吟，并非真情实感。如今历尽人世艰难，真正体味到了愁的滋味，很想写到新作之中，却因有种种难言的隐痛和顾虑，结果“欲说还休”，只好说说言不由衷的天气情况罢了。所谓“却道天凉好个秋”无非就是“今天天气哈哈……”之类不着边际的话题，不愿暴露自己的真实思想。至于“愁”的内涵是什么，作者并没有明说；不难想象，定然是家国之恨和身世之感。之所以“欲说还休”，也许是因为说了也没用，也许是因为说了反而

愁上加愁，也许竟是有种种政治上和人事上的顾忌。四字中含无限感慨，给读者留下了充分想象和回味的余地。末句似近滑率，但在流利之中仍可见作者愤世嫉俗的倔强意态。

清 平 乐

博山道中即事^①

柳边飞鞚^②。露湿征衣重。宿鹭窥沙孤影动。应有鱼虾入梦。一川明月疏星。浣纱人影娉婷^③。笑背行人归去^④，门前稚子啼声。

【注释】

①即事，眼前的景物。诗词常用这两字作题目来写眼前的情、景、人事。

②飞鞚（kòng），驰马。

③娉婷（pīng tíng），姿态美好。

④行人，此作者自指。

【评析】 在旅途之中，见到某些动人的景物，引起感情的萌发和联想，于是以“即事”为题，迅速加以捕捉，这样，就出现了不少好诗好词。这首小令是作者在博山道中写的，因为人在快马之上，沿途景物纷至沓来，又一瞥而过，因此写在词中的所见所闻，仿佛是电影的蒙太奇

镜头，于连续跳跃之中又有所选择，给人一种立体的动感。“宿鹭”两句，写一只栖宿的鹭鸶，忽然移动身躯，窥视沙滩。为什么？恐怕是梦中听到鱼虾的声响，打算去捕食吧。上句观察入微，下句想象妙绝。下片写明月疏星之下，一位少妇正在水边浣纱，影影绰绰，姿态美好。她一见到行人，便赶快笑着背转身回家，这时她的孩子正在家门前啼哭呢。描摹农村生活的一个侧面，真切而富有情趣。此类题材的小词在稼轩词集中还有不少，读者可以互参。

丑奴儿近

博山道中效李易安体^①

千峰云起，骤雨一霎儿价^②。更远树斜阳，风景怎生图画。青旗^③卖酒，山那畔别有人家。只消^④山水光中，无事过这一夏。午醉醒时，松窗竹户，万千潇洒^⑤。野鸟飞来，又是一般闲暇。却怪白鸥，觑着人欲下未下^⑥。旧盟^⑦都在，新来莫是，别有说话。

【注释】

①易安，北宋末年著名女词人李清照号易安居士。她的词通俗清新、明白如话。这首词就是特意学她词作的风格写成的。

②价，句中或句尾助词，犹现代汉语中“地”。

③青旗，酒帘。这里代指酒家。

④只消，只需。

⑤潇洒，舒畅、轻快。

⑥覩（qù），看。欲下未下，想要飞下却未飞下。

⑦旧盟，作者曾有《水调歌头·盟鸥》一词（见前），中有“凡我同盟鸥鹭，今日既盟之后，来往莫相猜”之语。

【评析】 稼轩词同李清照词之清新、轻灵、喜用通俗口语的风格大异其趣。然而作者毕竟是词中大家，他的作品，转益多师，兼包并容，所以不但有众多气象恢宏、笔力千钧的词作，也有一些清新妩媚、不让正宗婉约词人的篇章。此词刻意模拟李易安的风格，可谓形神俱似，惟妙惟肖；多用通俗口语，只是其中一端而已。大家伎俩，真不可测。

山 鬼 谣

雨岩^①有石，状怪甚，取《离骚》、《九歌》^②，名曰“山鬼”^③。因赋《摸鱼儿》，改今名^④。

问何年、此山来此，西风落日无语^⑤。看君似是羲皇上^⑥，直作“太初”名汝^⑦。溪上路。算只有、红尘不到今犹古^⑧。一杯谁举。笑我醉呼君，崔嵬未起，山鸟覆杯去^⑨。

须记取，昨夜龙湫风雨^⑩。门前石浪掀舞^⑪。四更山鬼吹灯啸^⑫，惊倒世间儿女。依约处。还问我、“清游杖屦公良苦^⑬！”神交心许^⑭。待万里携君，鞭笞鸾凤^⑮，诵我《远游》赋^⑯。

【注释】

①雨岩，在博山山曲。

②《离骚》、《九歌》，皆屈原作品。

③山鬼，《九歌》中的一篇，作者取以名石。

④此词词调原名“摸鱼儿”，作者根据此词所写内容改为“山鬼谣”。

⑤西风句，西风落日都无法回答。

⑥羲皇上，即羲皇上人，谓远古之人。羲皇，指伏羲氏。古人想象伏羲以前的人，无忧无虑，生活闲适。

⑦直，径直。太初，上古开始的时期。名汝，给你起名字。

⑧溪上三句，意谓溪边之路，从无人到，今天的景象仍如古代一样。

⑨崔嵬，山阜，这里指雨岩之石。未起，没有起身。覆杯，将酒杯碰翻。

⑩龙湫，上有悬瀑下有深潭叫“龙湫”，犹言龙潭，江西丰城有龙湫。

⑪石浪，作者词后自注：“石浪，庵外巨石也，长三十余丈。”掀舞，翻舞。

⑫四更句，杜甫《移居公安山馆》：“山鬼吹灯灭，厨人语夜阑。”

⑬依约，隐约。杖屦，拄着拐杖、穿着麻鞋漫步出游。公，指作者。良苦，很辛苦啦。

⑭神交，精神相通。心许，默许。

⑮鞭笞句，韩愈《酬卢给事曲江荷花行见寄诗》：“上界真人足官府，岂如散仙鞭笞鸾凤终日相追陪。”

⑯《远游》，《楚辞》中的一篇，传为屈原所作。

【评析】 这是一首咏物词，想象奇特，极富浪漫色彩。全篇采用拟人化手法，将雨岩的一块怪石写得栩栩如生。发端三句，劈空而来。因

该石“状怪甚”，故以疑问句出之。吴文英《八声甘州·灵岩陪庾幕诸公游》“渺空烟四远，是何年、青天坠长星”之句，构思与此相似。“西风落日无语”，说明无人能知此石来历，于是乃有“看君”三句，猜测此石太古之时已有。“溪上路”三句，再承接上文。此石既是太古之物，而它所处之境，凡人足迹亦未尝或到，所以至今仍然保存着上古的原貌。言外之意，红尘之中目睹此石风采者，我自是第一人。欣喜之余，便欲斟酒与石共饮。“一杯”句以下，写我虽劝酒，而此石并未起身来饮，酒杯终被山鸟碰翻。一则有意，一似无情，写到这里，似乎再难赓续下文。然而过片以后，词意陡转，仿佛奇峰突起，柳暗花明。怪石终属灵物，貌似无情，其实有情：昨夜龙潭一阵风雨，庵外“石浪”翻舞；四更时分，山鬼呼啸，吹灭灯火，吓坏了孩子。当此之际，我隐隐约约地听到你在问我：“您杖屨来此清游，很辛苦了吧？”既然如此，为什么你昨天不肯与我对酌呢？“须记取”三字，表面上是提醒对方，实际上意含质问，由此句句连上下两片。“神交心许”一顿，自答兼代怪石作答，意谓原来怪石已经默许与我定为道义之交，所以并不在乎杯酒形迹之间。由此进一步引起下文，展开联翩浮想，说要携带这块神交的怪石，像地行仙一样，骑鸾驾凤，远游万里之外。奇思壮采，光怪陆离，几合屈原、李贺为一炉，真非大手笔莫办。

生 查 子

独游雨岩

溪边照影行，天在清溪底。天上有行云，人在行云里。

高歌谁和余，空谷清音起^①。非鬼亦非仙^②，一曲桃花水。

【注释】

①空谷清音，《庄子·徐无鬼》：“夫逃虚空者……闻人足音跂（qí）然（脚步声）而喜矣。”这里暗用此典，意谓唯有空谷之中的清音来和答我的歌声。

②非鬼句，指水声。此句从苏轼《夜泛西湖》“湖光非鬼亦非仙，风恬浪静光满川”中化出。

【评析】 蓝天倒映溪中，仿佛沉在清溪之底。人在溪边漫步，身影落在溪水之中；天上的行云亦映在溪中，因此人也好像与行云浑为一体。这种常见的景象在诗人词人的笔下并不罕见，如欧阳修《采桑子》的“行云却在行舟下，空水澄鲜。俯仰流连，疑是湖中别有天”便是一例。而辛词叠用“溪”、“天”、“行云”等字词，采取续麻的手法，使之参差错落地贯穿起来，织就的同样一幅图画就显得更加生动，更有韵趣。上片写溪水清澈，不是直说，而是通过人、天、云倒映溪中的景象来加以突出，颇见匠心。下片接写溪水的清音。在阒无人迹的空谷之中，作者引吭高歌，不料竟有一种清亮的声音来和答，这不仅使词人感到惊讶，读者也为之诧异。作者、读者当然都想知道这一清音来自何人。是鬼吗？不是。是仙吗？也不是。到底是谁呢？作者寻寻觅觅，终于找到了答案：原来就是身边的“一曲桃花水”所发出的声响。离开红尘、独来探幽的作者，在这里找到了知音，欣慰之情自然可以想见。在上首《山鬼谣》中，作者要与雨岩之石结为神交；在这首词中，作者又将雨岩之水视为知音。表面上是描写山林泉石的幽趣，其实还是寄托了词人厌恶官场生活的心情。

鷓 鴒 天

鹅湖寺^①道中

一榻清风殿影凉。涓涓流水响回廊^②。千章云木钩辮叫^③，十里溪风稊秬^④香。冲急雨^⑤，趁斜阳。山园细路转微茫^⑥。倦途却被行人笑：只为林泉有底忙^⑦！

【注释】

①在江西铅山县东北有鹅湖山，鹅湖寺即在鹅湖山麓。

②回廊，寺殿中曲折的走廊。

③章，株。云木，高树。钩辮（zhōu），鷓鴣鸣声，这里代指鷓鴣。林逋诗：“草泥行郭索，云木叫钩辮。”（见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引《逊斋闲览》）郭索，蟹行貌，代指蟹。

④稊秬（bà yà），稻。

⑤冲，这里指冒雨急行。

⑥细路，小路。微茫，隐约不清。

⑦底，如此、这样。

【评析】 上片四句，分写鹅湖寺内外所见所闻的景物，都是以动写静，动中见静。南朝梁代王籍诗：“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此词似之。下片写倦游归来。“冲急雨”三句，极言游兴之高，出游时间之长，

以及归心之急。结尾两句，借行人之口以自嘲。退隐林下，本应悠闲无事；然而为了寻幽探胜，反而仆仆风尘。个中消息非局外行人所可知，亦唯有词人自得之而已。

鹧 鸪 天

游鹅湖，醉书酒家壁。

春入平原荠菜花^①。新耕雨后落群鸦。多情白发春无奈^②，晚日青帘酒易赊^③。闲意态，细生涯^④。牛栏西畔有桑麻。青裙缟袂谁家女^⑤，去趁蚕生看外家^⑥。

【注释】

①花，开花。

②多情句，因多愁善感而白发丛生，春天也无法使它们变黑。后面所选《鹧鸪天·有客慨然谈功名，因追念少年时事，戏作》中的“春风不染白髭须”与此句意思相同。

③青帘，酒旗，代指酒家。赊，欠。

④细生涯，言隐居生活都是些日常小事。

⑤青裙，黑色的裙子。缟袂（mèi），白色的袖子，代指白色的上衣。

⑥趁，赶。外家，娘家。

【评析】 投闲置散，本已不堪，何况白发丛生，又值春光明媚？只有饮酒赏春，闲看桑麻生长，目送农妇归宁，聊以自遣自慰而已。无限

愁恨，转以清新闲淡之语出之，却又非热爱大自然和农村生活之人所能道。这类词作在稼轩词集中还有一些，如《鹧鸪天·鹅湖归，病起作》等，读者可以参读。

鹧 鸪 天

鹅湖归，病起作。

枕簟溪堂冷欲秋^①。断云依水晚来收。红莲相倚浑如醉，白鸟无言定自愁。书咄咄^②，且休休^③。一丘一壑也风流^④。不知筋力衰多少，但觉新来懒上楼。

【注释】

①枕簟（diàn），枕头竹席。冷欲秋，凉爽得简直像是秋天一般。

②书咄咄，典出《晋书·殷浩传》：“浩虽被黜放，口无怨言，夷神委命（神色平和，委之天命），谈咏不辍（不停），虽家人不见其有流放之戚（悲）。但终日书空（用手指在空中书写），作‘咄咄怪事’四字而已。”词中借用这一故事，表达作者被迫退隐后的愤懑心情。

③休休，安闲的意思。据《旧唐书·司空图传》、《唐书·卓行传》载，司空图晚年因足疾乞退，隐居中条山中，筑亭曰“休休”，自谓“量才一宜休，揣分二宜休，耄而曠，三宜休。”

④一丘句，《世说新语·品藻篇》：“明帝问谢琨：‘君自谓何如庾亮？’答曰：‘端委庙堂（穿着端正宽长的朝服立身朝廷之上），使百僚准则，臣不如亮；一丘一壑，自谓过之。’”这句意谓能够占有一丘一壑，悠游放情其间，也很能自得其乐。

【评析】 上片写景入画。初夏季节，在溪边的堂上欹枕卧席，起来后遍体清凉，疑是秋天来临，切题“病起”。以下三句，即写起身后所见溪上晚景。先写水面：水汽蒸腾，宛如一抹断云，及至黄昏，暑气已杀，故此断云亦复消失。次写水上红莲，承上“收”字而来。断云既收，红莲便清晰入眼。莲花色红，互相依偎，好像人喝醉了酒，所以说是“相倚浑如醉”。再写水上白鸟。“人言头上发，总向愁中白。拍手笑沙鸥，一身都是愁。”（《菩萨蛮·金陵赏心亭为叶丞相赋》）鸥鸟一身白色羽毛，故云“定自愁”。“红莲”两句，用拟人化手法，一静一动，一红一白，一上一下，在对仗之中相映成趣。下片抒情入微。“书咄咄”，言宣泄出处失意，无人与言，唯有“书空咄咄”；“且休休”顺承前句，言与其悲恨，不如效法司空图，息影林下，所以接下去有“一丘一壑也风流”之句，言退隐之后，能享受山石林泉之胜，亦足以自得其乐。借殷浩、司空图喻己，貌似“夷神委命”，实则聊以自宽自慰。结拍二句是历来传颂的佳句。烈士暮年，筋力日衰，则此伏枥老骥虽有千里之志，也难以驰骋沙场。无限怨艾，“信笔写去，格调自苍劲，意味自深厚，不必剑拔弩张，洞穿已过七扎（七层铠甲），斯为绝技”（陈廷焯《白雨斋词话》）。

鹧 鸪 天

鹅湖归，病起作。

着意^①寻春懒便回。何如信步两三杯？山才好处行还倦，诗未成时雨早催^②。携竹杖，更芒鞋^③。朱朱粉粉^④野蒿开。谁家寒食归宁女^⑤，笑语柔桑陌上来^⑥。

【注释】

①着意，特意、用心。

②诗未成句，杜甫《丈八沟纳凉》：“片云头上黑，应是雨催诗。”

③更，换。芒鞋，草鞋。

④朱朱粉粉，红红白白。

⑤寒食，节令名，在清明前一日（一说，前二日）。归宁，出嫁的女子回娘家省视父母。

⑥柔桑，嫩桑。陌，田间小路。

【评析】 以乡间生活为题材的词篇，在稼轩集中数量虽不多，但也值得注意。它们继承了苏轼乡间组词《浣溪沙·徐门石潭谢雨道上作》五首的优良传统，并有所发展。苏轼只是偶到农村，偶以农村生活题材入词；作者则长期隐居园田，同农民接触的机会相对来说要多得多，因而作品的感情和深度也就有所不同。作者不仅时常饶有兴味地观察农民生活，而且有时还参与这种生活。此词与前选《鹧鸪天·游鹅湖，醉书酒家壁》堪称姐妹篇，都是写漫步出游时所见的农村景色和农民生活。出现在作者笔下的是一片大好的田园风光，以及农民安居乐业的生活情景。

清 平 乐

检校山园^①，书所见。

连云松竹。万事从今足。拄杖东家分社肉^②。白酒床头初熟^③。
西风梨枣山园。儿童偷把^④长竿。莫遣^⑤旁人惊

去，老夫静处闲看。

【注释】

①检校，检查整理。山园，指作者的带湖居第。

②社肉，也称“福肉”，祭祀土地神时供神享用的肉类，祭祀之后分给各户。

③床，槽床，榨酒的器具。床头，槽床之上。

④把，握。

⑤莫遣，莫让。

【评析】 这是一首饶有韵味的以乡间生活为题材的小令。作者在整理自家的山园时，看到一系列有趣的事情，便把它们写入词中。发端两句，写自己已经安于农村退隐生活。心情恬静，处境闲适，因而颇有闲情逸致来观察农村生活，并从个人心境出发，选择农民生活中美好的一面来作题材入词。邻居分享社肉，农家酿酒初熟，这一片和平的景象，作者虽是拄杖旁观，却也能分享其乐。下片仿佛特写镜头，专写农村儿童偷扑梨枣。山园是作者的私有财产，园中梨枣当然也属于作者所有。但是作者非但未加干涉，反而希望别人不要去惊动偷扑梨枣的儿童，好让自己静中闲看。这不仅可以看出作者同农民之间的友好关系，也可以想见作者此时近乎天真无邪的心灵。杜甫《又呈吴郎》中有“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之句，此词也庶几似之。末句“老夫静处闲看”，在环境、心境上与首二句呼应，在结构安排上独具匠心。

满江红

送信守郑舜举被召^①

湖海平生，算不负、苍髯如戟^②。闻道是、君王着意，太平长策^③。此老自当兵十万，长安正在天西北^④。便凤凰、飞诏下天来，催归急^⑤。车马路，儿童泣^⑥。风雨暗，旌旗湿^⑦。看野梅官柳，东风消息^⑧。莫向蔗庵追语笑，只今松竹无颜色^⑨。问人间、谁管别离愁，杯中物^⑩。

【注释】

①知信州郑舜举被召到临安后，改官吏部考功员外郎。

②两句是说，郑平生豪情壮志，此次被召，定不负大丈夫的意态。《南史·褚彦回传》：“公主谓曰：‘君鬚髯如戟，何无丈夫意！’”

③太平长策，使天下长治久安的政策。两句意谓，听说君王已注意到制定统一天下的长远政策。

④此老句是作者赞美郑舜举的话，见前选《水调歌头·和信守郑舜举蔗庵韵》注①。按这里暗用西夏人谓范仲淹“小范老子胸中有数万甲兵”之语。长安，借指北宋京城汴京。天西北，暗用神话天倾西北，女娲炼石以补之意。

⑤两句意谓朝廷催郑赶快回朝的诏书已经下达。

⑥车马路，指送别郑车骑离开信州的路上。儿童泣，意谓儿童也舍

不得郑离开。

⑦旌旗，指郑上路时仪仗队的旗帜。杜甫《对雨》：“不愁巴道路，恐湿汉旌旗。”

⑧两句是说，等野梅开花、官柳舒条的时候，希望东风吹来你的好消息。

⑨蔗庵，郑舜举的号。两句是说，不要再追忆蔗庵旧游之乐了，因为郑离开后，蔗庵中的松竹也因此失去它们的姿色啦。

⑩杯中物，指酒。

【评析】 上片歌颂郑舜举因有大志大才而被召入朝。开头两句，说郑平生豪情满怀，想来不会辜负大丈夫的意态。“闻道是”两句，写君王已注意制定统一天下的长远政策，则像郑这样的人才必有用武之地。“此老”两句即承此而来，言郑胸有韬略，足以担当收复旧京、平定中原的重任，暗用范仲淹的有关故事加以赞美和期望。“便凤凰”两句点题“被召”，顺流而下，水到渠成。下片写送别、惜别，切题中“送”字。“车马路”两句，以送行时儿童尚且流泪来赞扬郑任信守期间深得民心。“风雨暗”两句，写郑离开时正值风雨，隐含天亦有惜别之意。“看野梅”两句，期盼郑不久即有佳音来到。“莫向”两句，写不堪回首蔗庵旧游之乐，因为在作者看来，郑离去之后，庵中的松竹已为之黯然失色了。惜别之情，友谊之深，具见笔底。结拍两句，谓唯有酒可以消释离愁，故分别之际，不如更尽杯酒。全词在整齐的结构中，分为若干层次来写，或一环紧接一环，或环中续续生环，在上下衔接、左右勾连之中见出参差错落、变化转折的韵致。词中通过慰勉，期待对方建功立业的爱国思想，更是溢于言表。

生查子

山行，寄杨民瞻^①。

昨宵醉里行，山吐三更月^②。不见可怜人^③，一夜头如雪^④。今宵醉里归，明月关山笛^⑤。收拾锦囊诗^⑥，要寄扬雄宅^⑦。

【注释】

①杨民瞻，生平莫考，大概当时也住在上饶，从游于作者。

②“山吐三更月”是“三更山吐月”的倒装。

③可怜人，可爱之人，这里指杨民瞻。

④一夜头如雪，相思之极，一夜头发都变白了。

⑤明月句，在明月之下听到笛子吹奏《关山月》的乐曲。《关山月》，汉乐府横吹(chuì)曲名，多写边塞士兵久戍不归和与家人相思之情。

⑥收拾，整理。锦囊诗，《新唐书·李贺传》：“每旦日出，骑弱马，从小奚奴(仆人)，背古锦囊，遇所得，书投囊中，及暮归，足成之。”

⑦扬雄，汉代著名辞赋家。他的住宅在成都少城西南，亦称“草玄堂”。这里借指杨民瞻的家，亦借扬雄来赞美对方文词之美。

【评析】 此词在形式上袭用欧阳修《生查子》：“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前人往往将此词作者误为朱淑真)上下两片分

写昨宵、今宵，但并非采取对照手法，此有异于欧词者。上片因月怀人。醉后独自山行，无人为伴，因而兴起对挚友的怀念之情。“一夜”句极写相思之深，用的是夸张手法。过片写今宵醉归，明月依旧，不见挚友，唯闻笛声。由此再次起兴，欲以新诗聊寄相思之意。全词因景生情，于挺劲质朴的语言中弥见对友人的深情厚意。

八声甘州

夜读《李广传》^①，不能寐，因念晁楚老^②、杨民瞻约同居山间，戏用李广事，赋以寄之。

故将军饮罢夜归来，长亭解雕鞍^③。恨灞陵醉尉，匆匆未识，桃李无言^④。射虎山横一骑，裂石响惊弦^⑤。落魄封侯事，岁晚田园^⑥。谁向桑麻杜曲^⑦，要短衣匹马，移住南山^⑧。看风流慷慨，谈笑过残年^⑨。汉开边、功名万里，甚当时、健者也曾闲^⑩。纱窗外、斜风细雨，一阵轻寒。

【注释】

①《李广传》，即《史记·李将军列传》。

②晁楚老，生平不详。

③故将军，指汉武帝时名将李广。长亭，古时设在路边供行人休息的亭舍，这里指灞陵亭。雕鞍，精美的马鞍。解雕鞍，犹言下马。

④灞陵，即霸陵，汉文帝陵墓所在地，在今陕西省西安市东。尉，这里指亭尉，汉代负责当地治安的官吏。据《史记·李将军列传》记载，

李广被解职后，闲居终南山（今陕西省蓝田县南）。一日，与友人饮罢夜归，途经灞陵亭，被喝醉酒的灞陵尉大声阻拦，不准通行。李广的从骑说：“（这位是）故（过去的）将军！”灞陵尉说：“‘今（现在的）将军尚不得夜行，何故（故将军）也！’”李广被迫止宿亭下。桃李无言，《史记·李将军列传》有“桃李无言，下自成蹊”之语赞扬李广。意谓桃李虽不能说话，但因颜色鲜美，树下总是被观赏的人们走出一条小路来。指李广一生虽然坎坷，但他的行事还是备受人们赞颂的。

⑤“射虎山横一骑”是“一骑横山射虎”的倒装。《史记·李将军列传》记载，有一天，李广外出打猎，见草中一石，以为虎而射之，箭头竟没入石中。

⑥落魄（tuò），失意。此句为“封侯事落魄”的倒装。《史记·李将军列传》载李广对王朔说：“自汉击匈奴，而广未尝不在其中，而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击胡军功取侯者数十人，而广不为后人（功劳不在他人之下），然无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岂吾相（面相）不当侯（封侯）耶？且固（本来是）命也？”两句意谓李广在封侯一事上非常失意，晚年又落职退居园田。

⑦杜曲，地名，在西安市南。

⑧短衣匹马，穿上短装骑马射猎。南山，终南山，李广罢职后住在那里。杜甫《曲江》之三：“自断此生休问天，杜曲幸有桑麻田，故将移住南山边，短衣匹马随李广，看射猛虎终残年。”词用杜诗诗意，意谓自己不愿在杜曲种植桑麻，终老一生，而希望像李广那样，短衣匹马，移住南山打猎。

⑨残年，余年。

⑩开边，开拓边疆。这里指汉武帝抗击匈奴，保卫边防。甚，词中常用的领字，意谓“是”。健者，有才干的人，此指李广。闲，闲置不用。

【评析】 全词由李广一生的不幸遭遇，兴起自身投闲置散的感慨。上片专写李广虽有才干，受人爱戴，然而闲居园田，受辱于区区一灞陵尉；屡建战功，却终生不得封侯。下片先写自己决心效法李广，再写对李广的不幸表示同情，末以景结，隐含为李广的遭遇感到心寒之意。“汉开边，功名万里，甚当时健者也曾闲。”是全篇中心旨意所在。汉武帝时，连年抗击匈奴，开拓边境，正需要英雄豪杰施展他们的才能。可是就在这样一个大有用武之地的历史条件下，像李广这样的“健者”尚且被闲置不用，则在南宋朝廷一意苟安的今日，像作者这样的“健者”遭到罢黜，更是不足奇怪的事了。忧愤怫郁之气，通过借古喻今的手法，得到了充分的表达，使读者大有“亘古如斯，于今为烈”之感。结尾三句，笔法轻灵，空中传恨，不滞不粘，亦实亦虚，真可谓言有尽而意无穷，是景语，也是情语。

声声慢

嘲红木犀^①。余儿时尝入京师禁中凝碧池^②，因书当时所见。

开元盛日^③，天上栽花，月殿桂影重重^④。十里芬芳，一枝金粟^⑤玲珑。管弦凝碧池上，记当时、风月愁侬^⑥。翠华远^⑦，但江南、草木烟锁深宫^⑧。只为天姿冷澹^⑨，被西风、酝酿彻骨香浓^⑩。枉学丹蕉，叶底偷染妖红^⑪。道人取次装束，是自家、香底家风^⑫。又怕是，为凄凉长在醉中^⑬。

【注释】

①木犀，即木樨，桂花的别称，开红花者称丹桂，即红木犀。

②京师，这里指北宋京城汴京。禁中，皇宫之中。凝碧池，在汴京外城南门之一陈州门里繁台的东南，并不在禁中。作者或许有意借用凝碧之名泛指其幼年所至汴京禁中的池苑，用抒黍离之悲。

③开元，唐玄宗年号。杜甫《忆昔》二首之二：“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这里借喻北宋鼎盛时期。

④天上，指皇宫之中。花，指桂花。神话谓月中有宫殿有桂树，故云“月殿桂影”。这里的月殿借指汴京的皇宫。

⑤金粟，桂花的别名。

⑥管弦句，王维《菩提寺禁，裴迪来相看，说逆贼等凝碧池上作音乐，供奉人等举声便一时泪下。私成口号，诵示裴迪》诗：“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槐叶落深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愁侬，使我悲伤。侬，我，古代吴人用以自称。

⑦翠华，皇帝的仪仗。所用之旗，以翠羽饰其竿顶。这里暗指徽、钦二帝为金人俘虏北上之事。

⑧江南草木，此指桂树，因生于南方，故云。屈原《远游》：“嘉南州之炎德兮，丽桂树之冬荣。”

⑨天姿，天生的姿质。冷澹，谓不秾艳。白居易《白牡丹》：“白花冷澹无人爱，亦占芳名道牡丹。”

⑩两句意谓不断吹拂的西风使桂花酿就彻骨的浓香。

⑪丹蕉，开红花的美人蕉。妖红，艳丽的红色。

⑫道人，比喻有仙风道骨的桂花。取次装束，随意装束，保持固有色。底，犹“的”。两句意谓桂花好像道人随便衣着，这是它自身香气的本色。

⑬又怕句，意谓怕桂花锁在故宫之中，因心境凄凉而总是借酒浇愁。

因红木犀花作红色，好像人喝酒之后脸色发红，故云。

【评析】 济南沦陷后，辛赞曾在金占领区知开封府。作者幼年时随他的祖父去故都汴京，所以有机会到故宫官苑中去凭吊。这首词即由追忆当时所见宫中桂树起兴。发端五句，写北宋鼎盛时期，曾在官苑之中广植桂树，以“开元盛日”、“月殿”等词借喻，作充分渲染。“管弦”五句反跌，回忆儿时来到故宫凝碧池上，追思二帝被俘北上，只有当年种植的桂树依旧烟锁深宫之中，因而对此风月美景而愁恨满襟。今昔对照，有物是人非、时移世易之感。过片专写红木犀。丹桂天生姿质不喜妖艳，然而在西风的不断“酝酿”之下，它终于浓香彻骨。它徒然效法开红花的美人蕉，在叶底偷偷地染上了些许艳红之色，但终于像是道人一样，随意装束，保持自家香气的本色。这里意在借红木犀来隐喻在金人统治下保持清白的士人。结拍二句，写桂花深锁故宫之中，寂寞凄凉，唯有长在醉中借酒消愁。这充分表达了作者对在敌占区生活的故人的怀念和同情。全词追忆儿时在故宫中所见的情事，以红木犀为中心，兼怀故国故人，别有一般悱恻缠绵之致。

鹧 鸪 天

送 人

唱彻《阳关》泪未干^①。功名余事且加餐^②。浮天水送无穷树，带雨云埋一半山。今古恨，几千般。只应离合是悲欢^③。江头未是风波恶，别有人间行路难^④。

【注释】

① 阳关，曲调名，即《阳关三叠》，又名《渭城曲》。王维《送元二使安西》：“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后入乐府，作为送别曲，反复诵唱，故云“唱彻”。

② 功名余事，功名乃是人生的末事、闲事。

③ 今古三句，江淹《别赋》：“故别虽一绪（一件事），事乃万族（情况有种种不同）。”按这三句虽从江赋化来，实际上是指古往今来人生的所有愁恨有各种各样的情况，难道只局限于离别的悲恨吗？“只应”，岂只是。“离合”、“悲欢”在这里都是偏义复词，实指离、悲。

④ 两句意谓：人生险恶的道路较之江上险恶的风波之路更加难行。别有，另有。

【评析】 从发端两句来看，这首词似是为送别在功名上失意的朋友而作。从对方来说，别离是一恨，功名失意又是一恨，所以作者在分袂之际，一边唱歌流泪惜别，一边又以功名余事、努力加餐之语相慰勉。“浮天”两句对仗，以凄迷空濛的哀景烘托离情别绪，用的是因景见情的手法，并为结拍做好铺垫。换头承上宕开，意谓古今之恨远不止于别离一端，这就如同实境中的江上风波不算险恶，真正难行的还是人生的道路一样。借友人的功名失意，联系自己的不幸遭遇，慰人又复自伤，可谓感慨遥深。

青 玉 案

元 夕^①

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②。宝马雕车香满路^③。凤箫声动^④，玉壶光转^⑤，一夜鱼龙舞^⑥。蛾儿雪柳黄金缕^⑦，笑语盈盈暗香去^⑧。众里寻他千百度^⑨，蓦然回首^⑩，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⑪。

【注释】

①元宵，农历正月十五日夜晚，又称元宵、元夜。唐代以后例在京城张灯结彩，且有歌舞百戏。

②东风两句意谓，元宵灯火，仿佛是东风吹开了千树之花，又好像是东风吹落了如雨点般的星斗。或以为两句指花炮，首言初放，次言散后。

③宝马雕车，装饰华丽的车马。香满路，坐在宝马雕车上的女子，其脂粉香气在一路上飘逸。

④凤箫，箫的美称。动，吹奏。

⑤玉壶，比喻月亮。光转，月光移动，喻指时间的推移。

⑥鱼龙舞，指各种彩灯飞舞。

⑦蛾儿、雪柳、黄金缕，都是女子插戴的装饰物，这里即用以指代浓妆的女子。

⑧暗香，指这些女子身上散发出来的幽香。

⑨他，指众多女子中被作者属意的一个。千百度，多少次。

⑩蓦（mò）然，忽然。

⑪阑珊，零落、稀少。

【评析】 这是一首艳词。上片极写元宵热闹喧阗的景象：彩灯、车马、粉香、箫声，光、色、声、味，在一系列动词的组织下，突现了一幅闹元宵的繁华图景。下片着重写如云的游女：浓妆笑语，粉黛飘香，使人为之心醉。然而在众多的女子之中，作者属意的仅有一人。这位女子与众不同：她不在灯火辉煌、热闹繁华的地方嬉游，只在灯火冷落、游人稀少处伫立。在“众里寻他千百度”而无处可觅的时候，忽然在回头之间发现了这位可人，心情的欢慰不难想见。

通观全篇，这实在是一首道道地地的艳词。昔贤或囿于屈原以来香草美人的比兴传统，怀疑作者必有深意寄托于字里行间，如梁启超云：“自怜幽独，伤心人别有怀抱。”（《艺蘅馆词选》引）或借此喻彼以发挥，如王国维云：“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人间词话》）后人震于前贤声名，翕然影从。其实王国维在上引文字之后又特为声明：“然遽以此意解释诸词，恐晏、欧诸公所不许也。”这却是公允持平之论。谭献在其《复堂词话》中也曾有“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的观点。稼轩此词自有其本来面目，其他见智见仁的看法，无非是“读者各以意会可也”（陈廷焯《白雨斋词话》）的结果而已。由于此词先以浓笔极写元宵喧闹景象，再写一位偏爱幽独冷清的奇特女子，所用手法近于反衬，所写女子又与杜甫描绘的“幽居在空谷”、“日暮倚修竹”（《佳人》）的绝代佳人形象有相似之处，这大概就是后人疑有寄托的具体原因吧。

清 平 乐

村 居

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吴音相媚好^①。白发谁家翁媪^②。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无赖^③，溪头卧剥莲蓬。

【注释】

①吴音，吴地方言。相媚好，指翁媪酒后用吴侬软语亲热地交谈。

②翁媪（ǎo），老头老太。

③无赖，调皮、顽皮。

【评析】 这首词用白描手法写农村一片和平景象。写景只是捎带一过，未作点染。重点是写一户农家的所有成员。老夫妇醉后操着动听的吴侬软语在亲热地交谈，两个大一点的孩子在忙着各自的活计，而顽皮的小儿子却在溪边卧剥莲蓬，吃得津津有味。笔意清新自然，毫无斧凿痕迹，风格和内容配合得十分和谐。下片大儿、中儿、小儿排比描述，在形式上模拟汉乐府《相逢行》：“大妇织绮罗，中妇织流黄；小妇无所为，挟瑟上高堂。”带有民歌的特色。

好事近

医者索酬劳，那得许多钱物。只有一个整整，也盒盘盛得^①。下官^②歌舞转凄惶，剩得几枝笛^③。觑着这般火色^④，告妈妈将息^⑤。

【注释】

①整整，稼轩的吹笛婢女。盒盘盛得，盒盘用来盛礼物，整整娇小，故云。

②下官，作者谦称。

③歌舞时只剩下几枝笛子，而吹笛人整整已去，所以说是“凄惶”。

④觑，看。火色，比喻病人面色转红。

⑤告，请。妈妈，对老妻的称呼。将息，保重、好好休息。两句意谓老妻病愈，气色转好，希望她继续休养。

【评析】 在游戏笔墨中采用大量口语，是稼轩词中并不罕见的现象。此词写老妻生病，医者索酬，赠以吹笛婢女，虽歌舞时无人伴奏，心情凄惶，但老妻病愈，亦足以感到宽慰。日常生活中的一件小事，之所以写得比较生动，除了以口语入词外，主要在于心理描写非常传神。

周辉《清波别志》云，稼轩“在上饶，属（正值）其室（妻子）病，呼医对脉。吹笛婢名整整者侍侧，乃指以谓医曰：‘老妻病安，以此人为赠。’不数日，果勿药（不需服药，指病愈），乃践前约。整整既去，因口占《好事近》云：‘……’一时戏谑，风调不群。”即此词本事。

沁园春

戊申岁^①，奏邸^②忽腾报^③谓余以病挂冠^④，因赋此。

老子^⑤平生，笑尽人间，儿女怨恩^⑥。况白头能几，定应独往^⑦，青云得意，见说长存^⑧。抖擞衣冠，怜渠无恙，合挂当年神武门^⑨。都如梦，算能争几许，鸡晓钟昏^⑩。此心无有亲冤。况抱瓮、年来自灌园^⑪。但凄凉顾影，频悲往事，殷勤对佛，欲问前因^⑫。却怕青山，也妨贤路，休斗尊前见在身^⑬。山中友，试高吟楚些^⑭，重与招魂。

【注释】

①戊申岁，淳熙十五年（1188）。

②奏邸，宋代于京城设置进奏院，诸路州郡各置有进奏吏。凡朝廷已行的命令，已定的任免事项，由门下后省逐日编为定本，经宰相执政审阅，报行四方，叫做“邸报”，也称“朝报”。到了南宋，又有所谓“小报”，上面登载的内容，或者是朝报未报的事情，或者是官吏陈请但还未施行的事情，有的甚至伪造命令，妄传事端，无中生有。邸报和小报间杂流布，真伪常常难以分辨。

③腾报，即今之所谓通报。

④挂冠，弃官。

⑤老子，作者自称，犹“老夫”。

⑥笑尽二句，意谓对人世间儿女一类的恩恩怨怨早已一笑置之，不

放在心上。

⑦况白头二句，意谓何况人已白头，还能活多少时候，因此决心独往青山，悠然自得。唐文宗大和九年（835），宰相李训、节度使郑注谋杀宦官。李训先在左金吾大厅设下伏兵，诈称后院石榴树上出现甘露，诱使宦官仇士良等往观。士良等至，见幕下有伏兵，惊走，事败。李训、郑注和王涯、舒元舆等执政大臣皆被杀，族诛十余家，死者千余人，史称“甘露之变”。事变之后，白居易有“当君白首同归日，是我青山独往时”的诗句，表达自己当时“不汲汲于进而志在于退”的心情。

⑧青云，这里比喻隐逸。见说，听说。长存，能够长久安然无事。

⑨抖擞衣冠，脱去朝服，弃官而去。怜，爱。渠，他，指陶弘景等弃官之人。无恙，安然无事，没有遭到灾祸。合，应当。合挂当年神武门，南齐武帝永明十年（492），陶弘景脱朝服挂神武门，上表辞禄，诏许之。

⑩鸡晓钟昏，早晨鸡鸣，黄昏钟鸣，比喻整个一天。

⑪抱瓮句，《庄子·天地篇》记载汉阴有一老人整治菜圃，凿井抱瓮而灌。这里用以自喻退隐生涯。瓮，陶制盛器。

⑫殷勤，诚心。前因，前世种下的因缘。

⑬贤路，贤才仕进的道路。牛僧孺《席上赠刘梦得》：“休论世上升沉事，且斗尊前见在身。”斗，受用。见，同“现”。这里反用牛诗诗意。三句意谓自己身在山林之中，还会使人家感到妨碍他们的前程，所以连诗酒放浪的生涯也不要尽兴。

⑭楚些，这里指《楚辞》中淮南小山的《招隐士》。些（suò），《楚辞》中有些篇章常用此作语末助词，无义。

【评析】 历尽宦海风波、饱尝仕途辛酸的作者，在被迫退隐七年多之后，忽然听说邸报传说自己刚刚因病弃官，感到啼笑皆非，因而写了

这首词来表达当时复杂的心情。梁启超《辛稼轩年谱》对这首词的解释非常精当，录之于下：

先生落职，本缘被劾，而邸报误为引疾。词中“笑尽儿女怨恩”、“此心无有亲冤”，谓胸中绝无芥蒂，被劾与引退原可视同一律也。“白头能几，定应独往”、“衣冠无恙，合挂当年神武门”，言早当勇退，不必待劾也。“都如梦，算能争几许，鸡晓钟昏”，言奏邸竟为我延长若干年做官生涯，然所差能几，不足较也。“抱瓮年来自灌园”、“凄凉顾影，频悲往事”，此明是罢斥后情状。……“却怕青山，也妨贤路”，极言忧谗畏讥，恐虽山居犹不免物议也。“山友重与招魂”，言本已罢官，奏邸又为我再罢一次，山友不妨再赋招隐也。

贺新郎

陈同父自东阳来过余^①，留十日，与之同游鹅湖^②，且会朱晦庵于紫溪^③，不至，飘然东归。既^④别之明日，余意中殊恋恋，复欲追路，至鹭鸶林^⑤，则雪深泥滑，不得前矣。独饮方村^⑥，怅然久之，颇恨挽留之不遂^⑦也。夜半投宿吴氏泉湖四望楼^⑧，闻邻笛悲甚，为赋乳燕飞以见意^⑨。又五日，同父书来索词，心所同然者如此^⑩，可发千里一笑^⑪。

把酒长亭说^⑫。看渊明、风流酷似，卧龙诸葛^⑬。何处飞来林间鹊，蹙踏松梢残雪。要破帽、多添华发^⑭。剩水残山无态度^⑮，被疏梅、料理成风月^⑯。两三雁，也萧瑟^⑰。

佳人重约还轻别¹⁸。怅清江、天寒不渡，水深冰合¹⁹。
路断车轮生四角²⁰，此地行人销骨²¹。问谁使、君来愁绝²²。
铸就而今相思错，料当初、费尽人间铁²³。长夜笛，莫
吹裂²⁴。

【注释】

①同父（同甫），陈亮的字，著名爱国志士、哲学家、文学家，是作者志同道合的朋友。东阳，今浙江省东阳县。过，拜访、探望。

②鹅湖，即鹅湖山。

③朱晦庵，名熹，南宋理学宗师。紫溪，在江西铅山县南。

④既，已。

⑤鹭鸶（cí）林，在方村（详下注）附近。

⑥方村，在今上饶县西茶亭乡泸溪河南岸丘陵地带。

⑦不遂，没有成功。

⑧吴氏泉湖四望楼，不详，疑也在方村附近。

⑨乳燕飞，“贺新郎”的别名（因苏轼《贺新郎》首有“乳燕飞华屋”之句）。见意，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

⑩心所向，意谓两人心中所想如此相同。

⑪可发千里一笑，即虽远隔千里，也可发出会心的微笑。

⑫把酒，举起酒杯。长亭，设在路旁供行人休息的亭舍，古人往往在这里言别。

⑬卧龙诸葛，隐居卧龙岗的诸葛亮。此句为“看风流酷似渊明、卧龙诸葛”的倒装，意谓陈亮的为人出处很像陶渊明和诸葛亮。

⑭蹙踏，同“蹴踏”，践踏。这几句是说，松梢残雪落在我的破帽上，好像给我多添了一些白发。

⑮剩水残山，指山水被雪覆盖后已不见全貌。态度，姿态。

⑯疏梅句，意谓只有几枝疏疏落落的梅花在稍稍点缀景色。料理，

安排，这里有装点的意思。风月，喻美景。

①⑦萧瑟，寂寞凄凉。

①⑧佳人，此指陈亮。重约，淳熙十年（1183）春，陈亮写信给作者，约秋后来访，未果。这次陈亮来访，已是六年之后。

①⑨两句意谓水深、天寒、冰合，无法渡过江去，因此追不上陈亮。

②⑩路断，雪深泥滑，道路不通。车轮生四角，已见前选《木兰花慢·席上送张仲固帅兴元》注⑪。这里用以形容道路难行。

②⑪行人，作者自指。销骨，极言心情痛苦。

②⑫这句犹言，你如不来，倒也罢了；你来了却又匆匆离去，反而使我悲伤到了极点。

②⑬铸就二句，《资治通鉴》卷二六五记载：唐朝末年，罗绍威借朱全忠的兵力打败了魏承嗣，虽然摆脱了魏的威胁，但为了供应朱全忠部下的粮饷，加上贿赂朱的礼物，将自己割据地区的积蓄都花光了，从此以后便衰弱下去。罗绍威后来悔恨地说：“合六州四十三县铁，不能为此错也！”错，金错刀（钱币名）。罗语意双关，亦指错误。这里极言思念之深。

②⑭长夜句，深夜的笛声，请不要把竹管吹裂了。向秀《思旧赋序》：“余与嵇康、吕安居止接近，其人并不有羁之才。然嵇志远而疏，吕心旷而放，其后各以事见法（被绳之以法）。……余逝（助词，无义）将西迈（行），经其旧庐，于时日薄虞渊（古代神话中的日入之处），寒冰凄然。邻人有吹笛者，发声寥亮，追思曩昔游宴之好，感音而叹。”后以邻笛借喻追昔怀旧。

【评析】 鹅湖之会是作者退隐期间的一件大事，也是辛、陈两人交往过程中一件值得大书的事情。两人早就结为志同道合的朋友，这次陈亮来访，“长歌相答，极论世事”（辛弃疾《祭陈同父文》），又进一步加深了彼此间的友谊。别后两人词章唱和，共五首之多（辛两首，陈三

首)，大都慷慨激昂，苍凉悲壮，纵论国家兴亡大事，不作儿女情长之态，这在我国词史上也不多见。此词是作者与陈亮唱和诸篇的第一首，主要写别后的思念之情。上片追忆送别时的情景。首句点明在长亭把酒言别。“看渊明”两句赞美陈亮。当时陈还是一介布衣，所以词中用陶渊明、诸葛亮两人喻陈亮潇洒出尘。但陈毕竟也是一位“志在经济（经世济民）”、“才气超迈，喜谈兵，议论风生，下笔数千言立就”（《宋史·陈亮传》）的用世大才，作者兼以诸葛亮相比，显然又含有更深一层用意，即希望他将来也能像走出茅庐的诸葛亮一样，为国家的统一作一番事业，这从作者第二首答词结拍“看试手，补天裂”之句可知。“何处”句以下，写分别时的种种凄凉景色，目的是着力烘托离情别绪。换头一句，承先启后。“怅清江”以下五句，写追留陈亮途中的情景：天寒、水深、冰合，无法渡过清江，是从水路而言；路断、车轮难前，是从陆路而言。水陆两路俱已阻隔，佳人不可复追，故云“此地行人销骨”；再着以“问谁使君来愁绝”一句，加重怨慕之情。“铸就”两句绾合由重逢到离别这一全过程中的深沉思念，可谓善于活用事典。结拍两句，以闻邻笛悲甚收束全篇，既是写实，也暗用向秀《思旧赋序》的典故，极写相思之情因闻笛而更加难以为怀。全词合写景、叙事、抒情为一炉，而写景、叙事又处处为抒发相思之情服务，使之相得益彰，这是此词的一大特色。由于抒发的是作者与陈亮之间建筑在志同道合基础上的深情厚谊，所以遣词造语仍充满刚劲之气，悲而壮，凄而厉，完全不同于婉约派词人那种悱恻缠绵、哀婉欲绝的风格。

【附陈亮和章】

贺新郎

寄辛幼安和《见怀》韵

老去凭谁说。看几番、神奇腐臭，夏裘冬葛。父老长安今余几，后死无仇可雪。犹未燥、当时生发。二十五弦多少恨，算世间、那有平分月。胡妇弄，汉宫瑟。树犹如此堪重别。只使君、从来与我，话头多合。行矣置之无足问，谁换妍皮痴骨。但莫使、伯牙弦绝。九转丹砂牢拾取，管精金、只是寻常铁。龙共虎，应声裂。

贺新郎

同父见和，再用韵答之。

老大那堪说，似而今、元龙臭味，孟公瓜葛^①。我病君来高歌饮，惊散楼头飞雪。笑富贵、千钧如发^②。硬语盘空谁来听^③，记当时、只有西窗月^④。重进酒，换鸣瑟^⑤。事无两样人心别^⑥。问渠依^⑦，神州毕竟，几番离合^⑧？汗血

盐车无人顾，千里空收骏骨^⑨。正目断、关河路绝^⑩。我最怜君中宵舞^⑪，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⑫。

【注释】

①似而今，“而今似”的倒装。臭味，气味。元龙臭味，指陈登的湖海豪气。孟公，汉代著名游侠陈遵的字。陈遵住在长安，朝廷和地方上的当权人物以及各地豪杰都很尊重他。他热情好客，每次宴请宾客，都将大门关上，将客人所乘车子上的销钉拔掉投入井中，以此挽留客人。瓜葛，瓜藤和葛藤，比喻互相牵连，互有关系。“孟公瓜葛”，指热情好客同陈遵相似。以上三句意谓自己虽老大无成，但到现在仍然像陈登那样性格豪爽，像陈遵那样热情好客。在这里隐喻作者和陈亮的友情。

②别人视富贵有千钧之重，我却将富贵看得好像毫发一般轻。钧，三十斤。

③硬语，韩愈《答孟东野》：“横空盘硬语。”原指文字的刚健，这里引申为言论激烈。

④西窗，李商隐《夜雨寄北》：“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后因以“西窗”喻指与知友促膝谈心的地方。

⑤换鸣瑟，换一种乐器来劝酒，引申为换一个话题的意思。

⑥事无两样人心别，同样一件事，人们的看法却截然不同。这里的“事”，主要指恢复中原、统一全国的大事。对于这件大事，投降派认为不可能实现，抗战派认为必可取得胜利。可参见辛弃疾《美芹十论·自治》第一段。

⑦渠侬，他们、他人，古代吴地方言。这里暗指当权者。

⑧神州句，意谓祖国到底要分裂多久呢？“离合”，这里是偏义复词，重点在“离”。

⑨汗血，骏马名。据《汉书·武帝纪》应劭注记载，西域大宛(yuān)

旧有天马种，流出来的汗水其色如血，一日可以奔驰千里。大宛在今中亚细亚乌兹别克。盐车，装载盐的重车。《战国策·楚策》说，有一头衰老的骏马，拉着一辆满载食盐的车子上太行山，因负伤疲惫，爬不上去。千里空收骏骨，据《战国策·燕策》记载，燕昭王即位，渴求贤才，大臣郭隗给他讲了一个故事，说有一位君王出千金重价收买千里马，三年不能得；一名内侍用五百金为他买了一匹千里马的尸骨，君王大怒。内侍侃侃解释道：您肯用五百金买骏马的尸骨，那么天下人一定认为您是诚心在寻求千里马，千里马很快就会送上门来了。果然不到一年，就买到了三匹千里马。两句意为：活着的千里马在拉盐车都不肯顾惜，还空谈什么到千里之外去寻求骏马的尸骨呢！暗喻当权者摧残埋没人才，口头上却空喊求贤如渴。

⑩目断，望断、望不见。关河路绝，意谓南北分裂，隔绝不通。

⑪怜，爱。中宵舞，用祖逖(tì)与刘琨为了恢复中原，半夜闻鸡起舞的故事，见《晋书·祖逖传》。

⑫试手，试试身手，即显露本领。补天裂，用女娲炼石补天的神话，此喻恢复中原，使国家重新统一。

【评析】 鹅湖之会的第二年春天，作者收到了陈亮的和词。和词在作者原唱的基础上，进一步抒发了报仇雪恨、统一祖国热情，这自然激起了作者的强烈共鸣。于是作者又依原韵写了这首词来作酬答。发端三句，写自己虽已老大，无可称述，但豪爽的气概和好客的性格仍然同历史上的陈登、陈遵一样，始终没有改变。“我病”两句，追忆陈亮去年冬天来访时高歌、酣饮、畅谈的情景。“笑富贵”一句，写开始交谈的内容——自己退隐之后，已把别人视为千钧之重的富贵看得好像毫发一般的轻。“硬语”两句，既写两人心心相印，“话头多合”，又写交谈时间之长和情绪的强烈。“重进酒”两句，撇开只谈私事的话题，转而交换对天下大事的意见，收束上文，引起下片。换头三句，转入主题，纵论天

下大事。“问渠侬”两句，虽以质问的语气出之，意思却是明白无疑的。在作者看来，祖国的分裂（“离”），乃是不合理、不正常的暂时现象，而统一（“合”）则是人心之所向，大势之所趋。可是对待这同一件大事，人们的看法和某些当权者的想法竟有天壤之别：一则认为“南北有定势，吴势之脆弱不足以争衡于中原”，一则认为“古今有常理，夷狄之腥秽不可以久安于华夏”（《美芹十论·自治》）。对此，作者不能不感到十分愤慨。出以质问（实为反诘）句式，正表达了这种出自肺腑的强烈感情。“汗血”两句，由谴责当权者的一意苟安，进一步指斥他们对人才的埋没甚至摧残。既然无意北伐，统一祖国，当然也就不可能真正做到求贤如渴，礼贤下士；所谓千里收买骏马尸骨之类的侈谈，不过是一句空话罢了。“正目断”句综合上文，为当权者的错误政策所造成的南北依然分裂的局面感到痛心疾首，悲愤欲绝。“我最怜君中宵舞”以下，在赞扬陈亮的同时，将规复的希望寄托在对方身上。慰勉之意，动人心弦，而一腔爱国热情就在字里行间得到了充分的流露，一位爱国志士的高大形象也就矗立在读者的眼前了。全词硬语盘空，感情激越，虽使事用典较多，但信手拈来，左右逢源，一种怫郁倔强之气并未因此削弱，是稼轩豪放词章中很有代表性的一篇。

【附陈亮和章两首】

贺新郎

酬辛幼安再用韵见寄

离乱从头说。爱吾民、金缯不爱，蔓藤累葛。壮气尽消

人脆好，冠盖阴山观雪。亏杀我、一星星发。涕出女吴成倒转，问鲁为齐弱何年月。丘也幸，由之瑟。 斩新换出旗麾别。把当时、一桩大义，拆开收合。据地一呼吾往矣，万里摇肢动骨。这话把、只成痴绝。天地洪炉谁扇鞴，算于中、安得长坚铁。淝水破，关东裂。

贺新郎

怀辛幼安，用前韵

话杀浑闲说。不成教、齐民也解，为伊为葛。尊酒相逢成二老，却忆去年风雪。新着了、几茎华发。百世寻人犹接踵，叹只今、两地三人月。写旧恨，向谁瑟。 男儿何用伤离别。况古来、几番际会，风从云合。千里情亲长晤对，妙体本心次骨。卧百尺、高楼斗绝。天下适安耕且老，看买犁、卖剑平家铁。壮士泪，肺肝裂。

贺新郎

用前韵送杜叔高^①

细把君诗说。恍余音、钧天浩荡，洞庭胶葛^②。千丈阴崖尘不到，惟有层冰积雪^③。乍一见^④、寒生毛发。自昔佳人^⑤多薄命，对古来、一片伤心月。金屋冷，夜调瑟^⑥。去天尺五君家别^⑦。看乘空、鱼龙惨淡，风云开合。起望衣冠神州路，白日消残战骨^⑧。叹夷甫、诸人清绝^⑨。夜半狂歌悲风起，听铮铮、阵马檐间铁^⑩。南共北，正分裂。

【注释】

①前韵，指先前与陈亮唱和诸章的韵。杜叔高，名旂（yóu），金华兰溪人。兄弟五人俱博学工文，人称“金华五高”（五人的字中都有一个“高”字）。

②恍，恍若。钧天，即钧天广乐，指天上的音乐，见《史记·赵世家》。洞庭，洞庭湖。《庄子·天运篇》：“黄帝张《咸池》之乐于洞庭之野。”胶葛，广阔旷远貌。司马相如《上林赋》：“张乐乎胶葛之寓。”两句形容杜叔高的诗音节美妙，好像优美动听的音乐在广阔的空中和原野回荡。

③千丈两句，形容杜叔高诗的风格峻峭清冷。陈亮《复杜仲高书》：“叔高之诗，如干戈森立，有吞虎食牛之气。”

④乍一见，猛一看。

⑤佳人，美人。字面上指汉武帝的陈皇后，引申为有才能的人，这里指杜叔高。

⑥金屋两句，据《汉武故事》记载，汉武帝幼时，他的姑母指着自己的女儿阿娇问他：给你做妻子好不好？汉武帝笑道：“若能得阿娇作妇，当以金屋贮之。”后来阿娇嫁给汉武帝（即陈皇后），失宠，幽居长门宫。调，抚弄。调瑟，弹瑟以遣愁思。以上几句大意是说，自古以来，有才能的人大多命薄，就像当年陈皇后失宠之后，夜间在金屋里弹瑟，对着一片月色伤心一样。这里用以同情杜叔高的怀才不遇。

⑦去天尺五，《辛氏三秦记》：“城南韦、杜，去天尺五。”说的是唐代住在长安城南的韦、杜两家，世代贵族，离皇帝很近。君家别，你杜氏家世显赫，和其他人家不同。

⑧衣冠，代指世族、士大夫。“衣冠神州路”，指中原乃是文明之地。白日消残战骨，在暗淡的阳光下，战士们的尸骨已化为尘土了。这里意在谴责当权者不想恢复中原，使当年为保卫疆土的战士白白牺牲了自己的生命。

⑨夷甫，王衍的字。参见前选《水龙吟·甲辰岁寿韩南涧尚书》注⑥。清绝，清高到了极点，这里用作贬义。

⑩铮铮，金属撞击的声音。檐间铁，古时在屋檐下悬挂的风铃（即“檐马”或“铁马”）。因成行排列，声如系在战马颈子下面的铜铃，所以称为“阵马”。

【评析】 这首词仍用作者与陈亮唱和诸章之韵，写作时间当在其后不久。杜叔高工诗，所以发端六句全用形象比喻，从声韵和风格两个方面来加以赞美。当时杜还是一介布衣，故“自昔”句以下，又用佳人多薄命这一常见的社会现象来作类比，表示深切的惋惜与同情。过片三句陡转：既然杜家门第显赫，杜本人又天姿高绝，才识卓越，则将来应能

有一番作为。是勉励，也是期望。“起望”以下三句更作一转：由于当权者一意苟安，徒事空谈，置文明之邦的故土于不顾，让当年守卫疆土的战士白白地牺牲了自己的性命，则像杜这样怀抱经济之才的杰出之士能否展其骥足，尚难逆料前途，于是乃有“夜半”两句，以凄厉之景烘托悲愤之情。悲风因狂歌而起，又吹得檐间铁马铮铮作响，仿佛是敌我双方正在沙场厮杀之声。然而这只是诗人因所闻而产生的联想和幻觉，冷酷的现实依然是南北分裂的局面。全词悲壮激越，目眦尽裂，在遣词造语方面，也令人有“千丈阴崖尘不到，惟有层冰积雪，乍一见寒生毛发”之感，可以看作是与陈亮唱和的两首《贺新郎》的姊妹篇，很有助于我们了解作者这一阶段的思想感情。

破 阵 子

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

醉里挑灯^①看剑，梦回吹角连营^②。八百里分麾下炙^③，五十弦翻塞外声^④。沙场秋点兵^⑤。马作的卢^⑥飞快，弓如霹雳^⑦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⑧，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⑨。

【注释】

①挑灯，挑亮油灯。

②梦回，梦醒。角，号角，军中用以发号施令。连营，一个接一个

的兵营。

③八百里，指牛。《世说新语·汰侈篇》：“王君夫（恺）有牛，名八百里骏。”麾下，部下。炙（zhì），烤熟的肉。此句为“麾下分八百里炙”的倒装。

④五十弦，瑟，见《汉书·郊祀志》。李商隐《锦瑟》：“锦瑟无端五十弦。”翻，弹奏。塞外声，反映边塞征战生活的乐曲。

⑤点兵，阅兵。

⑥的卢，千里马名。代指骏马。

⑦霹雳，响雷。

⑧了却，完成。君王天下事，指统一全国的大事。

⑨可怜，可惜。

【评析】 这是一曲慷慨激昂、高唱入云的战歌，也是一首壮志未酬、报国无路的悲吟。它是作者被迫闲居期间，追忆青少年时代参加耿京起义部队那一阶段的紧张战斗生活，从而抒发今日悲愤之情的作品。

“醉里”两句对仗，写作者由昨夜到翌晨的军营生活。杜甫《后出塞》其一云：“少年别有赠，含笑看吴钩。”作者《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亦云：“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阑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壮士离不开宝剑。作者在“醉里”还要“挑灯”反复地“看剑”，足见他对宝剑以及宝剑象征着的火热抗金生活是何等的热爱。“梦回”一句，由个人写到集体。凌晨的号角声在军营的上空响彻，这意味着抗金的战士夙兴夜寐，时刻不忘自己身负的重任。作者通过梦回之后侧耳倾听的描述，就把这层意思表达出来了。“八百里”两句，仍用对仗的形式，以生动、明快的笔触，描述了战士们军营生活的一个侧面。宰了牛，大家分而食之；练兵之余，战士们还可以用瑟弹奏起雄壮的边塞乐曲。“沙场”句承上启下。上两句写的是“点兵”前的准备，换头以后则是写“点兵”时的具体景象，两者通过这句勾连起来，使上下两片的界限混于无

迹。“马作”两句，继续采用对仗句式，以极其精炼的语言，选择快马、强弓这两种典型事物，再现出点兵时的壮观场面：有电光石火般的快速动作，有使人惊心动魄的巨大音响，读之仿佛身临其境。“了却”两句再作对仗，进一步点出作者当时如此热爱这段生活的思想基础：一是为了完成国家统一的大业；一是为了博得个人生前身后的声名。卒章显其志。追往常常是为了伤今。末句“可怜白发生”，是此词画龙点睛的一笔，也是写作此词的用意所在。作者缅想往事，豪情满怀，一旦回到现实生活，立刻悲从中来：头上开始长了白发，可惜当年的雄心壮志依然未能实现啊！今昔的对比十分强烈，悲喜的变化又非常急遽，读者至此，不能不产生思想感情的共鸣。

这首词在写作上的技巧，除上面已经谈到的以外，最大的特色在于反衬手法的运用。全词共有十句，其中九句是用极其热闹、极其雕琢的词汇来追忆往事，但它们都是衬托，都是为末句服务的。这种奇特的手法，在唐人诗中最典型的例子恐怕莫过于李白的《越中览古》了：“越王勾践破吴归，义士还家尽锦衣。宫女如花满春殿，只今惟有鹧鸪飞！”从形式上比较一下，两者真是何其相似乃尔；深入一步剖析，两者的实质却颇有歧异：一是“发思古之幽情”，哀叹着人事代谢，繁华如梦，其情绪是比较低沉的；一是在叹息空怀壮志、报国无路的同时，将他日重上沙场、弯弓跃马的理想隐含在末五字之中，并且以此寄语陈亮，希望共同勉励，他日戮力王室，其感情的实质却是昂扬向上的。有人将此五字理解为作者消极情绪的流露，这实在是曲解词人的皮相之谈。

鹊桥仙

己酉^①山行书所见

松冈避暑，茅檐避雨，闲来闲去几度。醉扶怪石看飞泉，又却是、前回醒处。东家娶妇，西家归女^②，灯火门前笑语。酿成千顷稻花香，夜夜费、一天风露。

【注释】

①己酉，淳熙十六年（1189）。

②归女，出嫁的女儿回娘家。

【评析】 这首词写农村日常生活之所见。通篇用白描手法，而以“闲来闲去几度”贯串全词。正因为“闲”，所以常常能够“醉扶怪石看飞泉”；而农民的欢乐生活，农作物的长势良好，也就能从“闲”中观看，并分享其中的乐趣。

水调歌头

送杨民瞻

日月如磨蚁^①，万事且浮休^②。君看檐外江水，滚滚自东流^③。风雨瓢泉夜半^④，花草雪楼^⑤春到，老子已菟裘^⑥。岁晚问无恙^⑦，归计橘千头^⑧。梦连环^⑨，歌弹铗^⑩，赋登楼^⑪。黄鸡白酒^⑫，君去村社一番秋^⑬。长剑倚天^⑭谁问，夷甫诸人堪笑^⑮，西北有神州^⑯。此事君自了^⑰，千古一扁舟^⑱。

【注释】

①日月好像在磨盘上旋转的蚂蚁。比喻光阴在不停地流逝。《晋书·天文志上》：“天员（圆）如张盖，地方如棋局。天旁转如推磨而左行，日月右行，随天左转，故日月实东行，而天牵之以西没。譬之于蚁行磨石之上，磨左旋而蚁右去，磨疾而蚁迟，故不得不随磨以左回焉。”

②且，自、只。浮休，生死。《庄子·刻意》：“其生若浮，其死若休。”

③王勃《滕王阁序》：“阁中帝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

④瓢泉，在铅山县东北期思渡旁，其形如瓢，作者在此泉附近卜筑。

⑤雪楼，原名集山楼，在带湖住宅群中。

⑥菟裘，地名，故地在今山东省泗水县境内。《左传·隐公十一年》：“羽父请杀桓公，将以求大宰。公曰：‘为其少故也，吾将授之矣。使营菟裘，吾将老焉。’”后因称告老退隐的居处为“菟裘”。这里用作动词。

⑦岁晚，一年将尽之时。问无恙，向我问好。

⑧见前选《水调歌头·舟次扬州，和杨济翁、周显先韵》注⑨。

⑨梦连环，归梦一个接一个。

⑩弹铗，用冯谖客孟尝君事。

⑪赋登楼，用建安诗人王粲事。董卓之乱，王粲避居荆州，投靠刘表，曾作《登楼赋》，抒发他内心的苦闷。这几句是写杨民瞻多年来落魄潦倒，像冯谖、王粲那样依靠别人生活。

⑫黄鸡白酒，李白《南陵别儿童入京》：“白酒新熟山中归，黄鸡啄黍秋正肥。”这里是说杨民瞻回到家乡正是秋天。

⑬社，古代地方基层行政单位，相当于“里”。

⑭长剑倚天，宋玉《大言赋》：“长剑耿介，倚天之外。”

⑮见《水龙吟·渡江天马南来》注⑥。

⑯西北句，意谓中原在西北，还没有收复。

⑰此事，指收复中原之事。了，完成。

⑱千古一扁舟，用范蠡功成引退、泛舟五湖的故事。

【评析】 这首词由送人还乡，联系到自己的身世，又勉励对方担当起恢复中原的重任，然后再功成引退。这一构思在稼轩同类词中虽不罕见，但同他人类似的词作相比，还是独具匠心的。发端四句，概括自然和人生的必然规律：日月的运行，仿佛石磨上的蚂蚁左旋右转，无有已时；檐外的江水，滚滚不息地向东流去；而人生在世，则是有生必有死——这一切都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只能顺应这一客观规律行事。“风雨”三句承上展开，从顺应人事的角度，自述退隐生涯。“岁晚”两句，转写杨民瞻岁暮来访问好，并告诉作者关于他归隐的打算。过片三句，先写杨思乡情切。“歌弹铗，赋登楼”，指出杨归隐之念的产生，是由于作客他乡，生计不如人意，又不甘寄人篱下。“黄鸡”两句，设想对方回到家乡后别有一番生活情趣。联系下文，这里显然有意采用欲抑先

扬的手法。“长剑”句以下陡转。回乡虽云乐，但谁能手执倚天长剑，唾弃当年清谈误国的王衍，为收复西北的神州大地挺身而出呢？结拍揭示词作的中心旨意：希望杨能承担此项重任，待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之后，再效法范蠡泛舟五湖，归隐园田。言外之意是说，现在退隐，还不是时候。全词表达了作者在被迫退隐的处境下，对于朋友的殷切期望之情，可与前选《水龙吟·甲辰岁寿韩南涧尚书》、《满江红·送信守郑舜举被召》、《贺新郎·同父见和，再用韵答之》等词互参。

定 风 波

席上送范廓之^①游建康

听我尊前醉后歌。人生无奈别离何。但使情亲千里近^②。
须信。无情对面是山河^③。寄语石头城^④下水。居士。而
今浑不怕风波^⑤。借使未成鸥鸟伴^⑥。经惯。也应学得老渔蓑。

【注释】

①范廓之，名开，辛弃疾的门人。宋四卷本《稼轩词》甲乙丙丁集中的甲集即为范开手编。

②但使句，意谓只要情投意合，虽相隔千里，也仿佛近在咫尺。与“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意思相同。

③无情句，意谓如果没有感情，即使两人面对面，也好像隔着山河。

④石头城，在今江苏省南京市西。

⑤居士，未做官的士人。这里是作者自指。浑，全然。风波，喻指宦海风波。

⑥借使，即使、假使。未成鸥鸟伴，意谓还没有习惯于隐居生活。

【评析】 这首词借送门人范开游宦建康以抒怀。上片言别。“但使”两句，正反映衬，既极写双方情深谊长，也聊以自慰慰人。下片抒怀。换头三句，请范开捎个口信给石头城下的河水：我这个不做官的士人已全然不怕宦海风波了！是起脱语，也是对险恶官场的愤怒谴责。“借使”以下，作进一步申说：即使我现在还不完全习惯于隐居生活，但时间长了，也将能像老渔翁一样，安于园田，无需再到官场去混迹。愤慨之情，溢于言表。作于同时的另一首《醉翁操》小序有云：“今天子（光宗）即位，覃庆（普庆）中外，命国朝（本朝）勋臣子孙之无见（现）任者官之。先是，朝廷屡诏甄录元祐党籍家。合是二者，廓之应仕矣。将告诸朝（疑是‘庙’之误。告诸庙，有事告于祖先之庙），行有日，请予作诗以赠。属（正值）予避谤，持此戒甚力（坚持不作诗），不得如廓之请。”可见在作者退隐8年之后，宦海的余波仍然冲击着他。下片“寄语”云云，就是在这一背景下所发的悲愤之语。

念奴娇

瓢泉酒酣，和东坡韵^①。

倘来轩冕，问还是、今古人间何物^②。旧日重城愁万里，风月而今坚壁^③。药笼功名，酒垆身世^④，可惜蒙头雪^⑤。浩歌一曲，坐中人物三杰^⑥。休叹黄菊凋零，孤标应也有，

梅花争发^⑦。醉里重揩西望眼，惟有孤鸿明灭^⑧。万事从教，浮云来去，枉了冲冠发^⑨。故人何在，长庚应伴残月^⑩。

【注释】

①指和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一词的韵。

②倘来，无意得来。轩冕，原指卿大夫的轩车和冕服，《庄子·缮性》：“轩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倘来，寄者也。”后泛指官位爵禄，也可直译为富贵。这两句意谓无意得来的富贵算不了什么。

③旧日两句，谓过去做官，好像困于重（chóng）城之中，有着无限的忧愁；今日得返园田，有美景为伴，誓将坚壁守之，不再出仕了。风月，良辰美景。坚壁，坚守壁垒。按此句为“而今坚壁风月”的倒装。

④这两句说，在药笼之中寻求功名，在酒垆旁边度过此生。

⑤蒙头，盖满头颅。雪，比喻白发。

⑥三杰，另二人不知何许人。

⑦孤标，清峻特出的人或物。二句意谓：不要叹息黄菊已经凋零，还有清峻特出的梅花接着争先恐后地开放呢。

⑧明灭，或现或隐。

⑨让世间万事万物像浮云一样来来去去，只可惜白白辜负了自己的豪情壮志。

⑩长庚，启明星（即金星）。这里喻指故人（老朋友）。残月，作者自喻。

【评析】 在稼轩的作品中，时时可见东坡词的影响。这首词是稼轩词中风格比较接近东坡的作品之一。通篇直抒胸臆，语言明快。上片表达了厌弃官场、安于园田、自惜老大的感情。发端两句，以疑问句表示不屑于富贵。“旧日”句补足上面的意思，言往日官场生涯，直如困于重城之中，徒然赢得无限的忧惧，这正是作者视富贵如无物的原因之一，

可与《论盗贼札子》“臣孤危一身久矣”诸语互为印证。“风月”句以下，折入今日，言如今已得清风明月、美景良辰的真趣，当坚壁守之，只在药笼中寻求“功名”，在酒垆边安度余生，所可惜者，人已老去，此乐不能久享。杜甫《江村》云：“多病所需惟药物，微躯此外更何求。”此词似之。“浩歌”两句更作一转，言我虽老病，但浩歌一曲，仍不愧为人中豪杰。英雄本色，由此可见。下片思念故人。“黄菊凋零”，本属自伤老病，然着以“休叹”二字，又撇开自己，转寄希望于黄菊之后争发的梅花。故人有如冲寒傲雪、清峻特出的梅花，则我虽如黄菊之凋零，后继有人，亦足以自慰。“醉里”两句，由此接写遥望故人的情景。“重揩西望眼”，说明不止一次想望；今日酒酣之后，情动于中，不能自己，所以又复遥望故人。可是极目天边，唯有孤鸿在烟霭之间时隐时现，怅惘之情，可以想见。“万事”三句，由故人不見，插入悲愤之语，言世间万事，只好视同白云苍狗，无可如何，然而白白辜负了一腔壮志豪情，总不免抱恨无穷。结拍两句承上“休叹”五句而来，言故人虽不知身在何处，但其光芒，犹如东方启明之星，定将与残月之身长相为伴。思念之深，寄望之殷，到此如万斛源泉，涌出笔端，给人一种凄厉悲壮的感觉。后来邓剡《酹江月·驿中言别》和文天祥的一阕和词，其风格都大类此词，读者不妨取以对照。

水调歌头

送施枢密圣与帅江西^①。信之讖^②云：“水打乌龟石，方人也大奇。”“方人也”实“施”字。

相公倦台鼎^③，要伴赤松游^④。高牙千里东下，笳鼓万貔

貅^⑤。试问东山风月，更著中年丝竹，留得谢公不^⑥。孺子宅边水，云影自悠悠^⑦。占古语，方人也，正黑头^⑧。穹龟突兀，千丈石打玉溪流^⑨。金印沙堤时节^⑩，画栋珠帘云雨^⑪，一醉早归休。贱子亲再拜，西北有神州^⑫。

【注释】

①施枢密，名师点，字圣与，江西上饶人。淳熙十四年（1187），除知枢密院事。十五年春又被迫退休提举临安府洞霄宫。绍熙二年（1191），除知隆兴府（今江西省南昌市）、江西安抚使，故题云“帅江西”。

②信，信州，今江西省上饶市。讖（chèn），迷信的人指未来将会应验的预言和朕兆。

③相公，当时对宰辅大臣的尊称。因施曾知枢密院事，故以此相称。台鼎，旧称三公为台鼎。宋代枢密院与中书省分掌军政，号为“二府”，故其长官枢密使、副使皆可称“相公”、“台鼎”。倦台鼎，对做枢密使感到厌倦了。这是对施调离枢密院的委婉说法。

④赤松，即赤松子，传说中的仙人。这句用张良在功成之后“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之事（见《史记·留侯世家》），意谓施圣与本想退隐林下（这是对施当年被迫退休的委婉说法，见注①）。

⑤高牙，牙旗，泛指居高位者出行的仪仗。笳鼓，仪仗队中的乐器。貔貅（pí xiū），猛兽，借喻勇猛的战士，这里指仪仗队中的卫士。两句意谓施虽有意栖隐，现在却又被任命为江西安抚使。

⑥东山，谢安隐居之处。中年丝竹，《世说新语·言语篇》：“谢太傅（安）语王右军（羲之）曰：‘中年伤于哀乐，与亲友别，辄作数日恶。’王曰：‘年在桑榆（人到晚年），自然至此，正赖丝竹（管弦音乐）陶写（陶冶性情，排遣忧闷。‘写’，通‘泻’，宣泄）。’”中年，四十岁左右。谢公，这里喻指施圣与。不，同“否”（fǒu）。以上三句预言将来必然再次拜相，则在隆兴饯别宴会后应早日还朝工作。

⑦孺子，后汉徐穉，字孺子，南昌人。云影自悠悠，王勃《滕王阁序》：“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这里用指隆兴。

⑧占，占卜。黑头，即黑头公，谓少壮而居高位的人。

⑨穹龟，如穹隆般的石龟，即小序中的乌龟石，此是信州一名胜，在今上饶市西南的五桂山（又名乌龟山）境内。突兀，高耸特立貌。玉溪，信江源出怀玉山，故亦称玉溪。

⑩沙堤，唐时宰相初上任，京兆尹（京城最高长官）派人运载沙子铺路，从宰相的住宅一直铺到城东街，叫做沙堤。

⑪王勃《滕王阁序》：“画栋朝飞南浦云，珠帘暮卷西山雨。”这里也是借指隆兴。

⑫贱子，作者自己谦称。西北有神州，不要忘了收复西北的神州大地。

【评析】 此词借送施圣与帅江西，寄托了作者对施在恢复中原的大业中能够大有作为的期望。余详本书第76页具体解析，兹不赘。

西江月

夜行黄沙^①道中

明月别枝惊鹊^②，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③蛙声一片。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④。路转溪桥忽见^⑤。

【注释】

①黄沙，黄沙岭，在上饶西40里乾元乡，高约15丈。

②别枝，由主干斜出的树枝。曹操《短歌行》：“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无枝可依。”

③听取，听得、听着。取，语助词。

④社林，土地庙周围的树林。

⑤见，同“现”，出现。

【评析】 全篇用白描手法描写夜行黄沙道中的所见所闻。作者选择了夏夜山乡的几个典型景物，将动景与静景、声音和色彩、天上与地上，巧妙、和谐地组织在一连串镜头之中，一一展现在读者的眼前。又以“明月”两句和“七八”两句的对仗句式稍加点染，宛如在疏淡的水墨画中，偶然着以一二浓笔，淡而不枯，错落有致。

添字浣溪沙

三山戏作^①

记得瓢泉快活时。长年耽酒更吟诗^②。蓦地捉将来断送，老头皮^③。绕屋人扶行不得，闲窗学得鹧鸪啼^④。却有杜鹃能劝道，不如归^⑤。

【注释】

①三山，今福建省福州市。时作者在福建提点刑狱任上。

②长年，一年到头。耽酒，沉溺酒中。耽，通“醺”。

③蓦地，突然。断送老头皮，犹言断送老命。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四十二：“宋真宗既东封，访天下隐者。杞人杨朴能为诗，召对，自言不能。上问：‘临行有人作诗送卿否？’朴曰：‘惟臣妻有一首云：更休落魄耽杯酒，且莫猖狂爱吟诗。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上大笑，放还山。”作者借此表示无心做官。

④鹧鸪啼声好像“行不得也哥哥”，表示行路艰难。

⑤杜鹃鸣声好像“不如归去”。

【评析】 作者被迫投闲置散了近20年之后，于光宗绍熙三年（1192）春起福建提点刑狱。近20年的退隐生活，使作者的思想产生了一定的变化。一方面，北伐中原、统一祖国的夙愿仍不时从心底涌现；另一方面，闲适安逸的隐居生活和身体的衰老又使他安于现状，甚至意气消沉。闽宪的职位既然不能实现他的雄心壮志，他对往日的闲居生活自然也就有所留恋。此词题目虽说是“戏作”，但也的确反映了他这一阶段的真实思想。

水调歌头

壬子三山被召^①，陈端仁给事^②饮饯席上作。

长恨复长恨，裁作短歌行^③。何人为我楚舞，听我楚狂

声^④。余既滋兰九畹，又树蕙之百亩，秋菊更餐英^⑤。门外沧浪水，可以濯吾缨^⑥。一杯酒，问何似，身后名^⑦。人间万事，毫发常重泰山轻^⑧。悲莫悲生离别，乐莫乐新相识，儿女古今情^⑨。富贵非吾事^⑩，归与白鸥盟^⑪。

【注释】

①壬子，绍熙三年岁末（1193年2月）。时作者奉召即将赴临安。

②陈端仁，名峴（xiàn），时免官在家。给事，即给事中，官名。

③裁，作、写。古人称写诗为“裁诗”。短歌行，古代乐府曲调名称，多用以表现忧时之情，这里指此词。

④为我楚舞句，据《史记·留侯世家》记载，戚夫人因儿子赵王如意未能立为太子而向刘邦哭泣，刘邦以事不得已，感到为难，便对她说：“为我楚舞，吾为若（你）楚歌。”楚狂声，源自《论语·微子》，据载楚隐士接舆曾作歌当面嘲讽孔子。

⑤屈原《离骚》：“余既滋（培植）兰之九畹（wǎn，三十亩为畹）兮，又树（种植）蕙之百亩。”又：“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这里用以表示要立身高洁，不随波逐流。

⑥《孟子·离娄上》和《楚辞·渔父》都载有楚国民歌《孺子歌》：“沧浪（láng）之水清兮，可以濯我（一作‘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吾）足。”后以濯缨表示避世退隐或保持清高的情操。

⑦一杯酒三句，《世说新语·任诞篇》载张翰的话说：“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

⑧毫发句，这里的意思是说，杯酒虽轻，我却视同泰山之重；身后名虽重，我却视如毫发之轻。与前选《贺新郎·同父见和，再用韵答之》“笑富贵千钧如发”意思相同。

⑨屈原《九歌·少司命》：“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儿女古今情，是“古今儿女情”的倒装，意谓这是从古到今的人之常情。

⑩富贵句，源自陶渊明《归去来辞》：“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

⑪归与句，即回去同白鸥订立盟约，喻指隐居生活。

【评析】 绍熙三年岁末，作者被召赴临安奏事，临行前在陈端仁为他饯行的宴席上作了这首词。被皇帝召见，这在封建社会时代应该算是一件殊荣的事情，可是作者不但毫无快慰之意，反而在词中感时抚事，表达了宁可归隐、不愿富贵的心情。劈头两句，就给全词定下了基调：要借词来抒发绵绵长恨。“何人”两句，借用刘邦不能立戚夫人之子为太子的史实，并糅合楚狂接舆凤歌嘲笑孔子之事，暗示此词所写内容，是有所寄托，意在言外的，但又有谁能安慰我，理解我，倾听我一吐衷曲呢？言外之意，只有你陈端仁能够了解我的衷曲，所以下面“余既滋兰九畹”句以下，连用《楚辞》、《孟子》等有关事典，向陈表示自己仍然打算滋兰树蕙，餐菊濯缨，保持高洁情操，归隐园田。换头紧紧承上。“一杯酒”三句，实为“问身后名何似一杯酒”的倒装，意谓与其追求身后之名，不如生前及时行乐。看似以消极颓废的态度来对待人生，实则是不满污浊现实的愤激之语，接着乃有“人间”两句，既说明人各有志，不能勉强，也暗寓着对统治者颠倒是非的无情谴责。《楚辞·卜居》云：“世溷浊而不清，蝉翼为重，千钧为轻；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谗人高张，贤士无名。吁嗟默默兮，谁知吾之廉贞。”此词所表达的正是这种千古如出一辙的悲愤之情。“悲莫悲兮生离别”三句，用《九歌·少司命》成句点出惜别之意。结拍两句，与上片末数句照应，重申此次被召，决不恋栈富贵，仍要退隐园田的决心。从这首词表达的思想感情来看，作者之所以无意再入仕途，除了留恋闲适的隐居生活之外，对黑暗的现实已不抱希望，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满江红

和卢国华^①

汉节东南，看驷马、光华周道^②。须信是、七闽^③还有，福星^④来到。庭草自生心意足，榕阴不动秋光好。问不知、何处着君侯，蓬莱岛^⑤。还自笑，人今老。空有恨，萦^⑥怀抱。记江湖十载，厌持旌纛^⑦。濩落我材无所用^⑧，易除殆类无根潦^⑨。但欲搜、好句谢新词，羞琼报^⑩。

【注释】

①卢国华，名彦德，时接替作者任福建提点刑狱。

②汉节，汉代置绣衣使者，均衣绣持节，捕逐盗贼。宋代的提刑使即是其官。这里指卢国华。东南，福建地处我国东南方，故云。这里用作动词，意谓来到东南福建。驷马，指卢上任时的车驾。周道，官道。

③七闽，指福建。

④福星，古称木星为岁星，谓其所在多福，故亦名福星。福星又喻指为民造福的人，这里喻指卢国华。

⑤蓬莱岛，即蓬莱山，古代方士传说为仙人所居之地，疑即指别名三山的福州。

⑥萦，绕。

⑦江湖十载，作者自乾道八年（1172）至淳熙八年（1181）10年间

曾屡任郡守、提刑、漕使、安抚使等职。旌纛(dào)，仪仗队的大旗，这里喻指担任上述地方上的主要官员。

⑧溘(huò)落，同“瓠落”，大而无用。见《庄子·逍遥游》。

⑨易除，容易消失。殆类，近似。无根潦，没有源头的积水。

⑩谢，这里有酬答的意思。琼报，《诗经·卫风·木瓜》：“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琚。”两句意谓我很想搜寻好的诗句来答谢你赠送给我的新词，但又因为我酬答你的这首和词写得很不好而感到惭愧。

【评析】 这首词作于绍熙四年(1193)，当时作者已改任闽帅。卢国华接任福建提刑，作者以此和词表示祝贺，并由此抒发倦于仕宦的情怀。从“记江湖十载，厌持旌纛”两句可以看出，作者对这次起复并改任福建安抚使是没有多大兴趣的。“溘落”句是愤激反语；“易除”句则明写朝中无人支持，自己随时都可能被罢去官职。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作者是隐痛甚深的。

水 龙 吟

过南剑双溪楼^①

举头西北浮云，倚天万里须长剑^②。人言此地，夜深长见，斗牛光焰^③。我觉山高，潭空水冷，月明星淡。待燃犀^④下看，凭阑却怕，风雷怒、鱼龙惨。峡束苍江对起。过危楼、欲飞还敛^⑤。元龙老矣，不妨高卧，冰壶凉簟^⑥。千古

兴亡，百年悲笑，一时登览^⑦。问何人、又卸片帆沙岸，系斜阳缆^⑧。

【注释】

①南剑，州名，今福建省南平市。双溪楼，位于流经南平的二水（剑溪、樵川）的交界处，故名。

②西北，泛指中原地区。倚天长剑，见前选《水调歌头·送杨民瞻》注⑭。两句的意思是说，需要倚天万里的长剑，才能扫除中原上空的浮云，使之重见天日。

③斗牛，指北斗、牵牛二星。据《晋书·张华传》记载，张华见斗牛二星之间常有紫气，便问精通天文的雷焕是何缘故。雷焕说，是豫章丰城（今江西省南昌市一带）地下的宝剑之精气上彻于天。后来雷焕任丰城令，在监狱的屋基下四丈多深处掘得一石函，中有龙泉、太阿两剑，便分给张华一把。张华被杀，所藏之剑不知去向。雷焕去世后，他的儿子雷华经过延平津（即剑溪）时，所佩之剑突然从腰间跃入水中。他派人下水去寻找，只见水中有两条长数丈的五彩游龙，却不见剑的踪影了。

④燃犀，点燃犀牛的角，传说可以照见怪物。《晋书·温峤传》：“至牛渚矶，水深不可测，世云其下多怪物，峤遂燃犀而照之；须臾，见水族覆火，奇形异状，或乘马车、著赤衣者。”

⑤峡束两句意谓江水受到峡谷的约束，在流经双溪楼时，想要奔腾却又收敛了水势。

⑥元龙，作者喻指自己。冰壶，盛冰的玉壶。凉簟，竹编的凉席。

⑦千古三句意谓：千古的兴衰成败，百年的悲欢哀乐，在登楼眺望之际，同时涌上了心头。

⑧卸，解下。缆，系船的绳索。

【评析】 此词作于福建安抚使任上，它真实地表达了作者这一时期

的思想感情。开头两句，突兀而起，由仰望浮云而兴起欲得倚天长剑扫清中原的壮志豪情。“人言”三句，承上“须长剑”而来，意谓人们在深夜之中，总是看到剑气上彻于斗牛之间，而根据历史传说，此剑的确就在楼下的剑溪之中。“我觉”三句，描写眼前阴森可怖、寒气逼人的景象，证明“人言”之可信。“待燃犀”以下，再写欲下楼觅剑却又裹足不前的心理状态。山高，潭空，水冷，月明，星淡，织成了一幅令人生畏的图景，加之“却怕风雷怒，鱼龙惨”的恐惧感，使发端兴起的豪情壮志顿时为之消失。作者笔下的阴森图景，事实上就是险恶官场的形象写照；而“风雷”、“鱼龙”则隐喻那些阻挠北伐、排挤善类的投降派小人。作者徒有廓清中原的大志，但在黑暗的现实面前，也深深感到无能为力，无可奈何。过片两句，再以眼前景象隐喻自己此时的处境和心情。苍江奔腾而下，象征着抗金战士（主要是作者自指）的勇往直前；可是由于受到高峡的束缚，又不得不收敛水势，趋于平缓。不难看出，这实际上写的是当权者对抗金志士的限制和打击。“元龙”六句，紧紧承上，言自己迭遭排挤，岁月虚度，壮志消磨，人已老大，因而产生了急流勇退、及时行乐的消极思想，只是在登临之际，为“千古兴亡，百年悲笑”一发感慨喟叹而已。结拍三句，以眼前哀景收束全篇。人到晚年，息影林下，与片帆之于斜阳之中系统泊岸正复相同，和上面“元龙老矣”三句相照应，一写实，一寓情于景，情调都比较低沉。全词巧妙地运用了借喻、暗喻等手法，在上片塑造了一个阴森诡谲、清冷幽暗的意境，使读者大有“以其境过清”而“凜乎其不可久留”之感；结拍写片帆系统于斜阳之中，烈士暮年、报国无路的悲愤不禁油然而生——都达到了寓情于景、情景交融的地步。全词风格奇崛，与作者的其他词作相比，有它的独特之处，值得注意。

沁园春

再到期思卜筑^①

一水西来，千丈晴虹，十里翠屏^②。喜草堂经岁，重来杜老^③，斜川^④好景，不负渊明。老鹤高飞，一枝投宿，长笑蜗牛戴屋行^⑤。平章^⑥了，待十分佳处，着个茅亭。青山意气峥嵘。似为我、归来妩媚生^⑦。解频教花鸟，前歌后舞，更催云水，暮送朝迎^⑧。酒圣诗豪，可能无势，我乃而今驾驭卿^⑨。清溪上，被山灵^⑩却笑，白发归耕。

【注释】

①期思，即期思渡，村名，在瓢泉附近。卜筑，择地建屋。

②晴虹，雨后彩虹。翠屏，十里青山，宛如绿色屏风。

③草堂，唐肃宗上元元年（760），杜甫在成都浣花溪的房舍。代宗宝应元年（762），西川兵马使徐知道反，杜甫前往梓州，其后往来汉州、阆州、梓州之间。广德二年（764）春，严武再镇蜀，杜甫才能重返成都草堂。经岁，隔了一年。杜老，指杜甫。

④斜川，川名，当在今江西省都昌县附近湖泊中。陶渊明有《游斜川》诗并序，极写斜川风景之美。

⑤一枝投宿，暗用《庄子·逍遥游》“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之意。蜗牛戴屋行，指蜗牛身背重壳而行，停步时将身体缩入壳中。

⑥平章，品评、商量的意思。

⑦峥嵘，不同寻常。“似为我”句为“似为我归来生妩媚”的倒装。

⑧解，懂得。频教，不断地让。云水，云雨。

⑨可能无势，岂能没有权势。驾驭，指挥。卿，指上述自然景物。

⑩山灵，山神。

【评析】 这首词作于罢去闽帅、初归信上之时。全篇以明快的语言和多处的对仗（其中“草堂”四句和“频教”四句为扇对），充分表达了作者重返园田的喜悦之情，大有无官一身轻的快感。对当权者的失望，对官场的厌恶，在福建任上的无用武之地，这一系列因素使作者心灰意懒，总觉得还不如在园田隐居，悠然自得。结拍三句，在自嘲的文字中，隐含着无限的心酸。

沁园春

灵山^①齐庵赋。时筑偃湖未成^②。

叠嶂西驰，万马回旋，众山欲东^③。正惊湍直下，跳珠倒溅^④，小桥横截，缺月初弓^⑤。老合^⑥投闲，天教多事，检校长身十万松^⑦。吾庐小，在龙蛇影外，风雨声中^⑧。 争先见面重重。看爽气^⑨、朝来三数峰。似谢家子弟，衣冠磊落^⑩，相如庭户，车骑雍容^⑪。我觉其间，雄深雅健，如对文章太史公^⑫。新堤路，问偃湖何日，烟水濛濛^⑬。

【注释】

①灵山，在上饶西北70里。

②时作者打算筑堤围湖，取名偃湖，尚未竣工，故云。

③叠嶂，重重叠叠的山峦。万马，喻指奔腾起伏的群山。三句意谓重重叠叠的高山像是万马向西奔腾，又回转身来，朝着东方驰去。东，这里用作动词。

④惊湍（tuān），急流。这里指山间瀑流。跳珠倒溅，跌落下来的瀑流溅起来的水花仿佛无数跳跃的珠玉。

⑤小桥横截，指一座小桥迎面拦截住奔腾直下的瀑流。缺月初弓，形容拱形小桥好像一钩新月刚刚呈露弯弓一般的形状。

⑥合，应当。

⑦检校，检点整理。长身，形容高大。

⑧龙蛇，指如龙蛇般的松树。风雨声，指松声泉语。

⑨爽气，明朗的自然景象。《世说新语·简傲篇》：“王子猷（徽之）作桓车骑（桓冲）参军，桓谓王曰：‘卿在府久，比当料理（关照）。’初不答，直高视，以手版拄颊云：‘西山朝来，致（极）有爽气。’”

⑩谢家，指东晋时期的世族谢安一家。磊落，比喻人物的俊伟。

⑪相如，司马相如。雍容，容仪温文。《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相如之（到）临邛，从车骑雍容闲雅甚都（华丽）。”

⑫太史公，司马迁。文章，指《史记》。按此句为“如对太史公文章”的倒装。《新唐书·柳宗元传》：“韩愈评其文曰：‘雄深雅健，似司马子长（司马迁）……’”

⑬烟水濛濛，预想偃湖筑成后的水上景象。

【评析】 这首词描写在灵山齐庵所见山水景色，全用形象比喻手法。写山，或喻为万马奔腾，或喻为谢安子弟，或喻为相如车骑，或喻

为司马迁文章；写水，则喻为跳珠；写桥，则喻为新月；写松，则喻为龙蛇。这种连用人物、车骑、文章等各类不同的人 and 物来比喻山势山容，又采取铺陈排比的手法，在诗中比较脍炙人口的有韩愈的《南山诗》，在词中却是极其罕见的。而以雄深雅健风格的司马迁《史记》来比喻群山，尤觉匠心独运，出人意表。叠嶂层峦，必有泉瀑；泉瀑奔泻直下，便想筑堤围湖，以观烟水濛濛的景色。全词思路由此逐渐展开，至结拍点题戛然收束。遣词造语，也颇有“雄深雅健”的风格，当是作者的得意之笔。

南 歌 子

新开池，戏作。

散发披襟处，浮瓜沉李杯^①。涓涓流水细侵阶。凿个池儿，唤个月儿来。画栋频摇动，红蕖^②尽倒开。斗匀红粉照香腮^③。有个人人，把做镜儿猜^④。

【注释】

①曹丕《与朝歌令吴质书》：“每念昔日南皮之游，诚不可忘。……浮甘瓜于清泉，沉朱李于寒水，白日既匿，继以朝月，同乘并载，以游后园。”杯，酒杯。

②红蕖，红莲。

③斗匀红粉，相对用红粉匀面。

④人人，对亲昵者的称呼。

【评析】 这是一首游戏之作，多用口语入词。首两句写夏季在池边纳凉，用池水浸凉瓜李佐酒。“涓涓”句写泉水慢慢流过阶前而汇集池中。“细”、“侵”两字下得十分贴切，与“涓涓”相照应。“凿个池儿”两句，全用口语。不说月儿倒映池中，而说将月儿唤来，颇有韵趣。过片由月亮的倒影接写楼宇、红莲的倒影。水波在微风吹拂下而生涟漪，所以觉得画栋的倒影也在频频摇动，红莲影入池中，也好像都是倒着开放。由远及近，由大及小。“斗匀”一句，采取拟人化手法，写朵朵红莲仿佛一群美女对着水面在香腮上涂匀红粉。结拍总束上文，由所见各种倒影而将池水猜作明镜。这一猜测出自“人人”之口，既可见其人的天真娇憨之态，又可见作者对其人的亲昵之情。

沁园春

城中诸公载酒入山，余不得以止酒为解^①，遂破戒一醉，再用韵^②。

杯汝知乎，酒泉罢侯^③，鸱夷乞骸^④。更高阳人谒^⑤，都称董白^⑥，杜康初筮，正得云雷^⑦。细数从前，不堪余恨，岁月都将曲蘖埋^⑧。君诗好，似提壶却劝，沽酒何哉^⑨？

君言“病岂无媒。似壁上、雕弓蛇暗猜^⑩。记醉眠陶令，终全至乐^⑪，独醒屈子，未免沉菑^⑫”。欲听公言，惭非勇者，司马家儿解覆杯^⑬。还堪笑，借今宵一醉，为故人来^⑭。

【注释】

①解，推脱。

②再用韵，作者在这之前写了一首《沁园春·将止酒，戒酒杯使勿近》，此词仍次韵前篇。

③酒泉，汉武帝时所开郡名，在今甘肃省酒泉县一带。传说城下有金泉，味如酒。杜甫《饮中八仙歌》：“汝阳三斗始朝天，道逢曲车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这里反用杜诗之意，谓酒泉侯这一封爵已经撤销，自己当然也就不可能封为酒泉侯，只好止酒不饮。

④鸱夷，古代盛酒的皮袋，腹大如壶。乞骸，古代官吏因年老请求退职。这句是说鸱夷也已请求退休，所以没有器皿可以盛酒，只得戒酒了。

⑤高阳，《史记·酈生传》记载酈食其(yì jī)往见刘邦，自称高阳酒徒。这里“高阳”隐喻酒徒。谒，拜见。

⑥董白，“辞”字的隐语。《世说新语·捷悟篇》：“魏武(曹操)尝过曹娥碑下，杨修从。碑背上见题作‘黄绢幼妇外孙整白’八字，……修曰：‘黄绢，色丝也，于字为绝；幼妇，少女也，于字为妙；外孙，女子也，于字为好；整白，受辛也，于字为辞(古代也可写作“受辛”)：所谓绝妙好辞也。’”(整，同“董”)以上两句是说：如果酒徒来拜访，都给我打发走(切“辞”字)。意谓我既已止酒，也就谢绝饮酒的朋友了。

⑦杜康，古代善于酿酒的人。筮(shì)，古代用蓍草占卜吉凶。云雷，《易经·屯卦》：“云雷屯，君子以经纶。”两句意谓，杜康初次占卜仕途吉凶，正好得云雷之卦，预示不久就要出去管理国家大事(经纶)，不会再从事酿酒的工作，因此也就无酒可饮，不得不戒酒了。

⑧将，与、共。曲蘖(qū niè)，酒母。以上三句意思是说：仔细想想从前的生活，至今还觉得非常遗憾，因为过去的光阴都和酒一同埋没了。

⑨君，指题目中所说的“城中诸公”。提壶，鸟名，因其名而联想到提着酒壶劝酒。下句按意思应作如下断句：“似提壶却劝沽酒，何哉？”三句意谓：你们诸位寄来的诗写得很好，但为什么却像提壶鸟那样劝我

饮酒呢？沽酒，买酒，这里意谓饮酒。

⑩“君言”以下是“城中诸公”劝饮的话。病岂无媒，你得病哪里没有原因呢？媒，媒蘖，这里引申为构陷、诬害。“似壁上”句，用“杯弓蛇影”的故事。应劭《风俗通·世间多有见怪惊怖以自伤者》记载说，杜宣夏日饮酒，壁上悬挂的红色弓弩影子落在杯中，其形如蛇。由于心理作用，饮酒之后，以为蛇已进入腹中，从此饮食大减，日渐消瘦。后经解释，才趋平复。

⑪陶令，指曾做过彭泽令的陶渊明。萧统《陶渊明传》：“渊明若先醉，便语（yù）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全，保全。至乐，最大的快乐。

⑫屈子，屈原。《楚辞·渔父》：“屈原曰：‘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被放逐）。’”沉菑（zāi，同“灾”），沉沦受害。

⑬惭非勇者，惭愧我不是一个有勇气的人。司马家儿，指晋元帝司马睿。解，懂得、知道。覆杯，把酒杯倒置，意谓不再饮酒。《世说新语·规箴篇》注引邓粲《晋纪》记载，司马睿性素好酒。将渡江南下，王导劝他戒酒。司马睿命左右进酒，喝完一杯，便将酒杯倒置，从此不再饮酒。

⑭今宵二句，《三国志》注引《邴原别传》记载说，邴原本能喝酒，后来八九年间滴酒不尝。和师友分别时，他说：“我原来能够喝酒，怕荒废学业，所以断掉了。现在即将远别，承蒙你们赠送米肉饯行，我愿意尽兴喝它一次。”这里用以表示愿为老朋友的盛情而破戒一醉。

【评析】 这是作者一度止酒之初写的两首《沁园春》中的第二首，带有游戏文字的意味。上片连用有关事典，写自己决意戒酒，是因为过去的美好岁月都在酒中消磨，仔细回想起来，至今犹有遗憾。看似决绝，其实是为下片所写“破戒一醉”埋下伏笔。过片六句，借诸公劝酒之言为自己破戒开

脱，分为两层。作者戒酒是因为生病（他在不久前所写《水调歌头》“我亦卜居者”的小序中就有“时以病止酒”的话），对方却说，你生病的原因在于杯弓蛇影，全属心理作用，与酒无关。这是第一层。接着又以陶渊明和屈原正反两方面的事例，证明饮酒有益，不饮有害。这是第二层。“欲听”三句，意谓自己并不是司马睿那样的勇者，只怕开戒之后，再戒就难了。基本上已被说服，但仍半推半就，读之令人捧腹。结拍三句，借口“为故人来”，“遂破戒一醉”，自嘲又复自我开脱，活画出一个口说戒酒却又不能忘情于酒的形象。全篇大量使事用典，仿佛信手拈来，可见作者的渊博；而俊语联翩，都成妙喻，则又可见作者驱遣古人于笔下的非凡才能。

临江仙

侍者阿钱将行^①，赋钱字以赠之。

一自酒情诗兴懒，舞裙歌扇阑珊^②。好天良夜月团团。
杜陵真好事，留得一钱看^③。岁晚人欺程不识^④，怎教阿堵留连^⑤。
杨花榆荚^⑥雪漫天。从今花影下，只看绿苔^⑦圆。

【注释】

①侍者，侍妾。《书史会要》卷六：“田田、钱钱，辛弃疾二妾也，皆因其姓而名之。皆善笔札，常代弃疾答尺牍。”阿钱大约就是钱钱。

②阑珊，冷落。这里是说很少有兴致来欣赏歌舞了。白居易《咏怀》：“白发满头归得也，诗情酒兴渐阑珊。”

③杜陵，指杜甫。杜陵在长安城东北，秦时为杜县地，因有汉宣帝陵

墓，故名。杜甫祖籍是杜陵，他又曾在杜陵东南的少陵住过，所以他自称杜陵野客。其《空囊》诗云：“囊空恐羞涩，留得一钱看。”好（hào）事，多事。

④岁晚，晚年。程不识，与李广同时，皆为汉代名将。《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载灌夫有“生平毁程不识不值一钱”之语，故用以切“钱”字。

⑤阿堵，这个，指钱。《世说新语·规箴篇》载：“王夷甫雅尚玄远，常嫉其妇贪浊，口未尝言‘钱’字。妇欲试之，令婢以钱绕床，不得行。夷甫晨起，见钱阂（hé，阻隔）行，呼婢曰：‘举却（拿走）阿堵物！’”这里借指阿钱。留连，迟迟不走。

⑥榆荚，形状似钱，色白成串，俗称榆钱。

⑦绿苔，据《古今注·草木篇》，又名圆藓，亦曰绿钱。

【评析】 这是一首游戏之作。侍妾钱钱即将离去，作者赋此赠别。发端两句，写自己懒于饮酒赋诗和欣赏歌舞，暗喻人已老大，对声色的兴趣淡薄。“好天”句反衬补足，一则是说，月圆而人却即将分别；二则是说，虽然时值好天良夜，也无意于舞裙歌扇。“杜陵”两句，巧妙地借用杜诗，意在说明决计让阿钱离去。换头两句，进一步解释不能留下阿钱的另一个原因——年事已高，受人欺辱，无法再庇护阿钱。既借灌夫之语切“钱”字，又将身世之感寓于其中。“杨花”句也是借写实景来暗寓阿钱即将离去，大有“流水落花春去也”的惆怅。结末两句，设想钱钱去后的情景：绿苔如钱，而阿钱已去，物是人非，情何以堪，所以在临别之际，反觉依依不舍。全词除发端外，全用与“钱”字有关的事典连缀成文，虽迹近文字游戏，但也可见作者学识的广博和才思的敏捷。

玉楼春

戏赋云山

何人半夜推山去。四面浮云猜是汝。常时相对两三峰，走遍溪头无觅处。西风瞥起^①云横度。忽见东南天一柱^②。老僧拍手笑相夸，且喜青山依旧住。

【注释】

①瞥起，突然刮起。

②一柱，一峰仿佛石柱。

【评析】 山中晨起，平时相对的两三山峰忽然不见，走遍溪头又无处可觅，于是怀疑有人夜半将山推走了。及至看到四面浮云，才猜想就是你（浮云）。一阵西风，吹散浮云，东南天边，露出山峰一柱。老僧欣喜之余，不禁抚掌大笑：原来青山依然留在老地方！这一山中常见的景色，词人却写得韵趣盎然，语言幽默；而老僧的天真意态，也仿佛呼之欲出。这种一时灵感所至的即兴小品，在稼轩词中并不罕见。

踏 莎 行

和赵国兴知录韵^①

吾道悠悠^②，忧心悄悄^③。最无聊处^④秋光到。西风林外有啼鸦，斜阳山下多衰草。长忆商山，当年四老。尘埃也走咸阳道^⑤。为谁书到便幡然，至今此意无人晓^⑥。

【注释】

①赵国兴，不详。知录，官名。

②道，前途。这里指实现自己理想的道路。悠悠，漫长貌。杜甫《发秦州》：“大哉乾坤内，吾道长悠悠。”

③悄悄，忧愁貌。《诗经·邶风·柏舟》：“忧心悄悄，愠于群小。”

④处，这里当“时”讲。

⑤商山四老，即商山四皓：东园公、角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尘埃，指人世。咸阳，在今陕西省长安县东的渭城故城，刘邦建都于此。据《史记·留侯世家》记载，刘邦打算废掉吕后所生的太子（惠帝），另立戚夫人子赵王如意。吕后用张良的计谋，派人拿着太子的书信，卑辞厚礼，到商山中请来了“义不为汉臣”的四位白发老人侍从太子。刘邦见到后，以为太子深得人心，便中止了废立的意图。

⑥幡（fān）然，改变主意的样子。

【评析】 这首词曲折地表达了作者积极用世的思想。发端两句，揭出题旨。自己胸怀大志，然而群小当道，忧心忡忡，深感前途非常渺茫。以下三句，以哀景烘托上述苦闷心情。“西风”、“啼鸦”、“斜阳”、“衰草”，在秋景肃杀的描绘中，隐含着仕途险恶、人才摧残等弦外之恨。下片拈出商山四皓的历史故事，进一步抒发此时的复杂心情。“长忆”两字，说明作者对四皓的出山是表示赞赏的，因为这一行动打消了刘邦废立太子的意图，使政局保持了稳定。“为谁”一句，奇峰突起，提出了本来“义不为汉臣”的四皓为什么忽然改变了初衷的问题。“至今”一句，又说这一问题到现在无人回答。故布疑阵，实则答案已在作者胸中。四皓出山的原因，史书已有具体记载；作者无疑而问，不过是不愿明说而已。弦外之音，只要于国家有利，只要当权者真心礼贤下士，他还是极愿像四皓一样出山为国效力的。后来韩侂胄锐意北伐，起用作者，作者立刻幡然出仕。当时陆游曾写《送辛幼安殿撰造朝》诗相送，末有“深仇积忿在逆胡，不用追思灞亭夜”之句，可谓道出了作者的心声。

满庭芳

和章泉赵昌父^①

西崦^②斜阳，东江流水，物华^③不为人留。铮然一叶，天下已知秋^④。屈指人间得意，问谁是、骑鹤扬州^⑤。君知我，从来雅兴，未老已沧洲^⑥。无穷身外事，百年有几，一醉都休^⑦。恨儿曹抵死，谓我心忧^⑧。况有溪山杖屨，阮籍

辈^⑨、须我来游。还堪笑，机心早觉，海上有惊鸥^⑩。

【注释】

①章泉，戴复古《石屏诗集》卷二有诗题云：“玉山（在上饶境内）章泉，本章氏所居，赵昌甫迁居于此，章泉之名遂显。”赵昌父（甫），名蕃，自少喜作诗，平淡有趣，风格接近陶渊明。

②崦（yān），山。

③物华，自然景色。

④铮（zhēng）然，金属互相撞击的声音。《淮南子·说山》：“以小明大，见一落叶，而知岁之将暮。”陈元靓《岁时广记》三引唐人诗：“山僧不解数甲子，一叶落知天下秋。”（《苕溪渔隐丛话》卷三引唐子西《语录》亦载此句，均未著作者姓名）

⑤《殷芸小说》：“有客相从，各言其志：或愿为扬州刺史，或愿多货财，或愿骑鹤上升。其一人曰：‘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欲兼三者。’”

⑥雅兴，犹雅志。沧洲，犹言江湖，喻指隐居遁迹之地。苏轼《水调歌头》（“安石在东海”）：“雅志困轩冕，遗恨寄沧洲。”

⑦杜甫《漫兴》：“莫思身外无穷事，且尽生前有限杯。”

⑧抵死，总是、硬要。谓我心忧，《诗经·王风·黍离》：“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这里反用其意。

⑨阮籍辈，指晋代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王戎等竹林七贤。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

⑩海上句，《列子·黄帝篇》：“海上之人有好鸥鸟者，每旦之（往）海上，从鸥鸟游，鸥鸟之至者百数而不止。其父曰：‘吾闻鸥鸟皆从汝游，汝取来吾玩之。’明日之海上，鸥鸟舞而不下也。”

【评析】 在作者退隐后期，出处思想虽仍在不断矛盾斗争，但总的

来说，出世思想是渐趋上风的，大量词篇证明了这一点，此词亦然。上片由光阴流驶、得意者少这两种自然和社会现象，说明自己早就志在栖隐。下片又从人生短暂、溪山可愉两个方面落笔，进一步表露脱离官场、趋吉避凶的思想。结拍两句是全词的重点所在，揭出不愿重新出仕的主要原因；而年龄老大，留恋自然等等，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作者同时所作的另一首《蓦山溪·赵昌父赋一丘一壑，格律高古，因效其体》上片云：“饭蔬饮水，客莫嘲吾拙。高处看浮云，一丘壑，中间甚乐。功名妙手，壮也不如人；今老矣，尚何堪？堪钓前溪月。”可与此词互相印证。

临江仙

停云^①偶作

偶向停云堂上坐，晓猿夜鹤惊猜^②。“主人何事太尘埃^③。”低头还说向，“被召又还来。”^④多谢北山^⑤山下老，殷勤一语佳哉^⑥。“借君竹杖与芒鞋^⑦。”径须从此去，深入白云堆^⑧。

【注释】

①停云，堂名，作者所建，在铅山县东期思渡，作者常来此游息。

②晓猿句，孔稚圭《北山移文》：“蕙帐空兮夜鹤怨，山人去兮晓猿惊。”此句谓主人贪求富贵，离开山林出仕，因而使猿鹤为之惊心猜疑。

参见前选《沁园春·带湖新居将成》注③。

③尘埃，仆仆风尘，指追求富贵。

④被召又还来，光宗绍熙三年（1192），作者被召赴临安；绍熙五年，再到期思卜筑，故云。

⑤北山，据《名山记》说，石门山在四川省庆符县治南，林间多兰，故一名兰山。孟浩然《秋登兰山寄张五》：“北山白云里，隐者自怡悦。”这里借指停云堂附近的山。

⑥殷勤，多情、恳切。佳哉，说得好极了。

⑦竹杖，芒鞋（草鞋），登山时所用。

⑧径须，直须。深入白云堆，隐居深山之中不出。

【评析】 这是一首自我解嘲的词作。上片，作者设想猿鹤来相诘责，以“低头”的动作和“被召又还来”之语作答，表达了对一度被召出仕的羞悔心情。下片，又借北山山下老人的一语，表达了从此隐居不复出仕的决心。多用对话的形式，又杂以通俗的口语，使全词写得比较生动活泼，有一定的幽默感，在稼轩词中别具一格。

鹧 鸪 天

戊午^①拜复职奉祠之命^②

老退何曾说官。今朝放罪^③上恩宽。便支香火真祠俸^④，更缀文书旧殿班^⑤。扶病脚，洗衰颜^⑥。快从老病借衣冠^⑦。此身忘世浑容易，使世相忘却自难^⑧。

【注释】

①戊午，宁宗庆元四年（1198）。

②拜，拜受。复职，光宗绍熙四年秋，作者以集英殿修撰知福州。五年秋七月，因谏官黄艾弹劾，罢去帅任，而集英殿修撰的贴职（兼职）还保留着。同年九月，因御史中丞谢深甫的弹劾，降充秘阁修撰。庆元元年十月，因御史中丞弹劾，秘阁修撰的贴职也被拿掉。庆元二年秋九月，复以言者论列，主管建宁府武夷山冲祐观的闲职又被罢去。这里所说的“复职”，是指恢复秘阁修撰的贴职。奉祠，宋代对于老病废职的官员，往往让他们任宫观职（如宫观使，提举宫观，提点宫观等），不做具体工作，只拿一份干薪。因为这种职务原主祭祀之事，所以称为奉祠。当时作者又复主管建宁府武夷冲佑观。

③放罪，不再问罪。

④支香火，奉祠主管宫观祭祀，拿干薪，所以说是支取香火的钱作俸禄。

⑤缀，连接。这里意谓复职。秘阁修撰是翰林学士院的修撰官，掌修国史，故云文书、殿班。

⑥洗衰颜，洗拭衰老的容颜。

⑦衣冠，士大夫的穿戴。借衣冠，是说重任官职，就要借官服来穿戴了。

⑧此身两句意谓自己很容易忘掉世事，但使世人忘掉自己却很困难。

【评析】 从上面所选的有关词作来看，作者长期退隐之后，对于出仕的兴趣愈来愈淡薄，有时甚至自称“谁知老子，万事不关心眼”（《永遇乐》“投老空山”），仿佛决心要息影林下，以至老死。这类自述，并非凿空而言，而是在种种主客观因素的作用下流露出来的真情实感。然而，实现自己雄心壮志的愿望，依然潜藏在内心深处，只要时机成熟，

它就立刻表露出来，此词就典型地证明了这一点。仅仅恢复了秘阁修撰的贴职，重新支取一份官观的干薪，作者便欢喜雀跃，得意地唱出了“使世相忘却自难”的高歌，大有东山再起的气势了。这一方面表现了作者的自信，另一方面又何尝不是他积极用世之心的自然流露呢？“哀莫大于心死”，倘若作者用世之心真的死了，也就不会出现五年后他再次起复、力主北伐那一段动人的历史了。

贺新郎

邑中园亭^①，仆皆为赋此词^②。一日，独坐停云，水声山色，竟来相娱^③。意溪山欲援例者^④，遂作数语，庶几仿佛渊明思亲友之意云^⑤。

甚矣吾衰矣^⑥。怅平生、交游零落，只今余几。白发空垂三千丈^⑦，一笑人间万事。问何物、能令公喜^⑧。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⑨。情与貌，略相似^⑩。

一尊搔首东窗里^⑪。想渊明、《停云》诗就，此时风味^⑫。江左沉酣求名者，岂识浊醪妙理^⑬。回首叫、云飞风起^⑭。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⑮。知我者，二三子^⑯。

【注释】

①邑中园亭，指铅山境内的园亭。（主要是指自家的园亭）

②仆，作者谦称。皆为赋此词，给每一处园亭题一首《贺新郎》。

③相娱，讨我欢喜，使我愉悦。

④意，猜想。溪山，指停云堂附近的溪山。援例，援引前面的例子希望我也写一首《贺新郎》。

⑤陶渊明《停云》诗序云：“停云，思亲友也。”

⑥甚矣吾衰矣，我已经衰老得多么厉害啊！《论语·述而》：“子曰：‘甚矣吾衰矣，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

⑦白发句，是说因为愁思而长了很长的白发。李白《秋浦歌》：“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

⑧一笑人间万事，人间万事，已经很不关心，只是付之一笑而已。公，作者自称。能令公喜，语出《世说新语·宠礼篇》：“王恂、郝超并有奇才，为大司马所眷拔，恂为主簿，超为记室参军。超为人多须，恂状短小，于时荆州为之语曰：‘髯参军，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

⑨妩媚，姿致美好。《新唐书·魏征传》记载唐太宗的话说：“人言征举动疏慢，我但见其妩媚耳。”

⑩情与貌，略相似，意谓青山与我的感情、笑貌都大体相似。

⑪尊，酒杯。搔首东窗，陶渊明《停云》诗有“静寄东轩（窗），春醪独抚。良朋悠邈（远隔），搔首延伫（盼望）”之语。

⑫想渊明两句是说，遥想陶渊明当年写成《停云》诗的时候，就同我现在“一尊搔首东窗里”写这首词时的心境一样。

⑬江左，江东，原指江苏南部一带，这里指南朝的东晋。沉酣求名，以沉醉酒中来求得声名。苏轼《和陶渊明饮酒》：“江左风流人，醉中亦求名。”岂识，岂知。浊醪（láo）妙理，酒中真趣。杜甫《晦日寻崔戢、李封》：“浊醪有妙理，庶用慰沉浮。”

⑭云飞风起，刘邦《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

⑮不恨两句源自《南史·张融传》。张融常叹道：“不恨我不见古人，所恨古人不见我。”

⑯知我者，理解我的人。二三子，二三人而已。

【评析】 据岳珂《程史·稼轩论词》记载，这首词是作者的得意之作。由词的小序可知，此词是用陶渊明《停云》诗意来赋停云堂的。发端三句，写自己年已老大，平生交游的亲友大半谢世。杜甫《赠卫八处士》：“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此情似之。“白发”两句承上转折，在悲哀怅惘之余，聊以自我排解。“问何物”句以下更进一层：撇开惆怅，自寻乐趣。交游既已零落，唯有青山长葆妩媚之色，可以引为知己；何况“水声山色，竞来相娱”，足见青山对我也很多情。互相欣赏，互相引为知音，原因在于两者的“情与貌，略相似”，由此也表达了作者厌弃世俗，乐于栖隐的思想感情。换头三句点题也作转折。“一尊”，说明只是自斟自酌，无人相伴。“搔首”，暗用《诗经·邶风·静女》“搔首踟蹰”之意，极写所思亲友不见，彷徨无聊之状。“东窗里”，点明上片所见所想的地点。写作此词时的具体背景既与陶渊明写作《停云》诗时相似，则以今况古，其风味也自应相同。陶诗有“静寄东轩，春醪独抚；良朋悠邈，搔首延伫”及“有酒有酒，闲饮东窗；愿言怀人，舟车靡从”之句，这里几句即由此化出。所谓“风味”，也就是怀念亲友的心境。“江左”两句，对东晋某些名士进行讽刺，指出他们沉醉酒中，不过是为了求得虚名，与从酒中识得真趣的陶渊明相比，实在是大异其趣。言外之意，今日能识浊醪妙理者，亦唯有我一人而已。“回首叫”一句，写自己创作此词和陶渊明写作《停云》诗时的心境既然相同，则恨不能起古人于往昔而晤谈于东窗之下；然而渊明已矣，只有云飞风起，似来为我一发怅恨之情罢了。作意和手法均与杜甫《同诸公登慈恩寺塔》“回首叫虞舜，苍梧云正愁”之句近似。“不恨”句以下承上总束，意谓我虽不能见到古人，但并不以为憾事，遗憾的，只是古人不能见到我今日之狂放。融铸古人成句，而胸中却别有一般块垒。作者并未明言为何狂放，所狂何事，只是说“知我者，二三子”。读者尽可由字里行间显现出来的一种悲壮苍凉之感来体味，来共鸣。

哨 遍

用 前 韵^①

一壑自专^②，五柳笑人，晚乃归田里^③。问谁知，几者动之微^④。望飞鸿冥冥天际^⑤。论妙理。浊醪正堪长醉，从今自酿躬耕米^⑥。嗟美恶难齐^⑦，盈虚如代^⑧，天耶何必人知^⑨。试回头五十九年非^⑩。似梦里欢娱觉来悲。夔乃怜蚘^⑪，谷亦亡羊^⑫，算来何异^⑬。 嘻^⑭。物讳穷时^⑮。丰狐文豹罪因皮^⑯。富贵非吾愿，皇皇欲何之^⑰。正万籁都沉^⑱，月明中夜，心弥万里清如水^⑲。却自觉神游，归来坐对，依稀淮岸江浹^⑳。看一时鱼鸟忘情喜^㉑。会我已忘机更忘己^㉒。又何曾、物我相视^㉓。非鱼濠上遗意，要是吾非子^㉔。但教河伯休惭海若，小大均为水耳^㉕。世间喜愠更何其^㉖。笑先生三仕三已^㉗。

【注释】

①作者共写《哨遍·秋水观》两首，这里所选的是第二首，仍用前首的韵。秋水观即秋水堂，当与停云堂同为作者瓢泉居第中的一处重要建筑。

②一壑自专，王安石诗：“我亦暮年专一壑，每逢车马便惊猜。”专，擅有、独自占有。按前词云：“此堂之水几何其？但清溪一曲而已。”

③五柳，指陶渊明。陶有《五柳先生传》以自况。晚，晚年。作者一度出帅福建，55岁又被迫退隐，故云。

④几者动之微，《易·系辞下》：“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几，细微的迹象。问谁知两句是说，谁能从细微的迹象来预知人事的吉凶呢？意谓无需预卜吉凶。

⑤望飞鸿两句连上，意谓自己仿佛是冥冥天际中的飞鸿，世网已经不能对我有所束缚，又何须预卜人事的吉凶呢？扬雄《法言·问明》：“鸿飞冥冥，弋人（猎人）何慕焉。”注：“君子潜神重（chóng）玄之域（玄之又玄的境地），世网不能制御之。”冥冥，高远貌。

⑥已见前选《贺新郎》（“甚矣吾衰矣”）注⑬。

⑦美恶难齐，很难将美和恶等量齐观。按庄子《齐物论》认为是非、彼此、物我、寿夭都是一样的，没有区别。此反其意而用之。

⑧盈虚，满与空。《庄子·秋水》：“消息盈虚，终则有始。”如代，好像互相取代，往复循环。

⑨天耶句意谓这是天意，人们不必去求理解。

⑩试回头句，《庄子·则阳》：“蘧伯玉（名瑗，卫国大夫）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尝不始于是之，而卒讫（chū，退）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谓是之非五十九年非也。”《庄子·寓言》：“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时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谓是之非五十九年非也。”按《淮南子·原道训》亦载此事，属蘧伯玉，“六十”作“五十”，“五十九年”作“四十九年”；《论语·宪问》又载蘧伯玉确是一位善于改过的人。此词作于六十岁，故用《庄子》所载蘧事。

⑪夔乃句，《庄子·秋水》：“夔怜蚘……夔谓蚘曰：‘吾以一足踳踳而行，予无如矣；今子之使万足，独奈何？’蚘曰：‘……今子动吾天机而不知其所以然。’”夔（kuí），古代神话传说中的一足兽。怜，怜悯、同情。一说羡慕爱尚。蚘（xián），一种百足之虫，即马蚘，一名马陆。踳踳（chǔn chuō），跳跃。予无如矣，“无如予矣”的倒装，没有比我更

简便的了。天机，本能。

⑫《庄子·骈拇篇》：“臧与谷二人相与牧羊，而俱亡（失）其羊。问臧奚事（干什么了）？则挟筭（同‘策’）读书；问谷奚事？则博塞（赌博）以游。二人者，事业不同（所做的事情不同），其于亡羊均也（但同样是丢失了羊）。”

⑬此句总上两句而言：一足之夔同情（或羡慕）多足之蚘，臧、谷二人同样丢失了羊，他们之间其实并无区别。

⑭嘻，叹词。

⑮物讳穷时，《庄子·秋水篇》：“孔子曰：‘……我讳穷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时也。……’”讳，憎恶。穷，困厄，指在仕途上不得意，通，谓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指仕途得意。时，机缘、际遇。

⑯丰狐句，《庄子·山木篇》：“夫丰狐、文豹，栖于山林，伏于岩穴，静也；夜行昼居，戒（戒备）也。虽饥渴隐约（潜藏），犹旦胥疏于江湖之上而求食焉（‘旦’，当作‘且’。胥，相。疏，远。言丰狐、文豹虽潜藏于山林岩穴之间，尚且相与远于江湖无人之地而求饮食），定也（此其处所一定也）。然且不免于罔（网）罗机辟（捕捉鸟兽的工具）之患（祸害），是何罪之有哉！其皮为之灾也。”丰狐，大狐。文豹，豹皮有文彩，故称文豹。

⑰陶渊明《归去来辞》有“富贵非吾愿”、“胡为乎遑遑欲何之”等语。遑遑，通“惶惶”，匆忙的样子。欲何之，想到哪儿去。

⑱沉，沉寂。

⑲弥，满、遍及。作者上首《哨遍》云：“方寸此心微，总虚空并包无际。”这句意谓此心包容万里，在中夜月明之际，一清如水，不染尘俗杂念。

⑳《庄子·秋水篇》：“秋水时至，百川灌河，泾流之大，两涘渚崖之间，不辨牛马。于是焉河伯（河神）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为尽在

己。”三句意谓：神游万里归来，坐在秋水堂上，面对堂前清溪一曲，好像眼前依稀出现的是淮水和长江的两岸。澌（sì），水边、河岸。

⑳此句意思是说，在堂上观看鱼鸟自由自在地游翔，我一时高兴得忘记了世俗的感情。

㉑会，正当、恰值。忘机，忘却计较或巧诈之心。忘己，忘记自己的存在。这句的意思是：正好在我与世无争、物我两忘的境地。

㉒此句意谓我并未观物，物也并未观我。

㉓《庄子·秋水篇》：“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儻（小白鱼）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鱼也，子之不知鱼之乐全矣。’庄子曰：‘请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鱼乐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问我；我知之濠上也。’”两句意谓，庄子与惠子在濠梁之上争论这一往事的核心问题，主要在于“我不是你”。如果你我浑为一体，也就不会产生争论了。

㉔但教句，接上注㉑引《庄子·秋水篇》的一段文字：“顺流而东行，至于北海，东面而视，不见水端。于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海神）而叹曰：‘……吾非至于子之门则殆（危险）矣，吾长见笑于大方之家。’”两句意谓河神也不必在海神面前感到惭愧，因为河、海虽有小大之分，但都是水罢了。

㉕喜愠，喜怒。何其，这里有算不了什么的意思。

㉖先生，作者自指。三仕三已，三次做官，三次罢官。《论语·公冶长》：“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无喜色；三已之，无愠色。”

【评析】 秋水观取名于《庄子·秋水篇》，是因为堂前有“曲沼明于镜，可烛眉须”（《六州歌头·晨来问疾》）。因此，作者所写的两首《哨遍》咏秋水观，也就多用《庄子·秋水篇》等文兼及陶渊明的有关作品，抒写独坐堂上时的所想所感；中心旨意则在于借庄子的思想和语

言，表达自己对于出处以至整个人生的态度。上片写晚年归隐园田，得以占有秋水观前的一壑之水，醉饮躬耕之米所酿之酒，仿佛是冥天际的飞鸿，摆脱了弋人的捕猎，因而觉今是而昨非。同时从这里也悟出了世间万事万物貌似有所差异、实质并无区别的道理，一切但应顺从自然，无须知其所以然，更无须争论是非曲直。下片写自己看透了官场的机诈险要，不再追求富贵，宁可远祸全身。今夜独坐秋水堂上，自觉此心一清如水，包容万里，一会儿神游物外，一会儿又回到堂前坐对清溪一曲，机心尽去，物我俱忘。当此之际，遥想庄子与惠子在濠上之所以产生争论，主要在于“我不是你”；河伯在海若面前感到惭愧，关键也正在于他不懂得河、海虽有小大之分却都是水的道理。由此推言，人世间的喜怒也何尝不是这样——本无所谓喜，也无所谓愠；对自己几次出仕、几次罢官的经历，也当作如是观。

从两首《哨遍》以及其他有关作品来看，庄子思想对于作者是有一定影响的。经历了五十九年的风风雨雨，一腔报国热情换得的却是被迫投闲置散，这不能不使作者油然而生“试回头、五十九年非，似梦里欢娱觉来悲”的感叹。他无力改变黑暗的现状，只能从庄子的思想中求得暂时的解脱。这是作者对他固有的积极用世思想的一个反动，也是对于现实的一种消极抗争。然而，这毕竟只是借庄子思想及语言的躯壳来强自宽慰，从“物讳穷时”四句可以看出，他的思想仍然是矛盾的，感情仍然是痛苦的。

两首《哨遍》在形式上接近隳括体，但严格地说来，它们与真正的隳括体又颇有差异。一般来说，隳括体诗词都是隳括古人的一篇作品，在内容上要受到原作的严格束缚，在形式上等于是单纯的缩写。作者这两首词涉及到的古人作品远不止一篇，遣词造语也大多不用原作成句，不过是借用古人原作的思想，化用古人原作的成句，表达作者此时此地的感情，使古人为我所用而已。这种写法，比单纯隳括之作更觉别开生面，匠心独运。

水调歌头

赵昌父^①七月望日^②用东坡韵叙太白、东坡事见寄^③，过相褒借^④，且有秋水之约^⑤；八月十四日，余卧病博山寺中，因用韵为谢^⑥，兼寄吴子似^⑦。

我志在寥廓^⑧，畴昔梦登天^⑨。摩挲素月^⑩，人世俯仰^⑪已千年。有客骖鸾并凤，云遇青山赤壁^⑬，相约上高寒^⑭。酌酒援北斗^⑮，我亦虱其间^⑯。少歌^⑰曰，“神甚放，形则眠^⑱。鸿鹄一再高举^⑲，天地睹方圆^⑳。”欲重歌兮梦觉，推枕惘然独念^㉑，人事底亏全^㉒。有美人可语，秋水隔婵娟^㉓。

【注释】

①赵昌父，已见前选《满庭芳·和章泉赵昌父》注①。

②七月望日，农历七月十五日。

③东坡韵，指苏轼《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一词用的韵。见寄，寄给我。

④褒借，赞美。

⑤秋水之约，约定在秋水观相见。

⑥用韵，用赵昌父原作的韵。为谢，酬答。

⑦吴子似，名绍古，时任铅山县尉。

⑧寥廓，指高远的天空。

⑨畴昔，从前。屈原《九章·惜诵》：“昔余梦登天兮。”

⑩摩挲，抚摸。素月，皓月。

⑪俯仰，犹言转瞬之间。

⑫骖(cān)，驾。

⑬青山，李白墓在今安徽省当涂县境的青山，即以指代李白。赤壁，苏轼有前后《赤壁赋》，即以指代苏轼。

⑭高寒，指高天。苏轼《水调歌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

⑮酌酒援北斗，从屈原《九歌·东君》“援北斗兮酌桂浆”化出。援，拿取。北斗七星，其形似舀酒的斗，故云。

⑯虱其间，置身其中。

⑰少歌，轻轻地唱。“少歌”在《楚辞》中仅见于《九章·抽思》，王逸注谓“小吟讴谣以乐志也，少亦作小”。

⑱神甚放，形则眠，意谓精神很奔放，形体则好像睡着一般。

⑲高举，高飞。

⑳此句为“睹天地(之)方圆”的倒装。古人以为天圆地方。

㉑推枕句，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忽魂悸以魄动，恍惊起而长嗟。惟觉时之枕席，失向来之烟霞。”惘然，惆怅貌。

㉒底，为什么。亏，指失意。全，指得意。

㉓美人，美好的人，这里指赵昌父。婣娟，形态美好的人，指赵。杜甫《寄韩谏议》：“美人娟娟隔秋水。”娟娟，美好的样子。

【评析】 此词融屈原、李白、苏轼作风于一炉，用浪漫主义手法，从梦境写到现实，以抒发人生的感慨。全词以绝大部分篇幅写梦境，至下片“欲重歌兮梦觉”才以一二笔写现实。写梦境驰骛八极，极狂放不拘之致；写现实则仅以“人事底亏全”一反诘句了之。从梦境过渡到现实，又着以“惘然”二字。可以清楚地看出，作者将梦境、现实两者作

对照的写法和在篇幅上详略的安排，盖摹拟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其鲜明的爱憎和无限的感慨也尽寓其中，但不像李白那样大声疾呼，真情喷薄而出罢了。末二句与小序“且有秋水之约”照应，似与上文不相衔接，实则形断神连。满腹怅恨，有知友可与共语，亦足似慰我寂寞；唯知友尚在秋水之外，虽已准拟佳期，终以不能及时晤谈而怅然。

鹧 鸪 天

石壁虚云积渐高。溪声绕屋几周遭^①。自从一雨花零落，却爱微风草动摇。呼玉友^②，荐溪毛^③。殷勤野老^④苦相邀。杖藜忽避行人去，认是翁来却过桥^⑤。

【注释】

①周遭，四周。几周遭，这里形容溪声不停地绕屋作响。

②玉友，宋代以糯米和酒曲制成的酒，因色白如玉，故名。后泛指美酒。

③荐，献、进。溪毛，溪中水菜，可食。

④野老，老农。

⑤行人、翁，均指作者。

【评析】 上片写景，下片写野老相邀饮酒，是作者记录他与农民交往的几首作品之一。上片用峭壁、云影、溪声、微风、细草等动中有静、静中有动的自然景物，描绘出一幅恬静的山村环境。下片写一位老农准备了白酒和水菜，热情地邀请作者去他家做客。当他拄着藤杖走到桥边

来迎接的时候，忽然看见对面来了一位似乎是陌生的行人，憨厚胆怯的老农刚要避开，却发现这位行人正是应邀前来的作者，便赶紧走过桥来相迎。笔法曲折，富有情致，表现了作者与农民的友好情谊。

浣溪沙

父老争言雨水匀。眉头不似去年颦^①。殷勤谢却甑中尘^②。啼鸟有时能劝客^③，小桃无赖已撩人^④。梨花也作白头新^⑤。

【注释】

①颦（pín），皱眉头。

②殷勤，这里有高高兴兴的意思。谢却，这里有告别、送走等意。甑（zèng），瓦制煮器。

③啼鸟，当指提壶鸟，前选《沁园春》（“杯汝知乎”）有“君诗好，似提壶却劝，沽酒何哉”之句可证。劝客，劝客饮酒。

④无赖，调皮。撩人，挑逗人。

⑤梨花色白，开时满树，故云。

【评析】 上片写农村父老都说今年风调雨顺，丰收在望，不像去年那样皱眉头了。他们是这样的高兴，因为家中的瓦甑将可以用来煮饭，再也不会由于没米下锅而落满灰尘啦。下片写作者受到农民情绪的影响，心中也充满了喜悦，但不是直说，而是用拟人化的手法，写热情的啼鸟有时前来劝客多饮一杯，顽皮的小桃又不停地来挑逗人，连盛开的梨花

也故意装点了一头新生的白发引你开心……在作者的笔下，啼鸟、小桃、梨花都仿佛知道人们的心情似的，在人们高兴的时候纷纷跑来凑趣。通过这样动人景象的描绘，作者与农民之间的真挚感情自然蕴含其中，作品的艺术匠心也正在此。

贺新郎

韩仲止判院^①山中见访，席上用前韵^②。

听我三章约^③。有谈功谈名者舞，谈经深酌^④。作赋相如亲涤器，识字子云投阁^⑤。算枉把、精神费却^⑥。此会不如公荣者，莫呼来、政尔妨人乐^⑦。医俗士^⑧，苦无药。当年众鸟看孤鹗^⑨。意飘然、横空直把，曹吞刘攫^⑩。老我山中谁来伴，须信穷愁有脚^⑪。似剪尽、还生僧发^⑫。自断此生天休问^⑬，倩何人、说与乘轩鹤^⑭。吾有志，在丘壑。

【注释】

①韩澆（piāo），字仲止，韩元吉之子，有诗名。判院，官名。

②前韵，作者在此词前已有《贺新郎·题傅君用山园》等两首，此词用其韵。

③听我句，《世说新语·排调篇》：“魏长齐雅有体量，而才学非所经。初宦当出，虞存嘲之曰：‘与卿约法三章：谈者死，文笔者刑，商略（放任不羁）抵罪。’魏怡然而笑，无忤于色。”

④有谈两句的意思是：凡是谈功名的罚他跳舞，谈经书的罚酒一

大盅。

⑤作赋两句，据《史记·司马相如传》记载，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私奔临邛，开了一爿酒店，文君当垆卖酒，司马相如洗涤杯盘。又据《汉书·扬雄传》记载，王莽时，刘歆、甄丰得罪，株连扬雄。当时雄在天禄阁上校书，听说治狱使者来捕，便跳阁自杀，几乎死掉。扬雄多识古文奇字，故云“识字”。扬雄字子云。两句化用杜甫《醉时歌》：“相如逸才亲涤器，子云识字终投阁。”

⑥算枉把句意谓，司马相如和扬雄白白花费了精力去作赋和识古文奇字。

⑦此会两句，《世说新语·简傲篇》：“王戎弱冠诣阮籍，时刘公荣在坐，阮谓王曰：‘偶有二斗美酒，当与君共饮，彼公荣者无预焉（没有份儿）。’二人交觞酬酢，公荣遂不得一杯，而言语谈戏，三人无异。或有问之者，阮答曰：‘胜公荣者不得不与饮酒，不如公荣者不可不与饮酒，唯公荣可不与饮酒。’”按刘公荣性好饮酒。两句意谓酒量和气度不如刘公荣的人不要请来与会，否则只能让人扫兴。

⑧俗士，指贪求功名利禄的士人。

⑨鷃（è），鷃属猛禽。此句是说自己当年超群拔俗。

⑩曹，曹操。刘，刘备。

⑪此句意谓，困厄和忧愁好像有脚紧紧地跟随着我。

⑫此句意谓，穷愁如和尚的头发，剪光了还会生长。

⑬已见前选《八声甘洲》（“故将军饮罢夜归来”）注⑦。

⑭乘轩鹤，《左传·闵公二年》：“狄人伐卫。卫懿公好鹤，鹤有乘轩者。将战，国人受甲者（战士）皆曰：‘使鹤（派鹤去打仗）！鹤实有禄位，余焉能战！’”这里的“乘轩鹤”隐指尸位素餐的当权者。

【评析】 此感慨身世、愤时嫉俗之作。上片借司马相如、扬雄的不幸遭遇，表达了对功名、儒术的厌弃心情。前贤费尽精神创作辞赋、多

识古文奇字，竟落得那样的下场，自己何不饮酒作乐，不谈功名之类的俗事。下片回顾自己当年的超迈群伦、意气风发，慨叹而今落魄山中、穷愁不断。“自断”以下总束，意谓今生已矣，决心终老山林，此愤此志又有谁能去告诉尸位素餐的当权者呢？弦外之音，在你们这般人的统治下，我已无心出仕了。全词多用事典，在曲折含蓄、虚实相生的笔锋中，抨击了统治者对人才的埋没，倾诉了平生的失意，读之使人扼腕。

夜 游 宫

苦 俗 客

几个相知可喜。才厮见^①、说山说水。颠倒烂熟只这是^②。怎奈向^③，一回说，一回美。有个尖新底^④。说底话^⑤、非名即利。说得口干罪过你^⑥。且不罪，俺略起，去洗耳^⑦。

【注释】

①厮见，相见。

②此句意谓谈来谈去只是这个话题。

③怎奈向，即怎奈、奈何。“向”是语助词，专用于“怎奈”、“如何”一类之语，以加强语气而作为语尾。

④尖新底，即特殊的人物。“底”犹“的”。

⑤说底话，说的话。

⑥罪过你，多谢你。此反语。

⑦俺，我。洗耳，《高士传》：“许由字武仲，尧致天下而让焉，由以为污，乃临池洗耳。”这里的意思是说，俗客谈功名的话把我的耳朵都听脏了，所以要去洗一洗。

【评析】 这是一首全用口语的讽刺小词，讽刺的对象是一味谈名谈利的俗客。作者憎恶官场生活，寄情山水之间，所以非常讨厌庸俗的名利之语；然而作者毕竟不能忘情功名，总希望有机会能实现他的宏伟抱负，从下面所选的《鹧鸪天·有客慨然谈功名，因追念少年时事，戏作》一首可知。

鹧 鸪 天

有客慨然^①谈功名，因追念少年时事，戏作。

壮岁旌旗拥万夫^②。锦襜突骑渡江初^③。燕兵夜妮银胡
鞞^④，汉箭朝飞金仆姑^⑤。追往事，叹今吾^⑥。春风不染
白髭须^⑦。却将万字平戎策^⑧，换得东家种树书^⑨。

【注释】

①慨然，慷慨激昂的样子。

②壮岁，年轻时。旌旗，军旗。拥万夫，统率人数众多的部队。

③锦襜（chán），锦绣的战袍。突骑（jì），突击敌军的轻骑兵。渡江，指生擒叛徒张安国渡江南下事。初，追忆这一壮举开始后的情事，

用以句连上片的前二句和后二句。

④燕(yān)兵，犹北兵，指金兵。妮(chuò)，整治。银胡鞬，银色的箭袋。

⑤汉箭，我方所发射的箭。金仆姑，箭名。

⑥追，追忆、回想。今吾，今天我的遭遇。

⑦此句意为，即使春风也不能将我的白胡须染黑了。

⑧指《美芹十论》、《九议》等论文。

⑨东家，邻家。种树书，《史记·秦始皇本纪》：“所不去者（不在焚烧之列的书），医药、卜筮、种树之书。”此句意谓换得今日退隐躬耕的下场。

【评析】 这是一首追往叹今的著名小令。上片回忆青年时代生擒叛徒张安国、率领万众义军渡江南归的往事，遣词造语，雄健密丽，又以“燕兵”两句对仗，渲染当年这一可歌可泣的敌我双方追击、还击的场面，为下片作充分的铺垫。换头两句，承上启下。往事已矣，人已老大，即便使万物复苏、万象更新的春风，也不能让自己恢复青春。这是一层意思。当年呕心沥血，写了洋洋数万言的救平敌虏的论文上奏朝廷，然而今天徒然换得了退隐园田的结局。这是第二层意思。两层意思，概括了他南归后备受排挤、迭遭冷遇的经历，也表达了他壮志未酬、年华已逝的悲愤。上下两片，形成强烈的对照；结拍两句，又自成今昔对比，都是采用典型的反衬手法。

卜 算 子

千古李将军，夺得胡儿马^①。李蔡为人在下中，却是封

侯者^②。 芸草去陈根^③，笕竹添新瓦^④。万一朝家举力田，舍我其谁也^⑤！

【注释】

①千古，指名扬千古。李将军，即李广。《史记·李将军列传》：“（广）以卫尉为将军，出雁门击匈奴。匈奴兵多，破败广军，生得广。……广时伤病，置广两马间，络（用绳子结成网）而盛卧广。行十馀里，广佯死（装死），睨（斜着眼睛窥视）其旁有一胡儿骑善马，广暂腾（突然腾身）而上胡儿马，因推坠儿（胡儿），取其弓，鞭马南驰数十里，复得其余军（残部）。”

②李蔡，李广的堂弟。汉武帝元狩二年，代公孙弘为丞相。《史记·李将军列传》：“蔡为人在下中，名声出广下甚远。然广不得爵邑（指封侯），官不过九卿，而蔡为列侯，位至三公。”

③芸（通“耘”）草，除草。陈根，老根。

④笕（jiǎn）竹，用长竹管引水灌溉。瓦，竹管一剖为二引水，其状如瓦。

⑤朝家，朝廷。举力田，推荐、选用力田之官。力田，农官之属。舍我其谁也，除了我还有谁能担当呢！《孟子·公孙丑下》：“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

【评析】 上片将李广、李蔡两人的才能和遭遇进行对比，借古事讽刺当今朝廷用人失当，赏罚不明，是从正面来说。下片写自己退隐后的劳动生活，自称朝廷倘若推举力田之官，则舍我莫属，是用反语来说。上片充满了不平之气；下片则故作姿态，仿佛煞有介事，读来更觉入木三分。

千 年 调

开山径得石壁，因名曰“苍壁”。事出望外，意^①天之所赐邪？喜而赋之。

左手把青霓^②，右手挟明月。吾使丰隆前导^③，叫开阊阖^④。周游上下^⑤，径入寥天一^⑥。览玄圃^⑦，万斛泉，千丈石。钧天广乐^⑧，燕我瑶之席^⑨。帝饮予觞甚乐，“赐汝苍壁。”^⑩嶙峋突兀^⑪，正在一丘壑。余马怀，仆夫悲，下恍惚^⑫。

【注释】

①意，猜想。

②青霓，彩虹。《九歌·东君》：“青云衣兮白霓裳。”

③丰隆，神话中的云神。《离骚》：“吾令丰隆乘云兮。”前导，在前面引路。

④阊阖，神话中的天门。《离骚》：“吾令帝阊（替天帝守门的人）开关（开门）兮，倚阊阖而望予。”

⑤周游上下，《离骚》：“及余饰之方壮兮，周流观乎上下。”

⑥寥天一，与天合一的太虚之境。《庄子·大宗师》：“安排而去化，乃入于寥天一。”注：“安于推移而与化俱去，故乃入于寂寥而与天为一也。”

⑦玄圃，即“县（悬）圃”，神话中的神山，在昆仑之上。《离骚》：

“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于县圃。”

⑧钧天广乐，天上的音乐。

⑨燕，通“宴”，宴请。瑶之席，用瑶草编成的华贵坐席。瑶草，神话传说中的仙草。

⑩天帝饮了我献上的酒之后非常高兴，说：“赐给你苍壁吧！”

⑪嶙峋突兀，形容山势峻峭奇特。

⑫余马怀三句用《离骚》：“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怀，想念故乡。

【评析】 上片写上天周游，下片写天帝赐以苍壁而下，造语、结构皆祖《离骚》，是稼轩词中具有浪漫主义风格的一首作品。全词可能影射自己的身世——当年跻身朝廷，今日退归林下。怅恨之情，寓于其中。

贺新郎

别茂嘉^①十二弟。鹧鸪^②、杜鹃实两种，见《楚辞补注》^③。

绿树听鹧鸪。更那堪、鹧鸪声住，杜鹃声切^④。啼到春归无啼处，苦恨芳菲都歇^⑤。算未抵^⑥、人间离别。马上琵琶关塞黑^⑦，更长门、翠辇辞金阙^⑧。看燕燕，送归妾^⑨。

将军百战声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⑩。易水萧萧西风冷，满座衣冠似雪。正壮士、悲歌未彻^⑪。啼鸟还知如许恨，料不啼、清泪长啼血^⑫。谁共我，醉明月^⑬。

【注释】

①茂嘉，作者族弟，生平不详。从同时辛派词人刘过《沁园春·送辛稼轩弟赴桂林官》一词中“入幕来南，筹边如北，翻覆手高来去棋”之语可知，茂嘉曾在桂林做过幕僚一类的官；联系此词所用事典，结合刘词“筹边如北”之语，似乎茂嘉这次是到北方筹边。

②鹧鸪（tí jué），鸟名。

③《楚辞补注》，宋洪兴祖著。

④更那堪，又怎能忍受。《离骚》：“恐鹧鸪之先鸣兮，使夫百草为之不芳。”又鹧鸪啼声似“行不得也哥哥”，杜鹃啼声似“不如归去”，声音都很凄切，故作者言闻之不堪。

⑤芳菲，繁花。歇，凋谢。

⑥未抵，抵不上。

⑦马上句用王昭君出嫁匈奴呼韩邪单于和亲之事。石崇《王明君辞序》：“昔公主嫁乌孙，令琵琶马上作乐，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君（即王昭君），亦必尔（这样做）也。”关塞黑，杜甫《梦李白》：“魂来枫林青，魂返关塞黑。”

⑧更长门句用陈皇后失宠退居长门宫之事。翠辇，饰有翡翠鸟羽毛的宫车。金阙，这里指皇帝所居的宫室。

⑨看燕燕二句用庄姜送戴妫之事。《诗经·邶风·燕燕》毛传云：“《燕燕》，卫庄姜送归妾也。”郑玄笺：“庄姜（卫庄公之妻）无子，陈女戴妫生子名完，庄姜以为己子。庄公薨（hōng，诸侯之死曰薨），完（卫桓公）立而州吁（卫庄公和宠妾所生之子）杀之。戴妫于是大归（回到陈国娘家），庄姜远送之于野，诗见其志。”事见《左传》隐公三年、四年。《燕燕》一诗，辞甚凄恻，极写被送者为人的善良和送别时的依恋之情。

⑩将军，指李陵。百战身名裂，指李陵身经百战，最后败降匈奴，以致身败名裂。河梁，桥。故人，此指苏武。长绝，永别。被匈奴囚禁

了十九年而不屈的汉使苏武被释回朝时，李陵置酒相送于河梁之上，相传写了《与苏武诗》（按实为后人伪托）赠别，中有“携手上河梁，游子暮何之”之句。又据《汉书·苏武传》记载，当时李陵曾对苏武说道：“异域之人，一别长绝！”

⑪易水三句用荆轲谋刺秦王，燕太子丹送行之事。据《史记·刺客列传》载，燕太子丹派荆轲去秦刺杀秦王（即后来统一六国的秦始皇），在易水边上为之饯别，送别的人都穿戴着白色的衣冠。高渐离击筑（一种乐器），荆轲唱道：“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壮士，指荆轲。未彻，没有唱完。

⑫还知，如果知道。如许恨，人间有这么多的恨事。啼血，传说杜鹃叫时悲啼不止，直到口中叫出血来。

⑬意谓你走后，谁伴我在月下醉饮呢？

【评析】 此词沉郁苍凉，跳跃动荡，笔力雄劲，章法绝妙，是稼轩词中十分奇崛的一首杰作。首三句由听啼鸟之声而兴起离别之恨。鹧鸪、鷓鴣和杜鹃的啼声都很凄切，而且都与离别和春事阑珊有关，迭闻其声已觉不堪，更何况是在临别之际。“算未抵”一句是“全首筋节”（梁启超语，见《艺蘅馆词选》引），既综合上文，又开拓下文。时光流驶，芳菲都歇，是古今惜春、伤春之人皆为之惊心的自然现象，但较之人间离别的伤感却又不可同日而语。从此以下，直至下片的“正壮士悲歌未彻”，接连列举了古代五件令人黯然销魂的典型离别情事，意在烘托与茂嘉弟别离的气氛，表达别离的愁苦，说明古往今来，的确是“别虽一绪，事乃万族（情况有种种不同）”（江淹《别赋》）的。“啼鸟”两句收束上文，又与发端五句照应。结拍两句切题，点出惜别之意。

这首词的最大特点是中间一大部分将古代五件离别情事连缀成文，过片并不另起，打破前后二阙成规，这显然是模仿江淹《别赋》、《恨赋》的写法，而以词的形式出之的。或以为此词体制盖本之于唐人赋得

诗（参见邓广铭《稼轩词编年笺注》此词后附录的刘永济《读稼轩送茂嘉十二弟之〈贺新郎〉词书后》），其说也很能令人信服。但唐人赋得诗可能也是从江赋变化而来的，辛词也许兼受两者的影响而自具匠心。

行 香 子

归去来兮，行乐休迟。命由天富贵何时。百年光景，七十者稀^①。奈一番愁，一番病，一番衰。名利奔驰，宠辱惊疑^②，旧家时^③都有些儿。而今老矣，识破关机^④。算不如闲，不如醉，不如痴。

【注释】

①光景，光阴。七十者稀，杜甫《曲江》：“人生七十古来稀。”

②宠辱惊疑，出自《老子》：“宠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

③旧家时，过去、从前。

④关机，犹“机关”，指名利场中的权谋欺诈。

【评析】 这首词表达了作者晚年对待名利、宠辱的态度及其思想根源。从历史来说，是因为饱经了宦海风波；从现实来说，是因为年老衰病；而主要原因则在于识破了名利场也即官场上的尔虞我诈，所以不愿重蹈覆辙，宁可故作痴呆，自得栖隐之乐。无可奈何，语极沉痛。

河 渚 神

女城祠^①，效《花间》^②体。

芳草绿萋萋。断肠绝浦^③相思。山头人望翠云旗。蕙肴桂酒君归^④。惆怅画檐双燕舞。东风吹散灵雨^⑤。香火冷残箫鼓。斜阳门外今古^⑥。

【注释】

①女城，在铅山县东三十里，山形似乳，故以女名之。祠，庙宇。

②《花间》，现存最早的词总集，五代后蜀赵崇祚编，收录晚唐、五代十八家词共五百首，十卷。集中大都是冶游享乐之作，语多秾艳。后称风格婉约香艳的词派为“花间派”。

③绝浦，犹“极浦”，遥远的水边。按此句写人对神的思念。

④翠云旗是神的仪仗。《九歌·少司命》：“乘回风兮载云旗。”“山头”句即“人望山头翠云旗”的倒装，写人们盼望神的降临。蕙肴，蕙草包裹的肴蒸（古人称整个肘子为肴蒸）。桂酒，加上香料的酒。君，指神灵。《九歌·东皇太一》：“蕙肴蒸兮兰藉，奠桂酒兮椒浆。”

⑤灵雨，好雨。《诗经·邶风·定之方中》：“灵雨既零，命彼倌人（驾车人员）。”

⑥两句指祭祀结束，香火燃尽，箫鼓声残，门外斜阳，今古如斯。

【评析】 这是一首写春祭的小令。上片写祭神之人盼望神灵降临，

享用祭品；下片写祭祀结束，香冷人散。层次分明，脉络井然。上片以乐景写人们对神的相思，下片以哀景写人们在神去之后的惆怅心情，皆能寓情于景，臻于情景交融的境地。题目说是效《花间》体，其实又何尝不是受到屈原《九歌》的影响。作者在创作上转益多师，于此可见一斑。结拍两句，苍凉古朴，则又非《花间》风格所能牢笼者。

贺新郎

赋琵琶

凤尾龙香拨^①。自开元、《霓裳》曲罢，几番风月^②。最苦浔阳江头客，画舸亭亭待发^③。记出塞、黄云堆雪。马上离愁三万里，望昭阳、宫殿孤鸿没^④。弦解语，恨难说^⑤。辽阳驿使音尘绝^⑥。琐窗寒、轻拢慢捻，泪珠盈睫^⑦。推手含情还却手^⑧，一抹《梁州》哀彻^⑨。千古事、云飞烟灭^⑩。贺老定场无消息^⑪，想沉香、亭北繁华歇^⑫。弹到此，为呜咽。

【注释】

①凤尾，形容琵琶的形状，这里即代指琵琶。龙香，龙香柏，可用于制作弹奏琵琶的拨子。拨，拨弦之具。苏轼《听琵琶》：“数弦已品龙香拨，半面犹遮凤尾槽。”槽，琵琶一类乐器上架弦的格子，多以檀木或玉石制成。

②开元，唐玄宗年号。《霓裳》，即霓裳羽衣曲，起于开元，盛于天

宝（也是唐玄宗年号）。几番风月，意谓又经历过多少次的悲欢离合。

③浔阳，今江西省九江市。客，指白居易，当时被贬为江州司马。画舸，装饰华丽的游船。亭亭，耸立貌。待发，等待开船。白居易《琵琶行》：“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忽闻水上琵琶声，主人忘归客不发。”按两句写白居易贬谪江州（即浔阳），送客江畔，夜闻琵琶，触发自己身世之感的故事。

④黄云，指北方漫天的黄沙如黄云一般。欧阳修《明妃曲》：“不识黄云出塞路，岂知此声能断肠。”昭阳，汉武帝时宫殿名。这里泛指汉家宫殿。孤鸿没，意谓回望汉家京城宫殿，已灭没于孤鸿飞翔的天边。按五句写王昭君琵琶出塞故事。

⑤两句倒装，意谓离人很难说清心中之恨，琵琶的弦索却能传达出离人的心曲。

⑥辽阳，今辽宁省辽阳市梁水、浑河交界之处，这里泛指北方边境。驿使，驿站传送文书的人。南朝刘宋时代盛弘之《荆州记》：“陆凯与范晔相善，自江南寄梅花一枝诣长安与晔，并赠花诗曰：‘折花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唐沈佺期《独不见》：“九月寒砧催木叶，十年征戍忆辽阳。”音尘绝，消息断绝。李白《忆秦娥》：“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

⑦琐窗，镂刻有连锁图案的窗棂。拢、捻（niǎn），都是弹奏琵琶的指法。白居易《琵琶行》：“轻拢慢捻抹复挑，初为《霓裳》后《六么》。”盈，满。睫，睫毛。

⑧推手、却手，都是弹奏琵琶的指法。《释名·释乐器》：“推手前曰枇（琵），引手却曰杷（琶）。”

⑨《梁州》，曲调名。按“辽阳”以下五句，大约是写一位闺中思妇因所思之人征戍北方，传递文书的人员又无法投送书信，致使消息断绝，情况莫明，于是在寒冷的琐窗之下弹奏琵琶，以寄相思之情。

⑩千古事两句，指上写与琵琶有关的古代情事都已化作云烟，成为

陈迹了。

⑪贺老，指开元、天宝年间善于弹琵琶的贺怀智。定场，即定场屋。场屋，戏场。定场屋，犹今言“压台”。元稹《连昌宫词》：“夜半月高弦索鸣，贺老琵琶定场屋。”

⑫沉香亭，唐宫中的一座亭子，以沉香木为之。唐玄宗与杨贵妃曾在此赏牡丹，命李白进《清平调》三章。歇，消失。

【评析】 这首词罗列了一系列有关琵琶的故事，其中包括家国之恨、身世之感和离情别绪等众多的内容，而结尾数句，又以开元繁华盛世已成陈迹和“弹到此，为呜咽”的悲怆欲绝之语收束全篇，可见作者是有意借赋琵琶来抒发胸中块垒的。在结构上，此词与《贺新郎·别茂嘉十二弟》近似，在稼轩词中都属自铸机杼、别开生面之作。梁启超评此词有云：“琵琶故事，网罗胪列，乱杂无章，殆如一团野草。惟其大气足以包举之，故不粗率。”（《艺蘅馆词选》引）未为允洽。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则云：“此词运典虽多，却一片感慨，故不嫌堆垛。心中有泪，故笔下无一字不呜咽。”可谓得之。

满江红

暮春

家住江南，又过了、清明寒食。花径里、一番风雨，一番狼藉^①。红粉^②暗随流水去，园林渐觉清阴密。算年年、落尽刺桐^③花，寒无力^④。庭院静，空相忆。无说处，闲愁

极。怕流莺乳燕，得知消息^⑤。尺素^⑥如今何处也，彩云^⑦依旧无踪迹。漫^⑧教人、羞去上层楼，平芜碧。

【注释】

①狼藉，这里形容落花散乱的样子。

②红粉，妇女化妆用的脂粉，这里指红花。

③刺桐，又名海桐、山芙蓉，落叶乔木。

④寒无力，言每年刺桐花落尽之时，春寒已是强弩之末了。

⑤怕流莺两句，意谓心中的闲愁生怕流莺乳燕知道。

⑥尺素，古人写信用长一尺左右的白色绢帛，故称书信为尺素。

⑦彩云，即“彩云”，疑指所思的女子。晏几道《临江仙》：“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彩云，即指歌女小蘋。

⑧漫，同“漫”，空、徒然。

【评析】 上片写江南暮春景色，下片由此兴起怀人之感。江南暮春，年年景色依旧，而当年此时与所思之人离别，至今踪迹杳然，所以由睹景而思人，再由思也枉然而闲愁满腹，最后很想登楼远望，但所思之人既已不能归来，则登楼也只能看到一片平芜，不见伊人的倩影。从用“彩云”、“羞”等词来看，这首词也许是为怀念去妾而作。因不知本事，只能作此猜测。全词风格婉约，语言流转，写怀人的心理比较细腻，与前选《祝英台近·晚春》相近。

满江红

山居即事

几个轻鸥，来点破、一泓澄绿^①。更何处、一双鸂鶒，故来争浴^②。细读《离骚》还痛饮^③，饱看修竹何妨肉^④。有飞泉、日日供明珠，五千斛^⑤。春雨满，秧新谷^⑥。闲日永^⑦，眠黄犊。看云连麦陇，雪堆蚕簇^⑧。若要足时今足矣，以为未足何时足。被野老、相扶入东园，枇杷熟。

【注释】

①澄绿，指湖水。

②鸂鶒（xī chī），一种水鸟，羽毛多紫色，雌雄喜在水上偶游，所以又名紫鸳鸯。故来，特地来。

③细读句，出自《世说新语·任诞篇》：“王孝伯言：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

④饱看句，苏轼《绿筠轩》：“可使食无肉，不可使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这里是说，既可以赏竹，也不妨食肉。

⑤此言飞泉倒溅如明珠。五千斛，极言其多。

⑥秧新谷，栽插稻秧。“秧”用作动词。

⑦永，长。

⑧看云两句是说：陇上成熟的麦子宛如黄云一片接一片，蚕簇上的

蚕茧仿佛白雪堆积。蚕簇，供蚕结茧的器具。

【评析】 此词写隐居山中的所见所想，表达了作者安于这种闲适生活的愉悦心情。起首四词，写湖上风光，一派生机。“细读”两句，写有书可读，有竹可看，有酒可饮，有肉可食，生活内容丰富多彩。“有飞泉”两句，再写瀑布溅珠，可以赏心悦目。过片四句，用扇对；“云连”两句，又作对仗——皆用以极写农桑丰收景象。“若要”两句，总束上文，写对山居生活已经心满意足，不复更有其他奢想。结拍两句，以老农相邀品尝新熟枇杷作结，写与农民的真挚情谊，并从中进一步享受到山居之乐。全词语言明快流畅，同作品所表达的轻松愉快心情相一致。

木兰花慢

中秋饮酒达旦。客谓前人诗词有赋待月、无送月者，因用《天问》^①体赋。

可怜^②今夕月，向何处、去悠悠。是别有人间，那边才见，光影东头^③。是天外空汗漫，但长风浩浩送中秋^④。飞镜无根谁系^⑤，嫦娥不嫁谁留^⑥。 谓经海底问无由^⑦。恍惚使人愁^⑧。怕万里长鲸，纵横触破，玉殿琼楼^⑨。虾蟆故堪浴水，问云何玉兔解沉浮^⑩。若道都齐无恙，云何渐渐如钩^⑪。

【注释】

①《天问》，屈原作。

②可怜，可爱。

③是别有三句说，是不是另外还有一个人间，当月亮从这边的西方落下之后，那边的人们才看见月亮从东方升起？

④汗漫，广阔无边。浩浩，广大貌。中秋，指中秋之月。三句意谓：是否在青天之外，存在着一个广阔无际的地方，那里只有浩荡的清风，将中秋的月亮送走？

⑤飞镜，喻指圆月。系(jì)，拴住。

⑥姮娥，即嫦娥，古代神话传说中的月宫仙女。据《淮南子·览冥训》说，她本来是后羿(yì)的妻子，因偷走了羿从西王母那儿要来的不死之药，飞升月宫而成仙。

⑦此句意谓，说是月亮在运行的过程中经过海底吧，可又无从查问。

⑧此句意谓使人不解疑团而担忧发愁。

⑨玉殿琼楼，指月中华丽的宫殿。三句是说，如果月亮确实经过海底，只怕纵横万里的海上鲸鱼会撞毁月中的宫殿。

⑩虾蟆，古代神话说月中有蟾蜍。故，犹“固”，本来。堪，能够。浴水，游水。云何，为何。玉兔，古代神话说月中有白兔捣药。解，会、能。沉浮，偏义复词，重点在“浮”。

⑪若道，如果说。齐，也是“都”的意思。无恙，安然无事。如钩，指月亮亏缺，其形如钩。

【评析】 这首词是模仿屈原的《天问》的形式写作的。《天问》向天提出一百七十多个问题，涉及到自然现象、神话传说和历史人物等方面，反映了作者对宇宙、自然、社会大胆探索的精神。此词仅就“送月”这一主题提出了一系列疑问，涉及的面也较广。发端五句，从中秋月落的现象猜想那边“别有人间”。在当时“天圆地方”的学说还占统治地位的历史条件下，作者能够朦胧地猜到月亮环绕地球旋转这一自然规律，还是难能可贵的。至于对“飞镜无根谁系”等现象提出疑问，则一方面

说明当时科学还不昌明，作者不可能突破历史局限；另一方面也表现了作者艺术上构思新颖，想象丰富。李白《把酒问月》云：“但见宵从海上来，宁知晓向云间没？白兔捣药秋复春，姮娥孤栖与谁邻？”此词部分显然由李诗化出，但能有所变化、创新，也可见作者善学古人而又不为古人所囿的精神。

临江仙

金谷^①无烟宫树绿，嫩寒生怕春风^②。博山微透暖薰笼^③。小楼春色里，幽梦雨声中。别浦鲤鱼何日到^④，锦书封恨重重^⑤。海棠花下去年逢。也应随分^⑥瘦，忍泪觅残红^⑦。

【注释】

①金谷，金谷园，晋代石崇建在洛阳的别墅。这里借指作者所居的宅第。

②此句意为，天气微寒，生怕春风吹来加重寒气。

③博山，古香炉名。因表面有重叠山形的雕刻作装饰，故名。薰笼，覆盖薰炉的竹笼。

④别浦，银河。因银河为牛郎、织女二星隔绝之地，故云。鲤鱼，书信。蔡邕《饮马长城窟行》：“客从远方来，遗（送）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后因以鲤鱼代指书信。

⑤锦书，在织锦上所写的书信。封恨，将相思之恨封入书信之中。重重，极言愁恨之多。

⑥随分，照样。

⑦残红，残花。

【评析】 上片写今春景色。梦醒之后，独倚小楼，先见窗外官树舒绿，次觉春风拂面，更闻博山炉香，再写听到雨声——将感官的所见所闻依次写来，渲染了一个幽静而孤独的境界。下片由此兴起怀人之感。去年此时，两人犹在海棠花下相逢，今日非但重见无由，而且音信不达，此情何以能堪，亦唯有以消瘦之容颜，强忍相思之泪，寻觅残花，藉以追忆旧欢，聊慰孤寂的心情而已。词的风格很像晏几道《满庭芳》（“南苑吹花”）一类词章，置之晏、欧词集之中几乎可以乱真。类似风格的作品还有不少，如《临江仙》“逗晓莺啼声昵昵”、“春色饶君白发了”、“手捻黄花无意绪”三首，《蝶恋花》“燕语莺啼人乍远”，《玉楼春》“风前欲劝春光往”，《清平乐》“春宵睡重”，《醉太平》“态浓意远”等等，皆可见作者接受婉约词风影响的一面。

西江月

遣兴^①

醉里且贪欢笑，要愁那得工夫。近来始觉古人书。信着全无是处^②。昨夜松边醉倒，问松我醉何如。只疑松动要来扶。以手推松曰去^③。

【注释】

①遣，排遣。兴，感兴，有所感触，读去声。遣兴，即用诗词来排

遣愁绪。前人诗词常以此为题。

②近来两句，《孟子·尽心下》：“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③《汉书·龚胜传》：“胜以手推常（夏侯常）曰：‘去！’”此效其句法。

【评析】 这是一首抒写愤激之情的小词。作者一向胸怀建功立业、匡时济世的大志，自以为这是遵循古人书中的遗训来立身行事的。结果却遭到排挤打击，以至投闲置散，报国无路，因而才有“近来始觉古人书，信着全无是处”的愤激之语，要借酒来聊以忘忧。杜甫《醉时歌》云：“相如逸才亲涤器，子云识字终投阁。先生早赋归去来，石田茅屋荒苍苔。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此词所抒之情似之。过片与上片首句呼应，写醉后的神态和心理。“以手推松曰‘去’”一句，在醉态的描写中，流露了作者的倔强性格和对当权者的不满，表现手法颇为新颖生动。

汉 宫 春

会稽蓬莱阁^①怀古

秦望山^②头，看乱云急雨，倒立江湖。不知云者为雨，雨者云乎^③。长空万里，被西风、变灭须臾^④。回首听、月明天籁，人间万窍号呼^⑤。谁向若耶溪上，倩美人西去，麋鹿姑苏^⑥。至今故国人望，一舸归欤^⑦。岁云暮矣^⑧，问何不、鼓瑟吹竽^⑨。君不见、王亭谢馆^⑩，冷烟寒树啼乌。

【注释】

①蓬莱阁，在绍兴卧龙山山下，五代时吴越王钱镠所建。

②秦望山，在绍兴东南四十里，因秦始皇登之以望东海得名。

③不知二句，《庄子·天运》：“云者为雨乎？雨者为云乎？”

④长空两句，意谓顷刻之间，晴空万里，那乌云已被西风吹得无影无踪了。

⑤天籁，自然界发出的音响，此指风声。人间万窍，指地上各种因风吹而发出音响的孔穴。《庄子·齐物论》：“汝闻人籁而未闻天籁夫。……夫大块噫气，其名为风，是唯无作（只要不吹起来），作则万窍怒号。”

⑥若耶溪，在会稽南二十五里，相传西施曾浣纱于此。倩，请。美人，指西施。西去，指范蠡将西施送到西边吴国进献给吴王夫差之事。麋鹿，兽名，俗称“四不像”。姑苏，今江苏省苏州市，春秋时吴国建都于此。麋鹿姑苏，为“麋鹿游姑苏台”之省略。《史记·淮南王安传》“（伍）被怅然曰：‘……臣闻子胥谏吴王，吴王不用，乃曰：臣今见麋鹿游姑苏之台也。’”（亦见《吴越春秋》）以上三句意思是：是谁到若耶溪上请西施去吴国，用美人计导致吴国灭亡，使姑苏台一片荒芜，变成了麋鹿出没的地方？

⑦故国，兼有故都、故乡、故地诸义，此指西施家乡会稽，春秋时越国建都于此。人望，人们瞩目远望。一舸归欤，当年范蠡与西施遨游五湖的小船回来了没有？

⑧岁云暮矣，一年快到尽头了。

⑨《诗经·小雅·鹿鸣》：“我有嘉宾，鼓瑟吹笙。”为了押韵，故将“笙”改为“竽”（古代的一种管乐器）。

⑩王亭，东晋王羲之曾会集群贤于山阴的兰亭。谢馆，东晋谢安隐居山东的宅第。

【评析】 此词作于宁宗嘉泰三年（1203）知绍兴府兼浙东安抚使期间。蓬莱阁在今会稽卧龙山下，其“登临之胜，甲于天下”。会稽又是古代越国的都城，这里流传着历代许多盛衰兴亡的遗闻轶事，所以后人前来此阁游览，多有怀古之作。此词上片写登临蓬莱阁时所见的壮观、奇观。发端五句，以文为词，极写秦望山头乌云翻滚，暴雨倾泻，云雨混沌一片，宛如江湖之水倒立这一奇特而壮阔的景象。“长空”两句，再写顷刻之间，风吹云散，晴空万里。自然界的白云苍狗，在作者变化莫测的笔下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回首听”三句，由白昼写到夜晚。“月明”写静态，“万窍齐呼”写动态，说明即使在月明的静夜，自然界和人间并不平静，作者的心潮也同样，从而为下片抒情做好铺垫。换头五句，追怀春秋时范蠡借助西施消灭吴国，然后两人泛舟游于五湖的往事，寄托了作者千古兴亡都成陈迹的感慨。“岁云暮矣”两句，由此兴起及时行乐之想。结拍两句补足此意：当年的王亭谢馆俱已化为乌有，今日出现在眼前的只有“冷烟寒树啼鸟”的荒凉景象，则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不如及时鼓瑟吹竽，以娱嘉宾，尽情享受今日之乐。由感慨历代的兴亡进一步感叹人事的代谢，情绪比较低沉。有人认为此词感慨时无范蠡、谢安这样的人物，湖上不见归舟，东山不闻鼓瑟，报国乏人，徒叹中原沦于敌手。果如此说，则“王亭”岂非虚设？故不可从。有人又认为作者感叹吴越兴亡的历史，是为了警告当权者应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批判了及时行乐的腐朽思想。联系上下文来看，颇觉刻意拔高作者，窒碍难通，亦不可从。全词由自然界的變化写到社会人事的变化，结构严整，层次井然。末以景结，尤觉余韵不尽。

汉 宫 春

会稽秋风亭^① 观雨

亭上秋风，记去年裊裊^②，曾到吾庐。山河举目虽异，风景非殊^③。功成者去，觉团扇、便与人疏^④。吹不断、斜阳依旧，茫茫禹迹都无^⑤。千古茂陵词在^⑥，甚风流章句，解拟相如^⑦。只今木落江冷，眇眇愁余^⑧。故人书报，莫因循、忘却莼鲈^⑨。谁念我、新凉灯火，一编《太史公书》^⑩。

【注释】

①秋风亭，作者所建，张铉《汉宫春》和词的小序即有“稼轩帅浙东，作秋风亭成”之语。

②裊裊，形容风很微细。《九歌·湘夫人》：“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余。裊裊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眇眇，极目远视的样子。

③山河句，化自《世说新语·言语篇》：“过江诸人，每至美日，辄相邀新亭，藉卉饮宴。周侯中坐叹曰：‘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皆相视流泪。”

④功成者去，《战国策·秦策三》载蔡泽谓应侯曰：“夫四时之序，成功者去。”团扇，圆形扇子。《汉书·外戚传》载班婕妤《怨歌行》：“新裂齐纨素，皎洁如霜雪。裁为合欢扇，团团似明月。出入君怀袖，动摇微风发。常恐秋节至，凉风夺炎热。弃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绝。”

⑤吹不断，指秋风年年吹拂，亘古如斯。禹迹，《史记·夏本纪集解》引《越传》曰：“禹到大越，上苗山，大会计（大规模地评功），爵有德，封有功（给有德有功之人拜爵封侯），因更名苗山曰会稽。”

⑥茂陵，汉武帝的陵墓，即用以代指汉武帝。词，指汉武帝所作《秋风辞》：“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泛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箫鼓鸣兮发棹歌，欢乐极兮哀情多，少壮几时兮奈老何！”

⑦甚，是、真。风流章句，指《秋风辞》的语言很美。解拟相如，能与司马相如的作品媲美。

⑧见注②。

⑨因循，迟疑不决，延俄时光。莼鲈，用张翰事，详见《水龙吟》“楚天千里清秋”。

⑩一编，一部。《太史公书》，即司马迁的《史记》。

【评析】 此词写作者在秋风亭观雨时的所见所感。发端三句，因秋风而回忆去年此时尚在铅山隐居。“山河”两句，活用《世说新语》有关事典，意谓会稽与铅山两地的山河虽然不同，风景却一样的美好。“功成者去”两句，言四时代序，各司其职，现在炎夏已经完成它的使命，凉秋季节已经降临人间，人们不再需要团扇了。“不断”三句，由自然界四时的代序，联想到社会人事的代谢。自然界的一切都是永恒的，秋风不断，斜阳依旧，过去如此，现在如此；而人类的社会却是新陈代谢，逝去了的永远不可复追，即使当年大禹“爵有德、封有功”的遗迹，今日也都化为乌有了。字里行间，一片怅惘。过片三句，借汉武帝《秋风辞》自伤老大，并贴紧题目中的“秋风”和作词时令。《秋风辞》以“少壮几时兮奈老何”收束全篇，想见作者也有同样感慨。“只今”两句，再用眼前衰景补足此意。由此引发下文，借故人来书劝说之辞表达弃官归隐之想。结尾两句，落到现实。在初秋新凉之际，无所事事，唯

有挑灯夜读《史记》，追怀书中所记古代与会稽有关的人、事而已。此词写成后，姜夔、张镃皆有和章。张词有“江南久无豪气，看规复意概，当代谁如”和“应会得、文章事业，从来不在诗书”之句，以事功期勉作者，甚得和词之体。

永 遇 乐

京口北固亭^①怀古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②。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③。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④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⑤，气吞万里如虎。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⑥。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⑦。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⑧。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⑨。

【注释】

①京口，今江苏省镇江市。北固亭，又称北固楼，在京口北固山上，晋蔡谟建，梁武帝大同十年改名“北顾”。

②千古三句为“江山千古，无觅英雄孙仲谋处”的倒装，意思是说，江山千古依旧，而像孙权那样的英雄却无处可觅了。

③榭，高台上的建筑物。风流，指孙权的流风余韵。

④寄奴，南朝宋武帝刘裕的小名，因生长在京口，曾在这里起兵，

故云“曾住”。

⑤金戈铁马，形容军队兵强马壮。刘裕在东晋末年曾出兵北伐，消灭了鲜卑贵族统治者建立的南燕、后燕、后秦等割据政权，并一度收复了洛阳、长安等地。后来推翻东晋王朝，成为刘宋第一代皇帝。

⑥元嘉，南朝宋文帝刘义隆的年号。草草，轻率。封，在山上筑坛祭天。狼居胥，山名，在内蒙古自治区五原县西北黄河北岸，又名狼山。汉武帝元狩四年（前119）霍去病大败匈奴，在狼居胥山筑坛祭天，庆祝胜利。赢得，落得。仓皇北顾，北望追来的敌军，惊慌失措。三句是说：元嘉年间，宋文帝轻率出兵攻打北魏，想要建立像汉代霍去病封狼居胥山那样的丰功伟绩，结果落得个北望追兵，惊慌失措的结局。

⑦四十三年，作者从1162年南归到写此词时（1205）恰为四十三年。路，宋朝大行政区划名。扬州属淮南东路。

⑧佛狸，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的小名。他击败宋文帝的军队后，率兵一直追到瓜步山（今江苏省六合县东南），在山上建立行宫，后改为佛狸祠。神鸦，祭祀之后，乌鸦飞来啄食祭品，被人们视为神鸦。社鼓，社日祭神的鼓声。

⑨廉颇，战国时赵国名将，赵惠文王时任上卿，在与齐、魏等国的战斗中曾屡建战功。赵悼襄王时，他不被重用，闲居大梁（今河南省开封市）。后因赵多次被秦围困，赵王想重新起用廉颇，便派使者去大梁了解他能不能作战。他当着使者的面吃了一斗饭，十斤肉，并披甲上马，以示自己还能出战。但使者已得了奸臣郭开的贿赂，便回去报告说：廉将军的饭量不错，但因年老，和我坐了一会儿，就拉了三次屎。赵王信以为真，便没有召用他。

【评析】 这首词作于稼轩晚年知镇江府期间。嘉泰三年（1203），64岁高龄的作者被起知绍兴府兼浙东安抚使。次年正月，召赴临安，入陈用兵之利，积极赞助韩侂胄北伐。三月，即差知镇江府。在此前后，

他曾派人前往北方侦察金兵虚实，又预制战袍万件，计划在沿边地区招募土丁万人，为北伐做了种种准备工作。根据掌握的情况，他深感金人的军事力量还相当强大，要使北伐有把握取得胜利，必须假以时日，进一步加强战备，而决不能草率出兵。然而身居相位的韩侂胄的想法却不是这样。韩以外戚的身份掌握朝中大权，自觉年轻资浅，很想借北伐的成功来巩固自己的权势，所以他只看到形势有利的一面，却无视可能遭致失败的其他不利因素，总希望将北伐大计迅速付诸实施。这样一来，作者在北伐的具体策略上便与韩侂胄发生了矛盾，从而逐渐受到了韩的疏远与排挤。此词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写作的。

上片通过眼前所见景物，接连联想并歌颂了两位与京口有关的历史人物孙权和刘裕。孙权曾在京口建立吴国的都城，后来联刘抗曹，通过赤壁一战的胜利，雄踞江东，造成了天下三分的局面。南朝的宋武帝刘裕当年在京口起事，曾经统率大军北伐，先后消灭了南燕、后燕和后秦，一度收复过洛阳和长安。对于这些英雄人物及其业绩的怀念，实际上是希望当今能有这样的中流砥柱，在抗金复国的大业中真正建立起不世的功勋。过片突作转折，从反面总结宋文帝草率北伐、导致失败的历史教训，意在韩侂胄等冒进人物进行规劝和警告。遗憾的是，韩侂胄等人并未接受作者的意见，终于在开禧二年（1206）五月匆匆北伐，结果“一出涂地，不可收拾：百年教养之兵一日而溃，百年葺治之器一日而散，百年公私之盖藏一日而空，百年中原之人心一日而失。……为之推寻其由，无一而非弃疾预言于二年之先者”（程秘《丙子轮对札子（二）》）。这当然是后话了。“四十三年”三句，写在京口遥望江北，回想当年完颜亮大举南犯，扬州一带战火弥漫的历史悲剧。“可堪回首”四字承上启下——既不堪回首往事，又为今日群众竟在历史上少数民族君长祠前迎神赛会的现状感到十分担忧。当年魏太武帝南犯，直到扬州瓜步山建立行宫，而今汉族民众却在他的祠前进行祭神活动，全然忘却了民族的仇恨，消磨了恢复中原的意志，长此以往，真是不堪设想。结尾

以廉颇自喻，寄托自己晚年仍然不能真正得到重用的悲愤，在含蓄的语句中，表达了作者对金戈铁马、沙场杀敌的战斗生活的无限向往。

岳珂《程史·稼轩论词》记载说：“稼轩有词名，每燕（宴）必命侍姬歌其所作。特好歌《贺新郎》一词，自诵其警句曰：‘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又曰：‘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既而又作一《永遇乐》，序北府事……特置酒召数客，使妓迭歌，益自击节；遍问客，必使摘其疵（指出缺点），逊谢不可（不许客人谦虚推辞）。客或措一二辞，不契（合）其意，又弗答，然挥羽四视不止。余时年少，勇于言，偶坐于席侧，稼轩因诵启语（岳珂有《通名启》），顾问再四。余率然对曰：‘……童子何知，而敢有议？然必欲如范文正（范仲淹）以千金求《严陵祠记》一字之易，则晚进尚窃有疑也。’稼轩喜，促膝亟使毕其说。余曰：‘前篇豪视一世，独首尾二腔警句差相似；新作微觉用事多耳。’于是大喜，酌酒而谓坐中曰：‘夫君实中余痼（那位先生确实打中了我的要害）！’乃味改其语，日数十易，累月犹未竟。其刻意如此。”

南 乡 子

登京口北固亭有怀

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①。年少万兜鍪^②。坐断东南战未休^③。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④。生子当如孙仲谋^⑤。

【注释】

①杜甫《登高》：“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②兜鍪（dōu móu），古代战士穿戴的头盔，这里借指战士。

③坐断，占据。东南，孙吴地处中原的东南方，故云。战未休，指孙权与魏、蜀不断交战。

④天下两句，《三国志·蜀志·先主传》：“是时曹公从容谓先主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指刘备）与操耳，本初（袁绍）之徒不足数也。’”两句意谓当时天下英雄能与孙权匹敌的只有曹操、刘备二人。

⑤生子句出自《三国志》裴松之注引《吴历》：“曹公出濡须，作油船，夜渡洲上。（孙）权以水军围取，得三千余人。……公见舟船、器仗、军伍整肃，喟然叹曰：‘生子当如孙仲谋，刘景升儿（刘表之子刘琮等）若豚犬耳。’”

【评析】 这首词也是写登临北固亭时的怀古之情。发端两句，点明登临地点。“千古”三句总写千古兴亡。历代盛衰，事已渺邈，唯有滚滚长江，不舍昼夜，东流而去。一短暂，一永恒，无限感慨，尽寓其中。过片情绪陡转，作者从“千古兴亡多少事”中，特地拈出与京口有关的历史人物孙权及其业绩。细加品味，似乎意在企盼当今能够重新出现孙权式的英雄人物，统率千军万马，与敌人周旋到底。此词与上首《永遇乐》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全力抒写怀古之情，而对当前现实和作者身世却未着一字；再从下片流露的情绪来看，与怀古伤今的传统写法也有所差异，因疑此词或作于知镇江府初期（嘉泰四年春），而“满眼风光”四字所写，亦于春季景色相近。

玉楼春

乙丑京口奉祠西归，将至仙人矶^①。

江头一带斜阳树。总是六朝人住处。悠悠兴废不关心，唯有沙洲双白鹭^②。仙人矶下多风雨。好卸征帆留不住^③。直须抖擞尽尘埃^④，却趁新凉秋水^⑤去。

【注释】

①乙丑，开禧元年（1205）。奉祠，指被劾落职，提举冲佑观之事。余详前选《鹧鸪天·戊午拜复职奉祠之命》。仙人矶，不详。从此词第二句来看，疑在今南京市江边一带。

②悠悠两句倒装。

③仙人矶两句，意谓风雨之中，本应卸下风帆停泊，但因归心似箭，天气毕竟留人不住。

④直须句，意谓决心彻底摆脱官场的羁绊。参见前选《沁园春》（“老子平生”）。

⑤秋水，指秋水观，已见前选《哨遍·用前韵》。

【评析】 开禧元年三月，作者因举用的通直郎张谥有不法行为而被降两官。同年六月，改知隆兴府。七月初，作者尚未到任，又因臣僚弹劾他“好色贪财，淫刑聚敛”而被罢官退隐。这首词就作于离开京口，乘船从长江西归的途中。

作者这次先改知隆兴府，旋又被罢官的根本原因，在于同韩侂胄对北伐的意见有分歧。在韩看来，北伐的胜利已是唾手可得。他不愿别人分享这一“胜利”成果，对于前此他曾请求赞助的主战派元老大臣更是如此。尽管作者曾在嘉泰四年春“入见，陈用兵之利，乞付之元老大臣。侂胄大喜，遂决意开边衅”（《庆元党禁》），给过韩以极大的支持，但在韩的眼中，此时的作者已经成为北伐的绊脚石和未来“胜利”成果的分享者，所以必须及时利用种种机会，将作者挤而出之。这样，作者的命运也就被决定下来了。

作者一向向往沙场战斗的生活，对于朝廷任命他知镇江府而不是让他到战斗的第一线去任职，他本来就意犹未尽。现在被剥夺了人生最后一次拼搏的机会，他当然更是万分失望。失望之极也就不免产生万事不关心的消极思想。这首词就是反映了他再度铩羽归去时的复杂心情。

上片写江行所见所感。在斜阳草树的凄凉景色中，他想到了这一带就是六朝人居住的地方。然而“千古兴亡多少事”都已成为遥远的历史，眼前所见，只有沙洲上的一双白鹭，悠然自得地飞翔、游息，它们对于人世的沧桑变化是漠不关心的。着以“唯有”二字，意味十分深长。白鹭与人事本来了不相涉，对“悠悠兴废”自然不会关心；人非白鹭，对此岂能无动于衷？这是一层意思。自己满腔希望东山再起，结果又落得罢官奉祠，因而对自由自在、无忧无虑的白鹭是羡慕的。这又是一层意思。关心世事兴亡，却又失去了戮力国事的最后机会，心情的痛苦自不待言。下片写思想矛盾斗争的结果。风雨多情，意欲留客，然而作者既已罢官，意兴颓唐，归心似箭，风雨也是挽留不住的。“留不得，留得也应无益。……轻别离，甘抛掷，江上满帆风疾。”（孙光宪《谒金门》）作者此时心情庶几似之，所以有结尾两句决诀而去之语。随着征帆的西行，乡思逐渐取代了悲愤、失望的情绪：他想到了隐居之处秋水观的胜境，想到了往年在此堂之上的种种幽趣，反而油然而生赋归之情。作者传奇般的人生旅途，很快就要到达最终的归宿之地了……

后 记

本书原拟请海内辛词研究泰斗邓广铭教授撰写。邓先生因已接受国家其他重点科研项目，特三次致函出版社推荐我来承担这一工作。自惟才疏学浅，对稼轩词又缺乏深入研究，雷门布鼓，实恐贻笑大方。然而长者之命不可违，只得勉为其难，力疾从事。

在撰写的过程中，我曾将初稿分批寄呈邓先生审改，并多次向本师唐圭璋、徐复两位先生请益；另外，师友周本淳教授对初稿更提出过不少精辟的修改意见。谨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限于水平，书中舛误、失当之处在所难免，竭诚企望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给予批评指正，匡我不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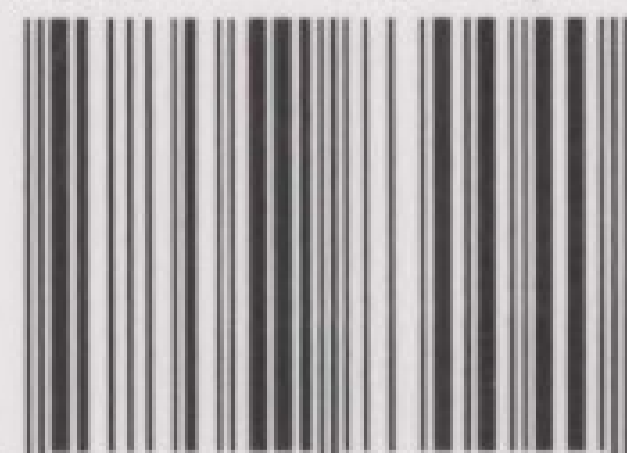
常国武

子方園了元曲
百業兼斗解讀
九州弘揚精神
四海傳名文
明



蘇子方園了元曲

ISBN 978-7-5078-3004-0



9 787507 830040 >

定价：30.00元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国学大讲堂 辛稼轩词集导读

作者 = 常国武著

页数 = 287

SS号 = 12124369

出版日期 = 2009.1